

R. L. BUELL 著
胡慶育 譯

【增訂再版】

最近十年的歐洲

【一九一八至一九二八】

上海太平洋書店印行

R. I. BUELL 著
胡慶育 譯

最近十年的歐洲

一九一八至一九二八

上海太平洋書店印行

增訂
再版

版權所有 不許翻印

【增訂再版】

最近十年的歐洲

R. L. BUELL 著
胡慶育 譯

元 再出版
元 三再版

【全一册定價大洋二元四角 郵費酌加】

上海白克路北河路十六號

太平洋書店出版發行

上海帖嶺路餘慶里一弄

太平洋印刷公司代印

總發行所

上海太平洋書店

上海白克路北河路十六號

批發部

上海白克路北河路十六號
電話中央九六七五

門售部

上海四馬路中市二四一五
電話中央三九五四

分售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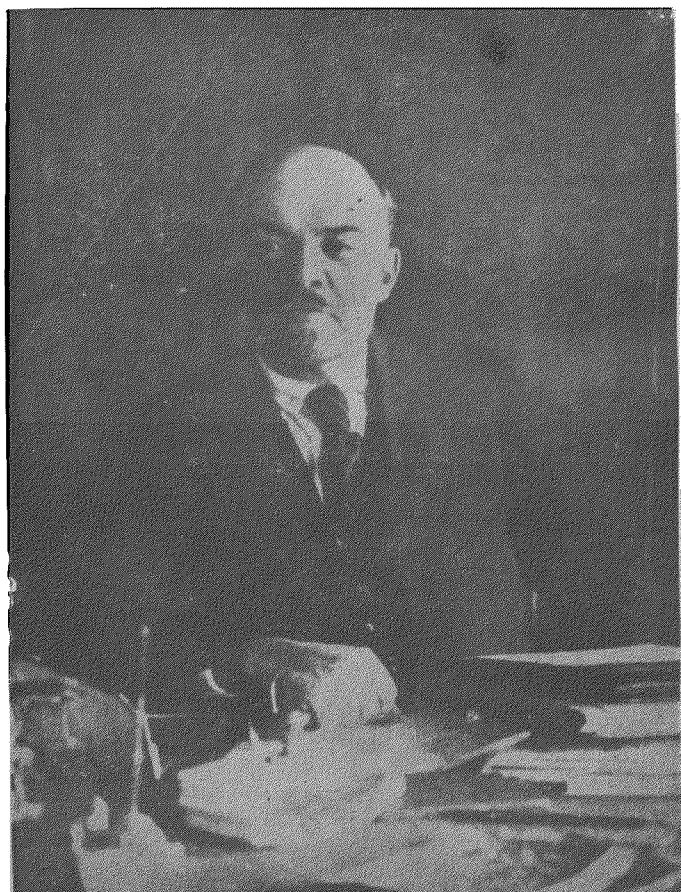
各埠	天津	長沙	武昌	南京	各埠
各大書局	太平洋書局	長沙圖書局	南京圖書局	中華書局	南京書局



治喬意魯理總務國國英的中期戰歐



法郎的救護者恩加賚



富列袖領命革的斯羅俄



尼里索莫相意



基斯蘇爾皮者造創的蘭波新



爾瑪基者導領的其耳士新

最近十年的歐洲

再版譯者序

本書出版，未及半年，而已售罄，足見我國的讀衆，對於近日的國際問題，業已漸知注意了。這乃是我所深爲慶幸，和始願所未及的。

在本書付排的時候，因爲急於出書，所以在校勘方面，便很欠仔細，因而錯字和脫字的地方，便存在而有。這次，我乘了再版之便，便將牠從頭校閱一過，計得錯字八十餘，脫字四十餘，而倒文和衍文，則尚不在此數。現在都一發將牠們修正過來了。古人云：校書如掃落葉。我想：我這本書還一定是仍舊地充滿着這方面的缺欠的。

此外，我更在本書中，加上了如左的附錄，和插畫，名之爲增訂本，實在也是名實相符的罷：

一．歐洲最近十年大事表。

二．歐洲當代名人傳略【以上二文之藍本採自 C. De Isle Burns, A Short History

of the World (1918—1928) .]

三·新土耳其的領導者基瑪爾肖像。

四·新波蘭的創造者皮爾蘇斯基肖像。

最後：我還是切盼着讀者們的批評和指正。

譯者，一九二九，九，二六，於北平。

最近十年的歐洲

R. L. Buell 著
胡慶育 譯

譯者序

歷史是永續的，有機體的，而不是擊一些孤立的史實構成的；換一句話說，在這些史實當中，是有因果可尋的；而同時這些因果關係的存在，也就是歷史的命脈的存在。所以，要預測未來，我們要讀歷史，要明白現在，我們也要讀歷史；而爲了達到後一個目的起見，則我們更不能不讀現代史。這很足以說明這本書的重要；而同時也就是我之所以遂譯這本書的第一個原因。

自從工業革命以後，科學的發明，和經濟的需要，促進了全人類的密切關係。經此之後，英國的問題便不全然是英國人的問題，而同時也就是全歐的問題；全歐的問題便不全是全

歐的問題。而同時也就是亞洲的問題——甚至於全世界的問題。我們的國乃是個「次殖民地」的國；我們的事實上的統治者不是自己，而是一般外來的帝國主義者，所以，想要明白我們自己的處境，我們不但是要觀察自己；而同時還要觀察這些帝國主義者。歐洲乃是一般老大的帝國主義者的淵藪，所以我們對於牠，便有特加研究的必要。這很足以解明這本書對於我們的特殊意義；而同時也就是我之所以遂譯這本書的第二個原因。

抱着這種觀點來讀這本書，我不敢相信：讀者是一定能够感有興味的——雖然我的譯筆也許是太過艱澀；我的譯文當中也許會有點錯誤。

一一

但是假如他真的感有興味，則他也許會有點失望，因為：

(一) 這部書只是歐洲在最近十年當中的一個片面的縮影——人類活動的主要部份是鬥爭；一方面是人與「自然」的鬥爭；一方面是人與人的鬥爭。單就後一方面而言，晚近的人類活動似乎是採取了下列的幾種鬥爭形式的：

〔甲〕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鬥。爭。——即普通所謂勞資之爭。在一九一七至一九一九年這個時期當中，這種鬥爭，最爲熱烈，如一九一七年十月的俄羅斯革命，一九一八年三月的芬蘭的工人革命，一九一八年十一月的奧國革命，德國革命，和匈牙利革命，一九一九年四月的巴威蘇維埃政府之設立，都是後先相繼地在這個時期當中發生的。

〔乙〕資。產。階。級。的。國。家。與。無。產。階。級。的。國。家。的。鬥。爭。——即列強與蘇俄之爭。這種鬥爭以從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〇年這幾年當中，爲最熱烈，如布列斯特·列塔斯克和議的簽訂，以及列強的直接干涉蘇俄內政的種種事件，都是在這幾年當中發生的。

〔丙〕帝。國。主。義。的。國。家。與。殖。民。地。的。國。家。的。鬥。爭。——即工業先進的國家與工業落後的國家的鬥爭。這種鬥爭散見各處，如一九一九年三月高麗的叛變，一九二〇年一月土耳其的民族革命，一九二五年摩洛哥的叛變，一九二五年八月敘利亞的叛變，以及一八二五年的中國的五卅慘案，和一九二八年五月的濟南慘案都是在這十年當中，先後發生的。

〔丁〕帝。國。主。義。者。的。自。身。的。鬥。爭。——即列強與列強的鬥爭。由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九年的世界大戰便是她們的最大的鬥爭；而在後此的十年當中，則她們還不住地短兵接戰，

如軍備的競爭，和攻守聯盟的締結便是這種鬥爭的很明顯的表徵。

上述的種種鬥爭是在最近的十年當中，時常出現的。所以，假如我只想爲這十年寫一部比較地完全的歷史，則我們對於這些鬥爭，便不能不逐一予以敘述；而這本書却又只側重在最後的一種鬥爭——全書都是以列強之是否能夠維持和平爲主眼的——方面，因此，我便以爲牠只是一個歐洲局勢的片面的縮影。

(二)作者的觀點不怎澈底——作者是個法學家；而不是個歷史家。所以在他寫這一類的書的時候，他雖然知道「法律」之不足以解釋歷史，和排解國際的糾紛；但是他却只是拏「政治」來替代「法律」，而沒有再進一步地，拏「經濟」來替代「政治」，這是他的觀點欠深刻處。他在他所著的國際關係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上引莫利 *Lord Morley* 的話說：「政治學的範圍是比較法學的範圍廣一點的，因爲法學的終點便是政治學的起點」。他繼續着說：「我這本書乃是站在政治學的觀點上寫的」。從此，我們可以見到作者觀察社會現象的立場，和他對於政治學的認識。在他寫這本書的時候，他的觀點似乎還是沒有變更，所以，在有些地方當中，我們便會覺得他的解釋太過膚淺，例如他說歐洲的主因是列強的互相排擠（政治

的現象)；而對於她們之所以互相排擠的原由(經濟的背景)，則擱置不談，這便是一個很明顯的例證。

有了這兩個缺點，所以這本書便似乎未能盡滿人意；但是能盡滿人意的書又在那裏呢？聲震一時的威爾斯的世界史綱 H. G. Wells, Outlines of History 也不過是那麼一回事罷了。路易·白郎克 Louis Blanc 說：現代史的編著乃是一種「最細巧，和最冒險的」工作。牠的難點有二：一是正確的史料的搜集；一是客觀態度的保持。在這兩方面，這本書的作者都已作有相當的努力，和得有相當的成功，這是我所願意特別地向讀者提出的。

三

再說到這本書的譯例：

- [一] 全書概係直譯，間有意譯的只是例外的例外。
- [二] 全書概用語體文譯成，即條約譯文，也沒例外。
- [三] 譯者按語均冠有「譯者按」等等字樣，以防與書中原註混淆。

[四]書中地圖，另畫不及，所以迫得仍用原圖，即漢文註釋，也未附入，這是譯者所很爲抱歉的。

最後，我僅向讀者要求：譯文中倘遇有文意晦澀，易引誤會，或與原書，不盡相符的種種謬點，深望勿吝賜教，俟再版時也好修正。

譯者，一九二九，四，二五，於上海。

最近十年的歐洲

目次

第一章 歐洲與歐戰

戰前的俄羅斯..... 一五

中歐各國..... 二一

戰期臨近的歐洲..... 二七

第二章 凡爾賽條約

巴黎和會的故事..... 三五

凡爾賽條約的影響..... 三九

目次

德意志賠款問題

四四

第三章 德意志不履行條件

五三

賠款委員會的工作

六一

法軍占據魯爾

六九

第四章 法蘭西的安全

八一

英法關係

七〇

中部和東南部的歐洲

七五

自由地帶的爭議

九九

第五章 專家計畫

一〇一

道斯計畫的實行

一一六

第六章 羅加諾會議…………… 一六

日尼瓦草約的擯棄…………… 一六

羅加諾會議的成功…………… 一六

德意志加入國際聯盟…………… 一六

第七章 法蘭西的改建…………… 一七

亞爾薩斯洛林問題…………… 一六

人口的低減…………… 一七

第八章 英國這就完了嗎？…………… 一七

炭坑爭議…………… 一六

政黨的現勢…………… 一六

國立教會.....一九六

大英帝國.....二〇一

第九章 德意志的內幕.....二〇七

共和政府的締造.....二一三

政黨的內鬨.....二二〇

經濟和財政問題.....二二六

第十章 德意志的東部邊界.....二三五

但澤自由城.....二三七

波蘭的科里多和東普魯士.....二四一

麥默爾問題.....二四五

上西利西亞.....二四七

第十一章 波蘭的復活…………… 二七

皮爾蘇斯基的政績…………… 二六

波蘭治內的「少數民族」…………… 二七

第十二章 新波羅的海…………… 二八

斯干的那維亞諸小國…………… 二八

波羅的海的新國家…………… 二九

芬蘭…………… 二九

愛沙尼亞…………… 二九

拉維亞…………… 三〇

立陶宛…………… 三〇

各國的共同利害…………… 三〇

第十三章 蘇俄……………三五

布爾塞維克的黨治……………三三

力量的來源……………三四

政府組織……………三九

第三國際……………三六

早年的經濟困難……………三六

新經濟政策……………三四

今日的黨爭……………三四七

第十四章 蘇俄的外交政策……………三五

蘇聯政府漸次和歐洲各國恢復交往……………三五七

幾諾亞會議……………三一

俄國英國和德國……………三六五

英俄交惡的滋長……………三七三

蘇俄和國際聯盟……………三八一

第十五章 哈布斯堡的繼承者……………三六七

匈牙利……………三九七

第十六章 小協約國……………四〇九

戰後的羅馬尼亞……………四二二

「少數民族」問題……………四三〇

小協約國……………四三三

第十七章 法西斯蒂的宰治……………四四一

法西斯蒂黨..... 四四六

法西斯蒂主義和勞働..... 四五二

法西斯蒂的主義的成績..... 四五六

人口問題..... 四六一

意大利和她的鄰國..... 四六六

南提羅爾問題..... 四六九

羅馬教廷問題..... 四七〇

結論..... 四七三

第十八章 巴爾幹和土耳其..... 四七九

商業出路的競爭..... 四八一

失意的「少數民族」的熱望..... 四八九

政治的變幻..... 四五三

新土耳其共和國……………五〇一

第十九章 和平的展望……………五〇九

戰責問題和凡爾賽條約……………五二八

歐洲的國界問題和「少數民族」問題……………五三二

國際聯盟與和平……………五三九

附錄……………五四三

歐洲最近十年大事表……………五四三

歐洲當代名人傳略……………五六七

本書的插圖

歐戰期中的英國國務總理魯意喬治

目次

最近十年的歐洲

法郎的救護者普恩加賽

俄羅斯的革命領袖列甯

意相莫索里尼

新土耳其的領導者基瑪爾

新波蘭的創造者皮爾蘇斯基

歐洲全圖

德意志的東部邊界圖

最近十年的歐洲

R. L. F. ue]] 著
胡慶育 譯

第一章 歐洲與歐戰

在歐戰以前，歐洲乃是全世界的中心。她庇蔭着莊嚴燦爛的王畿。她是議會制度之母。藉着她的殖民制度，她統馭着大部份的熱帶地域。藉着她的居民的省儉，她成爲全人類的銀行家。她是藝術和科學的護持者。她是「發明」和工業的發祥地。她是羅馬加特力教會的寶座；而修正教也從她這兒孕育而生。這個「副洲」Sub-Continent [註1] 雖然只奄有全世界總面積的七分之一，全世界人口總數的四分之一；但是一切的美洲，非洲，和亞洲却都不斷地向她輸誠，向她進貢。

[註1] 歐洲和亞洲毗連，煞像牠的附庸小洲，故云——譯者按

在一九一四和一九一八這幾年當中，歐洲發生了種種大規模的劇變。她的政治的和社會

的組織都爲那大戰的怒潮所震撼，而邊形動搖。在英，法這些老大的國家當中，她們的舊制還能巋然獨存，至今不改；而在俄，意諸國當中，則舊的組織業已完全崩潰，建設從新，有待於各該國人的廣續奮鬥。對於一九一四年前的歐洲地圖，溫扣 Rip Van Winkle 非常諳熟；但是假如到了一九一八年，他復能醒覺過來，則他總會在歐洲的地圖當中，發現出一些未之前聞的新績——他總會發現三，〇〇〇哩的新疆界；她總會發現六個新國家；即以這些國家的名稱而論，恐怕他還未曾聽見過哩！

在經濟方面，這兒的變動也是非常地劇烈而巨大。到了現在，人民所擔負的賦稅非常地苛重；各處的生活程度都非常地低；在好些國家當中，人民連精細一點的布都買不起了——私家的澡盆也都備置不起了；至於擁有福特汽車的則更爲數很少。世界市場和國際金融的操縱特權似乎也都要和歐洲離婚了。

在一方面，美利堅合衆國既已向她的金融霸權挑戰；而在另一方面，則東方的民族也不住地向她叛變，向她反攻。中國，印度，埃及，叙里亞，摩洛哥，以及非洲各部的舊文化業已開始對她懷疑。她們的疑問是：到底歐洲還配不配掌握全人類的命運呢？專就歐洲人的論

調而言，則有些人竟以爲：這種局勢乃是來日大難的凶兆。他們反躬自問道：歐洲的文化不是這樣地便入衰境呢？在各洲的集團當中，歐洲是不是不久便要淪入紀元前六世紀後希臘和羅馬所處的境地呢？

在我們對於這些疑問，尙未試作概括的解答之前，我們對於一九一四年以後的歐洲情形應該研究一下；而對於最近十年來的歐洲情形，則更應該仔細地研究一下。

在歐戰以前，歐洲的強國計有大不列顛，法蘭西，帝俄，奧匈帝國，德意志帝國。及至戰爭爆發，她們却都捲入漩渦了；至於她們捲入漩渦的原因，則我打算在下文略爲論述。

假如我們拏英，法二國來和東歐諸國相較，則她們的生存問題便覺十分簡單。法國所擁有的人口非常純一；而同時增長的速率則更非常地低——嚴格地說，或竟全無增長。她乃是個比較地自給自足的國家，換句話說，她並不靠着對外貿易以圖存。在她的殖民帝國之外，她的主要的利益不外對俄投資。因此，她的政府儘管不很穩固；但是她的中心階級——獨立自足的農民階級——的心坎裏却時常充滿着舒泰，平坦無它。至於她的國際的難題則只有國家威信的維護問題，在一八七〇年，拿破崙三世 Napoleon III.，中丁俾斯麥 Bismark 的詭

計，而對德宣戰。後者便趁了這個機會，很迅速地接收了他的這種挑戰，而出兵越過來因 Rime，以一種很屈辱的和約，加諸於法。在這個和約當中，法國割去了亞爾薩斯 Alsace 洛林 Lorraine 二省，承認了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法郎的賠款。自從一八七一至一九一四這些年當中。德法兩國的惡感全以亞爾薩斯，洛林問題，和來因問題為中心，俾斯麥相信：法國既已失去亞爾薩斯，洛林二省，則她對德，必然恨入骨髓而日圖報復。因此，他便為德國設備大規模的軍隊；和意大利，奧匈二國締訂盟約；採行一種對法仇視的外交政策。關於摩洛哥問題，這種外交政策幾乎又引起了德，法兩國的戰爭。在另一方面，那德模克拉斯的法國也就和那專制的俄國結為同盟，以後則更和英國成立了一種諒解。

在好些方面，英國的問題却比法國的困難得多了。這個小小的島國共擁有四一，六〇〇，〇〇〇的居民。他們的衣食來源約為下列三者：一，向外國輸出大宗的貨物；二，向工業落後的國家投資；三，在全世界各處，經營航業。換句話說，英國的生存完全靠着對外貿易。因此，為了貫徹她的這種的自利起見。她便採取了一種經濟的門戶開放和自由貿易的政策。她的這種政策是無論對內對外都是一致的。這乃是她在歐戰前的傳統政策；同時

也就是她的現行政策。在對外方面，爲了防止大陸上任何的一個國家占取特殊的優勢，因而危及她的經濟的和政治的安全起見，她又採取了一種對於「勢力平衡」力加維護的政策。因此，在歐戰前，她很贊助法，俄二國，藉以抵制中歐各國；到了以後，她更在一九〇二年和日本結爲同盟。海道的自由乃是她的對外貿易的必要的條件，所以在某個時間當中，她竟因此而設備大規模的海軍——能夠戰勝她的兩個競爭國的聯軍的海軍。

戰前的俄羅斯

至於那虎踞東歐的兩個帝國——俄羅斯帝國和奧匈帝國——的局勢則較諸英國尤爲複雜。俄羅斯擁有一七八，〇〇〇，〇〇〇的臣民。她的人口之多爲歐洲諸國冠；而同時她的增長的速率則更驚人。幸而她的領域遠跨北冰洋和波羅的海的沿岸，更遠伸及於太平洋，幅員非常廣袤，所以尙未深受人口過剩之苦。她的領域計占全球陸地總面積的七份之一。在她的領域當中，雖然沒有什麼大規模的工業；但是在國際貿易上，她却占着很重要的地位，直至於今，依然未改。在亞麻和木料的貿易方面，她數第一；而在麥子方面，也占第二。實際說

來，她簡直是歐洲的糧食貯存所。此外，她更富有煤油和其他的礦產。她的富源既已充裕而又未經開發；而同時她的勞働力又復豐足萬分，大有用之不竭之概，所以她的前途或者竟會追跡美國，而躋於富豪的境地，也很可能。她的這種潛伏的富源和勞働力真足令其餘的歐洲國家聞而畏懼，時有戒心啊！

她的人口之百份之九十係屬農夫，以土地爲他們的生存要件。她的土地制度雖然屢經托里濱 Stolypin的試行改革，但是農夫們的生活却依舊地非常可憐。他們乃是「窮困」和「饑饉」的積威之下的受難者。此外，他們的智職更非常地低，因之，迷信和嗜酒便差不多成爲他們的通病。有好多歷史家指示給我們說：俄羅斯人酷類東方的民族；而不類西方的民族。在十七世紀的末葉，大俾得 Peter the Great 雖已將聖俾得堡和莫斯科化爲近代的都會，但是其餘的地方却仍舊度着他們那傳統的生活，和西方文明滿沒接觸。在這時候，在這種中心都會當中，頗產生了一些富有天才的智識階級者。在文學和音樂方面，他們對於世界很有貢獻。這是我們所不能一筆抹殺的。

俄羅斯的政府乃是歐洲最專制的政府之一。牠的首長便是俄皇。這個俄皇同時還是東正

教的大教主。他的近臣都是一些以農夫爲魚肉而大肆剝削的貴族和一些好大喜功窮兵贖武的軍閥。他們所奉爲圭臬的內國政策便是「壓迫」和「苛徵」。在一八九七年的時候，發往西比利亞的冰區去的囚徒共有三〇〇，〇〇〇人之多。從俄皇這種專制政策，我們可以明白：布爾塞維克黨的毒辣手段并不是無因的，偶然的。

俄皇的政策既已這般地蠻橫，所以他的果報不久也就來到。在當初的時候，只有少數的智識階級的青年對他反對。他們的人數既屬有限，而處境又特別地糟，所以他們便不惜挺而走險地採用了種種的暴烈手段。那時的虛無黨 *Nihilists*，無政府黨，如恐怖黨差不多都以「相機暗殺」爲他們的最能奏效的武器。在一八八一年，亞力山大二世 *Alexander II.* 被刺，此後，社會主義的思想便深入人民的肝脾了。

在那從一九〇四至一九〇五的日俄戰爭當中，俄皇的行政弱點業已曝露無遺，所以到了一九〇六年，人民便羣起而要求立憲。俄皇被迫不過，便欽許了議會 *Duma* 的召集。但是過了不多的時候，俄皇便設法將議會的權力限得小而又小，讓牠簡直沒有什麼存在的價值。在歐戰臨近的時候，議會的勢力很爲薄弱；而駕凌一切之上的反爲一個高級僧侶。他的名字

喚作拉斯普田 Rasputin。他在俄皇的朝廷上，很占勢力。

此外，民族間的傾軋更令俄羅斯的局勢日趨險惡。在她那一七八，〇〇〇，〇〇〇的臣民中，三份之二是斯拉夫人；但是他們所用的語言文字却又分爲三種。就中大俄羅斯文 Great Russian 的占大多數。用白俄羅斯文 White Russian 的比較地爲數甚少，他們集居俄羅斯帝國之西部；至於用小俄羅斯文 Little Russian 的則約有二六，〇〇〇，〇〇〇人，他們集居俄國的南部邊界，通常稱爲魯清 Ruthene 或烏克蘭人 Ukrainian。他們的民族的意識非常地濃厚，所以在歐戰告終的時候，他們便創造了一個烏克蘭共和國。

在那些非俄羅斯的民族當中，最重要的便算波蘭人。在那從一七七二至一七九五的三國共分波蘭的期間中，俄皇一共得有七，五〇〇，〇〇〇的波蘭人，此外他更得有波蘭的古都華沙 Warsaw。這些波蘭人的民族性非常地強，因之啣限俄人，痛入骨髓。在俄人當中，造孽最甚的便要算是羅馬加特力教會。牠們既爲環境所迫，而須與猶太人同居；但是牠們却設法屠殺後者，不遺餘力。

在波羅的海一帶，也有不少的小民族。他們雖則受治於俄皇；但是他們的內心却充滿着

獨立自由的願望，因為他們的民族性都是非常地強。就中我們所最當注意的便是芬蘭人 Fins。他們乃是個源出東方賦性強韌的民族。他們也曾享有獨立的國家。直至一八〇九年，他們才加入了俄羅斯帝國；但是在政治方面，他們還能保有自治的基礎。

介乎波蘭人和芬蘭人之間的還有三個小民族：勒特人 Letts，立陶宛人 Lithuanians，和尼斯人 Esths。他們也和前者一樣，鎮日想望獨立自由。在經濟方面，他們多仰息於那在中世紀的時期內遷居這兒的德國寓公；而在政治方面，則完全受治於俄皇。在俄羅斯東南隅的高加索當中，則更存有其他的雜牌民族。就中計有喬治亞 Georgia，亞美尼亞 Armenia，韃靼 Tartar 諸民族。他們也是爭先恐後地期望獨立自由。

依上所述，俄羅斯的臣民總額計有三份之二為非俄羅斯人。他們各有各的語言文字，此外，風尚習俗也不相同。在這種情形之下，對於他們的異點，俄皇政府不獨不設法予以調劑，俾得相安無事；而反以「俄羅斯化」Russification 為名，極力剝奪他們的自由，強令棄去各該固有的語言文字。而習用俄文。牠把各處的地方會社都給封禁了；而在中央行政機關當中，也不給他們以相當的地位，以示排斥。在這些小民族當中，最受虐待的便要算是猶太

人；但是他們偏偏不走運——大多數的猶太人却都散居俄國。他們不得享有土地私有權；而准入大學的人數也很受限制。在一八九〇的那年，韃靼人強令猶太人移入一些和外界完全隔絕的地方居住。這些可憐的猶太人既不得在政治方面服務，又不得從事耕種，他們的唯一業務便只有當小販了。因此，他們便深受一般農夫們的痛恨。此外，一般俄國的官員們更誘勵那些無知的民衆們對於他們肆加虐待。小規模的掠奪和有組織的屠殺都是他們所常受的災殃。爲了逃避這種虐待起見，在某一個年度當中，離去俄國的猶太人的總數竟達三〇〇，〇〇〇人。他們處境的難堪，也就可以想見了。

俄國的政治家和著作家都不住地歌頌斯拉夫民族的偉大，因此，他們便努力宣傳下列的要求：一切的斯拉夫民族——雜居與匈帝國和巴爾幹半島當中的通通在內——應當聯合起來歸入「小爸爸」——他們稱俄皇爲「小爸爸」『*Titlo Father*』——的統治之下。因此，俄皇的近臣們便鎮日在計畫向外發展。在這方面，他們所企圖的目標共有兩個：一，貫徹種族的國家主義；二，尋求「不凍港」。爲達到第二個目標起見，俄國便不住地進窺君士坦丁堡。她以爲：這塊地倘若放在外人的宰治之下，則俄國的黑海商業必難享有安全。

此外，俄國的根本的圖存政策又是側重在向外發展方面的，而不是側重在對內整理方面的。在她的領域當中，工廠很少；而同時農業的生產方法則尙未能脫去原始時代的窠臼。在這種場合之下，俄皇的顧問不去勸令俄皇開發內國的富源；而一味地勸他掠取遠存異國的疆土。俄皇聽了他們的話，遠越西比利亞的冰區，出兵太平洋，沿巧碰着日本的阻攔，而有那由一九〇四至一九〇五的戰役；轉旆南下，直逼巴爾幹，則又遇着奧匈帝國和德意志帝國的反對，而未能暢所欲爲。

中歐各國

我們現在再來說奧匈帝國。在一九一四年的時候，她的領域毗連阿爾卑斯之亞和德蘭斯斐尼亞 Transylvania，而南及於亞得里亞海 Adriatic，共有二六〇，〇〇〇方哩。她共占有七百哩的多腦河 Danube 河流。這道河流將歐洲的西部和東南各部聯成一起。這個帝國的唯一特徵便是：在通商方面，將很多支派紛歧的民族聯合起來；互相爲用。至在歷史方面，則遠在一四五三年，當土耳其進侵君士坦丁堡的時候，她曾經直當其衝，蔚爲歐洲之屏障。

奧匈帝國乃是諸色民族的集合所。在她那五一,〇〇〇,〇〇〇人口當中,只有一二,〇〇〇,〇〇〇是德國人;其餘的最大的民族便要算是斯拉夫人。後者的總數計有二四,二五〇,〇〇〇人。他們的種族分配額計如左列:

北斯拉夫 { 八,五〇〇,〇〇〇 捷克人 Czechs 和斯洛伐基人 Slovaks.
五,〇〇〇,〇〇〇 波蘭人;

四,〇〇〇,〇〇〇 魯清尼亞人 Ruthenians;

南斯拉夫 { 五,五〇〇,〇〇〇 塞爾維亞·哥羅細亞人 Serbo-Crals;

一,二五〇,〇〇〇 斯羅伐人 Slovenes。

此外,尚有一〇,〇〇〇,〇〇〇的馬札兒人 Magyars (即匈牙利人),四,〇〇〇,〇〇〇的羅馬尼亞人,和意大利人。

在一八六七年以前,奧大利和匈牙利本來都是個獨立的國家。在這年的時候,她們成立了一種「妥協」Ausgleich。法蘭斯·約瑟夫 Franz Josef (系出哈布斯堡 Hapsburg 皇家) 以一身兼爲奧地利的皇帝,和匈牙利國王,而二國因以聯成一個奧匈帝國。經此聯合之後,兩

國仍得分別各置議會。在政治方面，和在土地的私有方面，奧地利爲少數的德人所壟斷；而匈牙利則爲少數的馬札兒人所壟斷。大多數的人民多以農業爲生，在在養息於他們的地主，局促非常。匈牙利的議會共有四一三個議員。按照一九一〇年年度計算，就中只有八個議員爲非馬札兒人，其餘的概由他們占盡。

這個帝國的人口既然複雜異常，而同時德人和馬札兒人又復擁有特殊的優勢，其他的民族各各憤氣填膺，所以內國政情非常不穩，而騷擾時間。在一方面，斯拉夫人屢圖聯俄；而在另一方面，則意大利人和羅馬尼亞人也是各有所期，時思一逞。此外，塞爾人，克羅人，和斯羅焚人則又更想以暴動的手段，恢復他們的自由，而和那區區的塞爾維亞聯成一起。至於那寄居北部的撒克人則又力圖布希米亞 Bohemia的復活。總而言之，在這時候，那民族自決的思潮業已衝入奧匈帝國的藩籬，而汎濫洋溢不可向邇了。因此，政府的壓迫愈甚，而他們的去心乃愈決，運動乃愈烈。

爲了這個原故，和尋求險要地域的原故，奧匈帝國對於她的四圍的鄰國，便時常都存着戒心。她怕意大利，因爲意大利和她都想要控制亞得里亞海。她怕俄羅斯，因爲俄羅斯不斷

地想要貫徹大斯拉夫主義。假如俄羅斯長驅直下地攫得君士坦丁堡和巴爾幹半島的治權，則奧匈帝國必會失去她那南斯拉夫的臣民，而人口大遭減折。此外，牠更怕：俄羅斯會將她那北斯拉夫和魯清的臣民也給奪了過去。從此看來，我們簡直可以說：這次歐洲的大戰實在只是俄羅斯和奧匈帝國的鬥爭。那時的局勢坐令英，德，法，三國捲入漩渦，因而變成廣邁全球的大戰。

介乎俄羅斯，奧匈帝國這兩個中世紀時代的國家，和英，法這兩個比較地近代化的國家當中的便是那新興的德國。在文化方面，德國早已進入近代的階段；但是爲了種種的其他的原故，在政治方面，她却曾經一度陷入一種屯遭蹉跎的境地。這樣地，直至一八七一年，俾斯麥應用鐵血政策，才把各小國聯合起來，成爲一個德意志帝國。自此以後，德意志便成爲一個聯邦國。她一共擁有二十七個小國；至於各該小國的政府，則更參差異常，殊不一致。就中計有王邦四，大侯爵領域六，普通侯爵領域五，王子領域七，市共和國三。在這個聯邦政府當中，她們的地位因此便未能一律平等。那些普魯士的「貴族國」Junker State 一共占去德國人口總額的二分之一，因此便能壟斷一切的內國政權。普魯士的國王同時也就是德國

的皇帝。德國的上議院 *Bundesrat* 共有議員六一人；而普魯士却占了一七個。對於海陸軍事項，和減稅事項，這個機關握有絕對的否決權；而同時在未取得牠的同意以前，憲法也沒法修改。下議院共有議員三九七人，全由民選；但是他們的權柄却很受限制。對於德皇和德相——德國的軍隊機制——的行爲，他們簡直無權過問。

在俾斯麥力圖統一德國的進程當中，他和她的鄰國發生了一種衝突。結果：在一八七一年，他把法國打得大敗。他乘着這個機會，便襲用了路易十四 *Louis XIV.* 的故智，而將亞爾薩斯，洛林從法國的版圖上強奪過來。他以為：爲要將德國業已成爲強國的事實，詔示給大家起見，這種策略是必需的。此外，那時的德國人口增長得非常地快，面同時藉着德國勞働力的紀律化的優點，她的工業業已得有長足的進展。因此，人口過剩和產品過剩却都成爲有待解決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之下，俾斯麥便連同他的助手向外尋求市場，在這種市場當中，他希望：德國的商人能夠享有獨占的優勢。但可惜他們進行得太晚了，熱帶的區域差不多業已被人侵占殆盡。他先在非洲得了一點土地，然後便把視線移到近東來。他以為：只要德國能夠在巴爾幹和土耳其占有政治上的優勢，則德國的商業，也就一定能夠在這兒發達起

來了。在這些國家當中，他發現有礦區，足資開採；發現有鐵路，足資敷設。只要德國的政治企圖一成功，則她必能在這兒得有大規模的權利的讓予，和出售大宗的貨物。

在這方面，她碰着了三個敵人。這便是：英，俄，法。這三個國家的尋找市場熱也正不亞於德。俄國對於君士坦丁堡，具有時思染指的雄心。無論那國，只要對於她的這種企圖發生不利的影響，則她當不惜訴諸武力，以與周旋。法國則正注其全力於摩洛哥。在阿哈西勒會議 Algiers Conference 當中，德國的反對她的聲浪業已達到頂點；但她並不因此而稍具放棄之心，由此則她死守摩洛哥的決心也就不難想見了。那時的德國打算對英挑戰，因而建樹大規模的海軍；對法挑戰，因而增置一種絕對紀律化的陸軍；對俄挑戰，因而在一八八二年和奧匈帝國，意大利結成同盟。

這個同盟的結果引起了一個很奇特的結合。這便是：在一八九二年，那德模克拉克西的法國竟和那專制的俄國訂為同盟。在某個時期之內，英國正有意於殖民地的掠取，因而和法國時時發生衝突。在這時候，她簡直不知道投向那邊好了。到了以後，她覺得：長此和別的國家隔離，孑然孤立。也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實。因此，她便和法國固結起來，而打算與之同命

了。在這時候，德國既已在國外造成種種的仇敵，致有全被包圍之概；而同時在她的本國內，她也造出不少的仇敵。這便是：她拚命地壓迫亞爾薩斯和洛林的居民，和強令北部的波蘭人改用德文。因此，要求自治的聲浪也就在她的國內，鬧得甚囂塵上，高唱入雲。

戰期臨近的歐洲

正當這個時候，戰爭的空氣和風傳遍布了歐洲。在這個時候，德國和俄國德國政恰巧都掌在一般武人的手裏。他們好戰性成，時時默伺時機，以圖一顯身手。而在德國，則更有好些作家——如尼采 Nietzsche，德里西 Treitschke，卜因哈地 Bernhardi等——為之推波助瀾，鎮日大倡「德人優越」和「崇拜武力」的學說。此外，還有好些國家主義的演說家不時在民衆面前極力頌揚「武力」。因此，全歐的各強國使時常以窺伺他國的政情為務，以防他國進展過速，致形己國的落後；而互相傾軋的現象也就叢生。在第一次和第二次的巴爾幹戰爭當中，她們既已爭先恐後地力圖排擠他國，以圖遠東和巴爾幹優勢的獨占；而同時在各該內國中，也都各自忙着增置大規模的海軍，公佈徵兵各種法案，各各秣馬勵兵，大有戰爭即

臨之概。那時的空氣充滿了戰鬥的狂熱；那時的制度促成了戰爭的早臨。馴致其極，而歐戰卒以釀成。

關於歐戰的責任問題，各個歷史家各持一說，議論紛紜，不到世界的末日，這種唇舌官司恐怕是不能了結的。在戰爭正酣的時候，想找一些不倚不偏絕對公允的論調固屬不可能；即在戰爭告終，和會開幕的時候，又何嘗不是這樣呢？參戰的兩造都說：他們的戰爭乃是自衛的戰爭；他們的戰爭擁有聖潔的世人共許的理由。

有一個作家寫道，「民間的非戰心理既然這樣地強韌，假如我們的戰爭不是自衛的和抵禦危險的戰爭，則這種戰爭又怎會打得起來呢？因此。在戰爭醞釀的期間當中，民衆果真仇視何人，當已十分明瞭……在戰爭的諸造當中，那個有罪，那個平坦無欺，當然是要以地理的標準而下判決的；至於戰爭的罪惡也自當由戰線的彼方擔負。」【註一】

【註一】 Lasswell H. D. Propaganda Technique in the World War, P. 47.

我們此時不應該再論戰爭的責任問題了。我們所應注意的只是：這場戰爭的釀成原素乃是那列強共同參與的國際制度。此外尙有好多應加注意的很明顯的事實，特簡論之於後。

在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奧皇太子斐迪南大公爵 Archduke Franz Ferdinand 在塞拉熱窩城 Sarajevo (波斯尼亞 Bosnia) 被刺。過了不到一個月，奧政府便於七月二十三日向塞爾維亞遞送最後通牒。她認爲：奧皇太子被刺乃是含有政治意味的，因此，她不只要求塞爾維亞向她道歉；同時還要禁止一切仇奧刊物的刊行，她限塞爾維亞在二十四小時之內作最後的答覆。她的卜克多伯爵 Count Berchtold 揚言道：「塞爾維亞必須無條件地接收我們的要

求。關於改變要求的事項，我們拒絕和她再開交涉」。以後，塞爾維亞對於這些條件都答應了。她只是作有些少的保留。但是奧國還是覺得不滿，未肯就此罷休。

在七月五日的時候，德政府便已對奧政府的最後通牒的提出，表示贊同。在同月二十六日，英政府向各國提議召集一個特別會議，藉解奧塞二國的糾紛。法、意兩國的政府都贊成了；但是德政府却表示拒絕參加。過了幾日，德政府忽又變了態度，而改採了一種和緩的政策。她這纔把英政府的調和建議提到奧政府，而和她商量。在起初的時候，奧政府的態度非常強硬，以後經過德皇個人的盡力斡旋之後，她便稍趨和緩。因此，在某個期間之內，奧、俄兩國政府居然開始談判；但是到了七月二十八日，奧政府竟採了決然的態度，而向塞國宣

戰了。在這個時候，假如俄政府不下總動員令的話，則這場戰爭仍有地隅化的可能。關於這點，大多數的英，法，美的歷史家似乎都異口同聲地以爲：俄政府的總動員令的頒布乃是歐戰的直接導火線。依我看來，這個動員令的頒布完全是出於俄國的一般武人之意的，即俄皇本人恐怕也不一定贊成，因爲在這時候，他還不住地和德皇交換意見。至於俄國之所以敢於這樣地蠻橫的原故則又由於俄法的聯盟。在一八九二年，她和法國締結同盟，以後法總統普恩加賽 *President Poincaré* 又曾經一度向她表示：法國願守前約。

在七月三十一日，德政府向俄政府遞送最後通牒，要求她立即停止動員。在同一的時間內，她又向法政府遞送了一道最後通牒。她問法國：假如不幸而德俄開戰，則法國是否還願嚴守中立？在八月一日，德，法兩國政府都同時地下了總動員令；但是法政府却訓令她的軍隊不得開入離德軍最前線十「啟羅米突」以內的區域。對於這種辦法，她也不過是嚴守了三天。在同一的日期內，德政府正式向俄宣戰，在八月三日，向法宣戰；在同月四日，向比利時宣戰；同時更出兵進侵比國的領域。按照一八三九年的條約，比國的中立地位是由國際擔保的；到了這個時候，德國也顧不得許多了。

因為德國棄去國際信義而向比國進攻的原故，英政府便借了這個機會加入了戰爭。這不是這場惡戰的主要原素而已；至於其他的國家則又都逐一捲入漩渦。

這樣地，歐洲大戰便借了奧，塞的爭議而開始了。奧政府相信：奧皇太子的被刺乃是塞政府獎勵「向外發展」運動的結果。除非奧政府借了這個機會，而迎頭痛擊地給塞政府一個教訓，則這種運動必會危及奧匈帝國的本身。在這種場合之下，奧政府只有兩條路可走：一，嚴厲對付塞國，因而引起俄，奧的戰爭；二，寬縱塞國，因而坐致本國的革命。在這兩條路當中，奧國寧願採用第二條。在奧，塞問題已趨嚴重的時候，假如德國能夠立予調停，則奧國的態度或者可以趨於和緩。以後德國雖然變更政策而從事於兩國的調停；但是這時的形勢業已太過險惡，而無救藥的可能了。復次，假如英，法兩國能夠勸令俄國勿下總動員令，則德國或者便不參戰，而這場戰爭也就變成俄，奧間的戰爭，而非全歐洲的戰爭了。但是可惜當時的某幾國和某幾國的關係太深，致令「互相勸阻」成爲難事，觀乎德之與奧，法之與俄，而情勢便很顯然了。此外，假如當時的英國的地位業已了然於衆，則戰爭的範圍也或者可以縮小。同時地向奧，塞爭議的調停也未免提出得太晚。當她提出調停的時候，奧皇

太子業已死了三個多星期了。在這個時候，英政府正忙於愛爾蘭和其他問題的解決，內國政情，頗不穩靜，因此，德國使深信她不會加入戰爭。從上述的事實看來，我們可以說：對於這場戰爭，各個參戰政府是都應負責的；至於彼此間的差異只是程度問題罷了。各個政府都應負責，所以無辜受害的也只有那平坦無知的平民而已。我相信：在他們當中，沒有一個人是歡迎打仗的。

關於比國的橫被侵害問題，我以為：德軍的總部應負全責。各國的外交雖然已把戰爭的種籽種下；但是促其實現的還是一般武人。德國的總部長摩爾克Moltke深信：德國的軍隊應該衝過比疆，進侵法國的西部。在他們這些武人看來，條約也不過是一張廢紙罷了。至於俄國的軍隊則是指揮不靈的。所以爲了免吃他人的虧起見，俄國的總部也就天天在敦勸政府急下總動員令，以圖先發制人。在法國方面，則她也是因爲戰略的關係，而未敢緩下總動員令。在那時候的德，俄二國當中，武人派和文治派完全分離，時常鬧意見，因此，一旦有事，便很難從容處理。這種現象乃是促成戰爭的最有力量的因素。俄皇和德皇的權威雖然很高；但到了戰爭將近爆發的時候，他們似乎也沒有什麼實權來約束他們的武臣了。老實不客

氣地說，他們在這時候的實權，似乎還趕不上那統而不治的英王和法總統呢。從法理的觀點上看，直接促成戰爭的要算俄國，因為她最先頒布總動員令，應負侵略之責的要算德，奧二國，因為她們最先宣戰。但是真正的問題却不是這樣地簡單。在一八七〇的普法之戰，首先宣戰的不是拿破崙三世嗎？但是站在他後面的教唆正犯却是俾斯麥，從此可見以宣戰為判定戎首之標準之不當了。在一九一四年的時候，德國的外交家又復襲用前人的故智，而唆令法國向德宣戰；但是這次他們却沒成功。我們應當知道：戰爭的責任問題決不是誰先下動員令的問題；決不是誰先宣戰的問題。這兒含有更深一層的意義。我以為：戰爭的根芽是深伏在歐洲的制度當中的，因為這種制度是建築在「戰爭萬難倖免」的信仰上面的。

本章的參考書

Beard, C. A. *Cross Currents in Europe Today*. Boston, Jones, 1922.

Bowman, Isaiah. *The New World*, Rev. ed. *Yonkers*, N. Y., World Bk., 1926.

- Trandenburg, Erich. From Bismarck to the World War; History of German Foreign Policy, 1870—1914; tr. by A. E. Adam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7.
- Gibbons, H. A. New Map of Europe. New York, Century, 1918.
- Gooch, G. P. Recent Revelations of European Diplomacy. New York, Longmans, 1927.
- Hayes, C. J. H. A Brief History of the Great War. New York, Macmillan, 1920, —Political and Social History of Modern Europe. 2 Vols, New York, Macmillan, 1924.
- Slosson, Preston. Modern Europ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27.

第二章 凡爾賽條約

在那最黑暗的四年當中，歐洲各國共分爲兩個作戰的壁壘。在她們這些國家當中，最先躑躅的便是俄國。在一九一七年的三月，俄皇尼古拉二世 Nicholas II，便被迫退位；而整個政府組織也就隨之陷入崩潰之境。不久，布爾塞維克黨便和德政府締結了一種很屈辱的和約；而協約國方面因之也就喪失了一個同盟。正當俄國退出戰爭的時候，假如沒有美國前來助戰的話，則協約國方面的形勢便會漸趨不利。在這個時候，美軍的助戰一方面振起了她們的西邊戰線的軍心；而在另一方面，美總統威爾遜的理想又助長了她們的人民的勇氣。我們固然不可武斷地說：假如美國始終不允參戰，則協約國方面便會打了敗仗；但是我們至少也可以說：假如美國不參戰，則戰爭的期間必會延長，而同時她們的勝利程度也必因而大減。美國的參戰，不只俾協約國以大宗的軍用品和其他的貨物；而同時還能讓她們的軍心爲之一

振。在這場戰爭當中，德軍的紀律很嚴，而作戰的効力也很高，從此可見軍心之與勝敗大有關係了。

在一九一七年的時候，革命的聲浪忽然高唱於德國。德政府爲緩和民氣起見，便設法通過種種的法案，藉以減削德皇的權威。但是這種政策并未能收有多大的成效。在這時候，德國的人民備受饑饉之苦，而同時對外戰爭又復連年不止，所以一時民心渙散，收拾很難。到了這步田地，德軍的總部便不能不自承敗北，而向協約國方面，提出休戰的請求了。結果：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這是歷史上很重要的一個日子——雙方便正式宣告休戰。在這年的夏季，協約國方面便已和德國的同盟國——奧匈帝國，保加利亞，土耳其——早締和議了。

在人類有史以來，這場戰爭乃是個最可怕的戰爭。這場戰爭的直接犧牲者共有一〇，〇〇〇，〇〇〇人；受傷者共有二〇，〇〇〇，〇〇〇人；因戰疫和流離失所而陷於死亡者共有一〇，〇〇〇，〇〇〇人。此外，因之而喪失丈夫的寡婦尚有九，〇〇〇，〇〇〇人；因之而喪失父母的孤兒尚有五，〇〇〇，〇〇〇人；因之而去國亡命者尚有一〇，〇〇〇，〇〇〇人。她的戰費每點鐘計爲九，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這場戰爭的結果致令戰勝者和戰敗

者雙方力竭筋疲，大傷元氣，我真不懂得戰爭有什麼好處了！主戰派的唯一的論據恐怕要算是馬爾薩斯 *Malthus* 的理論；但是據我看來，人口過剩的問題并未能因此而解決半分。不錯，這場戰爭弄死了不少的人，人口的數目是減少了；但是同時也消耗了不少的爲後死者所依以爲生的資財，所以人口問題的嚴重還是依然如故。人們受了這個大教訓之後，所以在我們的最近十年史當中，民族自決的思想，德模克拉西的思想，以及國際協調的思想，也就如雨後春筍一般，得有長足的進展，而在另一方面，則「壓迫」和「專制」的勢力又大受打擊，也可以想見人民怕見戰爭之一斑了。

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的休戰交涉當中，德政府並未肯無條件地表示投降。有些人以爲：她的這種舉動太慌謬，協約國方面大應乘勝直搗柏林，讓她完全降順。但是事實告訴我們：協約國方面也已成爲強弩之末，牠們並無充份實力，達到這步。假如這步果然達到了，則她們所加之於德國的和約恐怕較之凡爾賽條約還要苛刻，而「和平」的前途當更黑暗了。

我以爲在歐戰垂盡的時候，協約國方面之所以能夠軍心陡振的原故完全是威爾遜一人之力。在這時候，他發表很多重要的演說。就中蘊有不少的理想，令人聞而神往，翕然從風。

威爾遜所信仰的和平不是互相報復的和平，不是武力主義的和平，也不是互相摧毀的和平。他所朝夕切盼而力促其成的乃是一個「國際會社」的建立。他希望：各國的爭議均可平心靜氣互相讓步地在這個會社裏面和平解決；而世界各民族也就可以藉此相安，共度太平的生活。他不相信：國際間的惡感是不能避免的；正和這相反，他深信：人民的心坎裏是充滿着「友愛」，「誠摯」，和「公平」的心情的。因此，他贊成德模克拉西主義，和高揭「民族自決」的主張。他相信：專制的君王應該打倒；人民的代表應該進據要津。以前的一切的戰爭種籽都是一般滿肚機關的外交家，和窮兵黷武的軍人所種植下來的。一旦他們盡被打倒，人民進執政權，則「和平」當可立刻實現。在一九一八年二月十一日的演說詞裏，威爾遜說：「此後人民的主權絕不能聽之一個國際會議和幾個競爭者的諒解而妄予轉移。人民們對於各該民族的熱感是應該備受尊重的……對於各個弱小民族的權利，這場戰爭是在根株上面便負有維護的使命的……」一言以蔽之，這次和議的策畫是應以人民的願望為根基；而不應以物質的利益為根基的。

在威爾遜的最出名的致美議會的公文當中，他在一九一八年正月八日草成他那很有名的

和平十四條件 Fourteen Points。她的內容略如下述：一，外交公開；二，除已得有國際的同意外，無論在戰時或在平時，公海均應保持絕對自由；三，剷除經濟的障礙；四，縮小各國軍備，俾保障得以確立；五，對於殖民地的處置，應以公道爲斷，殖民地人民之公意，和政府的正當要求，應當一體同視，參酌衡量；六，撤退侵俄軍隊；七，恢復比利時的自由；八，回復法國的原狀；九，以種族爲標準，更定意大利的國界；十，予奧，匈，土各國以自由發展之機會；十一，以種族爲標準，更定巴爾幹各國的國界；十二，建設獨立的波蘭；十三，組織國際聯盟【註一】。

【註一】第十三條爲關於土耳其獨立的認定，本書未引，故只有十三條（譯者接）。

協約國的飛機將威爾遜的十四條件的譯文分散於德軍的陣線，以後他的主張便在德人的腦海當中，留下了一種很深的影響，他們以爲：假如這十四條件真的用爲議和的原則，則他們便甘拜下風，承認降順。到了一九一八年十月四日，德政府便把這種意見，牒達威爾遜。經過協約各國的互相計議之後，牠們便接收了這種建議；但是關乎公海的自由和賠償問題則視爲例外，而特予保留。

協約各國雖然這樣地接收了威爾遜的和平條件，各該國的政客們雖然似模似樣地爲這些條件，作唇舌上的宣傳；但是以後的事實告訴我們：這也不過是一種「假熱心」而已。原來在一九一五和一九一七年當中，協約各國早就訂成了種種的戰勝後的分贓密約。英，法，二國承認俄國可以吞併君士坦丁堡和君士坦丁堡海峽。假如這種密約得以見諸實行，則俄國便會占有近東和巴爾幹的最優勢，以及進爲愛琴海和黑海的主人翁。這種密約的交換條件便是：俄國承認英國在波斯，美索不達美亞，和埃及的特殊利益。過了幾個星期之後，那有名的倫敦條約便在一九一五年四月二十六日簽訂。按照這個條約，意大利一共得有特連田努 *Trentino*，和南提羅爾 *Southern Tyrol*——這塊地方原屬奧國，而居民則多爲德人，意大利因爲國防和經濟的關係，久已垂涎——各地。此外，這個條約並把東亞得里亞一帶的良港許與意大利。就中特別除外的只有阜姆 *Fiume*——這兒的居民多係斯羅焚人。至於那久爲希臘人所占居的坎尼斯羣島 *Dodecanese Islands*，阿爾巴尼亞的瓦倫拿 *Valona*，以及阿爾巴尼亞的完全保護權也都一起許給她了。這個條約後又明白規定：一，萬一上述的地帶業爲其他協約國所占，則意大利得受有其他的殖民地，以資補償；二，關於土耳其的瓜分，她也可以享受一。

份。第二個密約將亞爾薩斯，洛林，和薩爾 *Alsace*，許與法國；和將來因河一帶改建獨立的國家。到了一九一六年八月十八日，協約各國又和羅馬尼亞簽訂了一個密約。這個密約將好些的奧匈帝國的領土——白那得 *Banat*，蒲高威那 *Bukovina* 和德蘭斯斐尼亞（這些地方住有很多的非羅馬尼亞人）——許給她。復後，到了一九一七年二月十六日，各協約國又和日本訂立了一個密約，把赤道以北的德屬太平洋殖民地，和山東省的德國的既得利益允許給她；而赤道以南的德屬太平洋殖民地則留歸英國繼承。此外，關於近東和其他德屬殖民地的瓜分，英，法間復又成立有種種的密約和諒解。由此可見各協約國的土地慾也並不稍遜於她們的敵人——德國——了！

在和會行將開幕，和正在集會的時候，法國的報紙主筆和雜誌作家們曾經對德大肆攻擊，力主從嚴處分。他們之所以這般憤慨的原故不出下列二者：一，報復前仇；二，使德國前途，永無重興之望。在歐戰正酣的時候，法國人民都在相信：幸而他日勝利屬之法方，則她定將德國的實力盡量剷除，俾本國得以高枕無憂，永無嚴防邊界之苦。從她的已往的歷史，她得有很多的教訓。她記得：自從一八一五年以後，普魯士各小國憤於拿破崙一世的橫

行無忌，頗思求逞於法國，必置之於萬劫不迴的境地，然後快心。她更記得：在從一八七〇至一八七一的戰役告終的時候，德國強奪法國的亞爾薩斯，洛林二省；同時還要她支付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法郎的賠款。而在一切的歷史事實當中，則她更很清晰地記着一七一四年的德軍的向她進攻。從此看來，我們可以說：在戰爭業有結果以後，法國對於德國的未來的侵略，要求軍事上和領域上的保障，乃是一種很自然的要求。牠的提出並不是什麼一件怪事。

法國對於上述事實的結論是：她的侵略者屢屢來自來因一帶；而侵略的主動者則輒爲德國。所以爲保障自身的利益起見，法國的報界作者在戰爭正酣的時候，往往高唱一種極端仇德的論調。他們主張：法國應該將德意志帝國整個打碎，而使之回返於由一八六六至一八七一年這個時期以前的狀態，而離爲若干的小獨立國。此外，更有一派人主張：來因河左岸應從德國取出，改歸法國，讓她在軍事上，失去侵略法國的便利。法將福煦 Marshal Foch 便是這派的健將之一。有些人主張：來因一帶應從德國分離，改建獨立國。在協約國的密議當中，這種意見業爲她們所接收。此外，他們更要求奪去德國的一切工業中心地，俾她永無重

與的可能；而在軍事上則他們更提出了下列的辦法：各協約國共同組織國際常備軍，由國際聯盟的總部管領，藉以剷除一切的侵略的國家——所謂「侵略」也者，即指「企圖變更現狀 Status quo 的行爲」而言。

法國人相信他們和德國的仇恨是不能調解，不能消滅的。因此，他們纔提出了這種種的要求；而爲他們這一切的要求力圖實現者則爲法總理加里蒙梭 *Georges Clemenceau*。他的本性疾惡如仇，去之務盡。即出於最嚴酷的手段，而亦不惜，所以當時人人都稱他作「法國政治的可怕的小兒」enfant terrible of French Politics。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他當了法國的總理，頓令法國人們的作戰熱，增加了許多。在巴黎公社 Paris Commune 事變發生的時候，他已出世，因此，她對於德國的行爲，常常抱着一種懷疑的態度。到了一九一八年的時候，他的年紀已達七十七歲了。因之，他的思想更爲成熟；而他那嚴峭峻刻的精神也更較前爲甚。此外，他更富有一種堅韌不撓的意志，所以他的對德政策是步步踏實，完全不涉空想的，他的論調是：「武力」纔是「和平」的滿意的基礎。

至於英國，則對於德國的報復心情遠遠不如法國那般的強烈。法國的領土含有好多戰

爭的災區；而英國則對於這種滋味，一點也沒嘗着。但是在另一方面，她那依以爲命的市場，因戰爭而蒙受不少的損害。這種苦處又是法國所沒有的。在一九一四年以前，德國乃是英國的一個很好的主僱。因此，她很希望德國復興起來，俾她的貨物得有從前的銷路；而法國的希望却正和她相反。法國乃是個農業國，她比較地不靠對外貿易爲生；而同時她更怕德國又變富強，使她感有「听夕旰食」之苦。

英，法的利益雖然不同；但是當歐戰剛告終的時候，空氣却非常地險惡，讓英國的人們也忘掉了自身的利益，而盲目地隨着法人高唱「報復」的論調；即美國人們也有同聲附和的。英首相魯意·喬治 Lloyd George 乃是個詭計多端善觀時變的窩爾斯 Walsley 人。他乃是個政客；而不是個政治家。在一九一八年英國舉行選舉——即那有名的喀基選舉“Kilakar” Election——的時候，他爲博得自身的勝利起見，便向衆揚言道：假如他得掌英國的政權，他願將「德皇吊死」“hang the Kaiser”和用力摺壓德人，讓他們叫苦不迭。當他受了威爾遜的影響，而漸形軟化的時候，便有三百七十個國會議員發表了一篇聯署的電文，誠他勿食前言。

這樣地，協約各國的和平論調便彰明較著地和威爾遜所宣示於人的見解大相徑庭，而成爲一種對峙之勢了。在他尙未開赴巴黎，出席和會之前，他相信：歐戰的勝敗兩方業已很誠摯地接收了他的意見，因爲德國和協約各國都已聲明以他所公佈的十四條件爲休戰的基礎了。但是以後的事實告訴我們：協約國方面並無這樣的真誠。英首相魯意·喬治既已態度模稜；而法總理加里蒙梭則更進一步，而對於十四條件公開反對。在巴黎和會當中，威爾遜不久便發現出來：他的前後左右都是一般手段老辣的老政客，而他的自身反陷入一種孤掌難鳴的境地。結果便只有歸於妥協之一途。

巴黎和會的故事

巴黎和會係在一九一九年正月十八日開幕，德，俄和戰敗各國均未被邀列席，出席的只有各協約國的政府代表。無論大國小國，牠們的內心都是充滿着分贓的狂熱。

牠們的交涉進行得非常地慢，直至第二年的春天，纔算是告一段落。牠們的討論範圍非常廣大，差不多全世界各處的事情都已涉及；而牠們所採的手續則更歷有各專門會議的一，

六〇〇次會議之多。牠們所產生出來的對德和約一共含有四四〇條，蔚爲一巨冊。這個條約所規定的事項計有歐洲的國界事項，和關乎德國，以及其他各處的很專門的，經濟，工業，法律等等事項。這乃是人類的勞働成績的總表識。從牠，我們也可以認識世界上現行組織的煩重了。

在威爾遜的理想和協約各國的要求的暗鬥當中，巴黎和會不住地發生很多有趣的事情。當薩爾的問題業已陷入僵局的時候，威爾遜便要離法回國，藉以威脅法方。在這時候，他一面向法國提出最後通牒，一面令喬治華盛頓號輪船 George Washington 準備載他歸國。但不久這種僵局便即渡過。那半官方的時報 Tanagers 竟正式揚言，說：對於那向爲德人居住的土地，法國政府并未抱有企圖吞併的野心。關於這點，法國輟化了。在同一的月內，又發生了第二個裂痕。這回是關於阜姆的處置問題。阜姆乃是個亞得里亞的名港。在和會裏，意大利提出了將牠吞併的要求。對於這個要求，威爾遜堅持反對。在他既已徵得魯意·喬治，和加里蒙梭的同意之後，他便置意大利的國家代表於不顧，而直接對於意大利民衆，發表了一篇宣言。這篇宣言略說：關於這回的爭議，意大利的民衆應該起而「表示他們那偉大的，和

慷慨的高尚質性，爲正義而犧牲和利益」。因此，意大利的首席代表奧蘭度 Orlando便即退出和會返國。直至以後意大利的代表們重返巴黎，出席和會的時候，意大利的民衆們對於威爾遜的宣言，還是大加嘲笑，而仍以吞併阜姆爲要求。爲達到這個目的起見，即退出和會亦不之惜。那個冒險的意大利詩人加里爾 Gabriel d'Annunzio竟也擯棄了威爾遜的意見，而在情感方面，帶領了他的同胞占領了那個一時視同禁樹的名城。一共經過了五年多，阜姆問題尚未得有正式的解決；但在事實方面，則意大利却早得在這兒暢所欲言了。

最後發生的第三個爭議便是山東問題。在和會當中，日本政府以協約國間的密約爲根據，要求繼承德人在山東所享有的權利。威爾遜以爲：這些權利應該退還中國；但是在這方面，日本却固執非常，不肯讓步。以後日本政府正式答應將山東交還中國，威爾遜便輕化了。日本的這種答應直至一九二二年華盛頓會議開幕的時候，方纔履行。

經過四個月慘淡經營之後，和會的草案算是議成了。在四月的時候，各協約國便通知德國說：她的定讞業已妥製。在五月七日，協約國和各襄戰國的代表們便集於凡爾賽宮的鏡室 Hall of Mirrors——即德皇威廉一世 Wilhelm I.和俾斯麥強迫法國締訂一八七一年條約

的地方——將這個草案遞給德代表布洛克多夫·宛梭伯爵 Count Brockdorff-Rantzau。在這次集會當中，加里蒙梭給了一段長約兩分鐘的演說詞。他說：協約國方面只能給德國以兩個星期爲考慮的時間；同時他還說：牠們業已將這個和約草案視爲無可修改的和約——換一句話說：無論如何，德國總得簽字承認。得了這個消息之後，德國的民衆當會深感驚異；但是布洛克多夫·宛梭伯爵的態度却很沈靜。在這時候，加里蒙梭在會場上站着；但是他却坐在原席上發言道：德國的武力業已完全消失。他不承認戰費應由德國一方擔負；他以爲戰勝國方面的要求太過份了。同時他還指摘對方道：在休戰業已宣布以後，協約國對德包圍的行動曾經傷害與戰爭無關的人民多名。他這種不識時務的話，讓協約國的代表們吃了一肚子的气。這實在是和約的不祥的預兆啊！

在德政府很匆促地將和約正文研究一過之後，牠在上面加上了不少的按語，隨即返還協約各國。在牠的按語當中，她說：在進行休戰的時候，十四條件原爲共認的和約基礎；但是這個和約却有許多地方，和這些條件不一致。按照這些按語，協約各國曾經一度對於原案，作有些少的修正。但是牠們仍舊是恐怕德國不肯簽署這個和約。在六月二十日，她們訓令福

盟將軍：假如在三日內，德國不肯簽認，則他即當率領軍隊，向德開發。到了最後的期限，德國迫於武力，便只得降順了。德政府宣言願簽和約；但是她却不肯承認：對於和約所提的條件，國人均無贊議。到了七月二十八日，這個和約便在凡爾賽宮的鏡室裏正式簽字。這又是一個堂而皇之的集會。

在這日，史模斯將軍——南非洲的政治家——寫道：「新生命的希望，偉大的人類理想的勝利……却都未曾大書特書地規定在這個和約之內。」他相信：和約中所規定的國際聯盟，乃是一條唯一的繩愆糾謬的康衢大路。

凡爾賽條約的影響

經過很嚴重的討論之後，德國的下議院終歸是將這個和約批准了。所以到了一九二〇年二月一日，這個和約便成了歐洲的法律。這個和約不是經由交涉而成立的條約；也不是雙方同意的產品。她乃是協約各國以武力強迫德國忍辱簽認的條約。在某幾點上，這個條約頗能貫徹威爾遜的主張。關於波蘭和亞爾薩斯，洛林的處置以及採用投票決定國屬的辦法便是實

例；但是在其他的某幾點上，則威爾遜的主張只能在有利於協約國的方面使用，而不能在相反的方面使用。關於這些事實，我在以下各章，然後詳論。

一般地說，這個和約的主要目的乃在減輕德國在軍事上和工業上的特殊優勢，而使之陷入次等國家的地位。波蘭的東部領土完全取自普魯士；而亞爾薩斯，洛林二省又爲法國所奪回。通通計算起來，德國約共失去八，〇〇〇，〇〇〇的人口（她的人口總數的百份之一二）；和二五，〇〇〇方哩的歐洲領土（她的領土總數的百份之一三）。此外，她更失去了非洲和太平洋的殖民地，以及在華的特權，她的殖民地一共含有一，〇〇〇，〇〇〇方哩的土地，和一二，〇〇〇，〇〇〇的居民。德國所用的橡皮的四份之一完全是取給於這些殖民地的。此外，後者更供應她以大量的其他原料。

在巴黎和會開幕的時候，協約各國便想瓜分德國的殖民地；但是對於這種辦法，威爾遜却表示反對。因此，這種吞併領土狂便在表面上稍受打擊，而她們便把這些殖民地改隸國際聯盟的統治委員之下，按原則上說來，凡充任統治委員的各國應誓守「保管」的信義，以當地的人民利益爲前提，代行當地的治權；但是無論如何，這種辦法并未能稍平德人失地之

債。德國的殖民地的橫被侵奪實含有下述的義意：在各強國當中，只有德國一國不配代行殖民地的治權。在這兒和其他的條款當中，協約各國往往想把德國在道德方面的惡劣烘托出來；但是德國的人民却抵死不肯承認這點。

在和會當中，法國曾作有吞併薩爾的企圖。這個地方一共含有七〇〇方哩的面積，和六五〇，〇〇〇的德國居民，而煤產又特豐富。以後威爾遜以退會返國力爭，雙方纔成立了一種妥協辦法。這種辦法便是：將薩爾從德國分離出來，劃歸國際聯盟的特設的委員會治理。這種治理是應以當地居民的利益為前提的。在戰爭正烈的時候，德國的軍隊曾經損害了大宗的法國礦產。當時為賠償法國的這項損失起見，薩爾的礦產便劃入法人管理。在另一方面，這也可以作為德國的實物賠償之一。這樣地經過十五年後（即一九三五年），當令當地的居民以投票的方法，選擇下列的三個處置辦法：一，劃歸法國，二，仍由國際聯盟治理，三，返歸德國。萬一第三個辦法當選，則德國應備資將當地的礦產，由法國贖回。

在戰後的幾年當中，法政府曾想盡種種的方法，在薩爾促進法人的優勢，俾在投票的時候，得操勝券。她在這兒，駐有大批的軍隊，和得有大量的經濟利益。所以一時聲勢大張，

當地的國際聯盟所指派的薩爾委員會恐亦望塵莫及。因此，德國的人們便都相信：這也不過是一種變相的吞併罷了。以後德、法的感情日形惡化，這也是促成這種趨勢之一因。

此外，這個和約對於德國的經濟制度也發生了一種很利害的打擊。在歐戰以前，她的經濟制度是建築在下列的三個支柱上面的：一，國外投資和航海商業；二，內國的煤、鐵富源的大規模的開發；三，以這些富源來發展基本的工業。這個和約將德國的航海商業，完全奪去。按照這個和約，她便要將她那重量超過一，六〇〇噸的大船，以及其他的小船送給協約各國。而且在對下的五年當中，她每年還要替協約國製造重為二〇〇，〇〇〇噸的船隻。此外，這個和約更將她的一切的外國——無論在殖民地的，和在其他的國家的，通通包括在內——物業，實際上掃數沒收。協約各國得將這些物業扣管和折賣。這樣所得的錢可用以抵銷德國的賠款【註一】。這個條約更明白規定：德國的外僑因此而蒙受的損失應由德政府酌予賠償。在相當程度之內，德政府也會照辦。對於這些條款，德國的人民大加攻擊道：這種辦法對於私有財產的安全，予以很危險，很致命的打擊。德僑一切的在俄國，土耳其，中國，以及其他歐洲各處的私產均得由協約各國予以沒收。只要她們認為有這樣辦的必要，她們便

可以這樣辦【註二】。

【註一】 第二九七條

【註二】 第二六〇條

較之上述各項更爲重要的恐怕要算是這個和約對於德國的煤，鐵實力的減殺。在魯爾，薩爾，和西利西亞各處。她原擁有好些很豐富的煤產區。藉着這些富源，她才能够促進她那鋼鐵二業，化學工業，以及電汽工業的發達。因此，她才能够成爲歐洲大陸的工業國家。【註一】這個和約把她的薩爾的煤產給掠奪去了。這種規定的原因便是：法國既已收回洛林，她便想用薩爾的煤，來開發洛林的鐵。在西利西亞當中，她也有一部份的硬煤產區。此時也被這個和約奪去，而轉給波蘭。這兩方面的損失一共占去德國的煤產總額的三份之一。從她那殘餘的煤產當中，她還得抽出一部份送給法國，藉以填補後者在兵燹災區內所蒙受的煤礦損失。關於這方面，這個和約所規定的是：在最近的十年當中，德國應向法國送給煤產；前五年的每年總額以二〇，〇〇〇，〇〇〇噸爲限；後五年的每年總額以八，〇〇〇，〇〇〇噸爲限。此外，對於其他的各協約國，在每年當中，她更要給送二五，〇〇〇，〇〇〇噸。

的煤產。這種規定對於德國的自身需要全未予顧及，萬難實行。因之，日後協約各國也就迫得將上述的數字酌予減少了。

【註一】 Keynes, J. M.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 P. 82

對於德國的鐵產，這個和約也是同樣地大肆剝奪。在歐戰前，德國的鐵產的百分之七十採自亞爾薩斯，洛林。到了這個時候，這兩省又復落在法人之手；但是大部份的當地的熔爐却都存在德國內地。因為在德，法之間，存有一種高度的關稅的原故，這種工業——在洛林的，和在德國內地的，都是一樣——便形崩解。以後戰爭的狂熱稍為消息，德，法兩國便都覺悟：假如她們還想圖存，則她們倆的經濟上的合作是必需的。

此外，這個和約更把德國和其他各國的通商協約掃數推翻，俾她在各該國所已享有的商業權利完全消失。關於這點，她蒙受兩重的損失：一，失去各協約國的已得銷場；二，在最近的五年當中，各協約國均得享受她的最惠國待遇。因此，各協約國便能夠把大量的貨物，運入德國銷售。對於德國的河流，這個和約也定有種種的絕無前例可援的干涉辦法。在這些河流當中，有些的河源是在德國領域以外的。就中計有易北河 Elbe，奧得河 Oder，多腦河，來

因河業已改隸一些國際委員會的管轄之下。在這些委員會當中，德國的勢力非常薄弱，每爲其他各國所輕視。

德意志賠款問題

這個和約的各條款將德國在歐洲的勢力基礎，摧毀不遺餘力，因此，對於她的競爭各國頗有利益，致令她的經濟力量的恢復，也很爲難。當時協約各國的難題便是：這樣一來，德國雖然弱化了；但是她的付償賠款的能力也就隨而降低。平心說來，這種賠款負擔實在是重到極點了。在最初的時候，協約各國打算把一切的戰費都推歸德國一國擔負。但是威爾遜對於這種主張，却很反對。他的理由有二：一，從人道的觀點上說，這是不可能的，因爲這次戰費的數目太大了；二，這次戰爭不應該以賠款爲目的。他的具體辦法是：德國所擔負的賠償應只限的私人的損失。在休戰尚未實行以前，經過迭次的交涉以後，協約各國便接收了他的這種辦法。等到和會開幕的時候，她們彼此間又發生爭議了。他們的爭點是：對於軍人的津貼可否算作私人的損失？關於這點，美國代表的意見是不可，因爲這種解釋完全不合羅

輯；但是英國代表的意見却以為可以，因為這麼一來，英國所得的賠款成份便要增加。後者的論據是：假如不是這麼辦，則大多數的賠款便都落入法，比二國之手，而作為改建戰爭災區之用。關於這點，最終還是英方勝利了。

他們最後的決定是：對於人民私人的損失（包括軍人的津貼），和比國的戰債，德國應付賠償之責。這個問題既已解決，他們的第二個難題便是：德國的賠款總額到底應該定為多少呢？正在這個當兒，好多瘋狂的數字雖在出現；但是正確的答案却沒有一個人道得出來。好些經濟學家都很明白：在協約各國的輿論所要求的數字當中，德國只能賠償一小部份；但是當這羣情洶洶不可向邇之際，誰又敢來說幾句不識時務的公道話呢？因此，各協約國所決定的只是：在一九二一年五月以前，德國應向各協約國支送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馬克；至於賠款的總額則留待將來的估定。到了賠款總額業已估定之後，這筆款子得從總額扣出，作為德國的業已清償部份。這個和約設立了一個賠款委員會 *Reparation Commission*。這個委員會單由協約國一方和她們的襄戰國的代表組成。在一九二一年五月一日以前，她得將德國的賠款總額定出。她既握有這樣的大權，所以在實際上她便不啻為德國的財政命

運的支配者了！

最後，對於德國在道德上的惡劣，這個和約也想法子從某幾個條款裏將她烘托出來。她認定：德國是這次大戰的侵略者，因之協約國方面所受的種種損失都應由德國和她的同盟擔負全責。她更規定：在各強國當中，只有德國一國不配充任殖民地的統治委員。此外她更認定前德皇威廉曾犯蔑視國際道德，和條約信義的大罪，而擬設立特別法庭，由協約各國充任法官，對他審判，其他的干犯國際法的德國將官，她們也要提來受審。此外，國際聯盟則也拒絕德國加入。

總之，協約各國站在勝利者的地位，而以至難忍受的和約加諸德國，乃是一事；她們站在維持正義的美名上，而以一切的道德上的罪過委諸德國，又是一事。她們能令德國接收了前者；但總不能強令德國承認後者。無論德國的人們的信仰對與不對；但我們總不能否認下述的事實。他們不相信：他們是這次戰爭的唯一責任者；他們不相信：在道德方面，他們較之其他民族為低劣；他們不相信：對於他們的幾個治者的錯誤行為，他們須永遠地受苦。反之，他們却相信：這個和約充滿了含有報復性的峭酷的條款，因此，協約各國實犯有假冒為

善和狡黠欺人的罪過。

除了上述的一切以外，這個和約更想把德國的軍事實力，減削到萬難重興的境地。第一步，牠先阻止她的人口增加。這便是：非經國際聯盟的全體一致的裁可以後，她不准與國和她聯合。在這點上，凡爾賽和約竟爲了軍事的策略關係，而黜退了民族自決的原則。

第二步，她更強迫德國實行繳械。她只准德國保有數爲一〇〇，〇〇〇人的軍隊。在一九二五年的時候，法國的軍隊人數業已增至七〇〇，〇〇〇人，相形之下，德國未免太過見拙。此外，德國的警察也被限制；而她的徵兵制，則更被根本剷除。在海軍方面，她只能保有六艘小戰艦，和六艘追逐艦。她不能置備潛水艇；而黑耳高蘭 Holligoland 的軍備也要完全撤消〔註一〕。爲預防她日後進侵法國起見，這個和約規定下列二項：一，來因河左岸定爲中立地帶，二，來因河左岸之五十啟羅米突之內不得留有德國軍隊的足跡。在這個地帶當中，德政府不得建築堡壘，以及進行其他的一切軍事行動。假如她不能遵守這些規定，則她的行爲當以仇視各協約國論；而對於世界和平之擾亂，擔負全責。

〔註一〕請參閱第十二章。

在來因一帶，這個和約更定有一種「暫占區域」Occupied Territory。這種地帶雖然仍舊算是德國的領土；但爲保證德國對於該和約始終服從起見，協約國的軍隊得在這兒駐劄。地點定爲來因西部（橋頭一帶也在內）；而期間則定爲十五年。假如德國能夠竭誠履行和約各條件，則該駐軍可以陸續撤退，該駐軍共分三次撤清：一，科倫 Cologne 駐軍在第五年年底——即一九二五年正月——撤退；二，科不林士 Colenz 駐軍在第十年年底——即一九三〇年——撤退；三，馬因斯 Mainz 駐軍在第十五年年底——即一九三五年——撤退。但是到了一九三五年的時候，假如協約各國對於德國的無端侵略的行爲，尙未感到相當的保障的話，則她們可以將她們的軍隊的撤退期，展緩至任何長度。結果：留駐來因的外國軍隊便計有七五，〇〇〇人之多。

上述的種種便是威爾遜的理想主義和加里蒙梭的實現主義的調和產品。加里蒙梭本具有吞併來因的野心；以下列二者爲交換條件，他便犧牲原意：一，來因一帶暫由協約國的

軍隊占領；二，假如德國侵略法國，則英，美二國應出兵相助，以資抵禦。以後美國政府并未肯答應這麼辦，法國的輿論因之對於加里蒙梭，頗致不滿。我以為：即使美國不會變更態度，這樣的結果恐怕也是同樣地會發生出來的。日後法國的議院雖然將和約批准；但她却不選加里蒙梭——負全責交涉和約的老頭兒——當總統了。在這個時候，戰鬥的空氣，瀰漫全法，羣情激昂，達於極點，自由主義是很難占得勝利的。當時美國的民衆又爲了其他的原因而和法國採取了同樣的態度，而將威爾遜的原則完全擯棄。

在巴黎和會當中，威爾遜雖未能將和約化爲一個充份公平的和約；但他却能將牠化爲一個不走極端的和約。假如當日的美國總統不是威爾遜，則那由一九一五至一九一七的一切密約當會全被承認。這乃是在消極方面的工作；但是他的工作實亦不全限於這方面。在積極方面，他更不惜以妥協——對於和約的含有報復性質的部份，也予承認——爲手段，促成國際聯盟之實現。他認爲：國際聯盟乃是「正義」和「合作」的聯合體。有了這麼一個機關，則和約的惡劣部份便可逐漸更正；而歐洲的惡劣空氣也可逐漸消滅。南非洲的政治大家史模斯將軍便很贊同他這種意見。在議和的全期當中，威爾遜都是爲着他的這種理想的實現，而

奮鬥，而努力。

在一九一九年正月二十五日，威爾遜將國際聯盟的約章草案呈遞和會。他隨即發言道：「我認定：我們現在的規定還有待於日後的考慮；我認定：在相當的程度之內，我們刻下所通過的議決案還須待有日後的更改……我們的決定儘管是暫時的；但是我們關於這方面的進行却是永續的。我們美國認爲：國際聯盟的設計乃是全盤事務的樞石。在她的行使職權的過程當中，她應該時常顧及各國的利益」【註一】。

【註一】 Thompson, C. T. The Peace Conference, PP. 142, 145.

在加里蒙梭接到德國關於和約草案的案語以後，他回了德國一封信。他說：「這個和約業已定有一個特殊的機關。俾和約得以隨時更改，務期適於日後的實情爲止」。美國國內的自由主義者本來是可以擁護威爾遜的，以後他們却變更態度了。他們以爲：和約既不公平，則由她而產生的國際聯盟也自絕無能夠主持公平之理——他們二者是息息相關的。他們不能理解威爾遜的眼光。假如他的眼光日後得以證明不誤；假如國際的新生命得以藉着國際聯盟的創設而穩現出來，則他的質性雖然不純，致累盛德，但是在人類的歷史當中，他當占有特

殊的地位而成爲曠代的偉人」！

本章的參考書••

- Baker, R. S. Woodrow Wilson and the World Settlement. New York, Doubleday, Page, 1922. 3 vols.
- Baruch, B. M. The Making of the Reparations And Economic Sections of the Treaty, New York, Harper, 1921.
- Keynes, T. M.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 New York, Harcourt, 1920.—A Revision of the Treaty. New York, Harcourt, 1922.
- Tardieu, A. The Truth About the Treaty. Indianapolis, Bobbs Merrill, 1921.
- Temperly, H. W. V. History of the Peace Conference of Pari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6 vols.

第三章 德意志不履行條件

爲預防德國不履行條件起見，凡爾賽和約更定有種種很精密的處罰辦法；而爲督促各該條件的確實執行起見，牠又設有種種的常務機關——對奧地利，匈牙利，以及保加利亞的各和約，都是這樣的。主要的協約各國會將一部份的由該和約而產生出來的職權，交由大使會議 *Conference of Ambassadors* 行使。這個會議乃是牠們的外交代表的集合體；而駐所則在巴黎。至於此外的職權則分由下列的三個機關掌握：一，軍縮的督察事宜劃歸各監理委員會 *Control Commissions* 管理；二，賠款付償的督察事宜劃歸賠款委員會 *Reparation Commission* 管理；三，但澤和薩爾的行政事宜劃歸國際聯盟理事會 *Council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 附設各機關管理。這個理事會由法，英，日，意四國，以及其他國家的代表——由國際聯盟的大會選出——組成。

在凡爾賽和約剛被批准之後，牠的條款便有些不能實行。這是法國的人們所最爲苦心慮的。在一九二〇和一九二一這兩年當中，英，比兩國曾先後將「對德外僑產業，得科沒收」（倘若德國不能履行賠償條件，她們便可以這麼辦）的特權完全放棄。她們的目的不外是：恢復德國外僑的財產的安全，俾得重興商業。在這方面，法國的人們認爲英，比弱化，頗表不滿。

關於德皇的審判問題，牠們也未能按照和約所規定的辦法，一一實行。當德國革命爆發的時候，德皇便已逃入荷蘭避難。到了和約訂成的時候，協約各國隨即設法將他拘提到案，但是荷蘭政府却以引渡政治犯向非該國政策所許爲詞，不肯將他交出，以後經過雙方的迭次交涉，她只答應，負責監視德皇，不令歸國肇事，便算了結。德皇因此便得在這安居，直至如今，依然健在。他在這還携有他的後妻，以爲伴侶；至於來賓，則他也常時接見。現在對他懷疑的人業已大見減少，他的行踪簡直也沒有什麼可注意的了。

按照和約的規定，德政府還負有將一切的干犯國際戰律的被告德將提交各協約國的聯合軍事法庭聽候審判的義務。在一九一九和一九二〇這兩年當中，德政府屢以國內民衆對此奮

激異常爲詞，要求協約各國另定通融辦法。結果：雙方各稍讓步，規定各犯仍由德國的地方法院自行發落；但是在舉行審訊的時候，得由協約各國派遣代表觀審。這場官司便於一九二一年的夏季在來比錫宣告了結。當場被傳到案的共有十二人；就中被宣告爲有罪的只占半數。一時法國的人們對於這事的處置，打加抨擊；而他們的集矢焦點則爲科爵之過輕。在一九二四年的時候，德國的那條索斯將軍 General von Nathusius 被斯特拉斯堡 Strasbourg 的法國裁判所傳訊。他的罪名爲在協約國的「暫占區域」內，作有盜竊的行爲。以後經過德政府的嚴重抗議之後，法國的裁判所纔肯將他開釋，論爲無罪。自此以後，對於和約所規定的處罰部份，協約國方面並未能作有其他的切實執行。

以後的事實告訴她們：和約中關於軍縮的各條款也非重加修改不可，她們也只好照辦了。在一九二〇年的時候，來因的中立區域發生有共產黨的革命運動。按照和約的規定，德國的軍隊是不能往這兒開發的。這種事變發生之後，德政府曾向各協約國要求特別准她破格進兵。對於她這種要求，英國贊成，而法國反對。以後德政府以時機迫切，便不待牠們的答覆，而逕自進兵，削平當地的騷擾。對於她的這種行動，法國認爲違反和約的規定，震怒非

常，因之對她，大張撻罰。在一九二〇年四月的時候，法國的軍隊進占德國的美因河邊之法蘭克福 Frankfurt-on-the-Main 和丹穆斯達 Darmstadt 二城。以後英政府對她提出抗議，因此，在德國軍隊退出上述的中立區域以後，法國也就在五月退兵，不再深入。

此外，在來因河的左岸一帶，協約國的留駐軍隊也時常和當地的德國居民發生騷擾，這個地方雖然名爲「暫占區域」；但是在事實上，當地的治權實已操在一個由各協約國共同組成的高級委員會 High Commission 之手；而牠們的留駐軍隊則更到達七五，〇〇〇人之數。這些軍隊不斷地和德人衝突；而在某一個時期內，則德人更以厭惡帶色的非洲軍隊之駐德爲詞，而對於協約國方，大加非議。當法國的軍隊剛剛開到這兒的時候，她的軍官便下令讓當地的市政機關替他們預備妓館。和他們同時開到的英國軍隊却沒有這樣的行動。因之，在名譽上，這着便對於法國很爲不利〔註一〕。

〔註一〕 Les Cahiers des Droits de L'Homme, October 15, 1927, P. 470.

無論協約國的軍隊怎麼縱容德人，後者對於他們總是時加白眼，因爲他們是客軍；他們所駐紮的地方是德國的領土。德國的人們對於這種辦法，深致不滿。他們的論據約爲下列二

者：一，留駐的軍隊總數共計有七五，〇〇〇人之多，致令當地的房屋頓覺供應不敷，而人滿之患，便因而加劇；二，協約各國得利用他們的軍隊，使當地的居民甘心和德國分離，自組來因共和國；三，外國軍隊的留駐有害德國的主權，萬難曲予容忍；四，留駐軍隊的開銷太大，殊非經濟之所許——自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七年，他們一共用去了三二八，〇〇〇，〇〇〇的金馬克。這筆款子雖然由德國支付；但是牠終歸是要由她的賠款總額扣除出來的，所以從這點上着想，這些軍隊的長此留駐，對於協約國那方面，也未爲得計，至於退軍的辦法，則留待下文【註一】，再行補敘。

【註一】請參閱第五一一頁。

對於「中立」和「暫占區域」的處置辦法，協約各國既已深感困難，有如上述；而對於一般的軍縮問題，則牠們尤爲解決無方，致陷進退維谷之境。按照和約的規定，德國共負有下列的三重義務：一，銷燬軍用品；二，全國的軍隊裁至一〇〇，〇〇〇人之數；三，全國的警察裁至和一九一三年的警察總數相等之數——德國的人口較前大增這一點，牠們也不肯略爲顧及。在歐戰以前，德國的政府並不直接管理警務。她也和美國一樣地將一切的警察都

分隸各地方機關。但是自一九一八年休戰以來，革命的事變和犯罪的行爲陡然激增，德政府便迫得添設了一些警察機關，由她直接管理。她的第一次添設的警察隊喚作 *Sicherheitspolizei*。他們的武備都很充足。所以過了不久，各協約國便對牠大加指摘，說牠是變相的軍隊，和和約所規定的軍縮辦法，顯然衝突，因而表示反對。牠的第二次添設的警察隊喚作 *Einwohnerwehr*，這乃是純屬地方的組織。在這時候，德國的革命空氣非常濃厚，所以協約國方面也不能不顧及她的危險，而稍示讓步。到了一九二〇年，牠們便在布倫 *Bonnlogna* 開了一個會議，結果定出下述的辦法：德政府得將她的警察增至一五〇，〇〇〇人之數；但她却須將上述的新設的警察隊取消，同時還須將一切的警務分由各地方機關管理。按照和約的規定，德國的軍隊須裁至一〇〇，〇〇〇人之數，上文已經說過了。以後各協約國在斯波 *Spa* 開會，准她將裁兵的期限往後展緩；但是同時又給了她一個警告。牠們說：假如期限屆至，而德國仍未將軍隊裁至這個數目，則牠們的軍隊便在「暫佔區域」之外，再加占其他的德國土地。至關於鎗燬軍用品一層，則德政府雖曾發布命令多條，遵照和約所規定的辦法辦理；但是在協約國方面看來，則仍是以爲她進行不力，營議紛紜。

此外、關於飛機的限制問題也時常發生雙方的爭議。按照和約的規定，德政府不得擁有任何種的軍用飛機；但是軍用和商用之間，分辨全無標準，而雙方之爭點因之也就叢生。以後爲排除這種爭點起見，德國便和各協約國商定了一種標準。這便是說：飛機的速度和力量假如到達某種程度以上，這架飛機就算是軍用飛機；未曾到達，便算是非軍用飛機。爲監督這種新辦法的實施起見，各協約國又組織了一個保證委員會 *Committee of Guarantees* 自從這個機關成立之後，一切的德國戰艦，飛機，和水手都要在牠這裏註冊。德國的人們對於這個機關的創設，也深覺厭惡。有一個作家寫道：「維持空中的戰鬥力乃是任何國家的基本權利。除了協約國這次對德辦法以外，自從有史以來，沒有一個主權的國家受過這種的限制」

【註一】。

【註一】 請參閱 *Bartz, W., Deutsche Luftrechtspolitik seit Versailles, p. 48.*

關於軍縮各條款的實施事宜，一切的職權均委之於那由各協約國合組的監理委員會 *Commissions of Control*。這種委員會共又分爲三種：一，陸軍監理委員會；二，海軍監理委員會；三，航空軍監理委員會。牠們的委員人數非常地多。現在就陸軍監理委員會來說

罷。牠一共含有委員一千人。他們這些人都是日夜以窺伺德國爲務的。不管他們所得的消息是真的還是假的，他們總是在相信：德國有意不遵和約的軍縮限制，因而監視很嚴。這種機關的設立，大遭德人的不滿。這是自然的了。所以有時他們爲緩和德國的民意起見，對於德國的偉人，也就特別縱容。在一九二三和一九二四之間，德國的軍防總長加索爾 *Caspar* 曾經兩度犯了他們的禁條；但是結果：他却逍遙法外，絲毫未受處分。在這方面，德政府始終未曾嚴守和約的規定。因此，法國的人們便很相信：德政府未無誠意履行和約所規定的各條件；而在積極的方面，她還背地增加軍隊，以爲整個地推翻該和約的準備。以後法國更以這一個爲理由，進占德國的魯爾 *Ruhr*。但是在另一方面，有些德國人和其他國籍的人却以爲：當德國的近鄰——指法國——拼命地充實軍備，而和約偏偏又要將德國的軍隊限制至不能自立的境地。這種辦法在實際上既然辦不動；而站在民族的觀點上，則尤欠健全。如果各協約國真的打算將德國在精神和物質兩方面的軍備，完全撤銷，則普遍的全歐軍縮乃是必需的。

賠款委員會的工作

德皇的處罰問題，限制軍備問題，和來因駐兵問題都是一些很難解決的問題，上文已經說過；但是駕乎這些一切之上的難題還要算是賠款問題。嚴格說來，前者不過是後者的附屬問題罷了。在和議成立後的五年當中，賠款委員會乃是歐洲各機關中的一個最重要的機關。按照原定的設計，這個委員會本來是應由法，英，美，意以及他協約國的代表組成的。以後美國不肯派遣代表出席，因之，這個委員會的中立性便隨而喪失殆盡。在由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五這幾年當中，英，法兩國爭掌這個委員會的大權，暗鬥不已。結果還是法國得了勝利。這個委員會的最初而又最大的任務便是德國的賠款實數的估定。這項任務限在一九二一年五月完成，總數一經確定之後，非經這個委員會全體一致的可決，和各參與國家政府的同意，不得增多或減少。此外，關於賠款的條款法文的解釋也是同樣地要以全委員的同意為必要的。因此，只要有一個國家從中作梗，則全盤計議便都盡成泡影。從經濟的觀點上說，賠款總數的延遲決定雖然或會對於協約國方為有利；但是從心理的觀點上說，則情形便不是這樣。因為這個數目一日不決定，則德國的命運的定讞便一日在空懸。在這種場合之下，德國

人那裏會刻苦工作呢？他們的生產越多，不是協約國所誅求的越甚嗎？

在和約告成的對下幾年當中，各協約國曾經召集過多次的會議。他們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不外下述二者：一，德國的賠款應該定爲多少？二，這個數目估定之後，牠們應用什麼手段強迫德國如數付償？在這些會議當中，有時德國被邀列席，有時却遭擯拒。就中能够得有結果的只那在一九二〇年舉行的斯波會議，這個會議所規定的賠款的分配比例如下：一，法國應得百分之五二·二，英國百份之二十二·三，比國百份之八·四，希臘，羅馬尼亞，和巨哥斯拉夫百份之六·五日本和葡萄牙各百份之六。

遠在一九二一年五月——賠款總數的估定期限——以前，各協約國便和德國發生過衝突。按照牠們的規定，在這時期尚未屆至以前，德國須支付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的金馬克，牠們的第一次衝突便是關於這點。在這時間當中，德國曾以煤產，車輛，以及其他的品物繳交各協約國。按照德政府的估計，牠以爲：這些品物至少要值二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所以，專以這一宗品物而論，實已足以抵銷她本年應付的賠款總數而有餘。但是協約國方面却以爲她的估價太高了。按照牠們的估計，除將這些品物抵折現金外，

她還欠牠們一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的金馬克。關於這種算法，德政府始終不肯承認；而在她們彼此當中，又缺乏一種仲裁的制度藉以排解糾紛，因而弄成僵局。以後到了一九二一年三月二十二日，賠款委員會便不顧德國的異議，而爲「德政府不履行賠款條件」的宣告了。

自從這種宣告業已實行之後，各協約國的輿論便陡趨激昂，不可嚮邇。各協約國的執政長官便爲了緩和民氣起見，而由魯意·喬治爲首，訓令他們的軍隊進占德國的土地，以示懲罰。到了一九二一年三月八日，他們的軍隊便奉令占領德國的杜易斯堡 Duisburg，杜塞爾多夫 Düsseldorf，和魯洛爾特 Ruhrort各處。此外，他們更在來因蘭一帶建立起高度的關稅。德國運往各協約國的貨物都要在這兒上稅。這些事實都產生在賠款總數估定前的兩個月當中。好多人都承認：這種辦法實含有不少的高壓性質。

在一九二一年四月廿七日，賠款委員會便將德國的賠款總數宣告出來。牠的數字爲一三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馬克——約爲三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元。這個數字較之各協約國所提出來的要求總數少了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元；但是較

之巴黎和會的專家所建議的總數却多出了三倍。在這個數目尚未確定之前，賠款委員會先將各協約國的要求收受進來，然後彙送德國，讓她逐一附加按語。等到德國業將這些原件繳回之後，這個委員會再依據她的按語，將各件的數碼酌減。這便是這個委員會確定賠款總數的手續。

賠款委員會雖然業將賠款的總數定出；但是牠却不曾令德國即時清償，同時也不曾令她擔負全部的利息。牠只作有下列的規定：德政府應發行三種公債。第一種叫作甲種公債。牠的總額定爲一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馬克。第二種叫種乙種公債。總額定爲三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馬克。第三種叫作丙種公債。總額定爲八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馬克——共爲一三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馬克。賠款委員會只令她先行發行甲乙二種公債；至於丙種公債則可俟之該委員會認爲德政府已有餘力的時候，然後發行。對於甲乙二種公債，德國政府須給息五釐，和儲起準備金一成。這兩項開支合爲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馬克——計爲一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元。按照這個計畫，德政府的每年的擔負計爲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馬克。對於這種擔負，賠款委員會

只令德政府支付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馬克；至於其餘的數目則由她的出口稅收——稅率定爲值百抽二六——抵銷。〔註一〕

〔註一〕請參閱第五章

上述的賠款總數雖然還是很大；但是較之各協約國的出版界諸人所要求的數目也就減少很多；即較之日後的道斯計畫所規定的數字也不過是稍多一點而已。所惜者只是：在這時候，賠款委員會並沒有切實的辦法，來幫助德國整理她的內國財政；而同時德國對於外國的幫助，也未必表示歡迎，所以弄成僵局。假如這兩層當時都能辦到，則按照倫敦會議所定的賠款數碼，德政府也不見得無力付償。在一九二一年的當時，協約各國只會提出上述的付償辦法，至於德國的經濟狀況如何，是否有力照辦，則概置不理。牠們只是很簡單地將下列二事通知德政府：一、德政府一共欠牠們多少債；二、在某個期間之內，假如德政府未能如數付償，則牠們便要對牠處罰；而這不幸的處罰辦法至終果見實行。綜觀全局，這種結果也很自然。

對於由一九二一至一九二四這幾年的歐洲局勢，假如我們想要窺個分曉，則我們對於一

般的經濟原理和外國貿易原理必要略知一二。我現在就在這兒帶着說說：從一個國家將大量的貨幣運到第二個國家原來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倘若我們在某幾年當中，打算繼續着這麼辦，則更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在現時的經濟界當中，這兒並沒存有一種國際的貨幣。德國的國幣是馬克。牠只能在德國通用；而不能在法國通用。假如我們不預先將牠兌換法郎——法國的國幣——則我們不能用牠來購買法國的貨物，這種兌換的行程便是一個很難解決的問題。當時的賠款問題之所以陷入僵局也就是因為這種難題從中作梗。假如德國想換得法國的法郎，則她必須令她的人民在外國工作；她的貨物在外國銷行。單純地將馬克兌換法郎本來是一件極其簡單的事情；但是假如所要兌換的數目非常地大，則難題可就馬上發生了。德國的對外信用本來是建築在下列的兩個條件上面的：一，由向外投資而得來的利潤；二，旅客在國內所開銷的費用。自從歐戰以來，第一個條件已經完全不存在了。所以在這個時候，假如她還想維持她的對外信用，則她只靠着她的對外貿易的發展。換一句話說，她一定要造成一種大量的出超；而從出超所得來的淨利還一定要和她所要付償的數目相等。這乃是一種必然的經濟法則。假如德國想要避免這種徑途，則她只可向外借債，和就將這筆新債抵償賠款

債務。但是在一九二四年的專家計畫尚未實施以前，美國却不肯借債給她。那末，德國的唯一希望還是只靠着她的對外貿易的發展了。但是她的對外貿易的能力也是要備具幾個一定的條件然後才能夠增長的。這些條件便是：一，她的內國工業的生產能力的猛進；二，各協約國樂意收受她的貨物。假如她想要增加她的生產能力，則她的工業必要重新組織起來，而她的軍事的基礎也就因之重新樹立。這乃是法國所深為畏懼的。假如她想要在國外尋找銷場，藉以清償她的債務，則協約各國的商業競爭者便要吃她的虧。這又協約各國——尤以英國為甚——所深為畏忌的。

這便是當時的似非而實是的實情。英、法二國都希望德國能夠付給她們的賠款；但是她們都不願意德國的工業重新振興，因為這麼一來，她的軍事的基礎便又重新樹立，而法國的安全也就發生問題了；她們都不願意德國的外國貿易重新發展，因為這麼一來，她的外國銷場便又重新恢復，而英國的經濟利益也就受有影響了。在這種場合之下，我們所努力的便是讓民衆們認清下列的事實：我們應該減輕德國的賠款數目；不然，便要剷除一切限制她的工業發展的障礙。協約各國想要保持着他們的餅餌，而同時還要任情大嚼，二利兼收，這是

不可能的。

現在我們再回到本題，談談一九二一年五月所規定的賠款付償辦法。當賠款委員會將賠款總數通知德國，而讓她承認的時候，她覺得這個數目太大，隨即提出抗議。但是各協約國却沒有許多的閑功夫和她打嘴架，經過幾次的會議以後，各該國的國務總理便定出下列的強硬辦法：假如德國不肯承認這筆賠款，則他們便要進占魯爾——德國的工業中心。

在五月十一日，他們將述明這種辦法的最後通牒送達德政府，德政府沒法可想，也就只可承認了。因此，魯爾的占領便延遲了二十個月。

自此以後，德政府便打算遵照他們的辦法，付償賠款。她的第一步工作便是「條約債務預算表」Treaty Obligation's Budget的草製。以後在一九二一年十月的時候，她又和法國在威斯巴登 Wiesbaden 簽訂了一個協約。這個協約規定：對於法國的戰爭災區，德國應運給貨物和材料，藉為重新改建之用；這些貨物和材料的價值可用以抵銷她的賠款債務。過了沒有多長的時候，德國的財政狀況忽又陷入一種很為危險的境地。她的國家稅收有限，而賠款的預算數目却很大，按照由一九二二至一九二三年度的預算表，她的虧空數目預計當達九〇，

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紙馬克之數。她當時的唯一補救辦法便是印行紙幣。以後因為她所發行的紙幣數目太大了，馬克的價值便大為跌落。在一九二一年正月，每四十五馬克值金元一元；到了十二月，竟變為每一百六十馬克值金元一元了。到了這步田地，德政府便只得通知各協約國道：本年的賠款付償期不久便要屆至，現在德國的財政情況很壞，恐怕未能如期支付賠款，要求協約各國特許予以展緩。協約各國目擊當時的實況，也就只可以答應了；但是牠們同時却提出下列的條件：德政府應即增加稅率，和進行其他的財政改良。

法軍占據魯爾

正當這個時候，法國的輿論忽又對德懷疑。他們不相信：德政府真的無力付償賠款；他們也不相信：德國的百姓們所擔負的賦稅像他們自己那麼重；他們更不相信：專為賠款的付償，德政府曾經廢過半分氣力，以圖其進展。他們對於白里安 Briand 的妥協政策，業已失卻信仰；而鎮日希望：以武力對付德國。到了一九二二年的正月，法總統彌勒安俯順輿情，便令普恩加齊出來組閣。普恩加齊生自洛林，向主國家主義；而在政見方面，則更是個強硬政

策的提倡者。在這時候，他向衆宣稱：「武力」乃是他們能夠促進德人覺悟的唯一東西。他說：德政府是有力付償賠款的，地現在之所以未能辦到這步的原故完全由於她缺少這麼辦的誠意。她既沒有誠意，那末，他們只可以起用「武力」了。

在法國的政治家當中，普恩加寶乃是個最爲玄妙最難猜透的一個人。有些作家將他和拿破侖相比擬；但是在外觀方面，他却是個身軀短小的文弱書生；是個心胸開朗絕無成見的記者。在諷刺畫上面，他也曾被人繪成一個頭帶尖頂盔手揮利刃的武人；但是在實際上，他却完全缺少武人的氣概——他的頭上時常帶着一頂絲製的高帽；而手上則提着一柄須臾不離的雨傘。他的相貌既不宏偉；而資望也不十分得人。簡單地說：他實在平凡得很。他的演說非常冷酷，而沒有意味。他很不容易接收外界的激刺。他沒有嗜好，也不稍從事於體育。他的每日的辦公時間定爲十四小時。他擁有一副尖銳的腦筋，一腔百折不撓的愛護法國的熱血；和一種一往無前堅毅有恒的魄力。有這三種特長，所以每當時局多事之秋，法國便將他起用出來，以資支柱。

在普恩加寶出秉國政的時候，德國的暫緩付償賠款的請求業已邀得賠款委員會的局部的

批准，所以一時他也不好翻案。他當時所採的策略便是：對於德政府意圖規避債務的行爲，大多加指摘。他當時所要提出的具體疑問便是：德國國民的賦稅擔負爲甚麼較之其他各協約國還低呢？正在這個時候，有一般經濟學家忽又另標新議道：德國的財政制度和賠款付償辦法都要重新改良；爲達到這兩個目的起見，德政府需要外債的扶助。賠款委員會受了他們的影響，便請了一批銀行家入德調查財政實況，看看他們願意不願意借債給德國。他們的調查報告是：在德國的賠款債務尙未充分確定，德國的新的財政制度尙未擬出以前，他們沒有法子借款給德國。經此之後，德國的借債希望便算完全放棄。到了這步田地，她只是一味拿馬克兌換外國的國幣，藉爲日後付償賠款的準備。但是以後過了不多的時候，馬克的價值便大跌特跌了。在一九二二年正月，每一六二馬克值金元一元；到了九月，每一，三〇三馬克值金元一元；到了十二月，竟跌至六，八六五馬克值金元一元了。至於馬克的跌價的原因則不出於下列二者：一，德政府爲和約所限，不能不日以馬克兌換外國的國幣，致令她的財政形勢的紛擾走入一種無法救濟的傾向；二，德政府爲規避賠款的付償義務起見，有意令她的外國信用墜落，致令協約各國無可藉口整討。在這兩個原因當中，究竟那個是當時的真正原

因，我也不敢武斷。我所敢說的只是：不出於此即出於彼罷了。在一九二二年七月馬克的跌價來得正兇的時候，德政府便通知賠款委員會道：她的財政差不多已陷絕境。現在只有請求賠款委員會將她的賠款付償期展緩至兩年之後——即至一九二四年年底。當時普恩加寶目擊德國的實情，態度也不好過爲強硬。他的主張便是：德政府的這種要求是可以准許的；但是她一定要向各債權國提供一種「生產的保證」(productive guarantees)。「生產的保證」的涵義便是：德政府此後能夠付償多少，便要付償多少，不得藉故規避。他的具體辦法便是：一，協約各國應收管來因蘭的進出口貨事宜；二，協約各國應占取德國的染料工廠的資本，約至百分之六十之譜；三，其他同樣的必要手段。對於這種強硬的手段，英國表示反對。她的理由是：這麼一來，德國的貨幣危機便會加劇；德國的工業的完整便會崩潰；而賠款的付償希望也就隨之而更會沒有把握了。英、法兩國的意見遠不相侔，全沒調停的餘地。所以等到她們在倫敦開會，討論賠款緩償的時候，便結果毫無，不歡而散了。

兩方的爭辯，一直延至年底，而仍舊沒有半分合致的希望。到了這個時候，普恩加寶便不顧一切地採用了一種武力政策。他的理論是：只有協約各國肯用武力壓迫德國，則德國萬

無無力付償賠款之理。因此，他便開始向德國尋釁，以爲他的出師藉口。關於現金的付償方面，賠款委員會業已批准德國的展期請求。此時他沒法推翻前案，所以他的目光便只可轉移到實物的繳付方面來了。過了不久的時候，他便發現出來：關於煤產和木料的繳付，德國未能履行她的全部義務。按照和約的規定，在一九二二年內，德國須繳出電線桿二〇〇，〇〇〇支。那時已經是十一月三十日了，她只繳出五九，〇〇〇支。在這時候，德政府通知賠款委員會道：這種的義務的尙未履行乃是不得已的，而「非故意」的。馬克的跌價致令雙方的運貨——指電線桿——契約發生問題。再過幾個星期，這些契約當可妥訂；而其餘的電線桿當可補繳了。到了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法國的委員便要求賠款委員會爲「德國不履行條件」的宣告。但是英國的委員却以爲這個問題乃是個無關宏旨的小問題，這種宣告應以其他較爲重要的問題爲宣告理由。英國的委員雖然力持異議；但賠款委員會却竟以多數委員的可決而實行法國的要求了。以後關於煤產和畜類的繳納，該委員會也有同樣的宣告。

這樣地，各協約國便認爲德政府違反和約的規定了。但是違反是違反了，牠們又該怎樣對付德國呢？該和約規定道：「假如德國故意地不履行和約上的義務，則各協約國得採取經

濟的和財政的對待手段；以及其他各關係政府按照當時情形所認為必要的手段。」根據這條規定，法國便和比國——英國沒有參與——派了一個「監理委員會」——簡稱 M. I. C. D.——進占魯爾。這是在一九二三年正月十一日實行的。魯爾的煤產和鐵產共占全德總數的百分之八十；而鐵路收入則占百分之七十。德政府聞耗之下，便向法國提出抗議。她說：法國的這種略地行爲乃是非法的。她只能和各協約國採取同樣的行動；而不能採取單獨的行動。這個抗議大為英國所贊同。美國對法國說：法國這次的行爲是沒有條約上的根據的，因此，德、法的爭議便應由仲裁了結。

在當初的時候，普恩加賚很相信：她們一占據魯爾，德政府馬上便會將及期賠款掃數清償。但是過了不久的時候，他便放棄了他的這種信仰。德國對於他的領域侵占行爲，大示反抗。因此他便只可將他所遣赴魯爾的討債企圖變為實際的侵占行爲了。法比兩國的軍事長官在魯爾隨即作有臨時占領的宣告。他們勒令當地的德國官員遵守他們的命令。舉凡一切印行反對他們的文章的人們都被擊交軍事法庭；特受軍法的裁判。

當時德國也很憤激。對於法，比二國，他們竟以應戰的行動相報。他們將一切的實物的

付償，完全停止。因此，賠款委員會便宣告：對於法，比二國，連一般的義務，德國也不履行了。同時魯爾的居民也採取了一種消極抵抗的政策，對待法，比的駐軍。他們對於後者的命令，概不服從。當地的電報局和電話局的人員都不肯替後者傳訊；報章雜誌也不肯刊載後者的命令。這種不合作運動的後臺老板乃是那高據柏林的德國政府。對於因此而坐致失業的德人，她給津貼；對於一切的爲法，比駐軍執役的行爲，她都禁止。在這時候，兩方各不相讓，儼然如已入戰爭中了！

法，比二國受了德國的這種待遇之後，勃然大怒。她們隨即採取了下列的手段：一，增派魯爾的駐軍；二，擴大占領的區域。當時的德國人對於法國，攻擊特重。他們說：法國有意藉着這個機會，進行種種的陰謀，唆令魯爾，來因蘭和德政府脫離而獨立。法國的駐軍不准德國人擁有軍火；但是對於當地的主張獨立運動的人們，却特予寬容——就算是進行軍事組織，也都全不過問。此外，法國的駐軍更將一切的鐵路管理交入後者之手。簡單說來，前者對於後者的運動，不獨不加裁制，又復百般獎勵，使之蔓延。

法國的駐軍因爲當地的德國鐵路員不肯和他們合作，便把這些人和這些人的眷屬逐出

魯爾境外。當時被逐的人數計達五，七〇〇人。這乃是在一九二三年實行的。此外，若將這個數目和其他因爲不肯服從他們的命令而被逐的人們算在一起，則總數當爲一四七，〇〇〇人。在某個軍事法庭當中，有好幾個很負盛名的德國的公司指導員被他們傳去審訊。結果都以阻撓軍事論，而被科監禁或罰金；至於監禁的年限則定爲由十年至十五年不等；罰金的總數則更進達數千萬馬克之多。以後日復一日，魯爾的德國市長差不多都讓法國的駐軍驅逐個乾淨了。

法，比兩國的軍隊既已穩占魯爾，他們的第二步功作便是：將當地的富源開發出來，移歸各該本國，藉以抵銷德國對於她們的賠款債務。在最初的時候，她們先頒布了一道禁令，禁止一切的貨物從魯爾運入德國內地。當時，一切的煤礦工人都拒絕發掘煤產；一切的鐵路人員都拒絕運輸貨物。在某個期間當中，法，比二國的企圖便算是稍受打擊，而未能進展裕如。以後有一七〇，〇〇〇個鐵路人員舉行罷工，各離職守。法，比兩國便趁了這個機會，讓他們的兵士——計有一二，五〇〇名——接手擔承這種工作。利用了這個手段，法國便得了不少的東西。她揚言道：在占據魯爾的第一年當中，她一共賺得淨利四八〇，〇〇〇，〇

○○紙法郎；但是過不了多少的時候，事實便告訴我們：沒有德國人的合作，魯爾的富源是不能夠盡量開發的。

對於法國的強占土地的行爲，德國一共廣續着反抗了六個月。六個月滿後，她便輟化了。在一九二三年八月的時候，德國的國務總理斯托拉斯曼博士 Dr. Shrosmann 宣稱：假如法國肯將魯爾的經濟的和行政的管理恢復原狀，和讓被逐的德國人重歸魯爾，則德政府便可以放棄了她的消極抵抗的行動。過了幾個星期之後，德政府便將一切的抵抗法國的命令掃數取銷，無條件地表示屈服。在這個短促的時期之內，法國便算是占了勝利。

自從德政府表示屈服以後，法國的駐魯爾的「監理委員會」便和當地的工業機關訂立了大批的協定。這些協定規定：後者應按照協定的時間向法，比二國繳付某種某種的貨物。因此，法國便頗能占到一點實際上的便宜。所以在道斯計畫尚未施實以前，她便死守這兒不去。

專就賠款付債一層而論，魯爾的占據反足以令這個問題更難解決——比在以前的任何時間當中都難解決。這個占據致令德國的財政完全崩解；致令德國的人民蒙受無限的艱苦。在一九二三年的正月，每一六，二四〇馬克值金元一元；但是到十一月，竟跌至每四，四六

〇，〇〇〇馬克值金元一元了。這種駭人聽聞的紙幣的充斥坐令一切儲蓄和債務完全消滅；全部的工業完全解體。在這種場合之下，一切商業的往還都是建築在投機的基礎上面的。食料的價格和土地的租金飛漲得天一般高；而一般指望定額薪金爲活的人們則竟有絕食之虞，困苦不堪言狀。此外，德國的慘況又復影響到歐洲的其他部份。

至以法國方面而言，則她雖然得了一種精神上的勝利，雖然能夠將她的世仇陷入苦境；但是她的本身却不見得是不受損失的。在她占據魯爾的期間當中，法郎的跌價鬧得非常地兇，因之引起了一場金融的恐慌。關於這點，我在以下再來詳論，暫且按下不提。此外，在這個期間當中，她所得到的煤產總額只能等於她在一九二二年所領得的總額的四份之一。總之，她的這種勝利將法，德的惡感，又復加了一重；致令當日的歐洲又復戰雲密布，天日黯然。這也是我們所不能否認的。

本章的參考書

Allen, H. T., *The Rhineland Occupation*,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1927.

- Bass, J. F. and Moulton, H. G. *America and the Balance Sheet of Europe*. New York, Ronald Press, 1921.
- Bergmann, O. *The History of Reparations*, London, Benn, 1927.
- Greer, G. *The Ruhr—Lorraine Industrial Problem*, New York, Macmillan, 1925. Chaps IV. V. VI. VII.
- Keynes, J. M. *A Revision of the Treaty*. New York, Harcourt, 1922.
- Moulton, H. G. and McGuire, G. E. *Germany's Capacity to Pay*, New York, McGraw-Hill, 1923.
- Schacht, H. *The Stabilization of the Mark*, New York, Doubleday, 1927.
- Simonds, Frank. *How Europe Made Peace Without America*, New York, Doubleday, 1927.
- Toynbee, A. J. *Surve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20—1923*.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5.

第四章 法蘭西的安全

在巴黎和會當中，法國提出了兩個要求：一，組織軍事同盟，藉以防德；二，吞併來因蘭。這都是她預防德國的武力重興的辦法；但是在這方面，她却未能得有成功，因此，她的心裏仍舊是惴惴不安，而到了一九二三年正月，便有了占據魯爾的事件發生。在相當的程度之內，她的這種行動是以掠奪德國的經濟富源爲目的的。此外，她更想藉此而令英國安然就範。她所期望於英國的便是：和她合作，保證來因左岸之永不爲德國所利用，以進行後者的軍事行動。據我看來，她的駕乎這二者之上的大目的恐怕還是：向德國示威，讓德國知道和約上的義務是沒法規避的。

歐洲的政府是分爲好幾個互相競爭的集團的。這個集團和那個集團互相傾軋；而同時更互相威嚇。這乃是歐洲各政府心目中的歐洲局勢；而尤其是法國政府心目中的歐洲局勢。自

從很古，直至現在，歐洲的國際關係乃是建築在「勢力平衡」這個原則上面的。將全世界分為一些在軍事上和經濟上勢力完全相等的國家是不可能的企圖。因此，為防止一個單獨的國家指揮一切起見，各個國家便只可互相拉攏地把牠們自己組成幾個互相對峙的同盟了。在一八一五至一九一四這些年當中，歐洲一共存有二十多個同盟。到了一八七一年，德意志帝國組織告成，因之國際的角逐場上又多添一位老官。自從德國曾經一度向俄國暗送秋波以後，她最終却決定和奧匈帝國，意大利結為同盟了。因此，在一八八二年，便有所謂三角同盟 Triple Alliance 的出現。這個同盟一直到了歐戰爆發然後解散。在另一方面，法國為了力謀她自身的安全起見也就不敢孑然孤立。在一八九二年，她和俄皇締結了一個同盟；在一九〇四年，她和英國成立了一種不甚確定的協商關係。這便是戰前的歐洲局勢。到了一九一七年，這種局勢便發生了一種突如其來的變動。這便是：一，俄皇忽被打倒；二，俄國退出戰團；三，布爾塞維克黨政府成立；四，布爾塞維克黨政府宣言否認一切的舊有義務，和促進世界革命。在這個時候以前，俄國是協約國的同盟國；到了這個時候，她却變成她們的敵人了！法國人相信——直至現在還相信：德，俄二國必有互相提携打成一片之一日；這麼一

來，她們便會將凡爾賽和約推翻，而蔚爲全歐的霸主了。

經過一九一八年的休戰之後，法國雖然算是占了勝利；但是顧瞻前途，她卻仍舊是不寒而慄，時有戒心。經此之後，德國雖然失去了不少的土地；但是她的人口卻仍舊是比法國的多。現在法國再不能依靠俄國了。假如她長此地孑然孤立，則等到她那世仇——德國——重興過來之後，她便要吃虧了。她相信：保持「勢力平衡」乃是外交上不祧的原則；她相信：德國乃是她的不可和解的世仇。因此，她的對外政策便只可抱定了下列的幾個綱領：一，令德國日趨弱，無力圖強；二，和別的國家，另訂新的盟約，藉以抵銷德國在人口方面的優勢。此外，她更採取了一種長期的募兵制；要求國際聯盟組織國際軍；惠德英，美兩國保障世界和平。

在最近的期間當中，她對於德國的駭怕還不能算是十分利害，因爲在和約的規限之下，德國還不能够作有擴張軍備的企圖；而同時來因蘭一帶則又操在協約國駐軍之手。因此，她尚能從容不迫地尋找她的新同盟。在現在的形勢之下，她的新同盟自然只可尋之於備具下列各條件的國家當中了：一，最近占過德國的便宜；二，從前受過德國的欺負；或是三，現在

深權德國的重興。

在這些國家當中，最先蒙受法國的注意的便是那小小的比國。比國的面積很少；而又介居諸強國當中，所以時有橫被侵略之虞。因此，在一八三九年，她便取得國際條約上的中立保障。在一九一四年，德國蔑視條件上的限制；而悍然進侵她的領土。處於犄角當車的地位之下，她竟很武勇地抵抗德國。因此，在巴黎和會當中，她便很能博得列強的注意和尊重。關於她和德國的關係，和約規定如下：一，比國的戰債由德國代為付償；二，德國應將鄰近比國邊界的歐本Eupen，馬耳美第Malmédy化為非軍事區域；至於當地的主權誰屬問題則由當地的居民投票表決。以後投票結果：比國勝利，德國便向國際聯盟提出抗議。她說：這次的投票辦得很不公平；但是國際聯盟卻充耳不聞地將這些地方劃給比國。

在巴黎和會當中，比國更想從荷蘭的領土裏，攫取一些新的領土。靈堡Limbourg的部份的主權本來是屬之荷蘭的；但是在這時候，比國卻以維持她的經濟的和國防的利益為詞，要求完全歸她領有。她說：這麼一來，她便可以將穆司Meuse和來因運河聯成一起。有些比國人更要求：斯刻爾德河Scheldt的左岸也應劃歸比國。他們的理由是：一，這個河流和安

特衛普 Antwerp 息息相關；二，不如此則這個河流的航程便覺難於改善。在現在的時候，這個河流的兩岸均存有四十哩的荷蘭領域。一八三九年的條約規定：這個河流應由荷，比二國聯合管理；但根據以後的事實，比國卻很不以這樣的規定爲然。她責備荷蘭道：這個河流的改善會爲荷蘭所延誤，因之，鹿特丹 Rotterdam——荷蘭的城鎮——便占了安特衛普——比國的城鎮——的不少的便宜。在巴黎和會正在舉行的期間當中，她們兩國曾試行過好幾次的交涉；但是沒有什麼結果。她們的主要爭論乃在維靈戎海岔 Wielingen 的法律地位的規定。這個海岔乃是由斯刻爾德河直達於海的一個支流。她們彼此之間，既未能得有一種意見上的合致。所以，在一九二五年的時候，她們雖然簽訂了一個條約；但是對於維靈戎海岔問題，這個條約卻隻字未提。牠只是規定：斯刻爾特河應由雙方聯合管理。從荷蘭人的眼光看來，比國的勢力又藉此增加不少。因此，對於這個條約，比國的議會雖然批准；而荷蘭的議會卻持着一種反對的態度——在一九二七年，她的上議院竟爲否決的決議。她們雙方雖然仍舊繼續交涉；但是直至現在，這個問題仍舊成爲荷，比間的懸案。在這種場合之下，假如比國能夠和法國訂爲同盟，則她的要求自當較前爲更有力量。

在巴黎和會閉幕未久的時候，法比和盧森堡又演了一齣三角追逐的活劇。牠和法國的安全問題也有相當的關係。在歐戰以前，盧森堡本來是個獨立國。只是在關於鐵路的協議當中，她和德國成立了一種「關稅聯合」——這便是：對於德，盧的相互的進出口貨，彼此均不徵收關稅。及至凡爾賽和約成立之後，她們的這種關係便斷然中止了。盧森堡的鋼鐵業純靠入口的煤產而維持；所以在她和德國繼續這種關係之後，她便要 and 別一個國家成立一種同樣的聯合，因為地理上的特殊關係，德國的遞補者便只有法國和比國。在一九一九年，盧森堡召集了一個全民大選會。在這個會當中，他們擇定下列二項：一，仍舊擁護舊主；二，和法國成立關稅聯合。比國聞訊之下，便採取了一種進攻的態度，而和盧森堡繼續國交，從經濟的觀點上看，法國本來是很樂意和盧森堡成立這種關係的；但是從政治的觀點上看，她卻要和比國締結一種同盟。這時美國的參議院正在否決凡爾賽和約，因此，她對於後一種的要求越發較前加劇。爲了達到這個目的起見，她竟拒絕了盧森堡的請求，藉以維持比法間的友好關係。盧森堡受了法國的這種拒絕之後，她便只可和比國重開交涉了。這樣地，在一九二一年七月，她使和比國訂立了一個條約，確定關稅聯合的相互關係。

在這個條約尚未簽訂的前幾個月——一九二一年九月——法國便和比國成立了一個軍事協約；內容略爲：在任何一方蒙受他國的侵犯的時候，他之一方應舉兵幫助迎敵。在一八三九年，比國的中立本來是受有國際條約上的擔保的，所以在法律上，她便不能和任何國家訂立軍事協約。但是自歐戰爆發和約成立之後，這種國際條約便自然而地喪失了効力。因此，她的這種行動便成爲合法的了。按照國際聯盟約章的規定，一切的國際條約均須在日尼瓦註冊，方爲有効；但是法，比二國卻不肯將這種協約的全文公布於世。她們只簡單地向國際聯盟註冊道：她們兩國業已成立了一種含有上述性質的諒解；這種諒解的目的不外保障國際聯盟約章上所規定的「和平」和「安全」。其實她們的協約卻明白規定：假如德國侵犯法國，比國應即舉兵幫助法國；侵犯比國，法國也要採取同樣的行動。此外，對於各方所應採取的軍事步驟，也有縝密的規定。這乃是法國的「安全鍊子」上的第一個連環。

法，比間的勾結雖然這麼強固；但是她們在種族上和經濟上的利益衝突卻讓她們的友好關係受有相當的影響。在歐戰以前，來因蘭和安特衛普間的貿易是自由的——即免徵關稅之謂。但是在歐戰告終以後，法國却在來因蘭的邊界上，樹立起一個稅關。她規定：一切由來

因蘭運往安特衛普的貨物都要繳納一種附加稅。這樣一來，來因蘭和法國間的貿易便可以增加了。這便是法國所要完成的目的。以後對於這種附加稅，比國的人民反對得非常熱烈。因此，法國也就表示讓步，而將牠取消。此外，為增進兩國間的貿易起見，法國又和比國訂了一些經濟協約，將往來比，法間的某幾種貨物的關稅完全豁免。但是比國的人民却很不贊成這種協約。他們恐怕：從此法國在比的勢力便會逐漸增加。因此，負責締訂這個協約的內閣便為了失却人民的擁護而塌臺。至於比國的商人們，則更以為：比，法間的財政已經太密切了。在這方面，他們不願意看見比國變成法國的附庸。

在比國的人民當中，有一部份是使用法蘭德斯文字的。對於比，法間的經濟上的聯絡和軍事上的勾結，他們都時加反對。換言之，對於一切舉凡能夠增加法文在比國的勢力的協約，他們都反對。除了這些人之外，還有一部份的比國人是使用法文的。這些人大都集居華龍斯 Walouws。在某個時期之內，這兩大部份人發生過很劇烈的爭鬥；而根脫大學 Universi-ty of Ghent的文字採用問題則尤為雙方的爭論焦點。到了一九二七年十一月，法蘭德斯派的議員便對於比，法的軍事協約大加攻擊【註一】。

[註1] Le Temps, November 17, 1927.

法國的第二個聯盟乃是波蘭。對於波蘭的歷史，我在下文，再當詳論，暫且擱置不提。現時讀者所要知道的只是：這個新波蘭乃是巴黎和會的產品。這麼辦的目的不外下列二者：一，滿足波蘭的民族自決的狂熱；二，讓她成爲一個「介乎兩大之間的緩衝國」*buffer state*，俾德、俄的交通發生障礙。在她這次所得到的土地當中，有些土地乃是「非波蘭的」；而是德國的。她并未能得有一種天然的邊界。從她的國防的觀點上着想，她是很應該和法國勾結起來的。這麼一來，當德國或俄國欺負她的時候，法國便會幫她的忙。在一九二〇年她和俄國的戰役發生。在這時候，她還未和法國成立任何種的軍事協約；但是法國却不顧一切地舉兵相助。到了一九二一年正月，她便和法國成立了一種協約；內容略爲：一，她們倆應保持着凡爾賽和約和國際聯盟約章的精神，在一切的與國際關係有關的外交策政方面，採取同一的行動；二，假如不幸而事與願違，兩國當中的任何一國蒙受第三國的無端的侵犯，則其他一國便應該舉兵相助，藉以維護彼此的領土的和正當利益的安全。以後她們兩國又訂立了一個經濟協約；內容略爲：一，在彼此的貿易當中，改徵互惠的低度關稅；二，法國以四〇

〇，〇〇〇，〇〇〇法郎的鉅款借給波蘭。

英法關係

在這時候，法國還想和英國拉攏，藉以恢復她們倆在一九一九年的關係。法國在歐戰以前和歐戰當中的外交政策都是建築在「誠摯協商」Entente Cordiale 上面的。英國雖然爲了這個「誠摯協商」的存在，而毅然幫助法國，卷入歐戰的漩渦；但是這個「誠摯協商」所採取的方式却非常的空洞。更正確一點說，牠只是一紙的滑頭宣言。因此，法國對牠便頗爲不滿。她希望：英國能夠更進一步地將這個協商變成一個明白規定的公開的「防守同盟」。在一九一九年，英，法，美三國同盟的建議曾經曇花一現。在這種建議之下，魯意·喬治曾經答應法國的上述的要求。以後因爲美國國會拒絕批准這個建議，而垂成之功又復墮於一旦。由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二的那年當中，美總統哈丁 Harding 召集華盛頓海軍會議。在這個會議裏面，英，法的友好關係又復受有相當的打擊。這便是：關於潛水艇的限制問題，英，法之間，發生了一種很熱烈的爭議。在這個會議一開幕的時候，法國便吃了一個虧。在戰艦的比

例數當中，她只得承認：她和英，美之比定爲五比一·六七。她以爲：這種規定是很欠公允的。她的理由是：當歐戰正酣的時候，她爲環境所迫，未能擴張海軍；而英國則趁着這個時機，大造戰艦，因此，在這方面，她才蹉乎落後。以後英國又提出了禁製潛水艇的提案，她便更覺難堪，而不禁勃然震怒。她以爲：英國的這種提案是極端地自私的，因爲潛水艇的建製費很低，至易籌辦，牠乃是海上的唯一防守利器。她接收了這個提案便無異於向英投降，無異於降低自己在歐洲的地位。當美國國務卿許士 Charles Evans Hughes 發表贊助英方提案的時候，她便認爲：英，美蔑視法國。她認爲：在法國受其他國家侵犯的時候，英，美二國既不肯答應對她援助；而反在消極的方面，企圖讓法國繳械，讓她成爲一個無力自衛的國家。從此可見：華盛頓會議的召集，對於英，法的關係，頗有不良的影響；而魯爾問題則又促進了雙方的裂痕，而使之更形露骨。

當出席華盛頓會議的英，法代表正在互相傾軋的時候，她們的其他代表却在倫敦爲了促進兩國聯盟的關係，而交換意見。在這些交涉當中，法國不願意再見一九一九的英，法條約之復活。她以爲：這個條約乃是單方的，將她的地位降低的條約。此外，牠的規定範圍也嫌

太窄。這便是：她所保障的只限於法國的領土；而牠所防禦的侵略者則只限於德國。法國的駐倫敦大使奧拉爾伯爵 Count de St. Aulaire 很不客氣地承認：德國侵犯法國的可能性實在是很低；但是法國既然與波蘭訂立防守同盟。假如德國一旦侵犯波蘭，則法國自然是不能袖手旁觀的。所以，為保障法國的安全起見，英國一定要答應：假如德、波間發生戰爭，則英國也要出兵助波。但是英國却沒有意向來擔承這種義務。在英國的心目中，波蘭並沒有什麼可重視的；實際說來，她不過是法國的被保護國。爲了她的存在，英國在波羅的海的勢力反被影響。因此，雙方的交涉延長，漫無結果。到了一九二二年正月，協約各國又在格來西 Clarendon 開了一個會議。一切的聯盟問題都充分地在這兒討論；但是因爲彼此們的差點無可調停，結果也不過是徒勞唇舌。過了這個時候，法國又把普恩加寶捧上了台，讓他和英國繼續交涉；但是他也沒有得到什麼成績。以後交涉失敗，而法國又復不顧「誠摯協商」的規定，而單獨占據魯爾，英、法的關係便更形疏遠了。這件事實告訴我們：法國已經日趨強固，而可以蔑視英國的助力了。

中部和東南部的歐洲

在法軍占據魯爾的那年當中，法國向巨哥斯拉夫，羅馬尼亞和波蘭三國建議：法國允以鉅款借與她們；而她們也就用這些款項在法國購買軍火。對於這個建議，羅馬尼亞表示拒絕；而其他的兩國却表示接受。

在一九二四年正月，法國和捷克斯洛伐基——又是一個以中歐強國的領土締成的新國——簽訂了一個協約。內容略爲：一，舉凡一切與彼此的安全和平有關的外交政策必須互相諮詢之後方得採用；二，當彼此的利益蒙受第三國的侵害恫嚇的時候，彼此應採用一種協定的步驟；三，在德，奧二國意圖聯合爲一的時候，和在德國或奧國意圖恢復前朝的時候，彼此須互相諮詢，然後採行應付的辦法；四，彼此以國際聯盟約章所規定的原則爲依據，將一切的爭議付諸仲裁。在魯爾鬧得正兇的時候，而法國竟和捷克斯洛伐基成立了這麼一個協約，因此，一時謠諑紛傳，羣情大惑。有些人說：捷克斯洛伐基有意侵犯德國，因此，她便將一切的軍隊劃歸法人指揮。但是這兩國的政府却對此大加否認。她們聲稱：她們彼此間並未成立有類似比，法間的軍事協約的協約。

魯爾的占據乃是法國的安全政策的自然結果。至於牠的經濟影響，則留待下文，再來討論。我以爲：專就法國的安全而言，這種辦法已經覺得不妥。這種占據土地的行爲乃是戰爭復活的表现，因此，永久的和平協定便隨之而益形絕望。這乃是法政府和她的人民所必不會忽略的事實。此外，在進行占據魯爾之前，她並未曾向英國徵求同意。這又是和法國的傳統的外交政策——和各國結成聯合戰線防德國乃是她的傳統的外交政策——相反的。這次法國僅以和約爲法律的根據，不求英國的合作，而逕行採取處罰德國的行動，對於英，法的前此成立的諒解，破壞無遺。因此當法國退出魯爾的時候，她便覺得：較之從前，她自己更形孤立了。她的唯一的聯盟只有比國，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基三個小國。

我們試問：這些聯盟靠得住嗎？她們彼此間的協約是同樣地互利的嗎？對於這些問題，法國的人們不久便發生懷疑。比國的人口只有七，五〇〇，〇〇〇人之數。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基的軍隊總額雖然比較比國爲大；但是法國和她們所訂的協約却太過側重她們的利益了。她們的領土都是從中歐的強國掠奪過來的；而同時波蘭邊界的釐定則又未能和民族自決的原則相符。因此，她們是很容易被其他的國家侵犯的；而法國却偏偏擔承了爲她們防守土地

重責。奧拉爾大使說：假如法國被他國侵犯，固然她們也答應舉兵助法；但是法國却不大會有這種事情發生的。總而言之，這些協約以很重大的責任，加於法國；而在另一方，她所因此而得到的利益却非常地小。在歐戰以後，法國的重責乃在凡爾賽和約的維護。爲達到這個目的起見，她不惜以武力壓迫德國。這種重責是她沒法規避的。但是自從上述的協約締成之後，她的擔負又加重了不少。這便是說：自此以後，她幾乎爲全歐的新立小國，負起守土之責了。此外，她的這種行動更引起了其他國家的懷疑；而促成了她們的團結和諒解。結果：在一九二六年，德國便和俄國成立了一個互不侵犯的協約；在相去不遠的時間當中，意大利也和匈牙利，亞爾巴尼亞，西班牙各國成立了大批的協約。在一九二八年春季，波蘭的國務總理薩列斯基 Zalski 遊歷羅馬，因之，波，意訂爲聯盟的謠傳也就一時大盛〔註一〕。簡單一句話：法國的這種外交簡直讓戰前的「勢力平衡」制又再死灰復燃了。其他的國家既然對她懷疑，所以她們爲防患未然起見，便以規定仲裁辦法爲名，而成立了很多共禦公敵的協約。在這個時候，德國的領土既被別人占據，四週滿布陰相勾結的敵人；而同時她的軍備又復嚴受限制，她的對法懷疑的態度又怎能不與日俱增呢？從這些一切，可見法國的這種行爲實在是

和國際聯盟的理想大相徑庭的啊！到了這步田地，便有些法國的作家大倡異議道：法國的安全政策乃是建築在一種不穩當的基石上面的。隨聲附和的更有一般商人。他們說：在歐戰以前，德國只把法國看爲英，俄二國的傀儡。她們彼此之間並沒存有什麼不可解的深仇。從經濟的觀點上說，她們倆的合作是必須的，因爲只有這樣，她們的相互的興盛才能有望〔註二〕。以後德，法間的關係竟因這般人的吹噓而漸仍接近。最終：法國竟接收了德國的要求，而和她訂立了一種互不侵犯的協約。這種協約日後形成羅加諾協約的一部份。關於這點，我在下章，再當詳論。

【註一】 *Le Temps*, April 22, 1928, p. 4.

【註二】 G. Fabre-Luce, A. Locarno: *The Reality*, p. 100.

法國對於這種方式的協約和國際聯盟的手段，雖然俱有相當的信賴；但是想因此而令她盡改她從前的聯盟政策，無論如何是萬辦不到的。

在法國業已加入羅加諾協約的後兩年當中，她又和羅馬尼亞，巨哥斯拉夫兩個分別立成了一種協約。這次所締訂的協約便和她從前和比，波兩國所締訂的協約大不相同了。她和羅

馬尼亞所締訂的協約是在一九二六年六月告成的。在這個協約當中，我們第一次得見法國的非戰態度。牠的內容略爲：一，假如兩國中的任何一國受其他國家的侵犯，則他之一方不應參加這種侵犯；但這種規定却以下列的兩個條件爲限：(甲)被侵犯國的行動乃是純以保衛她自身的正當利益爲目的的；(乙)她的行動乃是以國際聯盟的決議爲根據的。二，假如兩國間遇有爭議，而同時關於這種爭議的調解，國際聯盟又復未能得有全體一致的決議，則兩國當保留對彼此宣戰的權利。三，假如兩國中的一國受有其他國家的無端的侵犯，則兩國應就彼此的行動上互相諮詢，藉以維持雙方的正當利益，和凡爾賽和約所規定的現狀。這種規定在不違反國際聯盟約章所規定之範圍內爲有效。四，假如歐洲各國的法律地位遇有企圖變更的事件發生，兩國應採同一的行動；但是雙方仍須服從國際聯盟的理事會或大會的決議〔註一〕。五，在國際聯盟約章的監臨之下，這個協約的任何一部份均不得爲有害於任何一方面的權利義務的解釋。在另一方面，羅馬尼亞又和俄羅斯締訂了一個協約，明定彼此均不得引起含有侵略性質的戰爭。

【註一】 這個協約是否含有國際聯盟約章第十五款的規定在內實屬一至有興味的疑問。

除此以外，法國更和羅馬尼亞成立有其他的協約。這些協約規定：她們彼此間的爭議非交由調解委員會調解，即交由彼此認定的法庭依法裁判。她們因此樹立了一個永遠的調解委員會；委員額數定為五人。對於法庭的裁判，她們彼此均有絕對服從的義務；但是對於這個委員會的調解，她們却不一定要接收。萬一她們不肯接收這種調解，則她們的爭議便應交由國際聯盟，依國際聯盟約章的條文處斷。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一日，法國又和巨哥斯拉夫締訂了一個和這大同小異的協約。

對於這些協約的性質，有許多人認不清楚。他們以為：牠們也是含有舊日的聯盟性質的。這乃是一種普遍的錯誤。假如我們能夠平心靜氣將牠們和那在歐戰剛告結束後所訂定的比，法和波，法的協約比較一下，則牠們當中實留有一種演化的痕跡。牠們的異點略如下述：一，後者含有軍事協約的性質，而前者對於這層却無半字提及。二，前者往往以彼此在國際聯盟約章之下的義務為言。三，此外，對於爭議的解決，後者多側重和平調解，而痛斥戰爭。當法國和羅馬尼亞對於某個敵國發生是否應取攻勢的問題的時候，她們須先將她們的爭議交由國際聯盟公斷。因此，只有當下列的兩個條件完全成立的時候，她們才會發生戰

事：(甲)她們的爭議業無調解的希望，(乙)她們受有其他國家的侵犯。從這些事實看來，我們可以說：對於國際聯盟約章的不確定的制裁權威，這些協約曾予以相當的補助，因為這些協約尊重日內瓦的調解而蔑視武力。

當古德魯爾的事件發生的時候，法國并未向任何的國際法庭對德控告，而竟悍然採取軍事行動。但是在上述的協約當中，對於爭議的解決步驟，她却極力保持和平。假如我們將這兩個事實比較一下，則我們總不能不承認：她的安全概念業已較前進步一籌。

自由地帶的爭議

在法國的安全問題當中，她和瑞士關於「自由地帶」的爭議也很占有重要的地位。在經濟方面，瑞士的日內瓦乃是靠着法國的附近區域以圖存的。遠在一九二〇年的時候，她們便成立了不少的協約，將這兒的法國區域變成中立地帶。在一九二〇年以前，在這些地帶當中，她們彼此間的貿易都是免徵關稅的。這些地帶雖然存有部份的中立性質；但是當歐洲發生戰爭的時候，為保持當地的中立免為其他國家所乘起見，瑞士却得派遣軍隊通過這個地帶

【註1】。

【註1】 Art. 79, 92 Act of the Congress of Vienna, June 9, 1915.

在歐戰正在進行的時候，法國的軍事總部便爲了策略的便利起見而要求法政府將中立地帶的規定即時廢止。因爲這個以及其他的原故，凡爾賽和約便有下列的規定：這種中立地帶的規定已與現狀不符，應由法，瑞另定新約。經過雙方的長期間的交涉以後，到了一九二二年八月，牠們便成立了一個新約，將舊有的「中立地帶」宣告廢止。在這時候，瑞士很想在國際聯盟博得相當的地位，所以在這方面，她便不能不稍作讓步。遠在一八一五年的時候，她的中立地位乃是受有國際間的保障的。到了現在，她仍舊不想失去這種的地位，因此，她便很想加入國際聯盟。經過雙方的交涉之後，她竟肯將薩伏衣 Savoy 讓出，化爲「非中立地帶」。這便是她往這方面走的第一步。以後瑞士發表了一個政府宣言；內容略謂：瑞士不得參加任何的侵略行動；同時也不得令任何國家的軍隊經過她的領土。在國際聯盟業已接收她的這個宣言，和她業已成爲國際聯盟的會員之後，她的對法讓步的態度隨卽爲之一變。在這個宣言的規定之下，對於國際聯盟約章第十六款的「杯葛」規定，她自然還得遵守。到了這個時候，

她在國際聯盟當中的地位雖然確定；但是法國對於她的壓迫却未因而中止。

按照瑞士國憲的規定，舉凡一切時効在十五年以上的國際條約，經過三〇，〇〇〇國民的要求之後，便須由全國國民投票可決，方為有效。關於上述的法·瑞新約，她的人民便作有這樣的要求；結果：原案經絕對大多數的否決而被推翻。在她的人民當中，反對這個原案最力的便是她那原籍德國的人民。在這時候，法國正在占據魯爾，所以他們的排法心情，便更加狂熱。

對於瑞士的這種行動，普恩加查深致不滿。因此，瑞士的人民儘管不承認這個新約；但是法國的國會却將她批准，而仍舊視為有效。在法國的邊界當中，她竟樹立了一個稅關，因此，前此所謂「中立地帶」也者便無形取消了。對於法國的這種行為，瑞士政府隨即提出抗議；但是文件往還，迄無結果，以後黑里歐 Herriot 的穩和派政府成立，法國便答應將她們彼此間的爭議移付國際法庭公斷。她們所要解決的疑問不外：從前的「中立地帶」的規定是不是爲了凡爾賽和約的成立而自然消滅呢？按照現在的實情，瑞士是不是有接收新約的必要呢？在這個爭議尚未決判之前，她們答應暫維現狀。在一九二五年三月，瑞士政府便將這種

的仲裁協約批准；但是法國的議會却遲至一九二八年春季才將牠批准。在同年五月，這個爭議便移交海牙國際法庭，依法公斷。

本章的參考書

- Miller, D. H. *The Geneva Protocol*. New York, Macmillan, 1925 (chap. 4).
- Mitrany, D. *The Problem of International Sanction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5.
- Wheeler-Bennett, T. W. and Langermann, F. E. *Information on the Program of Security (1917—1926)*.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27.
- Williams, B. *State Security and the League of Nation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1927.

第五章 專家計畫

法國的安全概念既已變更，所以她對於賠款的態度也就跟着變更。這乃是一種顯而易見的事實。在一九二三年正月，她出兵進占魯爾。結果：她掠得大量的資財；而同時德國還只可對她屈服。影響所及，德國的財政陷入破產的情形，而一切的經濟的和社會的制度也都因而崩潰。凡此種種都是法國所引以自豪的；但是在另一方面，她的自身也因此而蒙有相當的損失：第一是法郎的跌價；第二便是她的民心爲了中立派論調之勃興和德，法惡感之加劇，而頓形動搖。因此，在一九二四年五月的選舉當中，普恩加賽便爲了乏人擁護的原故，而遽爾下臺。

在一年以前，比國會費過一番功夫，想把英，法的舊好，重新恢復起來，藉圖賠款問題的及時解決。當她們正在文件往還，交換意見的時候，另組專家委員會從事於該問題的調查

這個新意見又恰巧應時而生。美國務卿許士在他的一九二二年十二月的演說詞裏面，便透露出了這個意見。在這時候，英，法的成見很深，全無妥協的餘地，所以這個意見的提出並未產生什麼結果。以後德國也加入這個問題的討論了。在一九二三年五月，她建議：將這個問題交由一個由專家組成的國際機關解決，到了九月，英國便根據她的這個建設，而請求美，法二國各派專員合組這個機關。對於這個請求，美國表示可以接收；而法國却躊躇不決地提出了一些條件。她說：這個機關的職務只可限於德國目前的付償能力的調查；而不能涉及賠款總額的釐定，因為賠款總額業在一九二一年五月一日定為一三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馬克了，這時不應再改。對於這種條件，美國表示不能接收。她以為：有了這些限制，上述的機關便沒有組織的價值了。

正在這個時候，普恩加齊的不妥協政策忽又備受法人的厭惡。這時法國的金融情形已入危險之境，而有待於外力的救助。因此，法政府便只得取銷前議，而接收了英國的辦法——文字上稍作修改。到了一九二三年十一月，賠款委員會便聘請各國專家，組成兩個委員會。第一個委員會的職務在圖德國預算的均衡，和貨幣行市的穩定；第二個委員會的任務在調查

德國的海外流出资本，和將這些資本收回本國的辦法。到於德國的付償能力則滿未提及。但是第一個委員會既要幫助德國造出均衡的預算，付償問題自然也就包括在內。這樣地，美政府才肯答應參加，但是她的參加却是非正式的。她所派出的專員計有奧文 Owen D. Young，亨利·魯濱孫 Henry W. Robinson，和查理·道斯 Charles G. Dawes。

在由一九二四年正月至四月之間，這兩個委員會曾在巴黎和柏林舉行會議多次。第一個委員會竟能得有相當的結果。牠的產品便是世所共知的道斯計畫——其實應該稱為專家計畫。這個計畫的作家乃是英國的約賽亞·斯丹 Sir Josiah Stamp，美國的奧文，駐日內瓦的國際聯盟秘書處的亞德·蘇爾特 Sir Arther Salter，這個委員會隨即將這個計畫分達各國政府。到了一九二四年的夏季，各該國政府便在倫敦開了一個會議。結果：通過議決案，將這個計畫見諸實行。

這些專家的第一步工作便是德國的賠款總數的重新估定。假如在這時候，他們的心坎裏還是充滿着休戰時期的氣憤，則他們一定異口同聲地說：全部戰費應由德國單獨擔承。幸而他們並沒提出這樣的要求。他們只定出一個「相當稅率」Communurate T tion的原則。

這個原則的涵義有二：第一，德國的稅率至少也要和各協約國的稅率相等；第二，她的戰債至少也要和各協約國的戰債相等。認定了這個原則，他們才着手於她的付償能力的估計。他們以爲：無論那個國家的付償能力都是靠着幾個一定的條件以爲決斷的。這些條件計有：一，貨幣行市的穩定；二，國家預算的均衡；三，經濟生產的向上；四，人民對於環境的信賴，和熱心工作。他們以爲：法國的魯爾駐軍一日干涉德國的經濟活動，則德國人民對於環境的信賴心便一日不能恢復；而她的生產能力也就一日不能加增。在原則上，這個委員會的任務乃是純屬經濟的，所以牠便不好提及魯爾的撤兵問題。牠只主張：魯爾的駐軍即使未能一時撤退，他們至少也不要干涉德國的經濟活動。

以上述各原則爲根據，這個委員會隨即定出下述的賠款付償辦法。在由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五的年度當中，德國應籌付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馬克。她的每年的付償數目應該遞加；到了由一九二八至一九二九的年度，她便要籌付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馬克。這種數目的遞增程度應以她的經濟實情爲準。這些數目的總數便是她對於協約各國的債務總額。因此，她的每年的「正常的付償額」[normal annual payment]便和那在一九二一年五

月倫敦會議所定出來的數目相差不遠。這個實數便是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馬克，外加值百抽二十六的入口貨稅收。

上述的專家計畫和倫敦會議的賠款付償辦法的異點只有一個。這便是：前者設法幫助德國籌款；而後者則只知一味討債。這個委員會宣稱：爲穩定貨幣的行市和實現均衡的預算起見，德國應向外國借取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馬克的鉅款。此外，德國政府還要將發行紙幣的權利讓與一個獨立的私營銀行，此後紙幣的發行使應一以德國的經濟需求爲準。這樣一來，紙幣充斥的弊端便可永遠杜絕了。

對於她的每年應付的賠款，德國又應該怎樣籌措呢？專家的意見是：她的工業和金融制度既已均須改建，所以在第一年內，她的賠款的付償便不必算在國家預算表內。這年應該付償的賠款可由新近借得的外債，和一些特別指定的有抵押鐵路債券的利息支付，到了第三年，她的預算表便應該將一一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馬克劃歸賠款的付償項下；到了由一九二八至一九二九年年度和這年以後，將一，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馬克劃歸這個項下。換一句話說，自一九二八年以後，她的每年的賠款年金的總額之半便須由她的日常稅收支

付了。至於其餘的一半則由她的鐵路和工業的收入支付。這個計畫復又規定：她應即發行兩種債券。第一種債券的總額定爲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馬克，利息五厘，以她的鐵路收入作抵押，分三十七年償還。第二種債券的總額定爲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馬克，以某幾種特別指定的工業收入爲抵押。此外，專爲付償賠款起見，她還要加徵一種轉運稅。這種辦法的意義便是：這一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的公債應由她的鐵路和這些工業負責清償。爲了達到這個目的起見，她更要利用「新發明」和「增進效率」，這兩個方法來節省糜費。這樣地，她的每年的賠款年金總額之半便由她的鐵路和工業付償了。

對於德政府的允諾，法國沒有什麼信仰，所以她隨即要求保證。在她尚未得有這樣的保證以前，她決計不撤魯爾的駐軍。因此，這專家計畫復又定有一種保證的原則：但是這種原則的性質却和法國從前所主張的大不相同。法國的保證是軍事的；而這次的保證却是經濟的——這種保證乃是建築在「收入抵押制」和「國際共管制」這兩個制度上面的。

「收入抵押」的意義便是：德國應將某種收入特別劃出，專作爲付償賠款之用；當這些賠款尚未償清之前，她不得將這些收入挪作別用。在這個計畫之下，德政府答應將酒精，

煙，啤酒，砂糖和關稅這幾種收入提供出來。這些收入的總數每年計爲一，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馬克之譜。這個數目較之她的預算表內所應規定出來的賠款數目還大。這些稅收並不是一經抵押出來，便算了事的；此外，牠們的管理權也要由德政府移交出來，轉讓給一個由協約各國委派的收入監理委員，直接監視。這個委員所要監視的事項計有兩種：第一是，關於這些收入的行政是否良善；第二是，這些收入是否盡行撥爲付債賠款之用。關於上述各項的稅率，如有變更，也要取得這個監理委員的同意，然後才能實行。

此外，這個計畫更仿照奧匈，二國的專家計畫的前例，而特設了一個發行紙幣的銀行。這個銀行的任務有二：一是管理紙幣的發行；一是承辦賠款的支付。這個銀行的管理部得由德人組成；但是牠却要對於一個由總部——總部部員之半由外國銀行委派——所選舉出來的外國監理委員負責。關於鐵路債券的管理事宜，賠款委員會又特別委派一個董事負責監理。鐵路部的指導員的半數由他委派。關於鐵路債券和工業債券的利息之支付，一切均由賠款委員會直接監視。關於鐵路的管理行政事宜，則由一個由鐵路部的外國委員所委派的鐵路委員監視。爲使鐵路的收入能和牠所應支付的賠款數目相當起見，對於德國鐵路的整個制度，他有

糾察的全權。只要這筆收入能夠支付鐵路債券的利息，則他便不能干涉德國的鐵路管理。假如這筆收入連續爲六個月的虧空，則他便可將一切的鐵路收歸自管。

由上述的一切看來，我們可以知道：在某幾方面，德國的財政和工業實已劃歸外人管理。這些管理機關計有：一，鐵路委員，二，發行紙幣的銀行委員，三，收入監理委員，和一個鐵路債券董事。在這些人員之上的便是賠款付償總監理。這個位置現由一個現年未滿三十六的美國青年基爾伯特 S. Parke Gillett 充任。對於內國的財政和工業的管理，沒有一個大國會經受過這樣的約束。德國這次之所以答應這麼辦的原故計有兩個：第一，她想光復魯爾；第二，她想恢復她的正常的經濟地位。對於德國的經濟的重興，這個制度很能收有促進和領導的實效；但是站在德國的主權方面看，牠却是一個惹人憎惡的制度，因此，牠的壽命也未必見得能夠怎樣地長。

在這種保證新制業已實行之後，法國便答應撤退魯爾的駐軍。但是萬一她在日後又復變更前議，卷土重來，則其他的協約國又有什麼方法來制止她呢？關於這方面，牠們所規定是：在法國以武力干涉德國的工業的可能性尙未完全消滅以前，各國的投資家應拒絕借債給

德國。這次的專家計畫和倫敦會議的協約對於這方面，均未提及；但是綜觀這個協約的全文，則法國業已受有事實上的限制，而不能再採單獨的行動了。此後關於賠款委員會和德國間的爭議均須交付仲裁，因此，法國以及其他各國便不得再為德國不履行條件的判決。即使仲裁的結果是德國不履行條件的判定，各個國家也不得為單獨的對德處分。這個協約規定：「假如德國不能履行賠款的付償義務，則各協約國應即根據互保各國自身的和債務國的財政利益的意識，會商應行科罰的性質，和將這種科罰見諸實行的方法。」這便是專家們所策畫出來的籌款付償的制度，和遇不能履行義務時對德處罰的手續。

大量的款項長此由德國支付出來，最易危及德國的貨幣行市。為防止這種弊端起見，這個協約會將德國在某幾年內應該付償的數目，稍事減少。這種規定很能博得德人的好感。

我們現在再說到賠款的移轉問題。在德國將賠款支付各協約國之前，她第一步先要將馬克變成法郎、鎊、里拉（意國國幣）種種外國國幣，或各協約國所肯承受的貨物。這個問題較之籌款問題還要難得多。馬克是德國的國幣。牠只能在德國使用，而不能在英、法各國使用。這種事實的意義便是：舉凡一切由德國的賠款付償金（馬克）所購買的德國貨物——如

煤，鐵，鋼，和製造品等等——一定要運往協約各國，以及其他各處。換一句話說，她的貨物和人工的出口值一定要超過入口值；而同時這種的出超值還一定要和她所要付債的款項數目相等——假如不相等，則她便要另借外債，將不足之數填足。假如她不能維持這種出入的均衡，而日以馬克兌換外國國幣，則在國際的匯兌場上，馬克的價值必要跌落，而同時她的內國的經濟和金融的狀況也就一定跟着發生問題了。從這些事實，我們所以得到一個結論。這便是：賠款的付債含有兩步獨立的手續。第一步手續是在德國國內籌款；第二步手續是將所籌得的款運出外國。在某個時間內，德政府也許會能夠將款項籌足；但是她卻不一定就能夠將這些款項的全部運到外國去。因此，便有所謂轉賬問題之發生。

對於這個問題，專家計畫並未能予以解決。牠只是仿照國際聯盟對付奧，匈二國的前例，特設一個轉賬委員會，這個委員會由賠款付債總監理，以及其他五個由賠款委員會按照這個計畫所委派的代表組成。按照這個計畫，德政府應該先將籌得的款項交付她的發行紙幣的銀行；然後再由這個銀行轉付轉賬委員會。這個委員會的任務在將馬克兌換法郎，金元，鎊，以及其他的外國國幣。假如德政府所交付於該上述銀行的款項超過了這個委員會所

能兌換他國國幣的數目，則這個委員會便可將這種款項暫行積儲。假如積儲的數目業已達到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馬克之數，則德國在這期間內所應繳付的數目使自然而然地得蒙減低，直至這些剩餘數目完全兌出的時候爲止。

在一九二四年的夏季，倫敦會議開幕。結果：德國和協約各國簽訂了一個協約。這個協約所規定的事項計有：上述的各原則的採納；由一九二八至一九二九年年度的賠款付償金定爲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馬克；某幾種特別指定的收入的管理，財政的管理，以及轉賬委員會的設立；雙方爭議，交付仲裁。因此，到了一九二四年八月十六日，法，比兩國便發表了一個宣言。她們說：一俟在一年內這種規定見諸實行之後，她們便馬上撤退魯爾的駐軍。以後一直到了一九二五年八月，她們才放棄了她們在這兒所操有的經濟利益，而履行前言撤兵。

專家計畫一共含有兩個優點：一，此後德國是否履行義務這個問題交由一個公正不偏的裁判所裁判，而不得由任何的一個國家單獨裁判；二，籌款和運款問題的解決由協約各國設法，而不是純由德國自己設法。這種辦法並不是什麼新辦法。從前之所以未能實行的原故只

是因為不爲輿論所容。現在大家的態度都已改變，所以便能實行。

從已往的歷史的觀點上說，這些優點是很關重要的，因爲有了這些優點，雙方才能得有一種具體的協約。在這個協約尚未成立之前，協約各國只知道向德國提出要求；但是在當時的場合之下，德國的前途並沒有什麼希望。因此，她的人民便沒有積極工作的意向。他們認爲：他們的義務乃是協約各國以迫脅的手段強加於他們的，所以他們也沒有自始至終予以信守的必要。在這方面，無論任何國家的人民恐怕都是要這樣想的。這並不能算是德國人的特別行爲。在這時候，德國的行爲是「惡意的」Bad Faith【註一】。一直到了專家計畫實施之外，她和協約各國的互相攻訐的現象才算告一結束。這個計畫乃是雙方的「善意的」協約。牠的目的乃在考勘德國的付償能力。自此以後，德國的人民才肯爲「善意的」履行義務的努力。決行採用這個計畫的倫敦協約乃是歐戰後第一次的經由交涉手續而產生出來的協約。

【註一】這裏的「惡意的」和下文的「善意的」這兩個名詞乃是法律上的術語，語源遠出自羅馬法。

「善意的」含有「誠實的」，「不知而爲的」之意義；「惡意的」含有「虛偽的」，「知而故犯的」之意義。（譯者按）

從德國人的眼光看來，這個協約的缺點還是很多。就中最明顯的便是：牠對於德國的債務總額並沒確定，因此，從前的倫敦賠款付償表所規定的數目——即一三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馬克之數——仍舊保有法律上的効力。在由一九二八至一九二九的年度內，德國應付償賠款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馬克。假如協約各國肯將這個數目當作賠款總數的百份之五，則德國的賠款總數便只有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馬克〔註一〕。但是無論如何，協約各國卻始終墨守着她們在從前所定的數目。她們不只是不肯接收這個新數目；同時還拒絕接收任何較從前的數目爲低的新數目。按照凡爾賽條約的規定，德國的債務應自一九二一年三月起算，限在三十年內清償。這次的專家計畫規定：德國的鐵路公債應在三十七年內清償。後者的這種規定乃是脫胎於前者的。但是協約各國卻不肯將德國的付償年限明白定出。這乃是德國所認爲最不满意的。此外，對於外人的監管他們的內國財政，德國的人們也很爲痛心疾首。他們之所以肯忍辱接收這種辦法的原因乃是：他們需要外國的資助；而同時他們所堅持的條件又是：這種辦法乃是暫時的，而不是永遠的。上述的那些專家們因此便只得揚言道：「他們的目的乃是在促進一個最終的和廣大的雙方的契合……只要環

境容許他們這麼辦的時間一到，他們便這麼辦。」

【註一】（譯者註） $\times 2,500,000,000$ 馬克 = 10 : 5, $\times 4,500,000,000$ 馬克 \times 代表德國的

賠款總數。

道斯計畫的實行

在一九二四年十月，德國的借債——數爲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馬克，或一九〇，四〇〇，〇〇〇金元——協約簽訂成功。這便是實行專家計畫的第一步工作。這筆債務限在一九四九年內償清；牠的用途有二：第一是穩定德國的貨幣行市；第二是支付第一年應該付債的賠款。這種債券的發行價格較之牠的額面價格還低，因此，只就牠的發行價格而言，牠已能產出七成七的利潤了。在由一九二四至一九二八這幾年當中，牠的價格大漲：每一千金元漲高一五七·五〇金元。從這個事實看來，我們可以說：對於德國的金融狀況，和專家計畫的健全，民衆們很有信仰。

在這種借債工作業已完成之後，協約各國的第二步工作便是委派各種委員。結果：基爾

伯特被委爲賠款付償總監理；一個荷蘭國人爲銀行委員；一個法國人爲鐵路委員；一個英國人爲收入監理委員；一個比國人爲鐵路債券董事；一個意國人爲工業債券董事。這種新制的採取將賠款問題的政治的部份完全剝奪。因此，在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後，賠款委員會便變成一個無關重要的機關了。

在頭幾年當中，德國的賠款付償金多仰諸她的鐵路和工業的收入；而在她的國家預算上，卻占着極小的部份。這是上文所已提及的。這樣一來，她纔能夠得有餘力，藉以從事於她的工業的重興。在這方面，她所採取的政策乃是「合理化」的政策。牠不久便認清：在牠還要不住地向外國支付賠款的長期間當中，她一定要藉着外資的幫助，纔能造成出超的貿易優勢。在德政府濫發紙幣的期間內，她的國家銀行時常借債給她的實業家。這種辦法一直到了採行新幣制以後還未稍戢。但是無論如何，這種辦法總是不能長此存留的，因爲這麼一來，她的幣制便會又復發生危險。因此，德國的國家銀行便通過了一道議案，將這種借債辦法大加限制；結果：德國的實業家便只得扭轉馬頭，改向外國乞援了〔註二〕。自從德政府接收了一九二四年的賠款借款以後，在從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這幾年當中，她便不曾借過外

債；但是在另一方面，她的地方政府和私人的工業機關卻一共借了四，三五四〇〇〇，〇〇〇馬克的外債。這些外債大半是用在她的地方政府，公共事業，和半公共事業上面的；其餘的一小半却是用在工業上面的。

[註1] Kuczyński R. R. *American Loans to Germany*, P. 3.

自從德國接收了上述的借款，和採取了「合理化」的政策以後，她的工業便逐漸恢復原狀。到了一九二七年，她的失業的工人數目便已減少；而許多的破產機關和企業也都漸次康復。自從一九二四至一九三七年，她的賠款付償金均能如期繳出。在這個期間的前半期中，她的鐵路頗能賺有盈餘的利潤；但是到了從一九二七至一九二八年度，牠便開始虧空了。此外，那些特別指定作為支付賠款之用的幾種稅收也都在每年內得有剩餘的收入。因此，在專家計畫業已採行後的第一，二，三這三年當中，德國都能按期付償賠款。除了第一年的賠款多半由外債支付的以外，其餘的賠款多半支自她的工業和鐵路的收入。到了第四年——即由一九二七至一九二八年度——她的工業和鐵路所應付償的賠款年金使已達到最高度——即二，七二四，〇〇〇，〇〇〇金馬克。在由一九二八至一九二九年度當中，她

的國家預算所應付債的賠款年金的數目已很可觀；但是若持以和這個數目相較，則後者還未能企及前者的半數。

綜觀全局，德國的財政前途雖然頗可樂觀；但是賠款付債總監理基爾伯特對於德政府當時的行爲，却仍舊是很表不滿。在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日，他便批評德政府道：她的支出和借入的數目太大了。假如長此因循，不加糾正，則其結果必致引起一種人爲的生產激勵和過常的擴張；假如到了這步，而仍不加糾正，則其結果必致引起經濟的衰退，而協約各國的對德指摘也又就必定隨之而起了。此外，他對於德政府對於各地方政府和公社的輔助金，失業人員的撫恤金，和其他政府人員的加薪各項請求的批准，尤爲不滿。他說：假如德政府在這方面不能力自裁制，則她的國家預算必至又失均衡，而陷入入不敷出的苦境。

自從一九二五年以來，德國的地方政府和公社所借的外債幾乎和她的工業所借的外債相等。對於這點，基爾伯特也是同樣地認爲失當。前者所借的外債一向是用在一般和各地方府有關的企業——如電光種植，運河，水給，和農業等等——上面的；但是無論如何，他却認爲這些外債的數量太大，德國的中央政府應該嚴予限制。在從一九二五年正月一日至同年

九月三十日，德政府特設了一個顧問機關來節制各地方政府的向外借債。在這個期間當中，各地方政府所呈請舉借的外債數量計爲二，一八五，〇〇〇，〇〇〇馬克；而得蒙批准的數量却爲一，六三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這個結果很爲各方所非議，所以到了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德國的財政總長便和各邦政府定出了一些共守的原則，藉以阻止外債的浪借。

在從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度當中，關於舉借外債的問題，德政府又和協約各國發生了一個爭議。按照凡爾賽條約第二四八條的規定，「對於德政府和她的各邦政府的一切稅收和物業，各協約國的賠款享有首受支付的優先權」；但是經由賠款委員會的特許之後，仍得另爲例外的規定。以後德國的普魯士邦竟置這種規定於不顧，而公然大登廣告道：「爲謀本邦借款的順利計，在國際匯兌方面，本邦政府得任意採行必要的措施；一切的德國的內國法律 and 國際條約均不會加本邦政府以若何的限制」。在發告這個廣告之前，普魯士邦政府並未曾請求賠款委員會將上引條款所規定的優先權特予取消；所以在這個廣告業已發布之後，轉眼委員會和賠款付債總監理隨即向德政府提出抗議。當時的律師和法學家們便都發表意見，爭爲該條款的法文作解釋。以後過了不久，雙方便都覺悟過來，認爲這種爭議乃是一種不切

事情的無爲爭議，所以也就敷衍了事。他們認爲：德國能否按期支付賠款全靠她能否按期支付她這公債的利息以爲斷。假如在後一方面，她未能將目前的難關打破，則她的對外信用必至降低；而同時她對於賠款的付償能力也自然跟着降低了。以後到了一九二七年九月，普魯士邦再爲第二次的募債廣告，她便把凡爾賽條約第二四八條的原文引錄出來；但是同時她卻未敢試予解釋，以免引起糾紛【註1】。

【註1】 Cf. Boyern, R. W. The "Priority Question" (Foreign Affairs, April, 1928, P. 368)

到了一九二八年九月，德國在每年內便要支付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馬克——即所謂正常的賠款年金。當這個期間業已臨近的時候，便有許許多多的人發生疑問道：在此後的每年當中，她能夠籌出這筆鉅款嗎？假如能夠，她能夠將這筆鉅款移轉給各國嗎？我認爲：這乃是靠着她的生產能力和收買外國國幣的能力以爲判斷的；同時我還要提醒讀者一句，生產能力和收買外國國幣的能力乃是兩件事。按照德政府所公佈的數字，她的鋼和鐵的生產量業已達到一九一三年的百分之九七·六。這種核算對於她在戰後失去大量的富源這一個事實完全未曾顧及。假如我們再將這種損失扣除，則按照她的生產指數看來，她的生產量

業已超過戰前；至於運輸業的收入則更絕無疑問地超過戰前——即一九一三年。〔註一〕

〔註一〕 Reichs-Kredit-Gesellschaft Aktiengesellschaft, Berlin, Germany's Economic

Development, P. 4.

在專家計畫實施後的第一，二，三這三年當中，德國的鐵路和工業的收入尚足付償各該年的賠款；此外，她的「抵押收入」則更付足償最高度的賠款年金而有餘。但是這種情形能夠繼續存在到什麼時候呢？這個問題的答案要以牠的興盛現狀的維持能力為準。

至於轉帳情形則較此略有遜色。自從歐戰以來，德國不獨喪失了出超的優勢；而同時她還陷入入超的窘境。這乃是在這幾年內屢借外債的結果。她的外債多半用在倫敦和紐約的銀行裏面，藉以提高她在這些地方的信用。因此，她纔能達到下列的三個目的：一，收買外國國幣；二，輸入外國貨物；三，建樹內國的地方工業。但是在另一方面，爲了她長此向外借債的原故，她的債務却隨時增加，漫無底止。在這個時間內，她所應即時清理的債務計有二端：一，付償賠款；二，支付公債的利息——或準備金。爲供應這兩筆開支起見，她只得不住地募借外債。在外國的投資家還沒有向她追索母金的必要的時期當中，她便可以繼續維持

她的借債政策；而不致發生什麼新的問題。從這些事實看來，我們可以說：美國的投資能力乃是賠款問題的秘鑰。假如美國發生了經濟的恐慌，或其他的事變，致使她無力再行借債給德國，則賠款問題必又發生障礙。到了這步田地，德國的唯一救濟方法便是在外國貿易上取得出超的優勢。假如這層辦不到，則她便沒有法子按期支付賠款了。在現在的時候，她的四圍都存在着高度的關稅，她的出超優勢是沒法取得的；因此，她的經濟命運便只靠着外國的投資，以資維護。

在德國的内部收入尙足供應她的賠款年金，和外國的投資家尙能繼續借債給她的期間當中，我們並不能說：專家計畫所規定的辦法是不可能的。但是無論如何，德國却不住地提出下列的兩個疑問：一，她的付償賠款的年限是以那一年爲止呢？二，她的債務總額一共是多是呢？此外，對於外國人入管她的財政這一種辦法，她也不住地要求取消。對於她的這種要求，賠款付償總監理基爾伯特也很表同情。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他說：按照專家計畫的規定，外人監理德國財政的這種辦法乃是一種過渡的辦法。對於這種辦法進作最後的解決的時間現在業已成熟。同時他還說：除非德國的債務得以確定，她的工作得以離開外人的

監視和保護而由她自行負責辦理，則賠款問題是絕對不能得有最終的解決的。

在最近的幾年當中，爲解決賠款問題起見，協約各國也許會召集一個國際會議的，在這個會議裏面，德國的債務總額也許會得到一種確定的釐定。在這個數字業已定出之後，德國必定會募集一筆大宗的借款，而對於這種債務作一次的清償。這樣地，她的債權者便會由各協約國政府而變爲散居全世界的私人投資家了【註一】。

【註一】 Cf. Barmann, C. The History of Reparation, p. 372.

在歐戰正在進行和休戰正在交涉的期間當中，協約各國會先後向美國借入大量的款項——全數計達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元。所以在召集上述的國際會議的時候，她們總會迫於輿論的督促，而同時對於牠們對於美國的債務，予以相當的考慮，藉爲解決賠款問題的準則。在從前的時候，牠們曾經根據下列的兩個理由，要求美國取消這筆戰債：一，這些款項完全是用在共禦公敵的上面的；二，這些款項多半是用在以反常的價格【註二】購買美國貨物的上面的。對於這種要求，美國不獨是拒絕同意；而同時她還將這筆債務的付償期確定爲六十二年。關於這筆債務的解決辦法，她和協約各國曾經進行過多度的交涉。在某一個

交涉當中，她都拒絕減低債務的母金；但是在某一個交涉當中，她都答應減低債務的利率，爲了某幾個相當的原故，她所加於英國的利率——三厘三毫——特重；而於意國——四毫——特輕。假如擎「四厘二毫五」當作最公道的利率，則美國業已用了減低利率的手段，而實現取消部份的債務的目的。按照這個假設計算，她一共取消了英國對於她的債務的百份之十七；意國對於她的債務的百份之七十。她的債務國共有十三。假如我們擎「三厘」當作她的放債損失，則在這十三國當中，却有八國給她以過高的利率【註二】了。

【註一】有一個作家說：在歐戰的期間當中，美國的商人從協約各國平均賺有四分三厘的重利。見 *Popport. A. S. The Problem of Inter-Ally Debts (Financial Review) of Reviews,*

October - December, 1927, p. 77.

【註二】安德烈君 Mr. Andrew Mellon 曾作有爲三厘利率辯護的言論，見 his statement to the Ways and Means Committee of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on May 20, 1926.

在從一九二八至一九二九年度當中，和此後的各年度當中，德國須向協約各國繳交五八五，〇〇〇，〇〇〇金元的賠款。這個數目雖然很大；但是協約各國却並未得享有牠的全

部實利。牠們都要將各人所已領得的款項的百分之六十七還給美國，藉以逐漸清償戰債。現在有好些經濟學家主張將德國的賠款年金按年遞減。假如這種主張果蒙採納，則各協約國所能實收的賠款成份當更減少。此外，德國的付償賠款的年限也尚未得有確實的規定。按照凡爾賽條約的規定，則有以三十年爲止的可能；但是可能只是可能而已。協約各國對於美國的戰債付償期既已定爲六十二年，那末，她們又怎肯在三十年期滿的時候放鬆德國呢？總之，德國的債務確數一日未定出，則世界政治——至少歐洲政治——便一日陷入游離無定之況；而對於這個大問題的解決秘鑰則盡操諸美國一國之手。假如德國的賠款得以由一種政治的債務而變爲一種商業的債務，則協約各國相互間的債務也一定要採取同一的步驟，而變爲一種商業的債務。在美國的新總統業已選出以後，也許他會召集一個國際會議，藉以解決這兩個，以及其他的政治問題。

本章的參考書

Agent General for Reparation Payment, Report, 1925-1928, Berlin, Office

of Reparation Payments (Semi-Annual).

Auld, G. P. The Dawes Plan and the New Economics. New York, Doubleday, 1927.

Bermann, C. The History of Reparations. London, Benn, 1926.

Dawes, R. C. The Dawes Plan in the Making. Indianapolis, Bobbs, 1925.

Moulton, H. G. and Pasvolsky, L. World War Debt Settlements. New

York, Macmillan, 1926. Reparation Documents, pp. 145—218.

Reparation Commission, The Fyxpert's Plan for Reparation Payments. Paris,

Reparation Commission, 1926.

第六章 羅加諾會議

有些人說：法軍長此占據魯爾必陷專家計畫於不可實行的境地；有些人說：非此不足以促進該計畫的充份實行，各持一端，言各成理。在我們尙未見有結果之前，誰是誰非是很難判斷的。但是無論如何，法國的自由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却認為：即使後一說的推論屬實，他們也不願意繼續擁護這種政策。結果：在一九二四年五月的選舉，普恩加資便失敗下臺。到了這個時候，對於他前此所採行的武力政策，法國的人們業已表示厭棄，而改行提倡一種和威爾遜的理想大致相同的協調政策了。專家計畫的採行便是他們在這方面努力的第一步工作。在這步工作業已完成之後，他們的第二步工作便是新制的創造；在這種新制的監臨之下，他們想要達到下述的兩個目的：一，消滅德，法間的惡感；二，保證來因蘭一帶永

不致化爲戰區。在這個時候，法國所希望的是維護從凡爾賽和約規定下來的「現狀」；德國

所希望的是撤退魯爾的比，法駐軍，因此，雙方便有日趨妥協之勢。

在前此的四年當中，法國想以外結聯盟的手段，達到上述的維護現狀的目的。關於這方面，我在上文已竟簡單地述說過了。但是到了她的這種企圖業已收有相當的成效的時候，戰前的國際局面便跟着又復穩現出來。到了這步田地，她便恍然大悟，而覺得這種政策之未可全恃了。她覺得：在這種仇敵長存，戰爭在望的局勢之下，各個國家都是充滿着惡意和疑忌的，所以各協約國間的相互衝突和傾軋也就很難避免。看清了這層，歐洲各國便逐漸地明白：全歐的友邦和敵國都應該聯合起來，共同商訂一種各自制裁的協約。在這種協約之下，她們應該規定：一，彼此不相侵犯；二，遇有爭議，交由法庭裁判，或調解機關調解。

這便是威爾遜對於國際聯盟的理想任務。國際聯盟約章規定：一切的戰爭事件都是國際聯盟在本分上應加注意的事件。國際聯盟的會員國商定：假如彼此間發生爭議，而這種爭議又未能得有和平解決的結果，則她們便應該將該爭議移交國際聯盟的理事會，聽候調查和仲裁。假如國際聯盟的理事會全體一致地認為兩國無開戰之必要，則首先發難的國家便應受有國際聯盟的處分。牠的處分辦法便是令各會員國對於這個國家舉行經濟絕交，及遇必須時，

採行軍事的應付手段；但是對於這種軍事的應付手段的內容，國際聯盟却沒有代為規定之權。

對於這種規定，法國認為太籠統了；換言之，牠並未能給法國以一種安全的保障。在最初的時候，她打算以外結聯盟的政策來保障這種安全；但是為時未久，她便變更策略，而從事於國際聯盟的實權的充實了。在一九二二年，國際聯盟第三屆大會開會，就在這時通過了那驚動一時的第十四號決議案。這個決議案說：只有在各國業已得有滿意的安全保障以後，嚴正的軍縮計畫方有實行之望。因此，她便訓令國際聯盟理事會準備一種草約；這個草約應該明白規定：當任一的會員國受有他國的無端侵犯的時候，各會員國應即予以一種即刻的和有效的幫助。國際聯盟理事會為此特別派定了一個委員會，專負起草之責；而這個委員會所完成的草約也就是世所共知的「互助條約」Treaty of Mutual Assistance。這個草約的第一句規定：「一切的侵略的戰爭都是國際的罪惡」；但是什麼是「侵略的戰爭」呢？當時的起草委員却覺得很難致答。所以該草約便把這層的規定輕輕放過；而只是說：在爭議的兩造業已公表敵意後，國際聯盟理事會應在四日內將辦法議定。此外，牠還規定：一，對於應付侵

略的軍事行動的內容，該理事會也有規定之權（這是法國所最主張的）；二，同在一洲的會員國對於蒙受侵略的會員國，應負在軍事上予以幫助之責；三，各會員國仍得另訂聯盟協約；但是這種協約須受下列兩條件的限制：（甲）須得國際聯盟的批准；（乙）只能適用於對於侵略的國家的應付。

對於這個草約，有好幾個國家——英國也是其中之一——拒絕批准。她們對於這個草約的批評是：該草約并未脫去互結聯盟的舊窠臼；牠仍舊是側重「武力」，而放輕「正義」；牠對於爭議的和平解決方法，和易致戰爭的政策之防止方法，均未曾作有若何的規定。

從上述的事實，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結論。這便是：我們欲圖這種協約的實現，必須先得到法國的安全理論，和英國的仲裁理論的調劑。常各協約國爲了解決賠款問題而召集倫敦會議的時候，牠們便借了這個機會提出英、法雙方的調協辦法，私下討論，結果，英首相麥唐努和法總理黑里歐非正式地規定出下列二項：一，特准德國加入國際聯盟；二，商定相互的保安公約——這個公約應將安全的理想，和仲裁的方式包含在內。

到了一九二四年九月，國際聯盟的第五屆大會開幕，會址仍舊定在日尼瓦，一切的進行

均照從前的規定；但是這次集會的出席人物却很可紀述。在這些人物當中，最堪注意的便是麥唐努和黑里歐。他們是專家計畫的實現者。他們現在趁了這個機會，大據各自的進謀世界和平的見地。麥唐努說：只有在那各國願將爭議移付法庭裁判，或其他機關仲裁的唯一條件之下，世界和平才有達到的可能。黑里歐說：仲裁的規定是很關重要的；但是專靠着牠來謀世界和平是不够的。假如有一個國不顧國際條約的約束，而妄興兵戎，則被侵犯的國家又有什麼保障呢？假如她是個強國，牠自然可以採取自衛的手段了；但是假如她是個弱國，她又該怎麼辦呢？巴斯科爾 Pascal說，「我們一定要將正義和勢力聯合起來，而同時我們為達到這個目的起見，還要教大家認清：只要是合乎正義的便是有勢力的，倒裝過來說，勢力便是正義」。英國乃是個島國，她的四週均無外患可防；但是法國卻是個位於大陸核心的國家，她很怕她的四週疆界受有侵害。法國不相信：一紙條約是可以保持和平的。個人會食言；國家也是同樣地會食言的。所以為保證各國的安全起見，各國應即商定一種國際司法制度，藉以維護公約的効力。這是必要的。

比國的國務總理都尼斯 M. Theunis也和黑里歐發表了同樣的論調。他說：「你們給我

們比國人以安全的保障罷！假如這層辦到，我們馬上便可以將一切的軍隊裁退。但是在我們剛剛吃完虧之後，你們能夠希望我們又復信賴一紙空文，而冒前日的大險了嗎？」在一八三九年，普魯士不是答應過尊卑比國的中立嗎？

麥唐努對於他們的觀點和理論，也都表示相當的同意。所以日內瓦草約便不啻為他的仲裁理論，和黑里歐的安全理論的聯合產品。這個草約也和上述的「互助條約」一般地規定：一切的侵略的戰爭都是國際的罪惡。為防止這種戰爭起見，牠規定：各國均須將牠們相互間的爭議移付「國際法庭」和其他的仲裁機關。這樣一來，當各國發生爭議的時候，牠們便將這種爭議交由國際聯盟理事會處斷，或仲裁委員會仲裁；而同時這兩個機關的判決還含有拘束力，兩造都要絕對服從。這便是國際聯盟對於各會員國間的爭議的和平解決方法，和最終解決方法的企圖。關於保證安全的方面，這個草約規定：只有在下列的兩個條件之下，各會員國方得參戰：(甲)純為自衛；(乙)奉國際聯盟之命，應付「侵略的國家」。至於什麼是「侵略的國家」，國際聯盟理事會却無權規定。這個草約只是規定：遇有爭議發生的時候，假如有一個國家拒絕將這個爭議付諸和平解決，或已交付仲裁，而又不服從仲裁委員的判決，則

牠便可以以「侵略的國家」論。舉一個例子來說：假如甲國意圖侵害乙國，而同時又不肯將牠們彼此間的爭議交付仲裁，則甲國便是當然的「侵略的國家」。

無論在什麼時候，祇要有一個國家開始了一種侵略的戰爭，則國際聯盟便可訓令各會員國對牠實行經濟絕交。所謂「經濟絕交」也者乃是停止一切出入口貨，借貸，和其他通商事項的往來之謂；乃是將一個國家和其他國家完全隔絕之謂。這樣一來，那個「侵略的國家」的市場也就必定崩倒了。在下列的兩條件之下，這個草約准許一般特別聯盟協約的存在：一，爲防禦「侵略的國家」起見，互爲軍事上的幫助；二，在國際聯盟註冊。

最終，這個草約規定：一個以實行軍縮爲目的的國際會議應即召集；在軍縮計畫尙未切實施行以前，該草約的其餘的各條款暫不發生効力。藉着上述的種種辦法，這個草約實含有下列的在國際關係上的三大原則：一，仲裁；二，安全保證；三，軍縮。藉着上述的種種規定，法國的安全理論，和英國的仲裁理論竟能在這個草約當中並行不悞。這真是各國政府自有史以來所不曾互商過的抱有最大企圖的一個和平計畫啊！

日內瓦草約的擯棄

無論如何，這個草約所透露出來的和平希望卻不是等閒地便可實現的。當麥唐努從日尼瓦退歸倫敦的時候，他便發覺：英國的人們對於這個草約的厭惡也正不亞於美國人對於國際聯盟第十章第十條的厭惡。在國會當中，英工黨並未能占得大多數；麥唐努的內閣是要靠着自由黨議員的擁護，纔能支柱得起來的，所以他返國未久，而遽爾下臺。嚴格說來，麥唐努的下臺乃是英國的內國政爭的結果；但是餘波所及，日內瓦草約便因之而變成廢紙了。繼他組閣的乃是保守黨領袖鮑爾特溫。他乃是個質直愚魯的保守家，所以人們往往擊他和美總統柯理治相況，他的外交總長張伯倫 Mr. Au ten Chamberlain 對於國際的制裁，原沒信仰；而對於英國自投於國際的縛束，則尤為反對。他相信：強迫的仲裁規定沒有什麼實際的用處；而同時他更相信：英國自身的命運絕對不能由局外人來判決。英國的一般的人們也覺得：大英帝國的自身的事項絕對應該由他們自由處理。當英保守黨的領袖們進赴日內瓦的時候，他們揚言於衆道：對於這種國際的縛束，英政府倘若悍然接收，必遭她所領有的「自治王國」的反對。這樣地，日內瓦草約便算是壽終正寢了。這樣地，英國的國家主義又復一度勝利，

和在前此的時候，美國的國家主義戰勝威爾遜的理想一轍了。

但是麥唐努和黑里歐的工作却不因此而完全喪失價值。在從一九一四至一九二四這十年當中，歐洲大陸滿布着戰爭的空氣。自從他們提出了日內瓦草約之後，一時調協的精神又在民間復活。所以我們可以說：這個草約實爲羅加諾會議的先聲。

對於促進和平的第二個企圖以後又復倡之於德國。在德國當中，她的人民和政治家共分爲兩個大營壘。就中有一派人否認德國在歐戰上的敗北。他們日以報復前仇爲務，而對於一切的妥協政策，都表示反對。他們相信：只要他們能和蘇俄——他們的姊妹國——聯合起來，他們便可以有力量的將全部的和約推翻。這便是所謂東向政策派。第二派的人們却公開地承認：在已往的期間當中，德國曾作有相當的錯誤，但是他們却只承認：這乃是從前的制度的錯誤；而不肯承認：這乃是德國國民的錯誤。他們承認：德國在歐戰上打了敗仗，所以她便應擔負賠償之責。此外，他們更進一步地相信：除非他們能夠得有各協約國的合作，他們的前途是沒有什麼希望的。這一派所主張的政策即所謂西向政策；而同時也就是對於各國均主調協的政策。以後他們這派竟占勝利，而將他們的政策，見諸實行。

斯脫來斯曼 Herr Stresemann 便是這個政策的代表人物。自從一九二三年八月，他便進任德國的外交總長，直至現在，還未下台。他乃是個富有計畫，和眼光清楚的政治家。自始至終，他總是努力於德、法的妥協。他相信：只要協約各國能夠將她的對德疑懼一旦冰消，則她們的對德態度便會馬上發生變化，而同時和約的修改也就會有希望了。

主張西向政策的人們對於日內瓦草約，本來很具熱望。他們以為：這個草約倘若得為各國所接收，則他們便有軌可循，以謀國際間的調協了。所以這個草約的橫遭擯拒，在一方面，挫折了他們的銳氣；而在另一方面，又助長了那些極端東向派的勢力，因此，他們的企圖便不能不作有相當的修正。在一九二二年的時候，德國的國務總理苦努博士 Dr. Cuno說：「假如全世界的調協是不可能的，則他們還可以縮小範圍，而在世人所共認為形勢最為可怕，利益最易衝突的某幾國當中，進謀相當的妥協。照這個辦法辦去，他們的固自目的還是可以從容實現的。自從這個意見提出之後，前後會經過四度的修正；到了日內瓦草約失敗之後，西向派又復起用這個政策了。在一九二五年二月九日，德國的路德 Luther 政府便正式牒達各協約國，提出下列的建議：法，意，英，德四國應即成立一種互不侵犯的協約；這種協約應由

美國作擔保。此外，牠還主張：各國對於來因蘭的現在的法律地位，應予保證。

羅加諾會議的成功

在這個建議剛剛提出的時候，英國隨即表示同情。這個事件的發生時間離她擯棄日內瓦草約的時間相去未久。這也許是她深受良心詰責的結果。法國認爲：這個建議不啻承認亞爾薩斯·洛林之永歸法有。所以她的實業家隨即和德國訂立了種種的「加特爾協約」，而同時還極力主張：德、法互謀妥協。但是對於這種建議，法政府仍舊覺得美中不足。這便是：「對於波蘭的國疆，牠並未曾表示尊重」。在繼此的一些時日當中，她們雙方的交涉便完全集中在這點上。在最初的時候，德政府爲緩和右旅政黨的襲擊起見，曾作有下列的規定：德國之與各國簽訂保安公約應以下述二者爲交換條件：(甲)對於德國是否應負歐戰的全責問題，重新開議；(乙)留駐科倫的各協約國聯軍立即撤退。但是各協約國方面却以爲：這些問題不能和保安公約問題在同一的會議內相提並論。到了一九二五年秋季，雙方的交涉業已日趨接近，所以各國政府隨即答應分遣代表出赴羅加諾會議。羅加諾乃是個瑞士的小城；位於那遠絕羣塵的

馬泰爾湖 Lake Maggiore 畔。在從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的長期間當中，德國和協約各國本來是日以兵戎相見的死敵；到了這個時候，她們竟肯各遣代表，在這個小城內互商和平辦法了！在兩個星期內，各國——英，法，意，比，波蘭，捷克斯洛伐基——的代表竟能將她們在本年夏季內所已成立的諒解化爲一種具體的決定。當時的代表計有德國的路德總理，和各國的外交總長。這次會議的結果便是五個占有歷史上重要地位的條約的草製。

對於德國和她的鄰國的爭議，就中有一個條約定有種種的和平解決方法。除德國外，加入這個條約的計有比，法，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基。她們答應：此後彼此間如有爭議發生，應用和平方法解決。爲實行這個目的起見，各國的領域當中都應設有永遠的調解委員會。該委員會的委員除由該五國各派一人充任以外，其餘的委員三人應由中立國派員充任。德國和上述的四國倘若發生爭議，便要交由這種委員會和平解決。假如在這個委員會當中，並未能得各方的同意，則她們應即將該爭議移交國際聯盟理事會，或國際法庭依法判決。假如這種判決能夠得該理事會的一致贊同，而同時爭議中的某一造對於這個判決業已切實接收，則他之一造便不能對她宣戰。對於這個條約，英政府並未加入。

在上述的五個條約當中，最重要的便是那「互相保障的條約」。參加這個條約的國家計有德、比、法、英、意五國。這個條約的內容略爲：一，對於德、比間和德、法間的國疆，和來因蘭的禁止軍事行動的區域，予以不受侵犯的保障；二，德、比和德、法互爲不相侵犯的允諾；但是在下列的三種情形之下，這種規定不能適用：(甲)出於正當防衛；(乙)奉國際聯盟之命，抵禦「侵略的國家」；(丙)對於引起戰爭的爭議裁判，國際聯盟並未會得有各會員國的一致可決。

至於侵略行動是否業已發生，和對於和約的第四十二和四十三各條款，德國是否業已置之不顧，而進侵那禁止軍事行動的區域這兩個問題，則此後應歸國際聯盟理事會判定；而這種判定則又必須得有該理事會的全體贊成，然後發生效力——該理事會的一切決議都要備具這個條件——所以今後某一個國家的行動除非真正絕無疑義地含有侵略的性質，則該理事會絕不容易作有將她推定爲「侵略的國家」的判定。假如某國的侵略行爲來勢非常兇猛，則被侵犯的國家也得即時應戰，而徐待該理事會的後命。

在這個協約當中，歐洲列強對德爲保證來因蘭現狀的允諾，而德國則對於亞爾薩斯、洛

林二省表示絕無奪回的野心；但是對於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基的國疆，則該協約並未曾作有若何的保障。以後德國竟把這層輕輕放過，而和後兩國訂立了一種仲裁協約；在同一的日期上，法國又和她們訂立了一種保安協約，內容略為：遇該兩國蒙受他國的侵犯的時候，法國允即出兵赴援【註一】。

【註一】 Cf. Politis, N. Les Accords de Locarno Revu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et de Legislation Comparée 1925, Vol. XI, P. 713); Der Andere Locarno-Vertrag (Eur-opäische Gespiache, January, 1926, p. 11); Raueberg, H., Die vermeintliche Hauptlücke der Locarno-Verträge (Die Friedens-Warte, March, 1928, p. 70).

從法理方面說，羅加諾協約是充滿着罅隙的。假設對於某個爭議，國際聯盟理事會未能得到全體一致贊同的判決，或是認為事關兩造內政，未便予以判決。那末，德國是不是便可以以不經過其他若何的法律手續，而遽爾出兵作戰呢？按照這個協約，來因蘭是由五國保證，永久禁止軍事行動的。假設在上述的情形之下，德國進兵侵犯波蘭，法國能不能越過來因蘭，以襲擊德國呢？假設奧地利不在事前徵得各協約國的同意，而貿然和德國聯為一國，各

協約國是不是爲了這個協約的存在，而不能進侵德國呢？在法律的地位上，德國的西部國疆

【註一】和東部國疆【註二】有什麼異點呢？

【註一】即比，德蘭；和法，德蘭的國疆——譯者按。

【註二】即波蘭，德國蘭；和捷克斯洛伐基間的國疆——譯者按。

但是上述的種種缺點並未能將羅加諾協約的價值完全打銷，因爲牠的眞價值乃在當日開會和起草協約時的調協精神。當日起草委員以爲：自從該協約觀成之後，來因蘭一帶當不至再發生戰爭了。至於德國的觀點，則可從斯脫來斯曼的言詞上，觀見一斑。在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三日，他公開揚言道：「在德國當中，沒有一個人敢唆令德國和她的鄰國——東邊的，和西邊的鄰國通通包含在內——開戰，因爲沒有一個人敢負這種重責，敢擔這種罪名。」

羅加諾協約並沒有包含着蔑視國際聯盟的意思。牠只是對於國際聯盟約章予以事實上的補充，和更加明確的保障。同樣地，德國和波蘭間的仲裁協約也未曾對於該兩國對於國際聯盟的會員義務，加以些須的限制；而同時還明文規定以德國加入國際聯盟爲該協約發生効力的條件。爲維持世界和平起見，只要國際聯盟認定某種手段爲合理和有效，牠便可令各會員

國分別採行，德國和波蘭的這種義務並不因該協約的存在，而稍受影響。該協約是不能受有限制這種義務的解釋的。此外，羅加諾協約的原文也要呈交國際聯盟存案。對於含有這個性質的條約，這是國際聯盟第一次得有存案的特權。在國際聯盟尚未能予各會員國以充份的保護以前，這些協約繼續有效。實際說來，羅加諾協約的簽訂乃是國際聯盟容納德國加入的先聲。

除了在倫敦舉行的賠款會議以外，羅加諾會議乃是歐戰後德國和她的前時的仇敵，第一次以誠摯平等的原則互相協商的會議。這次會議所透露出來的友愛空氣不只是專在彼此的政客間流通着；同時還在新聞界間流通着，民衆間流通着。羅加諾會議的精神乃是歐洲的洗滌前嫌的新精神的表徵；而同時也就是凡爾賽條約的舊精神的死刑的宣判。

從羅加諾協約，法國得着了她在一九一九年所求之於英的安全保障；但是這種保障却參伴着仲裁的規定。從羅加諾協約，德國得着了她所久已想望的國疆的保障——換句話說，自此以後，非經過仲裁手續，法國不能再侵犯她的國疆，侵犯她的魯爾了。

在羅加諾會議當中，各國的代表並未曾將協約簽定，因為他們還要各歸本國，徵求各該

本國的國會的同意。這些外交家的實際工作只是：將這些協約草成，留待各該國國會的批准。

在徵求國會同意的工作當中，進行最難的自然要算德國，這是不難推知的。對於羅加諾協約的籌商，德國的國家主義派自始便持着積極反對的態度。他們的理論是：只要德國簽訂了這麼一個約協，則凡爾賽和約便永無推翻的希望了。正在這個時候，蘇俄的政治家齊趣林 Chicherin 却又親到德國，游說德政府拒絕批准這個協約。他說：假如德政府不能照辦，則德、俄的邦交當會發生影響。但是無論形勢如何險惡，斯脫來斯曼，路德，和與登堡 Hindenburg 三人却始終爲這個約協奮鬥到底，所以到了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德國的國議會竟以二七一票對一七四票批准了這個約協；而同時還議決：德國應即爲加入國際聯盟之請求。在同年同月，約協各國便將科倫的駐軍撤退，藉爲西向派的應援。爲了這個事件，白里安 M. Briand 照會德國的大使道：「約協國深信：她們和德國的關係業已另闢一新紀元。所以她們特以德國簽認羅加諾約協之日，爲她們撤退科倫駐軍之時」。

在同年十一月一日，加入羅加諾約協的各國代表共集倫敦，正式簽認這個約協。在同

一的日期上，英王以張伯倫對於這個協約交涉有功，便特賜他以「最高的武士爵位之徽章」

The Order of the Garter。

德意志加入國際聯盟

這場戲劇的第二幕的舞台設在日尼瓦。在這一幕當中，德國站在國際聯盟的大門首，靜候各協約國請她加入。但是這一幕的空氣却不像前一幕那樣地吉祥如意了，在他們的工作進行上，各協約國的政治老官們都堆着滿臉的愁容。大有棘手萬分之感。

遠在一九二四年的秋季，德政府便流露出願意加入國際聯盟的意向；但是她的加入却是無條件的。她的條件便是：一，以永久會員的資格參加國際聯盟理事會；二，和其他的會員國，站在平等的地位；三，遇有侵略的事件發生的時候，不能擔負國際聯盟約章第十六條所規定的共抗「侵略的國家」的義務，因為她現在正在實行軍縮，事實上辦不到這層；四，對於凡爾賽和約所規定的關於「戰責」的條款，不再為重複的接收聲言；五，對於國際聯盟委任統治委員的工作，要求參加。在這時候，德國的國家主義派把這個統治委員看作各協約國管理歐

戰贓品的工具。第五個條件乃是德政府專為博得他們的滿意而提出的。

經過雙方的交涉之後，各協約國隨即認可：在國際聯盟理事會當中，德國應取得永久會員的資格。自此以後，她們的交涉的焦點便完全集中在：德國應否擔負國際聯盟約章第十六條的義務這一個問題上面了。在進行這種交涉當中，德國所最怕的是蘇俄對於波蘭的侵犯。她說：按照凡爾賽和約的規定，她的軍備業已大受限制，而陷入不能自衛之境。假如一旦事變發生，按照國際聯盟約章第十六條的規定，她便要對於某國進行經濟絕交的行動。在這種情形之下，這個國家或竟會遷怒於她，而舉兵以相犯，那麼，她又有什麼方法來抵禦呢？此外，德國位於歐陸上好幾個國家的核心，將來在國際聯盟指揮下的爭戰假如一旦爆發，則德國或者竟會變成公共的戰場。這乃是她所最為焦慮的。又如波蘭萬一為其他國家所侵犯，而法國則竟想越過德國的國疆以救波蘭，則她對於這層尤為反對。總而言之，在凡爾賽和約的嚴重限制之下，她業已失去了自衛的能力。所以對於國際聯盟約章第十六條所規定的義務，她便萬難承受。她所要求的便是：她儘管加入國際聯盟，但是對於經濟絕交的這種行動，她仍要保留着自由裁量的權利。

在這方面，那加入羅加諾協約的各協約國也不惜以迂迴曲折的手段，俾德國以相當的滿意。在同年十月，她們牒達德國道：她們雖然不能代表國際聯盟說什麼話；但是對於國際聯盟約章第十六條的法文，她們却敢試行解釋。她們以爲：在這條的規定之下，各會員國原有共同衛護國際聯盟約章的義務；但是履行這種義務的程度却應以各該國的軍事上的實情，和地理上的地位爲準。

對於這種解釋，德國隨即表示相當的滿意，而將她的原議撤銷。在羅加諾協約業已簽訂以後，她便正式向國際聯盟請求加入。在一九二六年二月，德政府向衆宣言道：國際聯盟理事會應即予德國以永久會員的資格。這是很關重要的。假如這層辦到，則德國便可利用她在國際聯盟的勢力，來促進那業已不適現用的凡爾賽協約的修改。國際聯盟接到德國的這種請求之後，他便很匆促地在同年三月召集了一個大會。

批准德國的加入請求，和給她以理事會永久會員的資格本來是一件很容易辦到的事情；無奈其他的非永久會員國受着私心的驅使而提出反對，所以這種進行，又復中梗。在這時候，西班牙和古巴很堅決地揚言：除非她們也能得有理事會永久會員的資格，則她們對於德

國的請求，絕不肯爲贊成的表決。按照國際聯盟的規定，這種決議是以全體一致的贊成爲成立要件的，所以這兩個小國的獨特異議便足致德國的企圖於絕望。正在雙方爭持不下的時候，波蘭忽又步她們倆的後塵，而爲同樣的表示。波蘭是法國的聯盟國，在她簽訂羅加諾協約的時候，法國似乎業已答應幫她取得理事會永久會員的資格，藉爲報酬。假如這層果能辦到，則波蘭便可藉着其他約協國的襄助，而對於德國的修改和約的行爲，大加掣肘了。在這幾個星期當中，西班牙的行動也似乎得有張伯倫的奧援，所以纔敢大言無忌。

當這種不幸的消息傳到德國的時候，她的輿論界便議論紛紛，對於各約協國未能信守前約的行爲，大加指摘。斯脫來斯曼竟憤而揚言道：假如他在事前業已知道，德國在國際聯盟理事會的永久會員資格是以同樣的資格送給其他的國家爲條件的，則他便拒絕簽訂羅加諾協約。在這種形勢十分緊張的時候，人們更可以看出來：各國在日內瓦所進行的交涉乃是一種秘密的交涉；至於國際聯盟的大會不過是將她們的成議，作形式上的通過罷了。有了這麼一個論調的出現，當時的輿論便變本加厲地更形激昂。

在各國政府正在鬧到不可開交的時候，那小小的瑞典忽又提出反對以理事會永久會員的

資格俾給波蘭的意見。這真所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了。到了這步田地，各強國便不得不採行一種「抽後腿」的毒辣手段，以資應付。就中一國對瑞典說：假如瑞典不肯讓步，則她便要把那業已訂成的定買瑞典電話用具的契約取消；另一國又更進一步而對瑞典恫嚇道：她打算將彼此間的通商條約宣告無效，藉為報復的手段。

以後經過多度的勸導，波蘭竟肯表示讓步，而把原議取消了；但是西班牙和巴西却不是這樣容易地便肯就範的。在國際聯盟大會的特別會議當中，巴西代表米勞·法郎科 *Mello-Franco* 起立發言道：巴西的意見是一成不易的，無可轉環的。國際聯盟不應該化為羅加諾協約的附屬品；而羅加諾協約反應隨時變動，以求適合於國際聯盟。因此，國際聯盟大會便只得漫無結果地宣告休會，而准許德國加入國際聯盟的提案也就只可留待同年九月的大會批准了。

在後此的幾個月當中，國際聯盟便特組了一個委員會，從事於下列的兩項工作：一，籌畫理事會的改組；二，對於互相爭逐的某幾國，設法予以調停。結果，這個委員會商定：只是德國一國可以取得理事會永久會員的資格，因此，將理事會永久會員的數目改為五國。在

前此的時候，該理事會向爲永久會員五國——英，法，意，日——和非永久會員六國——由大會選舉——所組成。關於非永久會員方面，這個委員會商定：非永久會員的數目應由六國改爲九國；她們的任期定爲三年，任期終滿後，依大會的決議改選。在這九國當中，只有三國得有「復被選，得連任」的資格。這便是這個委員會私下投贈給波蘭，西班牙，巴西這三國的餅餌。有了這麼一個調停的預計，所以到了一九二六年九月，那第七屆大會便宣告開會了。

在九月八日，這個大會全場一致地議決批准德國的入盟請求。德國的入盟儀式便在日內瓦的改造堂 Hall of Reformation 舉行；而當場的主要人物便是斯脫來斯曼，和白里安。在九月十日，這個德國的政治家便以一種深自抑制的和莊嚴穩重的語調，向衆揚言道：德國的加入國際聯盟乃是一件很關重要的事實。這件事實指給我們以一個全人類政治發展的新方向。在這方面，牠的力量較之國際聯盟的任何的文件和工作大綱的都大。歐戰曾經給我們以物質上的破壞；而在精神上，則牠的影響，尤爲惡劣。只是到了現在，世界各國才感覺到一個新的理想的衝動。他希望：自德國加入國際聯盟之後，彼此對於一九一九年的和約的爭點便可逐漸調和，融爲一致。

至於國際聯盟方面，則特派白里安對德國致答詞。他的言詞很能動人，即一般態度冷靜的記者都大受感動。他說：從過去的好幾個世紀的戰爭當中，德，法兩國業已受盡光榮；受盡悲苦。現在她們懸崖勒馬，改用新的方法的時期業已成熟了。所謂新的方法是什麼呢？這便是德，法間的和平。牠的涵義是：她們前此的可怖的，和可慘的鬥爭業已點汙了往史的簡編；關於這點，她們業已認清，和毅然棄置。他繼續着說，「我們以往的行爲穩現着那玄黑色的兇服般的惡兆。對於那時所受的這種苦楚，我們是永遠地沒有法子，予以澈底地濯滌的。在那時候，我們彼此間的爭議的解決方法，只有戰鬥，只有流血」。我們現在不了。我們彼此間雖然仍舊存有爭議；但是我們此後的爭議却單靠着法官的依法判決，以為唯一的解決方法了。我們此後的出席日內瓦的代表不是以德人，或法人的資格出席；而是以國際聯盟的公民出席了。自此以後，各個國家都應該一心一德地努力於國際聯盟的維護。有了這麼一個機關，我們纔可以得到和平；沒有這麼一個機關，則我們又復感覺到那「久苦吾民」的戰爭的恐嚇了！……國際聯盟的現情並沒有向後退化；而我則更敢相信：牠的前途是日趨發達的：今日牠邁進了一步；明日牠還會邁進一步的。「今日我們能和你們共叙一堂，

實在不是一件等閑的事實！」當時在場的聽衆幾乎含有全世界各國的代表。在掌聲如雷的熱烈歡迎中，白里安便退歸原席。

從此可見：同是一個國際聯盟；而德、法政府的認識各異——從牠，法政府看見了安全的保障——從牠，德政府看見了正義的希望。但是以後的事實告訴我們：她們倆的希望太大了；她們的希望是要打折扣的。但是無論如何，只要你想起了德國和協約各國在凡爾賽宮鏡室相會的故事。想起了法軍進占魯爾的故事，則你總會覺得：在這漫漫無盡的蠶叢道上，業已透出一線曙光。真的，她們業已越過了歧途的轉角，而日在邁進了！

但是經過了這麼一個波折之後，國際聯盟的內部組織却爲了某幾個國家的自私行爲，而大見退步了。爲順應她們的要求起見，國際聯盟迫得將牠的理事會的會員人數增加，因而陷入大而無當，轉動不靈之境。自此以後，全體一致的同意恐怕更難取得了。經此之後，牠並未能立即得有巴西和西班牙的滿意。以後到了一九二八年的春季，西班牙雖然軟化；而巴西却步着她的近隣——美國——的後塵，而持着一種「不肯苟同」的超然態度。

國際聯盟本來是各協約國一手包辦的國際機關。利用着牠，她們得以在有利於她們的方

面，拚命維持現狀。自從德國加入之後，牠便變成一個真正的國際機關，而雙方的利害，也就可以藉此得到相當的均衡了。在前此的時候，那戰後改屬他國的德人對於所屬國政府的控訴，和戰前原屬德國的殖民地對於受命統治的政府的控訴多未能得有國際聯盟的充份注意。國際聯盟往往聽了被告的一面之詞，而把這些案件輕輕放過。現在德國既已加入國際聯盟理事會，她便可以為她的舊屬子民據理力爭；當上述的案件發生的時候，她便可以力主公平處斷了。

此外，對於一般民衆的心理上，羅加諾協約，和日尼瓦會議都作有一種新精神的灌注。自此以後，和平的心理替代了戰爭的心理；自此以後，德國使由國際集團的局外人而進為國際集團的一份子。這層較之上段所述的尤覺重要。在一九二六年國際聯盟大會開會的時候，斯脫來斯曼和白里安使聯袂同遊駝里Thoiry。在這個小鎮的一個用膳席上，他們作有長時間的談話——關於賠款，和撤退來因蘭的駐軍，以及其他的問題，到會談及。這便是雙方改用新方法的一個實證。這個談話雖然未能產生什麼具體的結果；但是牠却透露着一種互相讓步的新精神。這種新精神的價值實在不是幾句空言所能估量出來的！

本章的參考書

Fabre-Luce, A. Lofarno. New York, Knopf, 1928.

Glasgow, George. From Dawes to Locarno; being a critical record of an important achievement in European Diplomacy, 1924—1925; with a foreword by J. Ramsay MacDonald. New York, Harper, 1925.

Quigley, H. S. From Versailles to Locarno.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27.

最近十年的歐洲

1927年

一五六

第七章 法蘭西的改建

歐洲大戰雖然蔓延歐洲各國；但是牠的主要戰場却在法國。從實際上說來，英，德二國的領土俱未曾受過敵軍的蹂躪，而法國的北部各省却曾作了四年多的戰場。這次的損失是很可驚駭的。在這個區域當中，計有十份之一的地方淪為廢墟。各地的葡萄園，以及農場等等盡受槍林礮雨的摧燬，經過這場浩劫之後，因此而被夷為平地的私人住宅計有三〇〇，〇〇〇所；公共場所六，〇〇〇所；實業場所二〇，〇〇〇所；因此而被拆燬的公路計有五〇，〇〇〇啟羅米突；因此而避難它方，流離失所的人民計有二，〇〇〇，〇〇〇人。

從表面上看來，首當戰爭之衝的雖然可以算是理姆斯 Reims，和喀姆布來 Cambrai兩個地方；但是流毒所及，則全法國的社會的和經濟的組織却都受有劇烈的震撼，而邊形動搖。到了一九一八年的秋天，眼看着法國便要崩潰：在一方面，軍心既已動搖；而在另一方面，

工人們又復過受經濟的壓迫，而想起暴動。當雙方的休戰剛剛公布的時候，布爾賽維克式的革命的恐怖實已布滿全國。環境既然這樣地險惡，所以各保守黨便不能不泯除各黨的黨見，而聯合起來，組成一個「國民集團」National Bloc，以資應付。結果：在一九一九年的選舉，他們便大獲勝利，直至一九一四年，然後下臺。

按普通情形說來，對於財政的整理，保守黨是總比急進黨實際一點的；但是當時法國的情形却不是這樣，因為法國打了勝仗；而同時她的土地却多陷入災區。在一八七一年，法國打了敗仗的時候，她會向德賠款，所以這回她想：德國總能向她賠款了。因此，她便不肯步其他各國的後塵，而作窮人打窮算盤的主張。在一方面，她既不肯增加人民的賦稅，以裕國庫；而在另一方面，她反定了一個災區特別預算。按照這個預算，當地的一切財源都是純靠着臨時借外債的。她以為：遲早德國是要向她賠款的；賠款收到後，她便可用以還債了。因此，在這方面，她便很為揮霍無度；而同時司事者又復乘機漁利。這都是人民所指摘出來的。按照可靠的核算，法國的改建費一共占去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元。

在從一九一四至一九二六這幾年當中，專就國家的稅收而言，法國總是入不敷出的；但

是政府方面也總不曾設過半點法子，讓她的預算出入均衡。在這個期間內，她的虧空實數計達三一五，九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紙法郎。爲填補這個虧空起見，她便拚命地發行短期公債。以後政府的信用愈低；而這種公債的利息乃愈高了。此外，她還全無禁忌地發行紙幣。紙幣的額面價格本來是靠著準備金以維持的。當人們能夠將紙幣隨時向政府兌現的時候，牠的額面價格固然不受什麼影響；但是一旦這層辦不到，則牠馬上便要跌價了。當時的法國自然也未嘗能逃出這個公例。

在歐戰的全期當中，法國賴各協約國之助，得以應用種種人爲的方法，來維持法郎的價格；及至休戰告成之後，她的這種依賴便都消失了。在一九一四年，每法郎值一九·三〇分（美金）；到了一九二六年，她竟降至值二分。這完全是因爲法政府濫發紙幣的原故。這種法郎的跌價對於人民的影響是很有害的，因爲這種跌價的速率較之工資增加的速率大得多，所以嚴格地說，法郎跌價的意義便是生活費用的提高，此外，法國還有一般人是專靠著儲蓄食利爲生的。自從法郎跌價以來，他們的收入便跟着減少了。在一九一四年的時候，一個擁有一〇，〇〇〇法郎的投資家便可以專靠利錢，渡着很舒服的生活。到了一九二六年，

他沒有法子使出入相抵了，因為那時的法郎價格業已降至戰前的十分之一。

到了這步田地，法政府還是置各方的警告於不顧地繼續着發行紙幣。等到普恩加寶上臺的時候，他便想對於這種情形，加以救正。他首先向英，美的銀行借了大宗的外債，然後將那專為改建災區而設的特別預算取消，和進行了其他的財政改革。以後到了一九二四年改選，他失敗下臺。繼他而為總理的乃是急進社會黨 Radical Socialist Party 首領黑里歐。急進社會黨的份子非常複集；而按黨員的社會身分論，則多為中產階級的份子，因此，牠對於賦稅的增加，便堅持着一種反對的態度。在此後的十八個月當中，法政府一共換了七個財政總長。每個財政總長都是坐席未暖，便要下臺，所以無論誰來，都不能得有什麼結果。到了一九二六年七月，那名震一時的卡約 Cai-Daux 出任財政總長；但是當他一提出增加賦稅的時候，那些急進派的議員便把他請下臺去了。正在這個當兒，法政府還是一味地借債過活；過了不久的時候，法郎的價格便竟降至每四十八法郎值金元一元了。因此，一般的食糧的價格飛漲得非常地快，而人心也就跟着大形動搖。一時法國也應該改建莫索里尼式的獨裁政府的風說也就甚囂塵上。到了這步田地，那急進派的內閣便只得辭職下台；各政黨便只得暫時將

黨見泯滅，而其尊普恩加爲「法國的救主」，一致擁他上臺了。

普恩加之榮任「法國的救主」已不只一次了——確實的次數，恐怕連他自家也記不清楚。在一九一二年法，德爲摩洛哥問題而陷入熱烈的爭議以後，他進任國務總理；到了一九一三年，他又被舉爲總統，因之，戰前的法國外交便頗顯出他的手段。以後到了一九二三年，德國不能如期繳納賠款，政府沒法，把他請上臺去；到了一九二六年，國內的財政發生恐慌，政府沒法，又復把他請上臺去。

當普恩加重掌國政的時候，他並沒有利用當時的特殊機會，而作有建立獨裁政府的企圖。他的一切的政策都能得到國會的贊助；但是他並不會利用這種機會，來製成他自己的優勢。他很不客氣地向衆揚言道：「法國財政的唯一救濟方法便是增加賦稅。假如對於這個方法，國會不表贊同，則他便只有辭職。在一九二六年八月，法國國會便通過了增加賦稅的法案，計因此而增加的歲收爲九，三〇〇，〇〇〇法郎。到了這個時候，每個擁有二，〇〇〇金元的法國人每年便要繳納一九七金元的賦稅——這種擔負較之美國人民大得多。因爲統計欠周全的原故，詳細的各國人民負擔的比較固然很不好算出來；但是我至少也敢說：法國人

民的賦稅負擔較之其他任何國家的都重。

至於稅收的開支分配，則爲：百分之四一·五〇用在整理公債；百分之一六·四四用在津貼傷兵，和歐戰被害者的家屬——換一句話說，稅收總數之百分之五八用在歐戰的善後，其餘的纔能撥作政府的經常費。

此外，在行政方面，普恩加齊也同時作有許多的改革。他取銷了二二七個地方法院，二一八個地方監獄，一五三個地方會計官署；和裁汰了二，七〇〇個武官。他的第二步工作便是短期公債的整理。爲了實行他在這方面的計畫起見，他特設了一個「自治解利還本委員會」。這個委員會結束了許多的短期公債券；此外，牠還以很低的利率清償了許多及期公債——就中有些公債的利率竟從六厘降至三釐。經過沒有多長的時候，一切的以一年爲限的短期債券都銷滅了；而同時藉着上述的種種方法，這個委員會兼能辦到下列的兩步：一，展緩債券母金的付償期；二，減輕國家預算對於債券利息的擔負。

因此，普恩加齊的內閣，竟能謀得一九二六年年度的國家預算的均衡——一九一三年以後，這是第一次。以後這年竟能更進一步地得有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法郎的盈餘；

而一九二七年年度的國家預算也表現着同樣的傾向。在這個期間內，普恩加齊將法郎的價格由二分提陞至四分（亦即百分之百）自此以後，貨幣行市的波動便因而停止，而一切的經商企業又復得脫危險，而重見天日了。

普恩加齊在位之日還未足兩年之數。到了一九二八年四月，法國舉行總選舉。在這個時候，他的政策之是否受人擁護也就可以顯現出來了。一般的人們都承認：在財政的維持方面，他實在建有殊功；但是在另一方面，對他的政策大肆指摘的也大有人在。現在舉一個實例來說，那前時舉位相讓的急進社會黨便對他批評道：他對於國家的債務償還得太匆忙了，有些債務是應該慢慢地償還的。因此，他的政策便犯有「對於現在的國民太刻薄；對於將來的國民太優待」之弊。急進社會黨對於普恩加齊的成功，多少有點妬忌。這也許是有爲而言的，所以也未可遽視爲通論。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急進社會黨便撤回了牠對於政府的擁護，因此，普恩加齊的地位復又陷入險境。但是無論如何，大部份的國民還仍舊表示擁護他的政策：在翌年的春季，當選的衆議院議員都是誓守他的政策的。

自歐戰告終後，差不多經過十年，法國的財政然後得上軌道。在這方面，她較之任何國

家進步得都慢。這是因為什麼原故呢？第一個原故我在上文已經提過。這便是：她以為德國有個鑄幣局，德國既然打了敗仗，因此，無論如何，總要替她鑄幣了。第二個原故乃是由於她在政治上的特質而發生的。在政治方面，她和英國一樣，同是採取議會制；同是採取責任內閣制。後者的意義便是：假如某個內閣業已失掉國會的擁護，則牠馬上便要辭職。但是在另一方面，英，法間却又存有一種很關重要的異點。在英國的國會當中，只有三個大黨，所以她的內閣便能得有一種較為確定的國會擁護。但是在法國議會當中的政黨却有十多個，所以某個內閣必定要取得某幾個政黨的聯合擁護，然後可以高據政權。假如就有某一個政黨——牠在國會所占的議席也許是只有十數——忽然變更態度，而撤回牠的擁護，則這個內閣立刻便告動搖。因此，法國的內閣總是較之英國的為柔馴，因為他不能和英國的一般地抓着國會議員的大多數的擁護；因此，在時平無事的時候，法國的內閣總是不敢提出一種積極的政策——即使是只有少數議員反對的政策，牠也不敢提出。這種的政黨形勢對於法國的內閣，很為掣肘；直至一九二六年普恩加查組閣，才有些小的改變。這種改變的原因有二：一，這個新任總理的勇往直前；二，各政黨之暫泯私見。

現在再說第三個原故。在經濟方面，法國和英、德不同；她乃是個自給自足的國家。換句話說，她的一切需求大致均可返求諸己。貨幣行市的波動，和國幣的跌價對於一般以對外貿易爲生的國家是很有害的；但是法國却不是這樣的一個國家。因此她在這方面，便不會受有外國的壓迫，而幣制的整理也就可以從容不迫地慢慢進行。

法國的金融情形雖然曾經一度陷入危機，略如上文所述；但是她的經濟狀況却還不錯。這便是：她的人民照舊工作，照舊生產；因此，她在晚近的出口數量竟能超過戰前；而歐戰所殘留下來的災區——當地的入口業已恢復一九一四時的數目——也就得以漸次復元。在歐戰後，她的棉花，亞蘇布，毛織品，以及黃蔴的工廠業已得有長足的進展；而牠們的產品也居然可以和英國的成立競爭。此外，在絲，花邊，裝飾品，和汽車方面，她的生產成績也很不錯。因此，她的腐舊的經商方法也就跟着日有改良了。

在財政方面，法政府雖然很爲狠狽；但是她的經濟的進展却不曾因此而受有阻滯。在戰後的這幾年當中，牠對於運河的開鑿，和水力的利用，都很爲努力，而收有良好的效果。此外，鐵路的機器也有一部份電汽化了；航空的途程也延長了——她的航空線業將她和她在非

洲的殖民地聯成一片。但是我們也不應該把這些進步看得太高了。這便是說：歐戰在法國所種下的流毒尙未能完全肅清。在歐戰期中，法國的壯年人們——由十九歲至三十二歲的人們——差不多死了一半。這種損失對於她的經濟生活，和社會生活都是很有影響的。在未來的半世紀當中，她一定感覺到這層。因爲人口短缺的原故，法政府便只得將「強迫的軍事服役期」從三年改爲一年，以資救濟。

亞爾薩斯·洛林問題

除了財政問題以外，法國還有許多有待解決而尙未解決的問題。

歐戰的結局將亞爾薩斯·洛林送還法國；而亞爾薩斯·洛林問題也就跟着發生。這兒的居民計有一，八〇〇，〇〇〇人。他們所通用的土話大體上可以說是德文；但是他們却把自己看作法國人。因此，當地所發生的問題便很爲奇特。在一八七一年的戰役告終的時候，德國強迫法國將這兩省割讓給她。雖則當地的居民也曾提出嚴重抗議；但是她却充耳不聞般地不爲所動。在一九一四年歐戰爆發的時候，法政府便和亞爾薩斯人相約道：幸而她打了勝仗，

將亞爾薩斯奪回，則她對於當地的風俗和習慣，一定予以充份的尊重。在一九一八年，他又將這些老話，重複宣揚一過。

但是到了以後，他們彼此間的難題便重重發生，直至現在，還未能得有最終的解決。當亞爾薩斯隸屬德國的時候，後者把他看爲一個單獨的單位；在一九一一年，他竟能博得他自身的地方立法權；而同時當地的居民對於加特力教的信仰，也能備受德政府的尊重。到了一九一九年，亞爾薩斯·洛林歸還法國，法政府便把這兩省重新劃爲三個區域；并爲保存當地的風俗起見，特派一個總督管理全區。但是在另一方面，她却把當地的省議會，和斯特來斯堡的市理事會 The Strasbourg Municipal Council 給取銷；而各處的地方行政官員也都改用那絲毫不懂德文的法國人來充任。到了一九二四年，黑里歐內閣成立。牠更想將這兩省與內地各省一體看待；而把現存的異點，一概抹殺。牠第一步先將這兩省的總督取銷，一切行政，改由中央直轄；第二步便要來改革當地的教育制度。在第二步工作上面，牠所抱的目標便是減輕教會的勢力。當地的居民多半信奉加特力教；他們和羅馬教廷訂有一種契約。這個契約規定：當地教士的薪金由各該地的地方政府支付。此外，在他們的學校當中，也存有好幾

派的教會。每個學校都設有宗教教育一科。當地的孩童應入那派的教會完全視乎他們的父母信奉那派的教義以爲決。對於這種辦法，法國的急進派很爲反對。他們認爲：這是與「意識自由」的原則完全相反的。這種辦法的涵義有二：一，舉凡不信奉任何宗教的人們的子弟便無進入學校的機會；二，一切的教員都要擇信一教。因此，當黑里歐組閣的時候，他便打算將這種辦法廢除，而改用那不容教會插足的法國教育制度。但是這兩省的加特力派的孩童們却一致退學，以示抵制；黑里歐被迫不過，便只得和他們妥協了。他的妥協辦法規定：一，在原則上，各孩童應該不分教別，同受同樣的教育；但是在宗教方面，他們却得各依他們自身所信仰的宗教，分別受教育；二，在入學後的第一，二兩年當中，各孩童應專攻法文；但是此後，他們得在每星期內，選習德文三小時。

對於黑里歐的這種讓步，有些亞爾薩斯人仍是覺得未能滿意，因此，他們便組織了一個本土同盟 Heimathund。他們的主要要求有二：一，亞爾薩斯·洛林應有完全自治之權；二，德文應首被學習。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法政府將當地的德文報社三所封禁，這三份報紙曾經爲這兩省的自治要求說話。到了這個時候，法政府便以「意圖聯德」的罪名相加，因而予

以封禁【註1】了。

【註1】 Cf. *Le Temps*, Nov, 26, 1927.

以後法政府又捕獲了十五個意圖聯德的犯人。這個案件係於一九二八年五月一日在哥爾馬耳 Colmar 開審的。在這十五個被告當中，有兩個是新近當選的衆議院議員。結果：四個被告被判爲有罪；而那年達六十五歲的上述的議員之一也在其中。他們的罪名是：「意圖顛覆法政府」；他們的刑罰是一年拘禁，和四年破流。在這個案件剛剛解決的時候，普恩加寶又至斯特來斯堡演說道：德國應該把亞爾薩斯·洛林這兩省視同德，法間的橋樑。過了沒有多久的時候，他又在麥次 Metz 演說道：對於這兩省的改爲自治和中立區的要求，法政府是永遠不會答應的；但是同時他又說：對於這兩省的教育的，和宗教的習慣，法政府曾經作有特予尊重的允諾；將來法政府一定是要信守這種允諾的。

最終，法政府的組織又否太過偏於中央集權這個問題也藉着亞爾薩斯·洛林的爭議而逐漸發生出來了。對於各地方政府的行政，法國的內務總長是很有勢力的。假如有一個農人想在公共的道路上修築一道藩籬，則他所呈遞的請求書也會到達那高據巴黎的內務部。行政上

的太過集中，和政府的官僚化這兩點本來就是人們對於法政府的慣評；到了這個時候，亞爾薩斯人則更借重這些壞點來攻擊政府了。這種批評也許會促成法政府的分權化。這是可能的；而同時也就是一般地域主義者所希望的。

政府和教會的關係本來是法國的老辯題。到了這個時候，亞爾薩斯·洛林問題又復間接地將這個老辯題提出了。在這兩省當中的教會的法律地位本來是由當地的居民和羅馬教廷所締訂的契約規定出來的。這個契約規定：一，當地的教士薪金由各該地的地方政府發給；二，對於會督的委任，當地的政府有絕對的否決權。這種規定一直到了一九〇五年，纔喪失效力。正在這個時候，法政府却在熱烈的情態之下，和羅馬教廷斷絕契約上的關係。自此以後，在這方面，法國的人民便分爲兩大派：一是教士派；一是反教士派。急進各黨便是後一派的健將。

到了亞爾薩斯·洛林重歸法國之後，他們又發生問題了。他們的問題是：對於這兩省和羅馬教廷所締訂的契約，法政府應否予以尊重？當時這兩省對於宗教的感情異常熱烈；而同時羅馬教廷在政治方面的勢力又復與日俱增，所以法政府便決定對於這種契約，予以尊重；

而同時還想更進一步地和羅馬教廷恢復外交上的關係。在一九二二年，法政府派了一個大使，進駐羅馬；而在另一方面則又將從前所公佈的反教士的法案，故意置諸不問。到了一九二四年，各急進黨便利用反教士派的主張，作爲競選的武器。在一九二五年正月，法上議院通過了下列的決議：駐羅馬的大使應即撤回；至於關於亞爾薩斯·洛林的宗教利益，則另設一個機關代爲維護。以後因爲國中反對的聲勢浩大，所以這道議案并未見諸實行。直至現在，法國還是有個大使常川駐劄羅馬。

爲答謝當時的特殊優待起見，加特力教會也就棄去了帝制派，而擁護共和派。在法國當中，主要的帝制派政黨首推法蘭西行動黨 L'Action Française。這個政黨每以信奉加特力教義自豪；但是以後因爲牠的首領的言論過爲偏激，加特力教會反而和一般擁護牠的主張的人們冷淡起來。在一九二七和一九二八年之間，加特力教會便表現出這麼一種傾向。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法政府和羅馬教皇訂立了一種契約。按照這個契約，羅馬教皇答應：「在近東的各教堂當中，每逢耶穌誕，復活節，五旬節種種節日，應以某種確定的儀式上的敬禮獻給法政府。這種規定在法政府和羅馬教廷間存有外交上的關係的期間內爲有効。」

人口的低減

法國的第三個問題便是人口的低減。這個問題和上述二者不無相同；而在一般法國人的心目中，則其性質較之這二者更為嚴重。在一九二一年，法國的人口總數計為三九，〇〇〇，〇〇〇人——較之一九一一年，少了四〇〇，〇〇〇人。法國的家庭人口是很少的。法國的內閣共有七個閣員。據說現任閣員的孩子總數只有二十二個。法國人認為：在人口問題和安全問題當中，存有一種很為重要的關係，因此，他們對於他們的人口的低減，便很抱隱憂。他們的人口是在低減着。但是她的近鄰——德國——的却在很迅速地增加着。他們恐怕：有朝一日，德國的過剩的人口便會衝入他們的國境。此外，在工業方面，他們的工廠也是時常感到人工短缺之苦。

為補救這種缺點起見，法政府一方面向國外尋找同盟。和從殖民地內，募集軍隊，以充實力；一方面又以種種津貼為餌，鼓勵國內大家庭的組織，以圖人口的蕃盛。此外加特力教會也幫助政府向衆宣傳道：以人為的方法節制生育乃是一種罪惡。但是這種種辦法都未能收

有什麼效果；因此，他們的唯一有效方法便只有：減低「死亡率」(death rate)。在一九二六年，法國的「死亡率」爲一七·六；而英，德的「死亡率」則只爲一一·七，比較起來，法國未免相形見拙。在同一的年度內，英國的「產生率」(birth rate)較之法國爲低——約爲一七·八與一八·八之比——但是她的人口增加率却較之法國爲高——她的人口增加了二四〇，〇〇〇人；而法國的則只增加了五二，〇〇〇人。從此可見：法國的公衆衛生尙有再圖向上之餘地。一般的法國人們是很歡喜節制生育的。他們以爲：除了爲圖國家的安全，不得不增加人口，以抗德國以外，別的反對節制生育的理由都不成爲理由。只有爲了國家的安全，他們才肯在生活程度的減縮上，專爲兒孫，犧牲自身。在家庭的份子和工業的人工方面，他們都是倡着「在精不在多」的論調的。人口過剩，易致食糧不足之險。這是歐洲所共同憂慮的；但是法國却沒有這個憂慮。因此，在這方面，她便可卓然獨步。

她在這方面的情形既然正和別國相反，所以爲了補救她在人工方面的短缺起見：她竟從意大利和波蘭吸進了三，〇〇〇、〇〇〇人的入口移民。結果：因爲這個數目太大了，她又發生了許多的社會問題。自此以後，法國便努力於這些人們的同化；但是法國的同化能

力儘管是非常地大，而她總歸是覺得：這種工作太過艱鉅；法國的文化也許會爲了這些人們的不斷地移入而漸被危及。在一九二七年八月，法政府爲獎勵外人的入籍起見，便公佈了一個新的國籍法。這個國籍法將外人入籍的條件從三年的居留改爲一年的居留。以後法國又因此而和意大利發生爭議。她們的爭點是：到底意大利人應否因爲入法工作，而喪失了本國的公民資格呢？

上述的種種問題便是法國在戰後所要解決的問題。在某個時間內，她曾一度誤信：對於這些問題，戰敗國是能夠替她解決一部份的；但是過了沒有多久的時間，她便恍然覺悟：對於戰爭的餘毒，戰勝國和戰敗國都是同樣地要攤受的。上述的種種雖然都很難解決；但是在這種任重致遠的長途當中，法國還能夠忍受下去。從這些事實，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結論。這便是：在歐洲各國當中，法國乃是那最能持久的各國當中的一國。

本章的參考書

Buell R. L., *Contemporary French Politics*, New York, Appleton, 1921.

Great Britain. Overseas Trade Department. Report on the Economic and Industrial Conditions in France. London, H. M. Stationary Office (Annual).*

Huddleston, Sisley. France. New York. Scribner, 1927.

——Poincaré, a Biographical Portrait. Boston, Little, 1924.

Moulton, H. G. and Lewis, C. The French Debt Problem. New York, Macmillan, 1925.

最近十年的歐洲

第八章 英國這就完了嗎？

英國乃是世界上最可注意的國家當中的一國。這是誰也不會發生疑問的。至其所以博得這個地位的原故，則不外左列數者：一，對於人民的政權的享有，和政府組織的原理，她很有貢獻；二，她那廣大的帝國制度能够予「帝國需要」和「地方自治」，以相當的調劑；三，她擁有那很有勢力的，廣適全球的出口工業，船隻，和外國投資。

大英帝國雖然很有勢力；但是她那區區三島的本部人民却幾乎陷入絕食之虞。驟然聽來，我這句話似乎太過份了；但是事實却確確實地這樣地告訴我們。這三島的總面積較之賓夕法尼亞 *Pennsylvania* 還小；但是在她的村鎮間，在她的都會裏的居民却竟達三八，〇〇〇，〇〇〇人之數。英國的農產品不够他們吃的。這是自然的了。在他們這些人當中，只有百分之六從事農業；其餘的則或從事礦業，或從事船業。英國的出口貨爲製造品，和煤；她

的銷場滿佈在全世界上；而她的進口貨則爲食糧，和原料。她的生命完全靠着下列三者以維持：一，出口商業；二，大宗的外國投資的利息；三，海商業的利潤——她的海商業現在占有全球第一的地位。

對於歐洲各地，英國雖然很爲關心；而對於歐洲外各地，則她尤爲關心。她乃是南非，奧大利亞，新西蘭，紐芬蘭，和加拿大這五個「自治王國」，以及洛締西亞 Rhodesia 自治殖民地的「生母」；和愛爾蘭的「養母」。此外印度、非洲的某一部份，和太平洋的某一部份也都在她的統治之下。因此英國的本部的人口雖然只有三八、〇〇〇，〇〇〇人；而大英帝國的全部的人口却進達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人之數。在這些人當中，獨任維持這個帝國，和守衛這個帝國之重責的則只有她本部的人民。這也是世所共認的。

站在經濟的觀點上說，歐戰對於英國的影響很爲重大。她的領土內雖然沒有存着戰後的災區——她的寺院安然無恙；而她的都會也未曾受有槍炮的摧毀——但是她那全國上下依以爲生的海上商業却受有很劇烈的損失；她的人民却爲了保持她和各協約國的義氣，而犧牲了不少的熱血，不少的性命。在一九一四年，她的國債的利息總數爲二四，五〇〇，〇〇〇

鎊；到了一九二一年，則竟增至三四九，五〇〇，〇〇〇鎊。這種債務的增加完全是她參加歐戰的結果。此外，對於各協約國的聯軍，她一共提供了九，五〇〇，〇〇〇人，就中死亡和受傷的計有三，〇〇〇，〇〇〇人，大都由英國本部發往；而在船隻方面，則她的損失也已到達九，〇〇〇，〇〇〇噸之數。

歐戰既已這樣地消耗了英國的大宗的資本；而在另一方面，則牠對於英國的財源，又復摧毀得非常利害。這便是說：英國的外國市場因此而大見銷滅。在戰前的時候，德國本來是她的極關重要的一個主顧。經過歐戰之後，德國的財政便已瀕於破產；而中歐各國，和俄羅斯的購買能力也是同樣地驟然衰退。在她那殘餘的外國市場當中，忽又發現了許多新的競爭者：在一方面，美國的大量工業產品衝入了歐洲，和拉丁亞美利加的市場；而在另一方面，則日本的製造品又復衝入了她那獨步一時的中國的，和印度的市場，這真可以說是禍不單行了。

這些新的變動的最顯而易見的結果便是英國的失業問題的尖銳化。自從歐戰以來，直至現在，她的失業工人的人數大約爲由一，〇〇〇，〇〇〇人至二，〇〇〇，〇〇〇人之譜。

按比例數說來，這個數目較之任何國家的失業工人人數都大。在一方面，英國既有了這麼多的失業工人；而在另一方面，她的國債又復非常地大。因此，她的人民的負擔便自然而地無可避免地苛重異常了。所以我們可以說：在某一方面，他們的負擔較之法國人的負擔還艱鉅得多，因為法國人可以靠着內國的工業，和農業以謀生；而英國的生命則單純地靠着外國貿易以維持。在那剛剛過去的十年當中，英國所努力的工作有二：一是恢復她的老主顧的購買能力；一是抵抗國際市場上的新的競爭者。當這兩種工作的前途表現着非常黯淡的時候，好多英國人便很悽慘地反躬自問道：「英國這就完了嗎？」對於她那三八，〇〇〇，〇〇〇的臣民，她還能否供以必需的用品呢？假如不能，那末，她的臣民是不是便要向外國移植呢？她的人口是不是便要走向衰退的途境呢？

經過歐戰之後，大陸各國都拼命地力圖工業的發展；但是英國却不是這樣。她所苦心焦慮的乃是財政問題的解決；而她所藉藉以達到的目的乃是全世界的金融和商業霸權的重新取得。在一九二〇年，她便不顧一切地加徵好多的重稅，所以她因此竟能得到國家預算的均衡。到了一九二五年，她的金本位制也就恢復了。經此之後，她的國幣便又恢復了戰前的價

格；但是對於這點，却有些人表示不滿。他們的理由是：這麼一來，英國的國幣價格便較之其他各國的國幣爲高，因此，在國際通商上，英國便很不容易找到主顧。英政府既已爲了整理財政起見，而加徵了好些重稅，所以在她的這種工作業已得有相當的效果之後，她便不能不爲她的人民的生活計，而力圖恢復戰前的狀況。

爲救濟當時的緊急情形起見，英政府便採了用了一種「失業保險」Unemployment Insurance的方法。有些人譏刺這種方法道：這種保險金簡直就是「賑災捐」。這到未見得是平情之論。此外，她又採用了一些獎勵勞工移殖的政策。在這方面，她的主要辦法無非是：對於向外移殖的人們，由政府予以種種的津貼，俾得散居於各「自治王國」內。截至現在，這種政策并未能收有什麼效果。換一句話說：向外移動的英國人仍舊是爲數甚少。

自從英政府在一八四六年將穀物律Corn Law廢止以後，牠一直都是墨守着商業自由政策——以最低價格買入，以最高價格售出，處置純任私人，政府絕不干涉。這種通商辦法乃是英國命脈之所繫。所以無論保守黨秉政，或自由黨秉政，他們都未敢棄去這種政策，而改用關稅保護政策。但是到了歐戰告終的時候，保守黨便開始變更態度了。他們說：這種政策

乃是一種不平等的單方受利的政策。在這種政策之下，受利的是一般和英國通商的各國；而受害的則反由英國獨任。對於各該國的入口貨，英國均未設有若何的限制；但是在另一方面，她們却都設有高度的關稅，以防礙英貨之進口。此外，他們更以為：大英帝國乃是一個在經濟上足以自給的帝國，因此，他們又提出了一個帝國優待法 *Imperial Preference*。按照這個辦法，對於一切在大英帝國內的各地的貨物，應即免徵關稅，或至少也改徵低度的關稅；而對於帝國外的各國入口貨，則應即改徵高度的關稅。這樣地，英國便可以自給自足，不靠外國以圖存了。

自保守黨變更態度以後，英國應採商業自由政策，抑關稅保護政策這個問題便成為英國各政黨的爭點。自由黨和工黨贊成前者，他們以為：英國在她的帝國內的通商實不如她在她的帝國外的通商為更有利於她；而保守黨則贊成關稅保護政策。對於這些爭點，假如我們還想得個清晰的概念，則我們對於英國的政黨制度，實有首加研究之必要。

英國乃是個採用議會制的國家，她的實權完全操之她的國務總理，和內閣閣員之手。假如議會對於內閣的政策，表示反對，則後者馬上便要辭職。在英國國內只有兩個政黨的時期

當中，這種制度很爲適用。在這時期當中，每一選舉。不是保守黨占了勝利；便是自由黨占了勝利，互相迭更，週而復始，這便是英國在戰前的政黨局勢。至在歐戰的全期當中，則英政府多爲這兩黨所聯合組成；而被推爲這種聯合政府的首領的則爲自由黨首領魯意·喬治。到了一九二八年，工黨和自由黨的一個支派才拒絕擁護聯合政府，而這聯合政府也就跟着發生動搖。但是因爲在選舉上，自由黨大占勝利，魯爾·喬治仍復繼任總理。以後到了一九二二年，保守黨也撤回她對於現內閣的擁護了。因此，魯意·喬治纔被迫下臺，而由保守黨首領布那兒羅 Bonar Law 繼他組閣。

在一九二一年，自由黨的政府爲拉攏保守黨起見，曾公布了一個工業保障法 *The Safeguarding of Industries Act*。自英政府在一八四六年實行「哥布登改革」 *Cobden Reforms* 以後，這乃是她改採關稅保護政策的第一次表現。按照這個新法，爲謀某幾種基本工業的利益起見，牠特定一種值百抽二三之的稅率。當時英政府認爲：爲預備應付第二次戰爭起見，這種辦法乃是不得已的，無可避免的辦法。此外，對於一般國幣價格低落的國家的進口貨，她又特徵重稅。英衆議院對於這個提案，很爲反對。只是在下面的兩個條件之下，她才肯予

以接收：一，在商務部 Board of Trade 對於各方的反對，業已充份考慮，而仍以該提案爲可行的時候；二，在衆議院業爲贊助該提案的決議的時候。

在布那兒·羅奉命組閣的時候，他的擁護者很希望：他能夠更進一步地厲行關稅保護政策；但是在他既已上臺之後，他並未能辦到這層，以副他們的厚望。正當這個時候，反對工業保障法的聲浪忽又陡然飛漲；而同時商業的衰退狀態又復呈露出來。有些人說：後者乃是前者施行後的當然結果。當這衆議紛繁，爭辯不已的時候，布那爾·羅恰又在一九二三年罹有疾病，因此，他便只得辭職了。繼他組閣的乃是鮑爾特溫 Mr. Stanley Baldwin。他也是個保守黨。他很有能博得人們的信仰；但是他的創始能力却遠遠不如他的前任。在一九二三年十月，他向衆揚言道：失業問題乃是英國目下最嚴重的問題；欲求這個問題之解決，他以爲非採行關稅保護政策不可。因此，他便以工業保障法爲未足，而更想採取其他的手段。以後他爲要貫徹他的這種主張起見，便將衆議院解散；而另行改選。這次的改選是在一九二三年十一月舉行的。結果：商業自由政策派占勝利；而保守黨竟因而失掉了三十六個議席。經此之後，保守黨仍占議員之多數；但是牠却迫得把關稅保護政策放棄了。這樣地，直至一九二四

年正月二十一日，衆議院對政府通過不信任案，鮑爾特溫才辭職下臺。

到了這個時候，英國的政黨局勢業已不像戰前那樣地簡單了。她的議會內又發生了一個新的政黨——工黨。這個政黨乃是英國近年來勞資不和的產品；她相信：英國的國家財富尙未能達到公平分配之境。在麥唐努的領導之下，她採取了一種緩進的社會主義的政綱；而她的擁護者則多從勞働階級吸來。在上述的末次選舉當中，牠在衆議院內，占得一九一席；而自由黨則只占有一五一席。

鮑爾特溫內閣踢臺後，英王便令麥唐努組閣。這乃是英國有史以來的第一次的工黨內閣；但是我却絕對相信：這一定不是第末次的工黨內閣。麥唐努乃是個蘇格蘭人。他出身寒微；并未曾在牛津，或劍橋大學畢過業。他的一生學問完全是由他自己學來的。經過長期間的奮鬥之後。他的政治家的美名竟漸漸地赫奕起來了。他乃是那些以議會爲武器的工黨創始人之一；而同時他還設法和一般智識階級的社會主義者，以及職工運動的領袖們互相聯絡，以期增加他那工黨的聲勢。他的夫人乃是一位著名的英國教授之女，因之，他的政治生活頗能夠得有她的襄助。他乃是個和平主義者。爲了反對英國參戰的原故，他竟甘心身入囹圄，而不

肯放棄他的主張。到了一九二四年，他竟能組成了他的工黨內閣。他的閣員計有智識階級的社會主義者雪尼·華卜 Silvery Webb，職工運動的領袖亞搭爾·漢得生 Arthur Henderson，和自由主義派的貴族哈爾丹 Harding。這實在是英國的德模克拉克西制的特殊表現。在衆議院當中，工黨議員並未能占得大多數，因此，麥唐努內閣便要靠着自由黨的擁護；而她的政治行動也就大受後者的掣肘。在這一個時期當中，英政府在國際方面採用的協調的外交政策很能收有相當的成績。這乃是我們所可紀念的。在這種局勢之下，工黨的比較急進的經濟政策以致未敢盡量提出實行。麥唐努的財政總長乃是腓力·斯努丹 Philip Snowden。他乃是個聲名卓著的學者，和嫻於詞令的辯論家；但是他却沒有什麼辦事的魄力。他深信：從上次的選舉看來，國人是很反對關稅保護政策的，因此，他的預算乃是根據這種信念製成的。

麥唐努內閣的壽命祇延長到一九二四年十月。他的塌臺的主要原因如下：在這時候，有一個雜誌主筆被認為有宣傳赤化，鼓動軍隊謀反的嫌疑。對於這個事件，衆議院業為依法懲辦之決議，但是麥唐努却因此而將衆議院解散，另行改選。正在進行改選的當兒，那鬧動一

時的金維諾夫的赤函事件忽又發生，對於工黨政府很為不利，而結果：保守黨便大獲勝利了。在這次選舉當中，投工黨，和自由黨的票的人數雖然增加；但是結果：保守黨却在衆議院內占了二〇〇席；因以構成了衆議院內的多數席。因此，英王又復起用鮑爾特溫，令他組閣。

在各政黨進行競選的時候，鮑爾特溫向衆揚言道：他以後不擊關稅保護政策，作為他的普通政策。但是到了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他竟迫於工業的利益的需要，而公然宣布：為保障勞働者的職業安全起見，議會實有通過種種新的法案之必要。他以後用了一種改頭換面的手段，將工業保障法略加修改，又復提出於衆議院。當時有些人指摘他說：這乃是他違棄前約的行動；這乃是一種換湯不換藥的關稅保護政策。但是他們反對儘管反對；而保守黨却在這時占有衆議院的多數議席，所以鮑爾特溫的辦法畢竟是通過了，直至現在，仍然繼續有效。這種辦法的具體步驟是：假如某一個工業願意政府對於某種貨物增徵關稅，則她應即將她的意見呈達商務部；經商務部轉呈國會批准之後，這種新稅便成爲一種有法律根據的賦稅，而列入財政法案 Finance Bill裏面了。據說舉凡一切僱有六〇〇，〇〇〇工人以上的工業都已

蒙受這種辦法的保護。

從上述的事實，我們可以說：歐戰對於英國的最大的影響便是讓她局部地放棄了商業自由政策。有些觀察家說：英國的這種傾向乃是暫時的；而絕對不會持久的。他們的理由是：英國的本部幅員過爲狹小，她一定不能夠將她自己的工業產品，掃數自用，換句話說，她一定要將這些剩餘的產品運向外國發售，那末，她便只可設法獎勵外國貿易，而不能設法防害外國貿易了。到了現在，對於各「自治王國」的關稅釐定權，她已完全失却。因此，各「自治王國」也未始不可將她和其他各國一體看待，而對於她的進口貨，也同樣地徵以高度的關稅。英國的關稅保護政策是以帝國優待法的理論爲根據的。假如這種理論果能見諸實行，則勢必引起各被排斥的國家的反感；而同時各「自治王國」還不見得對於她的這種辦法，表示同情，這麼一來，她便要吃虧了。

炭坑爭議

經過歐戰之後，英國的工業情形便已日趨險惡；而在這些工業當中，則尤以煤礦工業的

情形爲更形險惡。除了農業以外，煤礦工業乃是英國全國內僱用工人最多的工業。英國全國人民的十二份之一依靠煤產爲生；而同時煤又是鋼鐵，造船業，以及工程商業的根基——換句話說，煤乃是英國的全國工業的根基。此外，以重量言，牠占英國每年出口貨的五份之四；以價值言，占十份之一。在一九一三年，英國的出口煤數爲九八，〇〇〇，〇〇〇噸；到了一九二四年，竟降至四四，〇〇〇，〇〇〇噸——較之戰前減去了一大半。在這年內，德國從英國輸入的煤較戰前少了六，〇〇〇，〇〇〇噸；俄國少了十三，〇〇〇，〇〇〇噸；而意大利則爲了電力，和水力工業的發達的原故，也減少了不少。英國的煤礦業的生意既已這樣地蕭條，所以牠的利潤也就跟着減少。她的資本家吃苦不過，便想用減少工資，和延長工作時間的種種方法，來補救他們的危機。但是工會聞訊之下，却又是憤激非常，立即向他們提出罷工的恐嚇。假如這種罷工果然實現，則英國的全國工業必要大受影響，而失業問題必又更趨尖銳化了，因此，英衆議院便於一九二五年八月通過了下述的決議：礦業應由政府發給津貼，俾免減少工人的工資。

以後英政府又派了一個以黑伯特·撒姆耳 Sir Herbert Samuel 爲首的欽差委員會 Royal

Commission專從事於整個煤礦業的調查。這個委員會的報告書是在一九二六年三月發表的。牠的內容略爲：煤礦業應該收歸國有；而管理則可仍舊屬之私人。牠又說：假如英國的煤礦還想繼續存在，則現時分隸各家的礦業必須併合；而現存的運礦支部也必須酌裁。站在經濟的方面說，煤礦業實在沒法維持現存的工資，換句話說，減低工資乃是必要的。同時，這個委員會還以爲：由政府發給津貼乃是一種絕無道理的辦法，因此，也應立即廢止。

正當勞資雙方進行交涉的時候，礦主們忽然通知工會道：他們彼此間的工資協定應於五月一日期滿失効。礦工們對於礦主的這種舉動，深爲不滿，隨即實行罷工，以示報復，雖則英國務總理馬上出而制止，而亦無効。各職工會繼續着便向英政府遞送了一個內容略如下述的通知：自今以後，關於炭坑爭議的事件，各礦主們不得再向礦工爲單獨的交涉。現在的交涉對手業已改爲職工聯合會議會，和礦主。到了一九二六年五月三日，各運輸工人都跟着實行罷工了。他們以爲：這麼一來，全英的工業必會陷入危境，而輿論也就不得不爲他們的應援了。這便是他們罷工的目的。自從休戰以來，英國使時有礦工罷工的危懼，不料到了這個時候，而竟然實現。

那區區三島的英國總罷工實較之法國總罷工爲嚴重得多。英國總罷工的意義是：多量的船隻一律停駛，以致那全英人民依以爲生的食物均不能運到英國去，以應急需。英政府對於一九二六年的總罷工，手段非常迅速，而嚴謹。英王喬治 King George 開耗之下，隨即宣布全英戒嚴，而予鮑爾特溫內閣以幾與「狄克推多」相埒的大權。政府隨即募得義勇隊多人，分任鐵路上，和工業上的必要工作；并爲保障這些義勇隊的安全起見，立時徵集一批衆爲二五〇，〇〇〇名的特別警察。此外，對於一般形勢特別險惡的地方，還特別加駐軍隊，和戰艦。保守黨對於工會這次的行動，大加指摘。他們說：這完全是違反國憲的行爲；而法院對於這次的行爲，也竟爲有罪之宣判。在這種情況之下，各工會的領袖們隨即向衆宣稱：這次的總罷工并不曾含有什麼革命的意味。他們隨時都準備着和對方交涉。只要對方能夠顧全工人們的急需，和整個國家的利益，則他們便樂意和對方妥協。從上述的事實，我們可以看出來：雙方的精神都很不錯。這便是這次罷工的特色。

經過九日之後，雙方隨即成立了一種立刻重開交涉的諒解，而總罷工也就跟着中止。以後這種交涉並未能得有什麼結果：礦主仍舊拒絕增加工資；礦工仍舊拒絕照常工作。正在雙

方爭持不下的時候，礦主們忽又想用從外國運煤入國的方法，來破壞礦工的罷工。不料國際礦工聯合會 *International Miners' Federation* 對於他們的這種行動，却大加反對。在一九二七年七月，這個聯合會在布魯塞爾 *Br.* 召集了一個特別會議；結果：議決對於一切由歐洲各國運向英國之煤，均予設法制止。

以後經過了二十九個星期的長期交涉之後，礦工們竟於十一月十九日，正式宣告復工了。這次的失敗者是他們。他們爲飢餓所迫，所以便不得不軟化。就大體而言，他們的工作時間是較前增加了。至於煤礦業調查委員會的意見，則至今未曾見諸實行；整個問題之解決仍要待諸來日。關於這次的爭議，一般人的意見以爲：假如礦工的領袖們能够聰明一點，則工人們的情形也許會得有相當的改進。即以職工聯合會議會而言，牠也以爲礦工的總書記所採取的策略太急進了。

這次的總罷工引起了一部份英國人的杞憂，他們以爲：自此以後，無論那個工人團體都可以引起罷工，因而立制全國的死亡了。同時，保守黨又揚言道：英國的人民是絕不肯縱容少數的布爾塞維克黨徒，和社會主義者制其死命的。英政府便趁了這個衆議沸騰，工人力竭

的時機，通過了許多禁止罷工的法案。按照一九二七年的商事爭訟法 *The Trade Disput Act of 1927*，總罷工是非法的；同時對於一般工人領袖的罷工的提出，他也設有種種的間接預防的方法。在前此的時候，各工會得令工人們各按工資的多寡，捐助百分之若干，作為工黨的黨費。除非捐助者的本身提出反對，即得權免以外，其餘的是一律都要繳交的。這本為英國法律所許。在那時候，工人為省事起見，是很少提出反對的。到了這個時候，保守黨政府又公布了一道新法令。按照這個法令，除非捐助者的本身表示樂意捐助以外，一切的上述的募捐都是被禁止的。這種辦法對於工黨很為不利，有些人說：這道法令簡直是保守黨對於整個的工人運動的挑戰書。因此，工黨便決意在奪得政權之後，立即將這道法令廢止；而在這道法令尚未廢止以前，則只可暫聽法庭試用了。

從上述的事實看來，我們可以知道：對於工人運動，保守黨是盡力壓迫的；但是他們對付工人的手段儘管是老辣，而在另一方面，則他們對於英國現存的工業問題，和社會問題，却未曾得有什麼切實解決的辦法。自從歐戰休戰以來，英國每年的出口貨至多也不過到了戰前的百份之七十五；而一般和煤礦業有關的工業——如鐵，鋼，棉花，毛織品，機器種種工

業——的出口貨則減少得更爲利害。造成這種情勢的原因約有二者：一，英國的煤礦業的退步；二，煤在世界工業上的地位業被電和油奪去一部份；而英國的後述的兩種工業却又不甚發達。因此，有好多英國人認爲：假如英國還想在世界工業上保持她的原有地位，則舊工業的改組，和新工業的舉辦是必要的。

現在英國的出口貨較之戰前確已大爲減少；但是將來英國的國外銷場一旦恢復戰前的原狀，則她的出口貨是必會跟着增加的。目前所最可注意的便是：她的出口貨雖然一時降低；而她的入口貨則反較之戰前爲多。英國的生活程度本來是較之歐洲大陸高一點的。從上述的事實，我們可以知道：在歐戰以後，英國人仍舊維持着他們在戰前的生活程度，在一九二六年英國的入超總值計達三九二，〇〇〇，〇〇〇鎊。對於這筆虧空，英國人拿什麼來填補呢？他們的填補方法還是和戰前一樣。這便是說：他們所依靠的乃是一種「無形的出口貨」invisible exports——如海商業的利潤，儲錢，回扣，以及其他和金融有關的服役，和對外投資的利潤等等。只要英國人肯將他們的餘財儲蓄起來；只要他們的對外投資能夠長此不斷，則她在國際貿易上的虧空是不難以她那「無形的出口貨」來抵償的。

政黨的現勢

在最近的幾年當中，英國的主要問題固然是經濟問題；但是在政治，和宗教這兩方法，她也已作有一些很有趣味的改進，所以不得不對於牠們略爲述及。在這些事實當中，最可注意的恐怕便要算是自由黨的中落，和工黨的繼興，自由黨的中落的第一個原因乃是牠內部的破裂。自由黨現在業已分爲兩派。就中有一派還承認魯意·喬治的領袖權。他有一班政界朋友爲鞏固他的勢力起見，曾以大宗的款項放在他的手裏。其他的一派則對於那反覆不定的他，業已視爲沒有多大用處，而不肯接收他的領導；但是他們的自身也并未能產生新的領袖。自由黨中落的第二個原因乃是牠的政綱的欠確定。當牠進乘大權的時候，牠既未能制止歐戰的發生；又未能阻止英國的帝國主義的發展。因之久而又久，牠的激烈性，和勇氣便讓一般社會主義者侵蝕殆盡，而對於這些社會主義者的主張，則牠又沒有膽量去領收。所以一般主張較爲肯定的自由黨黨員便漸漸地讓別的政黨吸收而去——思想右傾的加入保守黨；左傾的加入工黨。工黨現在業已成爲英國的二大政黨之一；而同時對於掌攬政權的滋味，也會

領略過。牠的秉政期間雖然只有九個月；但是牠的成就却很有可觀——這乃是英國特權階級壟斷政權的終點，和工人突興的起點。在這九個月當中，牠的政治能力業已得有充份的表現，頓令一般深以「無領階級」collarless class——即指勞働階級——不嫻政治爲慮的英國人們怡然心安。自此以後，英國的政黨局勢便由兩黨制，而變爲多黨制，因此，法國，以及其他某幾個國家的小黨紛立的難題恐怕又要來光臨英國。但是有些人却以爲：自由黨遲早必會消滅——右傾的加入保守黨，左傾的加入工黨；有些却又以爲：英國的社會主義者實在也不過是自由主義者。假如這是對的，則英國當能繼續保持兩黨制。

經過歐戰之後，英國的男子因爲業有一部份効死沙場的原故而數目頓減，致爲國內女子數目所超過。因此，在經濟，和政治這兩方面，後者的聲勢都已陡然澎漲；而國中男子對於她們在政治方面的優勢，也就頓起疑懼，觀乎英政府在一九一八年所通過的國會改組法 *Parliamentary Reform Act*，而他們的疑懼也自昭然若揭了。這個法案在一方面雖然規定：女子在三十歲以上得享有政權；但是在另一方面，牠又將男子在財產方面的種種限制完全取消，藉以抵銷前者的孟進。直至一九二八年三月，英政府纔敢將選舉權，給予年及二十一歲

的女子。到了現在，英衆議院內居然有了幾個女的議員，而她們在政治上，也很活動。

除了選舉權問題以外，英國現在還有一個其他的憲法問題。這便是衆議院的法律地位問題。英國的貴族院是以一般世襲的貴族組成的；他們對於政治，大都不大關心。所以到了一九一一年，牠對於財政法案的最後否決權便已依法喪失了。自此以後，衆議院便可單獨地通過財政法案，而無須取得貴族院的同意，便可即時發生効力；至關於其他一切的非財政的法案，則經過貴族院的兩年的擱置之後，也就自然發生効力。對於貴族院的逐漸喪失政權，保守黨很爲扼腕；而在鮑爾特溫當權的時候，則衆議院的多數議席又恰爲保守黨所占，因此，保守黨便想利用擴張貴族院的政權的手段，來抵禦社會主義的高潮的飛漲。在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日，鮑爾特溫提出了他的貴族院改組辦法。這個辦法規定：一、貴族院的議員總數應由八〇〇人，減爲三五〇人，其中若干人應由英王欽派，奉職終身；其餘則應由一般世襲的貴族們公舉。二、貴族院應和衆議院合開聯席會議，藉以決定某個法案爲財政法案；某個法案爲非財政法案——現在這種決定權由衆議院議長行使。對於財政法案，英國的衆議院本來是具有先議權的。到了這個時候，保守黨又想藉着上述的辦法，將這種權柄逐漸收歸貴

族院了。此外，遇有僵局業已成立的時候，英王本來是可以任意加派貴族若干人，出席貴族院的。照保守黨的新辦法辦來，則英王的這種權柄也喪失了；而貴族院的獨立性也就跟着形成了。自由黨得悉保守黨的計畫之後，隨即發表了一個反對的宣言。牠說，這個新的制度如果真的見諸實行，則民衆的面前便只有兩條路：第一條路是接收那全無限制的貴族院；第二條路便是革命。保守黨的計畫既然引起了這麼利害的反感，所以牠也就不能不略爲歛跡，以舒民憤。因此，在這方面，直至現在，牠還未敢作有什麼實際的舉動。

國立教會

從一般美國人看來，英國的政府和教會的關係是很爲奇特的。英國現在仍舊是存有一個國立的教會——英國教會；而這個教會的教義也就是英國的國教。坎特布里 Canterbury，和約克 York 的大主教，以及其他某幾個主教現在仍舊是奉政府的任命，而爲貴族院的終身議員。英國教會的組織也是根據議院的法律案的。在一九一九年，英政府通過了一道內容略如下述的議決案：舉凡一切的英國教會大會的議決案經國會批准後，即具有法律上的拘束能

力；一切教會均須服從。英國在晚近對於祈禱書的修訂企圖便是以這道議決案爲法律根據的。英國教會乃是羅馬加特力教會的支流。在政治方面，牠雖和羅馬分離而獨樹一幟；但是在思想方面，則牠却深受羅馬的影響。戰爭，和科學的進步釀成了精神的紛亂。這種精神的紛亂在一方面固然釀成了一般只信現象的人；但是在另一方面，也釀成了一般迷信玄學，而對於宗教的權威努力尋求的人。我們現在且就事實而言：在晚近的這幾年當中，英國教會裏面的羅馬教派 High Church Branch 業已逐漸得勢。羅馬教派和英國教派的主要爭點現在完全集中在祈禱書問題上面。英國的現行祈禱書定有種種的苛嚴的法則，僧徒傳習，很爲費事。自從紐曼 Newman，以及其他的教徒們退出英國教會，而加入羅馬教會之後，英政府便通過了下面的議決案：舉凡探行羅馬教皇的儀式的傳教師須受監禁之科罰，以防羅馬教派之侵入。但是這并未能禁絕羅馬教派之採用羅馬儀式——當他們違反英政府禁令的時候，他們有些時候是被處分的；但是有些時候却很被寬容。在一九〇六年，英政府爲和緩羅馬教派的爭議起見，特派了一個欽差委員會。對於英國的現行祈禱書，詳加考察；結果：該委員會認爲該祈禱書實有重加修訂的必要。在後此的二十一年當中，教會的當局往往以修改該書爲

務。以後他們召集了一個國立教會大會 National Church Assembly。在這個大會當中，以三十四票對四票接收了該祈禱書的修正案。經此之後，他們然後再將這個議決案，轉呈國會，俾作最後的批准。同時，他們更作有下列的妥協辦法：對於新的祈禱書，予以批准；但是願用舊的祈禱書的仍可自行其便。這樣地，新的祈禱書便有通過的希望了。在前此的時候，「存儲聖餐」本來是非法的；但是按照新的規定，却不然了。

就普通的情形說來，國會對於國立教會大會的建議本來是一呈上來便予接收的；但是對於祈禱書的修訂問題，却未能保持着這種態度。對於新的祈禱書，貴族院業已得有多數議員的贊同，而予以批准。但是當這個祈禱書的議案在衆議院開議的時候，她却引起了一場熱烈的，和長時間的辯論。這場辯論以後逐漸地簡單化，而變成單純的「容納羅馬教與否」的問題了。那些反對這個新的祈禱書的議員們說：批准這個新的祈禱書便無異於坐令英國國教復歸於羅馬教。在這場爭辯當中，他們所用的文句都很爲情感化；而同時還有些人是在辯論時聲淚俱下的。因此，這個問題便引起了全全國的注意；而新的祈禱書的銷路也軌跟着激增。

塞西爾子爵 Viscount Cecil 描寫這場爭辯道：「自從歐戰以來，沒有一個提案能夠像祈禱書

的修訂問題那樣地引得全院的注意。這乃是人所共認的事實。在這個辯論當中，沒有一篇演說詞是攻擊宗教的。反對，和贊成的兩造的文句當中都是充滿了誠摯，和信仰。在關於非宗教的事項方面，這種精神是不容易得到的。這不是因為議員們對於宗教太不關心了……而是因為他們對於宗教太關心了。」

到了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五日，衆議院便將這新的祈禱書的提案否決。衆議院的議員是分隸於浸禮會，美以美會，猶太教，和英國教會的，因此，英國教會在儀式的演化方面便深受牠的掣肘。對於這次的失敗，主教們都很扼腕，以後他們將這新的祈禱書略加修改，又復呈請衆議院批准；而到了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四日，衆議院又復將牠否決。經此之後，「廢止國立教會」——即「政教分立」——的論調忽又甚囂塵上。假如這種論調果能見諸實行，則教會當會失去了一部份的財源；但是在另一方面，牠却能自己掌握自己的命運，而不受他人的掣肘了。有些人相信：政教分立之後，國人的信教狂熱必會因而增加。

大英帝國

假如我們將英國的帝國問題，擱置不題，則我們對於英國的敘述終歸是不大周全的；但是英國的屬地既然多在歐洲之外，在本書裏，我也不便言之過詳，所以只可簡略地說一點。在最近的十年當中，英國對於各屬地的權柄，和威信業已漸漸衰落，大不如前，因此，英國的帝國問題便成爲一種目下的重要問題。在一九一九年，英政府通過了一道議決案，在印度內確立了一種「雙重政制」Duality System。按照這個新制，好些政權業已歸還印度的理事會，和各部總長等等之手。這種新制的試驗期定爲十年；十年期滿，英政府應即簡派專任委員會，從事於印度的實況的調查，藉以解答「英政府應在何種範圍之內，增加印度自治政府的權柄」這個問題。這個專任委員會的首長以後便由約翰·西門 John Simon 充任。牠的調查工作一共占有一九二七年的全年。

英國，和愛爾蘭的關係問題業已爭議多年，而久成懸案。在一九二一年十二月，魯意·喬治所領導的自由黨內閣曾爲愛爾蘭定有一種協定。在前此的時候，雙方的惡感很深，暴動，搜索，暗殺，以及其他的種種慘劇接演不斷，時有耳聞；而充當這些慘劇的主要角色的則不只是當地的「黑，褐色的軍隊」Black and Tan Soldiers，而同時也有愛爾蘭的新芬黨黨

員 Irish Sinn Feiners。自從這個協定由雙方正式簽認以後，這些慘劇便算是一時絕跡了。這個協定的內容略如下述：一，愛爾蘭此後應稱爲愛爾蘭自由邦 Irish Free State；二，愛爾蘭應和各「自治王國」的自治政府，享有同樣的權利；三，在相當的範圍之內，愛爾蘭的軍事行政應受治於英國；四，愛爾蘭得自設國會；但是各國會議員應爲忠於英王之宣誓；五，厄爾斯得 Ulster——當地的居民多爲新教徒——應享有和愛爾蘭自由邦分立的權利。

這種協定乃是英政府，和愛爾蘭獨立運動的妥協產品，所以這種協定是否能夠得有愛爾蘭人民的接收還有待於該地人民的表決。在選舉正在進行的時候，各地的暴動，殺戮，擄掠，以及其他慘劇又復如雨後春筍一般重新開演。結果，對於根據上述的協定所起草出來的新憲法，國民雖予批准；但是他們的獨立運動的領袖德華勒拉 De Valera，和他的信徒却仍舊地反對這種協定。以後到了一九二三年，他便變了主張，而將一切暴動行爲，完全放棄；到了一九二七年八月，他竟率同同志四十四人加入愛爾蘭的國會。按現在的情形看來，要求絕對獨立的勢力雖然還是強軼異常，而日在邁進；但是這種協定卻是很不容易被推翻了。

專就英國，和她的「自治王國」的相互關係而言，英國的權威是逐漸減少，逐漸放棄的

在加拿大，南非洲，新西蘭，和奧大利亞都是這樣。這種趨勢一直到了一九二五年帝國會議開幕，而進至頂點。這個會議接收了布爾福爾 Balfour的報告，而作有下面的宣言：英國，和各「自治王國」雖然共同效忠於同一的君主，和依各國自由的意志，而聯成一個大英共和國；但是牠們却同為大英帝國的自治團體。牠們的法律地位完全平等；而在內政，外交，以及其他的任何方面，均無此隸於彼，或彼隸於此的關係」。自此以後，英國，和各「自治王國」的關係便單靠分駐各該國的總督——英王的代表——以資維繫了。各「自治王國」均得和其他國家訂定條約，和派遣使節，出駐外國；但是各「自治王國」的行動卻要頂帶着英王的名義；而英王的行動也要顧全到各「自治王國」的利益，和參照着各「自治王國」的自治政府的忠告。在各「自治王國」和其他國家訂定條約的時候，牠們分應顧及該條約對於大英帝國的影響，和在事前和在大英帝國當中的其他各國互商。這乃是牠們彼此間的互諾。在內政、和外交方面，英國均無權干涉加拿大，以及其他的各「自治王國」；而同時，英國又復明白宣稱：絕無取得這項特權之意向。在事實上，英國和她的各「自治王國」的相互關係却仍舊地非常密切。她們彼此間的連鎖事項計如下述：一，她們共願效忠的英王；

二，彼此時時互相諮詢；三，帝國會議絲連不絕；四，各自治王國在國際聯盟當中和英國結爲一體。

上述的種種協定很顯明地表現着英國在政治上的偉大。在一七七六年，美洲的殖民地要求自治。對於這個要求，她拒絕了，因而引起美洲的革命。這個革命的結果在一方面奪去了她的一部份的殖民地；但是在另一方面，却給了她一個很有價值的教訓。自此以後，對於各殖民地的自治要求，她便都一步一步地予以相當的批准。這麼一來，她的權威逐漸衰落了；但是她的新勢力也逐漸增加了。假如她將來萬一喪失了她在各處的母國地位，而她的姊妹國地位則斷斷不會喪失的。

本章的參考書

Angel N. Mut Britain Travel The Moscow Road? London, Douglas,
1926.

Inge, W. R. England. New York, Scribner, 1926.

Liberal Industrial Inquiry, Britain's Industrial Future. London, Benn, 1928.

Plachy, F. *Britain's Economic Plight.* Boston, Little, 1926.

Siegrfried, A. *Post-War Britain.* New York, Dutton, 1924.

Zimmern, A. E. *Third British Empire.*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6.

第九章 德意志的內幕

在二十年前，「德國革命」這個名詞似乎是個自相矛盾的名詞，因為德皇——威廉二世——的帝國政府太過根深蒂固了；德國的民衆太過馴服了，太過慣守紀律了。在這種情形之下，革命是不可能的。但是到了一九一八年，這個不可能的德國革命竟然發生了。

在一九一四年，雖然沒有一個社會主義者會經當過德政府的閣員；但是社會民主黨却是德下議院當中的最多數黨。社會民主黨共分爲左右兩派——左派希企以民主政治的演進方法，造成社會主義的國家；而左派則希企以革命的手段，達到這個兩派共同的目的。在一九一四年，對於德政府的參戰費用，社會民主黨黨員當中只有卡爾·李卜克內西 *Karl Liebknecht* 一人拒絕投票。以後戰爭連年，到了一九一六年，而社會主義的反對派也就漸漸發生。哈斯 *Hase* 就在這個時候，退出社會民主黨，而組織獨立社會主義黨 *Independent Socialist Pa-*

ity。這個新的社會主義黨中也存有一個左派。這派的領袖是李卜克內西，和羅莎·盧森堡 Rosa Luxemburg。他們乃是革命派；同時也就是非戰派。他們很公開地反對戰爭，所以在一九一六年，他們竟因此而被捕下獄。

一九一七年三月，俄國革命發生。餘波所及，德國的勞働階級便深受影響，而非戰的主張也就更形狂熱。恰巧在一九一六年，德國的農產又復失收；到了一九一七年，而食糧的短缺，便更趨尖銳化。在這時期當中，德國的食糧大抵均爲蘿蔔，因此，他們便把一九一七年叫作「蘿蔔年」Turnip Year。到了這個時候，一般較爲急進的工人們都已作了非戰的主張；但是那些日以擴大德國領土爲務的人們則仍舊是日夜設計進取，作種種將德國領域擴大到最高限度的規劃；至於一般普通的人民則受了政府的德軍節節勝利的宣傳，仍舊擁護着政府的作用政策。在一九一六年，那極端的主戰派公舉特爾皮芝 Admiral Von Tirpitz爲首領，而組成了他們那超愛國主義的祖國黨 Vaterlandspartei。這便是現在的超反動派，和國家主義派的國性黨 Volkische 的雛形。

在同一的年度內，那極端的非戰派又在另一方面，奉行李卜克內西，和盧森堡的主張，

而組織了一個斯巴太同盟 Spartacus League 他們的主要工作便是唆令工人們反對政府的主戰政策。在一九一八年的上半年，他們的工作竟能收有相當的效果。這便是：兵工廠的工人竟接收了他們的領導，而大舉罷工。經此之後，社會民主黨的左右派的分裂，便更覺露骨，而進至冰炭不相容的境地。在相當的範圍以內，我們可以說：他們這次的罷工乃是未來的革命的試演。到了一九一八年八月底，德國的民衆便全都察覺：除非戰場上發生有奇特的事變，則德國業已絕無勝利之望。她的對英的糧食封鎖計畫業已失敗；她的用潛水艇阻止美國的貨物運入法國的計畫也已失敗；盧奧多夫 Ludendorff 的後備軍也已將近用盡，而她在西部邊界的衝鋒計畫也已不能成功。到了這步田地，德國的民衆業已到了臨急自擇的日子了；全國民衆的憤懣氣慨業已達到極點了。他們現在對於政府的憤懣業已不止是主戰問題；而更是政府的內部組織問題了。在後一方面，他們的具體要求是民主政府的樹立，和選舉法的修正。

到了一九一八年十月四日，德皇還想挽回大勢，而特任那以思想自由著的馬克斯 Max of Baden 組閣。在這個新的內閣當中，社會主義者居然得着了幾個席位。這乃是他們在德國有史以來的第一次參政。德皇特任馬克斯組閣的目的有二：一，樹立民主政府；二，取消

普魯士的三級選舉制。這乃是他明白揚言的。所以實際說來，他的這次舉動便可以說是德國的專制政治的終點；但是可惜那時的大勢已去，他的轉意來得太慢罷了。

那時德國民衆所最反對的乃是他們的軍事領袖，對歐戰應負責任的政客，和當時的現行政府制度。德國在軍事上的敗北，和對協約國提出休戰完全是這些事變追出來的。那時各方面的要求都是：德皇退位。到了這步田地，德國革命乃進而成爲一種歷史的必要產品了。

德國革命實際上乃是由於她那駐基爾的海軍的叛變而牽引起來的。當德國的海軍在一九一八年十月二十八日受命出發的時候，外間風傳：他們行將被遣至某處，和英國的海軍作最后的決戰。因此，有幾艘戰船的水兵便不聽長官的命令，而擅將船裏的軍火卸下；同時，他們還發表了一個宣言。內容略謂：「假如英國的海軍前來襲擊我們，則我們當誓死防守我們的海岸；但是我們却不肯進而襲擊他們。我們的兵船絕不肯駛過黑耳格蘭 Heligoland 一步」。結果：德國的海軍官長傳令將這些叛兵掃數逮捕。他們的這種舉動不止是不能遏絕亂萌；而反令這些叛兵的抵抗力，頓增百倍。到了十一月四日，全軍便都譁變；赤旗隨即高懸；「海陸軍的兵士理事會」隨即組成；而各地的「兵，工理事會」也就聞風繼起，而蔓延

於全國了。

在德國的南部，首先成立共和政府的乃是巴威 Bavaria。到了十一月八日，哀斯那兒 Kurt Eisner——他是個猶太的學者，曾任社會主義者的前進報 VORWÄRTS 的主筆——被舉為該政府的大總統。巴威的王家聞訊之下，便於即日亡命外國。正在這個時候，柏林的民衆也都起而響應革命；因而革命的成功便已成爲一種必然的事實。

那時，德皇尙未退位。在十一月七日，德國的首相接到費特曼 Scheidemann——社會主義者領袖——的最後通牒；內容略謂：假如遲至十一月八日午前，而德皇仍不爲遜位的表示，和德皇太子不爲拋棄承繼大總統的特權的表示，社會主義者的關員當即辭職。這時，德皇仍留居德軍的司令部，一直到了十一月八日，而仍未會作有什麼答覆，至此各社會主義者的關員便都履行前言而一齊辭職。同時，他們還向政府提出警告道：假如到了明天，而德皇仍不退位，則他們當舉行總罷工。

在十一月九日的清晨，柏林的工人們便接收了社會主義者的命令，而離開工廠，廣集街上。當時街上戒備甚嚴，軍警林立，機關槍橫陳，如臨大敵一般；但雙方都沒有什麼暴

行，而流血的慘劇因之也未演成。這時，德政府正在舉行內閣會議。社會民主黨多數派的代表們——以霞特曼為首——便趁了這個機會，開赴首相邸，通告各閣員道：民衆們業已準備接收政府的一切政權了。馬克斯首相隨即答覆他們：道德皇的退位電報剛剛接到；說完之後，便將首相的席位讓給哀伯特 Edoart，而哀伯特也就即時為「人民政府」 People's Government 成立之宣告。德國和各協約國的休戰協定便是由這個新政府在十一月十一日簽署的。

到了這個時候，德皇業已背地逃赴荷蘭；而各地的王公等等也都先期亡命外國，因此，不煩流血地德國的政權便完全轉向社會主義者的手裏了。哀伯特隨即邀請獨立社會主義黨和他們組織聯合政府；內閣的閣員預定為由獨立社會主義黨，和社會民主黨的多數派各占半數。後者的黨員數量本來是較之前者的為多的，所以哀伯特的這種邀請便可以說是一種很寬宏大量的讓予；但是獨立社會主義黨對於他的這種讓予，給淡薄視之，而從容不迫地慢慢予以接收。就中有些老練的獨立社會主義黨的領袖竟公然揚言道：社會民主黨的多數派乃是社會主義的叛徒，因此，他們便應很堅決地拒絕和後者合作。以後獨立社會主義黨結果還是選了三個代表，和社會民主黨共組政府。他們的政權分配辦法如下：執行部設人民委員六人；

該部主席由哀伯特，和哈斯共同擔任。在上述的三個代表當中，本來有一個是屬之李卜克內西的；但是他却老實不客氣地拒絕不幹。

共和政府的締造

在十一月十二日，各人民委員便聯合發表了他們的第一次宣言。這個宣言述明下列兩點：一。確立自由共和國的根基；二，宣布國會應由全國民衆普選。在最初的時候，哀伯特便主張：政府應在最短的期間內，召集一個國民議會，藉以決定今後應採的政府制度。但是在另一方面，獨立社會主義黨却主張：德國應變為一個社會主義的共和國；一切的執行，立法，和司法的大權均應委之於「兵，工理事會」；而資產階級份子的政權，則應受完全剝奪。在這時候，斯巴太黨明白宣言道：對於無論採用什麼方式的民選議會，他們都極端反對；他們所要求的只是：一切的政權劃歸「兵，工理事會」。

關於上述的這一點，社會主義者的左右兩派的意見既然是這樣地大相徑庭，所以在革命爆發的頭幾個月當中，他們這兩派的相互間便發生了種種的爭端，甚至於由爭端而釀成了好

幾次的流血慘劇。歸攏起來說，他們的主要爭點不外是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之爭——也就是政治的民主政制和無產階級的獨裁政制之爭。

到了十一月二十五日，各邦政府的聯合會議開幕。他們被此間的惡感便更進一步地盡情爆發。在這個會議當中，哀斯那兒 Kurt Eisner 很不客氣地攻擊沙爾夫博士 Dr. Solff 道：「舉凡一切和舊政府有關的官員，都不配代表新德國和協約各國進行交涉，因為對於歐戰的肇端，他們這般人是要擔負責任的。爲了這個，以及其他的原故，沙爾夫博士的席位便只得改由布洛多夫·蘭曹 Brockdorf-Rantzau 繼任。結果：這個聯合會議將左派的「馬上實行的社會化政策」的提案否決，而作有下列的決議：德政府應於最短期間內，召集國民會議，藉以解決一切。到了這步田地，左派所希望的便只有：經過選舉之後。各地的「兵，工理事會」能夠占得勝利，而進爲國民意志的真正代表者。

在十二月六日，斯巴太黨徒遊行示威，和街上的軍警發生衝突。結果：他們死了十四個人。因此，左右派的惡感又復增進一步。

在這個時候，斯巴太黨徒在李卜克內西，和盧森堡的領導之下，仍舊是煽動工人暴動，

加重階級惡感，和引起國內戰爭，到了以後。又更進而反對國民會議之召集了。在十二月二十四日，他們又和軍警發生了一次情勢很為嚴重的衝突。結果：他們又死了三十多人。獨立社會主義黨的閣員聞訊之下，隨即全體辭職，表示不復和社會民主黨的多數派合作。這麼一來，臨時政府的閣員便讓多數派的黨員給完全包辦。因此。從獨立社會主義黨看來，德國的十一月革命便可以算是完全流產了。

在國民會議尚未成立之前，一切的國務便由多數派獨力撐持的政府暫負全責。在這期間當中，牠的工作，非常煩重，舉要而言，約如下述：一，軍事上，和經濟上的收縮；二，社會改良——假如這層辦不到，則政府的安全當即發生問題，而工人的勢力也必因而增加了；三，國民食糧的提供。此外，政府的地位還在風雨飄搖之中；而各處的內爭也日有發生的可能。

到了一九一九年正月，斯巴太黨的反政府的行為便進至頂點了。因此，政府為維持她自身的地位計，便不得不立刻募集義勇隊，藉資鎮壓。在努斯克 *Noske* 的領導之下，這些新集的義勇隊曾經掃平了好幾次的暴動；而他們的數量也就跟着增加，在德國的原有軍警當中，

占有相當的成份。在正月十五日，李卜克內西，和盧森堡被捕；在彼押赴監獄的途中，爲軍警所戕——有些人說：他們是被後者活活處死的。

國民會議的選舉即在同月十九日舉行。從選舉的結果看來，我們可以知道：德國的民衆並不對急進派表同情。這次的實際的票數計爲三〇，〇〇〇，〇〇〇票；就中獨立社會主義黨只占二，五〇〇，〇〇〇票；而社會民主黨的多數派則竟占有一，五〇〇，〇〇〇票。歸攏起來，我們可以說：社會主義的政黨共占一四，〇〇〇，〇〇〇票弱；而資產階級的政黨則竟占有一六，〇〇〇，〇〇〇票。國民會議一共有四百二十一個代表；社會民主黨的多數派在該會議當中占有最多的議席。即使他們能夠和獨立社會主義黨的代表聯成一片，他們還差二十三席，才能構成全會議的過半數。

這個國民會議不久便在韋瑪爾 Weimar開會；韋瑪爾乃是條麟吉亞 Thuringia大森林當中的一個很靜逸的小城；牠乃是哥德 Goeth的出生地；而同時又爲德國的文化中心。這個會議的第一步工作便是建樹一個臨時政府，藉以防止柏林的惡化。結果：哀伯特被選爲臨時大總統。他的內閣關員分隸社會民主黨，中央黨，和民主黨三黨。這便是世人共稱的韋瑪爾聯合

政府。

這個韋瑪爾會爾所草成的德國憲法乃是世界上最富有民主精神的憲法。這乃是一般人所公認的。牠的開宗明義第一條載道：「德意志國爲共和國；國權出自國民。」她的首要的立法機關稱爲「國議會」Reichstag，牠的議員乃是由全國國民依照比例代表的原則選舉出來的。至於參議院 Reichsrat 則爲各邦的代表，而只享有輔助的立法權。她的執行首長爲大總統，由國民普選；而任期則定爲七年。內閣閣員由他任命；但是閣員們却直接向「國議會」負責。在帝制時代，普魯士占有上議院的最高權威；但是按照這個新憲法的規定，則她在參議院——即從前的上議院 Bundesrat 的化身——的投票權却被限爲不得超過全院投票權的五分之二。此外，參議院的權限也較之從前上議院的權限小得多了。

這樣地，德國的新憲法便在那廣大的民主主義的基礎之上，確立起議會式的新政府來了——作起一種新的政制試驗來了。德國的「國議會」設有審查，和常務兩委員會。在「國議會」閉會的期間內，這個委員會對於政府，監督一切。此外，對於國民的創制權 Initiative，和複決權 referendum 的享有，這個憲法也作有縝密的規定。關於大總統，這個憲法規

定：一，大總統得由國民投票罷免；二，大總統所發布的命令須經與該命令有關的閣員副署，方生效力。關於「社會化」的實行，這個憲法備有條文多項。就中最關重要的乃是一種由各職業的代表所組成的顧問機關的試立。這種機關計含有廠工理事會，地方工人工理事會，和國家工人工理事會。這些機關的創立原本來是想讓工人們，得因此而實際參管政治和工業的；以後經過其他的法律的制定，而這些機關的權限便只限於「備政府之諮詢」而已。在這種嚴格限制之下，這些機關仍得享有下列的權利：一，對於工業企業的管理部，得提舉一兩個職員；二，在某種情形之下，得翻閱工業機關的公文書，以資攷核。關於經濟方面，這個憲法規定：國民的經濟利益得由專人代表，共組「國經濟理事會」，藉備政府之諮詢。一般含有政治的，和社會的性質的財政提案草案須經該理事會審查之後，始得提出於「國議會」，請求可決。該理事會的代表所代表的機關幾乎含有德國全國的經濟團體。她享有向「國議會」提出議案之權。

對於個人的自由權的保障，這個憲法也定有種種的很完備的規定。此外，牠更規定：一，國立教會應即取消——即不定國教之謂；二，確立全國一致的學校制度；三，一切的學

校都應受治的政府；四，初等小學校禁止私立。

以後關於學校制度的規定，在韋瑪爾會議當中，又發生了一個很難解決的爭議。他們的爭點便是：政府應否為各教徒單設學校；當時的議員當中存有不少的加特力中央黨 Catholic Center Party 黨徒。他們極力主張：政府應該這麼辦，一時衆議紛紜，幾至釀成僵局。以後還是由各方本着互讓的精神，成立了一種妥協辦法——世人稱為「韋瑪爾的校制妥協」。他們規定：在各市，區，村內，遇有當地的居民提出特別請求的時候，得就請求者之特別宗教，或哲學上的信仰【註一】，為開辦小學校；至於詳細的辦法，則依「國之法律」——與「邦之法律」對立——所規定的原則，由各邦法律規定【註二】。

【註一】譯者按：德憲以「哲學上的信仰」，與「宗教」同視，請參閱該憲法第三章第三百二十七條第六款。

【註二】請參閱德憲第四章第四百四十六條第二款。

自此以後，為宗教專設學校這個問題便成為德國「國議會」當中的一個永遠的懸案。在一九二七年正月，馬爾克斯 Marx 第四次組閣以前，沒有一個內閣關於這方面的提案曾蒙「國

議會」的通過。以後到了一九二八年三月，對於馬爾克斯內閣的教育經費提案，「國議會」又復拒絕予以批准，因此，他便迫得辭職下台。

關於德國的「國政府」——即中央政府——和「邦政府」的關係，這個憲法也作有一些很重要的更動。牠規定：一，「邦」應改稱爲「區」——舊名應即廢止；二，「國政府」的特權應較前大事增加。對於普魯士在政治上的優越地位，德國的南部各邦——尤其是巴威、和符騰堡 *Württemberg* ——是很爲妬忌的，因此，這個憲法的起草便感有一種特別的困難。在財政的關係上，他們彼此間的爭點尤爲劇烈，所以截至一九二八年八月，而他們尙未能作有相當的確實規定。

以後這個憲法畢竟是在一九一九年七月三十一日通過了；至於牠的發生効力的日期則定爲同年八月十四日。牠規定：各邦應即制定採用共和政體的憲法，因此，各邦的憲法便共以韋瑪爾憲法爲藍本，而先後通過頒行。

政黨的內鬨

當韋瑪爾的國民會議正在起草新憲法的時候，德國的第二次革命卻又大有隨時均可爆發之概。當時最爲難的政黨便可以說是獨立社會主義黨。他們一方面對於那態度較爲保守的社會民主黨的多數派的策略，表示不滿；而同時在另一方面，對於斯巴太黨的極端的革命手段，也未能完全贊同。以後斯巴太黨改組，變爲德意志的共產黨；而那徘徊兩極端派之間的獨立社會主義黨便於一九二三年，和社會民主黨的多數派復合——牠的極左派的份子自然是加入共產黨。在經過一九一九年正月間的鬥爭——斯巴太黨和政府的鬥爭，當時雙方的鬥爭很爲激烈，因之，從正月五日至十二日這一個星期便得「斯巴太週」Spartan's Week的綽號——以後，斯巴太運動便大受挫折；但是牠却并未因此而中道夭亡。在這時候，德國的形勢非常險惡，全國的人民幾乎瀕於絕望，所以暴動的手段也就成爲他們的家常便飯了。在這時候，協約各國的對德封鎖仍未解除；食糧的短缺仍是日趨尖銳化；工業的發展仍是寸進毫無；失業的問題仍是懸而未決；而那被遣散的兵士則更仍舊是爲數甚多，毫無安頓的辦法；此外，又加以馬克的開始跌價；巴黎和約大大不利於德的種種謠傳——這種謠傳較之各協約國的原始要求爲更刻薄，這簡直是讓德國人作夢也想不到的了——的四佈，德國在久戰之

餘，又復繼以凶年的不幸事件的發生，而德國的民心便和烈火上的沸羹一般了。在這種情況之下，斯巴太式的暴動之相繼響應，本來是很自然的；但是在事實上，這種暴動却爲什麼未能藉此而蔓延各處呢？這乃是我們所應置疑的。

在這時期當中，最有實力，和最禁風浪的人物便是擊斯克。他乃是個社會主義者。那時受他指揮的計有義勇隊多人。他藉着這些義勇隊的力量，和經過好幾次的血戰——在一九一九年三月當中，他和斯巴太黨的血戰尤爲熱烈——以後，竟能將德國的秩序恢復到從前的狀況。在二月十二日，哀斯那兒在巴威被刺。他的黨徒爲替他報仇起見，又殺死了兩個資產階級的國會代表。過了一個月的光景，慕尼黑 *Munich* 忽又爲蘇維埃共和國成立的宣告。在德國國內的亂子鬧得正兇的時候，匈牙利的政權恰又被布拉·罕 *Bela Kun* 奪得，一時全歐大震，輿論譁然。到了這步田地，擊斯克便老實不客氣地向衆揚言道：「我們一定要和慕尼克的瘋子算賬。爲達到這個目的起見，雖然引起了很慘烈的流血，亦當在所不惜」。過了沒有多久的時候，他便派了重兵，進攻巴威。經過迭次的血戰之後，而當地的革命政府便被削平，社會主義者的政權重新恢復。這個爲時很暫的事變對於一般資產階級的份子們留下了一

種很深的印像。巴威的義勇隊也跟着革命政府的削平，而組織成功，因之，當地的政權又漸漸地陷入一般反動的帝制派之手。在時平無事的時候，巴威的反薩姆【註一】民族的運動本來是較之其他各處都要來得特別地兇猛的。根據這個事實，那些反動派便解釋這次事變道：這次事變完全是反薩姆民族運動的當然結果，因為哀斯那兒乃是個猶太人。

【註一】譯者按：薩姆民族 *Sante* 乃高加索種的支派，牠所包括的主要人種爲阿拉伯人，和猶太人。

到了一九一九年的夏季，經過擊斯克的極力彈壓之後，德國的極左派的運動便算是消沈下去，一時不能復振了。但是正當他悉全力以對付左派的時候，那大半由舊官僚組成的帝制派却又乘機活動起來。對於他們，他完全未加注意。在這時候，凡爾賽和約的正文業已在德發表；德代表簽認這個和約的屈辱狀況業已傳到民間；而政府的軍隊又業已大大的減少。凡此種種均足以助長反動派的氣燄，而供給他們以批評政府的口實。一時輿論沸騰，對於當時政府處境的困難，全不想及，而多對於政府，大加指摘。到了一九二〇年三月，反動派的聲勢便漲至頂點；而那有名的加甫暴動 *Kapp Putsch* 也就在加甫博士 *Dr. Kapp*——他乃是那超愛國主義的祖國黨的主要領袖——領導之下，而應時發生了。這次的暴動雖然沒有得着什麼

結果；但是當時的反動的空氣却是很濃厚的。在這時候，在巴威則存有極端右派的政府；在魯爾，則發生有共產黨的叛變，德政府的處境可以說是難極了。

在德國的共和政府剛告成立的第一年當中，暗殺事件，層出不窮。這些事件的主動者大抵多為反動派的份子。哀斯那兒的案件上文已經提過，此處不再複叙了。在一九二一年當中，巴威曾發生了好幾次的含有政治意味的暗殺慘案。這些慘案都是當地的反動團體的預定計畫；而負責執行的正犯則為當地的總司令部。在一九二一年八月，馬哲斯·尼爾斯卜者 Mathias Erzberger —— 他乃是個很露鋒芒的加特立中央黨的領袖——在這兒被刺。德國和各協約國的休戰交涉由他負責進行；而凡爾賽和約也是由他代表德國簽署的，因之，一般的超愛國主義者把他看作眼中釘，而與意將他殺害。到了一九二二年六月，雷田努博士 Dr. Dathann 也被刺身死。他乃是在德國裏面最孚衆望的一個猶太人。自他死了之後，德政府又喪失了一個眼光遠大，和富有社會思想的政治家。此外，按照反動派的預定計畫，社會民主黨多數派的領袖霞特曼，大著作家馬森米林·哈田 Maximilian Harden，國務總理滑爾斯 Wirth，大總統哀伯特，軍防軍總司令西克特 Seeckt 都是他們的謀殺的對象；但是在這方

面：他們却未能得到成功。

在尼爾斯卜者的暗殺案發生以後，德政府便對他們施行了一種反應的手段。在一九二一年七月，「國議會」通過了下列的議決案：一，憲法上保障個人自由權的各條款暫且擱置不用；二，舉凡一切參與一般謀殺政府人員的社團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到了一九二七年，「國議會」又復將這兩個議決案的時効延長。此外，政府為預防反動派的「苦迭撻」*Coup d'Etat* 的發生起見，又製有內容略如下述的法律：舉凡一切寄居外國的前朝王族，非經政府的允許，不得返國。

自從這種新法通過之後，德政府和巴威的惡感便更形加劇。關於這點，巴威公然地指摘德政府道：這種行為乃是違反憲法上的規定，和與各邦的警察權相衝突的。以後這種爭議便更進而影響到德國的「國政府」和「邦政府」的相互間的關係。

經濟和財政問題

在德國的一切的問題當中，性質最關重要，而影響又最為鉅大的恐怕便要算是賠款問

題，和她的內國的財政問題——至少在由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五這幾年當中，我們可以這樣說。關於賠款問題，我在上文業已屢屢提及了；但是這個問題和新德國的改進的關係，則不能不在此處略為述說。

在休戰剛剛實現的頭幾個月當中，德國人民大部分的精神，和經濟力量差不多都用在他們的內國政爭上面。以後因為他們拚命地發行紙幣，到了一九一九年，而馬克的價格便開始跌落——在最初的時候，跌落得還是不甚利害，愈往後紙幣愈充斥，而遂一落千丈，不可挽回了。在這種反常的狀態之下，德國的經濟情形也曾一度頗形興盛；但是按實際說來，則這種興盛也不過是表面上的而已。考當時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有二：一，因為紙幣充斥的原故，她的貨物賣得特別地賤，所以對外貿易，一時頗有起色；二，在戰爭的時期當中，有些貨物的生產便迫得完全停止；現在戰爭結束了，所以這些貨物的生產便應了國民的需要，而重新興復。以後馬克的跌價愈來愈兇，漫無底止，釀成了一種生產者以實物換取廢紙般的怪現象。這種現象隨即引起了下面的兩個結果：一，資本家拚命地將資本運出國外（在一九二一年，對於這種行為，德政府業已明令禁止，但是他們仍舊是設法規避，以致沒有什麼成

續)；二，各人都百般設法，將馬克從速兌換外國的價格較爲穩定的貨幣（尤以金元，和金鎊爲最）。因此之故，德國的金融市面便大形騷動。

對於這種情形，德政府曾經採行過很多的新政策，以期化險爲夷；但是結果總是沒有什麼。按照德國的習慣，人民的國稅總是較之原定時間晚好幾個月，然後繳納的，因之，增加國稅也成爲一種遠水不能救近火的無聊手段。到了這個時候，馬克的跌價又復變本加厲，而較前大形神速。在一般紙幣充斥的國家當中，日常應用的貨物的價格往往以億兆的單位計算。假如你未曾在這種國家當中親眼見過這種現象，則你對於德國的實況便很難了解。那時工人所領到的工資——有的是按日發給的；有的是按星期發給的——多爲紙馬克。他們每每覺得：他們今晚所領到的工資，明日便會變成連一塊麵包也買不來的價格很低的紙券。到了這個時候，人民的畢生蓄積差不多都消失了；人民所能領到的定額薪金差不多變成沒有什麼價值了。人們都懷疑着：德國的中產階級是不是便要完全汨沒呢？

這樣地，人民所受的苦楚已經很可觀了；而在另一方面，則德國領土的橫被侵割的消息又復傳來，一時羣情激昂，大有痛恨法國，和波蘭，深入骨髓之概。到了一九二三年，他們

爲飢餓所迫。本已本肚悶氣，而法軍偏偏又在這個時候，占駐了他們的魯爾。這真所謂火上加油，不由得他們不大炸特炸。

在這個期間當中，德政府的內閣業已數度更易；而結果，則沒有一個內閣能夠對內對外，應付裕如，以政釀成經濟的危機未解，而政治的紛擾又生的極端險惡的局面。過了沒有多久的時候，魯爾的消極的反抗運動便已達到萬難繼續下去之境，而政府也就不另策良謀了。

到了一九二三年八月，斯脫來斯曼被任組閣。他的內閣所收容的政黨非常衆多——以政黨本身言，右自國民黨，左至社會主義各政黨；以政黨的領袖言，右自斯脫來斯曼，左至霞特曼——根基非常穩固。這便是那一時稱盛的「大聯合政府」GröÙe Koalition。他們的當前的工作非常艱鉅，就中計含有魯爾問題、調和國內各黨派的爭鬧——巴威的右派，和薩克森 Saxony 一帶的工業區域當中的左派尤爲難於應付——問題，以及維持馬克的價格問題。

魯爾的消極的反抗運動在經濟方面，對於德國，影響極大。在這時候，一切的生產業已

幾乎停止；而馬克的跌價又更到達一種登峯造極的境地——因此，有的交易竟以實物互易的方式代替貨幣了。當時的地方政府，和私人的大規模的商業機關也都爭先恐後地各自發行紙幣，因此，各色紙幣的價格也都弄到非常地低。在這種情形之下，人民的道德便日趨卑下，而種種的搶案，也就成爲他們的家常便飯了。

到了一九二三年九月二十五日，魯爾的消極的反抗運動就算是正式放棄。經此之後，德國政府的第二步工作便是：設法恢復當地的工作秩序。爲了達到這個目的起見，馬克的穩定乃是一條必經之路。因此，「國議會」隨即通過了一道內容略如下述的議決案：在財政，經濟，社會這三方面，國務總理得自由採取任何的手段，但是對於工人的八小時工作制，和社會保險制的維持，他卻不得有所變動。

爲促成馬克的穩定計，德政府便於一九二三年秋季，發行了一種新的貨幣——名爲 *Reichsmark*。這種新貨幣的發行辦法略如下述：以德國的某種農業，工業，和商業典當得現金三，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即以這筆款作爲基金，發行一種「典當債券」*Mortgage bond*，這種債券的利息定爲五釐；牠的總額應包含著這種新貨幣的總額——總額定爲一，〇

〇〇，〇〇〇紙馬克，額面價格爲每四・二〇馬克值金元一元——在內。按實際說來，牠這種的典當辦法是不受債權者的看管的，因此，這也不過是以一種「騙取信用」——英文稱爲“Confidence trick”——的手段，達到穩定貨幣的目的罷了。

此後未及一年，而道斯計畫便已實行，而德國的金融狀況便真的回轉頭來了。關於貨幣穩定的結果，德國的國家銀行曾作有左列的聲敘，足資參考：

「馬克的價格一經穩定，我們德國痛定思痛，隨即感覺到：貨幣的跌價對於我們的經濟制度，曾作有種種的影響很爲鉅大的，和含有革命性質的變動。經此之後，大多數的人民的財源便盡行陷入枯困之境；能夠藉此以漁利的不過是極少數中的極少數罷了。經此之後，我們的流動的資本差不多盡行消失。紙幣的充斥讓我們不能夠重新製造新資本；讓我們不能夠舉行儲蓄式的投資。這種景象引起了下面的兩種結果：一，將一般不大穩當的投資化爲一種實質的物業；二，揮霍無度，浪費金錢。因此種種，當我們德國跳出了紙幣充斥的惡環境之後，我們的經濟狀況便很欠靈活，而一切的具有貨幣形式的資本便非常短缺。」

在紙幣充斥的全期當中，德國工業大形衰退，而失業問題也自然而然的跟着日趨嚴重。以後一直到了一九二六年三月，而失業的慘況便漲至頂點了——按照這年的計算，失業人數較之戰前增加了由三，〇〇〇，〇〇〇人至四，〇〇〇，〇〇〇人之數。這種現象對於德國的僱傭的形勢，很發生了一些不良的影響。

在最近的幾年當中，德國的工業業已大有進境；但是在另一方面，則大量的外資又趁着這個機會而作大舉的侵入了。外資的侵入引起了下面的一個問題：這些私人的對德的債權是不是優於各協約國由賠款的協定而取得的對德債權呢？過了沒有多久時候，德政府和各協約國的政府便都感到：賠款問題的性質是一定要從「政治的」，而變成「經濟的」；假如不然，則德國的經濟上的紛擾便永無救濟之可能了。自從道斯計畫實施之後，德國的工業便藉着外資的流入，而重新樹立起來。在這些外資當中，美國的資本最占多數。

經過革命之後，德國的政治史便很明顯地反映着當時的經濟情形。在一九二四年五月的時候，德國的國際情形很為險惡；結果：在這時舉行的選舉當中，左右兩派的政黨便都得有相當的進展。到了一九二四年十二月的時候，道斯計畫業已由「國議會」批准實行，因此，

在這年十二月所選舉的「國議會」便失却了牠在時間上的效用；結果：在五月的選舉當中，左右兩派政黨便大形失勢——在五月的選舉當中，共產黨得六十二席，在十二月，祇得四十五席；在五月，與國性黨聲氣相投的各黨得三十二席，在十二月，祇得十四席。

在十二月的選舉當中，國民黨 *Nationalists* 大占勝利。這次所選舉出來的「國議會」一共享有三年零三個月的壽命。在這個期間當中，德國的內閣曾經四次更易，而國民黨則曾經兩次受命組閣。到了一九二八年五月，「國議會」又復改選，而左派的政黨便大占勝利——國民黨較上次少了三十七席；社會民主黨較上次多了二十一席。

在一九二五年二月，德總統哀伯特忽然逝世。在同年四月，與登堡 *Hindenburg* 當選為德大總統。當時便有一般人妄行推測道：與登堡當選之後，國民黨的勢力必然激增；而共和政制的危機也就跟着潛伏。但是以後的事實告訴我們：這種推測全沒根據。與登堡始終信守他的擁護共和的就職宣誓。他不祇是個鞠躬盡瘁，為國效力的武人；而同是還是個富有幹才，良心不昧的大總統。

在過去的四年當中，德國的一切內政進展都是走向鞏固共和政體這方面去的。直至現在，

還有一般人民甘心爲黑白紅旗——德國的舊國旗——的恢復而暴動；但是他們的這種舉動也不過是完全由於情感作用的驅使罷了。帝制思想實已完全失勢，而能够穩握政權者則只有緩進派的政黨。實際說來，日夜企圖復辟的人們也不過是限於一般爲數極少的喪心病狂的帝制主義者而已。現在社會民主黨的哲學業已棄去了「革命」，而代以「演進」；牠乃是德國的共和政制的頂有力量的一根支柱。在德國歷盡多年的艱辛，多年的困苦以後，她竟能一旦改弦更張，化爲一個民主的國家，而和世界上各先進的民主國，互相媲美，這不能不說是歷史的一個很可注意的轉變，和「來復」Come-back。

本章的參考書

Daniels, H. G., *The Rise of the German Republic*. New York, Scribner,
1928

Franke, Kuno, *German After-War Problem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27.

G oeh, G. P. Germany. New York, Scribner. 1925.

Graham, M. W. New Governments of Central Europe. New York, Holt,
1924.

Jackh, Ernst. The New German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7.

Ströbel, H. The German Revolution and After. New York, S. S. K. L.,

第十章 德意志的東部邊界

在過去的十年當中，法國，英國，和德國的內部改建，以及凡爾賽和約的無理條款的逐漸改正這兩方面業已得有一種很爲驚人的——至少我們也可以說是很偉大的——進展。在這種進展的長途當中，德，法間的「永久妥協」不久也許便能實現。但是在那一九一九年的和約條款當中，尙存有一種深爲德人所厭惡的問題。這便是她的東部邊界問題。

什麼是她的東部邊界問題呢？這個問題爲什麼引起了他們的厭惡呢？爽直一點說，這個問題便是波蘭問題。波蘭之復活乃是巴黎和會的決議；至於她的內部進展則留待下章再來詳論。協約各國之所以主張波蘭復活的原因不只是想要滿足波蘭人的國家主義——歷史上的國家主義——的要求；而同時更想利用她作一個「緩衝國」，藉將德，俄間的交通，從中截斷。爲要達到這個目的起見，各協約國便要從德國——同時還要從奧，俄兩國——的領土內，劃

出幾個地方，送給那高據華沙 Warsaw 的波蘭政府。關於德，波兩國的疆界的勘定，巴黎和會作有下列的原則：舉凡居民為波蘭人的地方應歸波蘭；居民為德國人的地方應歸德國。但是在這個原則的實施上，則各協約國所委派的專家不久便感到困難。第一，關於各地的國籍統計，德國的表冊，和非德國的表冊多不相符；而同時德，波兩國國民羈雜居住的地方又復為數不少，因之，國籍究應誰屬，便很難判斷。第二，有些由波蘭人居住的村落乃是被德國人的村落四面包圍着的。在這種情形之下，各專家當然不能夠將這些村落提付波蘭，而將其餘的仍舊留給德國。

對於這些紛爭的解決，各專家們業已竭盡力之所能，以求得有公平的決定。結果，他們採取了下列的原則：遇有上述的難題發生的時候，他們只有兩個解決辦法：一個是令當地的居民投票自擇；一個是用強硬的手段，斷歸波國。這麼一來，德國的波森 Posen，和西普魯士 West Prussia 兩省的一大部份便都陷入波蘭之手。這些地域的橫度計為八十英哩；而自上西利西亞 Upper Silesia 至波羅的海海岸，則更存有一塊長約二百六十英哩的長條地段。當地的居民計有三，〇〇〇，〇〇〇人——多半為波蘭人。在這些地域當中，德國人構成了他

們的上層階級，在工業上，和農業上，德國人都擁有特殊的優勢，自此以後，這些德國人便一旦淪入一個新立的，異族的，和管理不良的政府的統治之下了，他們又怎能不日夜想望和祖國聯合起來呢？

但澤自由城

在這些地域當中，他們彼此間的紛爭最爲熱烈的計有：一，但澤 Danzig，二，波蘭的科里多 Polish Corridor，（意譯應爲波蘭的廻廊）和東普魯士 East Prussia，三，麥默爾 Memel，四，上西利西亞。在歐戰以前，但澤乃是德國的一個名港；而同時當地的居民也多爲德國人。遠在十三世紀的時候，德國人便占有但澤。在這時候，牠的統治者便是那很有名的「條頓族的武士」Teutonic Knights。自此之後，牠曾經一度劃入波蘭；但牠的本身却仍舊擁有充份的自治權利。到了一七九三年，牠又復歸附普魯士。這樣地，直至巴黎和會開幕的時候，牠仍爲德國的領土。

站在歷史和民族的觀點上說，但澤都是應該劃歸德國的，但是站在地理的觀點上說，牠

却是波蘭的唯一的一條進達大海的出路。這座小城位於維斯杜拉河 *Wisula River* 的河口，而維斯杜拉河則又流注於波蘭的海岸後地一帶。威爾遜在他的和平十四條件當中，曾經明白規定：波蘭應受有海濱出路的給予。在巴黎和會開幕的時候，法國便想對於這個條件，純爲字面上的解釋；因而使用強硬的手段，將但澤斷歸波蘭。在最初的時候，波蘭委員會 *Polish Commission* 便以此爲據，而作有這樣的決議【註一】。但是這也不是可以輕易辦得到的。牠的難關計有兩個：一，這種規定和「民族自決」的原則，完全衝突；二，這種規定必至引起當地人民的暴動，以及其他的糾紛。據我看來，巴黎和會本來是可以採取下列的折衷辦法的：但澤仍爲德國的領域；但是波蘭却得在當地享有港口上的經濟特權——在斯德丁 *Stettin*，和漢堡這兩個地方當中，德國便和捷克斯洛伐基作有這樣的協定【註二】——但是當時協約各國却一味地想把德國變成一個弱國，所以巴黎和會便不肯採取這種的較爲公平的辦法。因此，巴黎和會便作有下述的決定：但澤應即改爲自由城；當地的居民得自選代表組織議會，和元老院；但是牠却要接受國際聯盟的高級委員的統治。在經濟方面，波蘭當然享有很多的特權，這是無可置疑的了，牠的特權，計如下述：波蘭得在當地敷設鐵路；當地的海關由波

蘭管理；她和德國均得在當地享有自由貿易的權利。當地的港口由港口管理委員會 Harbor Board 管理。這個委員會由但澤委員，和波蘭委員各五人組成；而主席則定爲由瑞士人充任。當地的港口得由波蘭自由使用。她的這種特權由這個委員會負責保障。此外，協約各國更設有下列的規定：一，但澤的外交事項受治於波蘭政府；二，但澤不得作爲軍事上的根據地。第二項的規定完全是預防法國在當地樹立海軍的勢力的，因此，這種規定便很有利於英國。因爲英國人在當地是一向很占勢力的。這樣地，但澤的經濟生活便完全劃入波蘭的統治之下；但是在政治方面，則當地的居民仍能享有相當的自治權利。

【註一】 Temperley, H. W. U., History of The Peace Conference of Paris, Vol. XI, p. 250.

【註二】 凡爾賽條約第三百六十三條。

但就已往的事實而言，上述的措置並未能得有什麼成績，因爲什麼算是經濟的事項，和什麼算是政治的事項，有時很難分辨，因而雙方的爭議又復纏個不休，後先繼起。在由一九二一至一九二六這幾年當中，雙方提出於國際聯盟的高級委員的案件計有多起；而得有該委員的判決的案件也有四十九個。關於好幾個案件，他們還提出申訴於國際聯盟理事會；而就

中還有一個是上訴於國際法庭的。關於當地的鐵路的所有權，他們也曾發生過爭訟；結果：標準軌的鐵路判歸波蘭；而窄軌的鐵路，和電車則判歸但澤。

對於他們的爭訟，國際聯盟雖然能夠替他們依法判決；但是對於他們的惡感，則牠却沒有法子替他們取消。但澤相信：波蘭是懷有吞併但澤的野心的；而她的這種野心又是得有法國的從中贊助的；但是波蘭却認為：波蘭既然在但澤享有經濟上的特權，則行政上的某幾種特權，她也自然聯帶享有；這乃是但澤所不肯承認的。此外，但澤人更進而指摘波蘭道：在鐵路上，和在維斯杜拉河的堤壩上，波蘭的行政都是非常地腐敗；而後者則更爲但澤全城的安危所繫，所以他們便不能不抱着十分的擔心。以後波蘭又藉着法國某公司的資助，而在那離但澤只有幾英哩之遙的丁尼亞 *Cdynia* 建築了一個軍港。這乃是含有很濃厚的政治意味的。從商業上看來，但澤的情形實在較之戰前大有進步；但是但澤人却以爲：這些商業都是些過路的商業，因此，實際受益者還是波蘭，而不是但澤。至於當地的失業問題則較前更覺尖銳化。衛斯忒皮拉特半島 *Westplatte Peninsula* 本來是但澤的一個公衆的浴所，以後國際聯盟理事會竟應波蘭的請求，而劃歸她，作爲軍火儲倉。關於這個儲倉的建築，但澤人須擔負

半數的費用。這也引起了他們的相當的憂慮。他們所憂慮的是：這個儲倉的火藥萬一爆發，則但澤的港口必會蒙受損失。

關於但澤人和波蘭的爭議，德政府當然是左袒前者的；而同時前者當然也是想望復歸德國。站在「民族自決」的原則上說，但澤當然是應該畫歸德國。波蘭要求在當地維持現狀的唯一理由只是想藉此而得到一條能夠到達海洋的出路。現在她既然在丁尼亞築有軍港，則這種理由也就當然消滅。即使這個理由現在尚未完全消滅。我還是以爲：但澤自由城的留置是不必須的。爲達到上述的目的起見，波蘭滿可以和德國締訂一種條約，讓德國將當地的港口，特許波蘭自由使用，至於這種條約的監督權則可定爲由國際聯盟的高級委員負責行使；遇有雙方不服該委員的處分的時候，則更可上訴於國際法庭（關於這種擬定，斯德丁，和哥尼斯堡 Königsberg 當然也可援用）。在現在的情況之下，國際聯盟是負責維持當地的自由城制的，因之，當地的居民便把牠看作各戰勝國的代表者。假如這種制度一旦打消，則牠在當地的地位當會更覺被他們仇視。

波蘭的科里多，和東普魯士

德國，和波蘭的第二個爭點便是波蘭的科里多，和東普魯士。假如你拏歐洲的地圖來看一下，則你馬上便可發現：科里多乃是一個長條的地域。當地的居民多非波蘭人；而波蘭却能因為占領了牠，而享有下列的兩種權利：一，得直接地絕無限制地到達但澤；二，得擁有長約九十英哩的海岸。這兒存有維斯杜拉河的河流，和但（但澤），華（華沙），波蘭的京城（鐵路的幹線。自從這個地域移歸波蘭之後，東普魯士，和德國的疆界便不得毗連；而交通也自然中梗。

站在民族主義的觀點上說，科里多到底應該劃歸德國，還是劃歸波蘭呢？按照德國的統計，德國人約占當地人口總數的百分之四十；但是按照波蘭的統計，則德國人只占百分之二十。按事實說來，當地的居民多非德國人；而同時也非波蘭人。他們多為加斯朱人 Kaszub（屬斯拉夫系）；以及其他的異族人。多數的學者似乎現已承認：在科里多尚屬德國的時候，德政府曾在當地厲行「德化政策」；但是結果：波蘭習俗仍舊是很占勢力。到了現在，這種現象便更為明顯。自從波蘭取得當地的治權以後，她使用盡種種方法，將當地的德僑逐漸逐

出。據說在一九一九這一年以後，從當地移出的德僑計達三〇〇，〇〇〇人之數；而移入的波蘭人的數目則也大約相等【註一】。在這些德僑當中，有些是被波蘭政府勒逼退出的；有些是在德軍退出當地的時候，自由退出的。

【註一】 Simonds, F. H. Poland Makes Good Review of Reviews, Mag, 1928.

自科里多劃歸波蘭之後，東普魯士便和德國內地完全隔離，我在上文，已經說過了。我以為：假如這個事實不存在，則德國在這方面和波蘭的爭議也許會減輕一點。根據最近的調查，東普魯士的面積計爲一五，〇〇〇方哩；而人口則爲二，五〇〇，〇〇〇人。當地的農業很爲發達，無人耕種的地皮很少。在這方面，牠和牠的近鄰——科里多——的情形正相反。凡爾賽和約想要把當地的某一部份割給波蘭，因而作有下列的規定：馬里威德 *Marieuwerder*，和亞林斯坦 *Allenstein* 的居民應用投票法，從德國，和波蘭當中，選擇他們的所屬國。馬里威德之歸屬德國，業已歷有好幾個世紀；到了這個時候，波蘭爲要築成她的但，華鐵路的最短幹線起見，便以重兵將牠奪取。以後到了一九二〇年七月，上述的投票見諸實行；而波蘭乃大失所望。這次投票的結果是：當地的居民以九七，〇〇〇對八，〇〇〇的票

數，通過歸屬德國。當時亞林斯坦的居民計達五五〇，〇〇〇人之數；投票結果也是德國大占勝利。

在這兩個地方，德國雖然占了勝利；但是東普魯士却仍舊地和德國內地，未能打成一片。從軍事上說，這是對她很爲不利的。在德國內地，和東普魯士之間，現在存有波蘭的科里多，和立陶宛的邊界；因而兩地的交通便被這二者從中打斷。這樣一來，德國便很不容易在波羅的海一帶——在文化上，和德國存有一種很密切的關係——伸張她的勢力，這又是她所很爲扼腕的。

以後爲了解除科里多在經濟上的不利起見，德國，波蘭，但澤曾定有種種的協約。按照某一個德，波協約的規定，波蘭特予德國以自由通過科里多，藉以直達東普魯士的特權。這個協約規定：凡舉通過科里多的德國專車得免由當地稅關當局的檢查，自由通過。在三年前，有一個德國的鐵路長官公開揚言道：單就交通這一方面而言，東普魯士業得和德國內部直接連合。此外，在戰前的時候，東普魯士的貨物是時常運到科里多的市場上來發售的；到了現在，這種行爲也中止了。從此可見：德國對於科里多的關係，本已不如她對於但澤的

關係之甚；但是在另一方面，她的國家主義派却時常發出下述的論調：假如協約各國還想保持歐洲的和平，則她們一定要將科里多重歸德國。在波蘭方面，她的報紙也故意宣傳道：科里多的現情是很不穩當的。爲剷除這種弊端起見，波蘭應將東普魯士也一併取得。在不久以前，有一個德國人向爭持的兩造建議道：在科里多，東普魯士，以及西普魯士各處，應即舉行居民總投票，藉以決定各該地方究應誰屬。他相信：這麼一來，結果德國必占勝利。

麥默爾問題

經過歐戰之後，德國在她的東部邊界方面所喪失的不只是科里多；而同時還有麥默爾。麥默爾乃是東普魯士北隅的一個小城，位於尼曼河 *Neman River* 河口，向爲德國的出運木料的名港。當地的居民計達二五，〇〇〇人之數，差不多全是德國人；至於牠的農業區域——在海岸後地一帶——的居民則多半是立陶宛人。在最初的時候，凡爾賽和約只是單純地將這塊地方，從德國的領域內分割出來——關於這點，世人多未注意——至於這塊地方的處置辦法，則由協約各國隨後會商。在此後的三年當中，這塊地方乃是由一個各協約國所委派的

高級委員 High Commissioner 負責治理的。關於牠的最終處置，各協約國共分爲兩大派。第一派主張：仿照但澤的前例，將牠改建爲自由城；第二派主張：將牠劃歸立陶宛，因爲牠乃是立陶宛進達海洋的唯一出路。

在牠們雙方正在爭持不下的時候，立陶宛的軍隊忽又襲取了波蘭在維爾那 Vilna 的故智，而自由出兵將麥默爾占據。立陶宛的這種舉動頗引起了德國的反感；而同時在維爾那的爭議【註一】方面，她也因此而獲有相當的果報。以後經過各方面的交涉之後，各協約國竟肯對於這種「業已完成的事實」予以承認；而在下面的條件之下，將麥默爾劃歸立陶宛：立陶宛應准許當地的居民另立自治政府。以後因爲某方面的力持反對，而交涉的僵局因以形成。爲應付這種僵局起見，國際聯盟隨卽派了一個委員會——委員長爲美人諾曼·大偉斯 Norman Davis——從事於當地實況的調查。根據調查的結果，國際聯盟便作有下列的規定：一，麥默爾的港口應由立陶宛，波蘭，和麥默爾各派代表一人，合組委員會負責管理；二，麥默爾的政府指導委員定爲五人，由當地居民自任，該委員等應對當地的民選議會負責；但是立陶宛却得委派總督一人，監督當地政府的行政。這樣地，在事實上，當地的居民業已享有完

全的自治權利，加以立陶宛乃是個比較弱小的國家，所以他們所處的地位實在較之但澤人強得多；但是無論如何，對於上述的規定，德政府却仍舊認爲不滿。她在當地駐劄了五個外交官；而同時對於當地的德國報紙——計有三個——更特別予以津貼，俾當地的德國精神，得以永久存在。到底這種規定對於歐洲的「協調外交」的進行，有沒有什麼防礙呢？這實在是很可疑慮的一點。萬一立陶宛日後又被俄國吞併，則麥默爾的法律地位問題恐怕又要成爲國際上的重要問題。在這種情形之下，協約各國一定是寧願將牠歸還德國，或是送給波蘭；而不肯讓俄國安然享有。這是無疑的了。

上西利西亞

在德國的東部邊界當中，各國的爭議最爲劇烈的恐怕便要算是上西利西亞。上西利西亞，和魯爾乃是德國的最富有的工業中心。爲了上西利西亞的富源非常豐盛這個原故——這固然只是我所推測的而已——凡爾賽和約便打算將這塊地方劃歸波蘭，藉以減低德國的實力。以後因爲德國代表力加反對，各協約國便不得不將這種規定，略加修正；而改作下述的

決定：上西利西亞的居民應用投票法，從德國，和波蘭兩國當中選定一個所屬國。

在這種投票尙未舉行以前，上西利西亞暫由各協約國派員管理。過了沒有多久的時候，這些委員們便被指爲管理不公。在這些委員當中，有些是法國的；有些是英國的。對於波蘭的復活，英政府本來沒有什麼同情的，因爲她把波蘭看成法國的傀儡。根據這種信念，英國的委員使日在上西利西亞，設法助長德國人的勢力；而在另一方面，則法國的委員却拼命地偏袒波蘭人。在這個期間當中，波蘭軍隊曾在當地舉行了好幾處的大搜索；而同時波蘭人和德國人也都同樣地日在當地，進行着種種的含有暴動性質的宣傳。因爲這個原故，當地的總投票便延至一九二一年三月，然後舉行；結果，德國得七〇七，六〇五票；波蘭得四七九，三五〇票。德國既然這樣地占得了總投票的大多數，她便以爲：自此以後，整個的上西利西亞又可以歸爲她有了；不幸過了沒有多久的時候，而她的這種希望便完全打消。站在歷史的，和經濟的觀點上說，上西利西亞都是一個整個的，不容分割的地域；而同時當地的富源又都是藉着德國人的資本以開發的。這便是德國希望領回上西利西亞的理由。但是凡爾賽和約却無視這些一切，而作有下述的規定：當地的票數應分區核算；在波蘭的村落，和德國的

村落之間，應定有一種使雙方的居民相距很遠的疆界。這樣地，上西利西亞的整個性便沒有保全的餘地了。根據一九二一年的總投票，那由各協約國委派的國際委員會便開始將上西利西亞劃分爲二：一個斷歸波蘭；一個斷歸德國。在這種新疆界的畫定的過程當中，英，法兩國的委員又復發生衝突——英國極力偏袒德國；而法國則極力偏袒波蘭；而意國的委員則態度較爲公允，因此，他便在英，法兩國的委員所劃定的疆界當中，劃定了一條折衷的疆界。由此可見：上西利西亞之爭實在不只是德國，和波蘭之爭；而同時還是英國，和法國之爭。以後他們的委員便將這個爭議呈由國際聯盟核定。

經過相當期間的考察之後，國際聯盟理事會復又劃有一條新的疆界。這條疆界和意國委員所劃的大致相同。經此之後，德政府隨即向國際聯盟，提出嚴重抗議。她說：投票結果既然德國勝利，則整個的上西利西亞自然應由德國領回。但是無論如何，該理事會的決議却畢竟是見諸實行了。因此，波蘭便領有上西利西亞之半數；至於當地的物業，則分配如下：波蘭領得當地的煤礦的六十份之五十四；鋅礦的十六份之十一；黃鋼鎔爐的三十七份之二十一。此外，在波蘭的領域內還住有三五〇，〇〇〇的德國人；在德國的領域內則住有五七

二，〇〇〇的波蘭人——彼此都構成各該處的「少數民族」。

爲防止當地的工業因劃分而衰落，當地的工人因劃分而失業這兩種危險起見，德國，便和波蘭締訂了一個很長的——在歷史上最長的——協約。這個協約的時効定爲一十五年；她的目的有三：一，維持當地的原料，和工業品的固有銷場；二，俾當地的往來德、波間的鐵路得以進行無阻；三，俾德、波區域間的居民以互相往來的便利。在實際上，這個協約實含有下列的兩項規定：一，在上西利亞當中，德、波兩國均得享有自由貿易的權利；二，德、波有互相保護彼此的僑民之義務。此外，在這十五年當中，德國人還得在波蘭的區域內搬取一切的礦產。

爲監視這種協約的實行起見，德、波兩國又復合組了兩個機關：一個是上西利亞混合委員會（Upper Silesian Mixed Commission），一個是混合仲裁裁判所（Mixed Arbitral Tribunal）。這個混合委員會的主管事務爲雙方僑民的待遇。牠乃是雙方關於這方面的爭議的第二審的上訴法院。在德國，和波蘭的區域當中，她們都設有僑民官署。假如雙方的爭議發生；而這個官署又未能予以最終的解決，則可由該官署將原案轉呈這個混合委員會審理；假如仍

舊是未能得有最終的解決，則可由這個混合委員會轉呈國際聯盟理事會審理。至於混合仲裁裁判所所能受理的案件却只限於民事部份。舉一個實例來說，假如波蘭政府想要收買德國人的私產，而在私產的代價方面，發生爭議，則這個案件便可由這個裁判所受理；假如結果未能收有實效，則可由這個裁判所轉呈國際聯盟，作最終的判決。

德國，和波蘭之間雖然存有這許多的排解糾紛的規定；但是在事實上，則她們彼此間的糾紛却未能得到相當的排解。德國人往往指摘波蘭人道：波蘭的廠主因為德國的廠工拒絕為波蘭人投票，而啣恨後者，硬將後者解僱；同樣地，波蘭人也指摘德國人道：德國的地主因為波蘭的佃農拒絕為德國的候選員投票，而啣恨後者，硬將後者辭退。此外，關於學校方面，她們也不斷地發生爭議。有一次德國人又向波蘭提出抗議道：波蘭的區域當中雖然設有德僑學校；但是當地的德國人却不敢將他們的子弟送到這些學校裏去，因為假如他們這麼辦，則他們的席位便會發生問題了。正在雙方爭持不下的時候，他們忽又發生了一個性質更為嚴重的新爭議。這便是：在波蘭所領有的上西利西亞區域當中，到底波蘭人是不是真的比德國人還多呢？在當地的一九二六年十一月的全市選舉當中，德國說：德國人的票數共占百

份之五十四；而波蘭却又說：波蘭人的票數共占百份之五十八，這真是令人莫名其妙了。

按照雙方的協約，在每年當中，德國本來是負有從波蘭的上西利西亞領消五〇〇，〇〇〇噸煤的義務的；但是這種規定的有效期間却只限於一九二五年六月。以後這個期間一滿，德國便拒絕再用波蘭的煤。她的這種行為本來是合法的；但是波蘭却因此而蒙有損失，因此，她便在她的邊界上建立了一個稅關，對於德國的某幾種的入口貨特徵重稅，以示報復。經此之後，雙方的商業便都大形衰退。以後雙方覺得這種爭執對於雙方都有不利，復又棄去了這種互相仇讎的精神，而開始進行交涉，藉以重新訂立一種通商協約。在這個交涉當中，波蘭希望德國能夠給她以向德國運入煤，豬，馬鈴薯的特權；但德國的地主階級却對於後二種貨物的運入，大加反對，因為他們恐怕：這麼一來，他們的產品便要蒙受波蘭貨物的競爭影響。

從上述的種種看來，我們可以說：上西利西亞問題并未能算是已經解決，因為自從這塊地方橫被分割之後，有好些的德國工業因而陷入波蘭人之手。德國人時常指摘波蘭道：在這些工業的維持方面，波蘭雖會得有法國的資本，和專家的種種幫助；但是無論如何，他們總

不能够將這些工業管理至恰到好處。根據着這種信念，德國使往往大發牢騷道：上西利西亞的分割不只是德國在政治方面的損失；而同時更是她在經濟方面的損失。因為這個原故，她的付償賠款的能力便大見衰減。

這便是德國的東部邊界問題——這個問題一共含有但澤問題，麥默爾問題，波蘭的科里多問題，和上西利西亞問題。在解決這些問題的過程當中——在各協約國強以成議加諸德國的過程當中——各協約國採取了兩個自相矛盾的原則。在科里多問題的解決上，她們採取了「民族自決」的原則；在但澤問題，和麥默爾問題的解決上，則她們又改採了「經濟上較為需要」的原則——在各個問題的解決上，吃虧的總是德國。質而言之，對於這兩個原則的本身，她們是無所愛惡的，只要那個原則能夠讓德國吃虧，她們便採取那個原則。

大多數的德國人都很相信：各協約國的心目中并無所謂正義，也無所謂原則。在上述的原則的引用當中，她們也不過是假冒為善罷了。她們所要企圖的只是：將德國化為一個小

國；化爲一個國際地位很低的弱國。我以爲：假如協約各國真的想要維持歐洲的協調局面，則她們一定要將德國的這種信念，根本取消。從事實上看來，假如她們在解決各方關於領域上的爭議的時候，真的打算對於當地的居民的利益，予以充分的尊重，則上述的「經濟上較爲需要」的這個藉口是萬萬不能引用的。平心說來，但澤當然是應該歸還德國的；但是在這個地方業已歸還德國之後，假如協約各國真的打算在當地給予波蘭以相當的經濟特權，這也不妨另立條約，妥爲規定，二者本可并行不悖。至於其他各處問題的解決，則自然應以「民族自決」爲唯一的原则。現在波蘭已經在丁尼亞築有港口了，她對於但澤的需要當然不若前時之甚。因此，我便很相信：但澤終歸是要歸還德國的。在德國收回但澤之後，她至多也不過在當地給波蘭以自由通過的特權罷了。至於波蘭的科里多問題，和上西利西亞問題，則似覺稍難解決，因爲在當地的居民當中，究竟德國人占多數，還是波蘭人占多數，至今衆議紛紜，仍是未曾確定。我以爲：關於這兩方面，我們可以設法讓德國，和波蘭的態度稍爲和緩一點，然後再舉行一次大公無私的總投票；或是在國際聯盟的嚴正監督之下，舉行一次國籍的總登記，藉爲最後解決各該問題的張本，則公平的處置，也不見得完全無望。在波蘭業已

領得的各區域當心，她業已開始排斥德國人，藉以博得將來總投票的勝利；但是我却以為：她的這種政策似乎是很不容易收有相當的成效的。同時我還以為：為表示絕對的公平起見，東普魯士，西普魯士，上西利西亞各處都有同樣地舉行總投票的必要。站在歐洲各強國的利益觀點上說，和站在國際聯盟的利益觀點上說，這種辦法都是必要的。只要國際聯盟尚在但澤，麥默爾，以及上西利西亞各處，負有維持現況的義務，則一般的德國人——甚至於有些美國人——必定認為：牠並不是一個增進世界正義和平的工具；而只是執行巴黎和會的議決案的工具！

本章的參考書

Goehn, G. P. Germany. New York, Scribner, 1926.

Osborne, S. The Upper Silesian Question and Germany's Coal Problem.
London, Allen and Unwin.

Slawski, S. Poland's Access to the Sea and the Claims of East Prussia.

最近十年的歌集

London, Eyre and Spottiswoods, 1925.

二五六

第十一章 波蘭的復活

在「偉大的已往」的記憶當中，透露着波蘭的生命。直至十八世紀的末葉，波蘭還是歐洲各國當中的一個主要國家；在某個期間內，她的領域竟蔓延波羅的海一帶，而幾達黑海；她的名城計有華沙，克拉科 Cracow，里加 Riga，和基輔 Kiev。遠在十七世紀的末年，土耳其的遠征軍沿多腦河而西漸，至波蘭而遽爲約翰·蘇必斯基 John Sobieski 所阻，波蘭在歐洲的美譽，因而大張。在她的往史裏，她雖然享受過這樣的威風；但是當她亡國的時候，她所蒙受的屈辱却比之任何近世的大國所曾受過的屈辱都難堪。她的領土以後爲德，奧，俄三國所瓜分——分在一七七二年，一七九三年，和一七九五年三次分完。她的亡國的原因計有下列三者：一，她的強鄰的貪婪；二，她不能懷柔她所領有的「少數民族」；三，她在政治方面的底劣——她的鄰國國人往往以「輕浮的波蘭人」“Flighty Pole”相譏，他們在這方面的

底劣，也就不難從此想見。在十八世紀的時候，她的政府首領在表面上雖然是她的國王；但是在事實上，則一切的實權却都操之於那個由一般貴族所組成的議會。在這個議會當中，各個貴族的權力都是很大的，他們能以個人的勢力，阻止一切政務的進行。這種個人「任意否決」的制度致令種種改良，盡難實現；而這些貴族的彼此互相傾軋的事變則更授強鄰的干涉以藉口。

以後波蘭的政府雖然是滅亡了；但是波蘭的精神——她的精神，頗受羅馬加特力教的覆育——却依然不死。因此，俄皇的同化政策，和卑斯麥的移民政策均未能打消波蘭的民族精神；而反足以增加她的反感，和力爭自主的決心。她的這種決心直至歐戰爆發，而始能得有向衆表現的機會；結果：「波蘭的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 of Poland——約瑟·皮爾蘇斯基大將軍 Marshal Joseph Pilsudski——就在這時產生。他乃是個軍人。在戰前的好幾年當中，他便致力於俄皇勢力的打倒。因此，他便被發往西伯利亞作苦工。以後他便投身於奧國的軍營裏面，因為在波蘭人的待遇方面，奧國比之俄國較勝一籌。到了奧國和俄國正式開火的時候，他便身為旅長了。

當俄國業已崩倒以後，皮爾蘇斯基便轉而和其他的波蘭的侵略者——德國，和奧國——作戰；結果，他被德軍擒得下獄，直至德國革命爆發的時候，纔得脫險逃歸。經此之後，他隨即逃回華沙，自稱爲波蘭政府的領袖。

在他這次復國運動當中，他曾先後受有各協約國——尤以法國爲甚——的助力。在法國人的心目中，「波蘭復活」的意義不只是「一個古國重新興復」的意義；而更是「在德，俄之間，成立一個緩衝國」的意義。他們以爲：在那新的「維持均勢」的局面當中，波蘭一定能夠填補帝俄的遺缺，而進爲法國的同盟國。至於威爾遜總統，則爲了其他的原因，而在他的和平十四條件當中，明白規定：獨立的波蘭政府應即成立；舉凡當地的居民「絕無疑義地」係屬波蘭的土地應即歸還波蘭。此外，他更和協約各國成立了下列的預約：一，波蘭應享有進達海洋的自由出路；二，波蘭的領域的完整應得有國際上的保障。

在歐戰告終以前，各國政府雖然早就承認波蘭的復活；但是在她的疆界的釐定方面，她們却遇有不少的難題。在那分隸於德，俄，奧三國的波蘭的主要的舊領域當中，一共存有二〇，〇〇〇，〇〇〇的波蘭人。按照威爾遜的「民族自決」的原則而言，只有這些土地應該

歸還波蘭——即上文所謂「絕無疑義地」之謂——但是波蘭的新領袖却被「土地慾」，和波蘭在古史上的偉大地位所衝動，而竟和波蘭的侵略者的態度一般地，競以擴張領土為懷，甘心置「民族自決」的原則於不顧。在巴黎和會當中，波蘭的代表竟提出了「恢復她在一七七二年的舊領域」的要求。在這個時候，她的領域計達二八二，〇〇〇方哩——蔓延波羅的海一帶，幾達黑海之濱。即以這時的實況而言，在這些土地當中，波蘭人並未能構成當地居民的大多數；到了現在，她的這個要求當然和「民族自決」的原則，更形衝突了。在波蘭提出這個要求的時候，她所依據的理論不只是一要恢復歷史上的舊觀；而同時還是適應國防上的需要。從地理上說，她並未能得有她的天然的國疆；她介居德，俄二大國之間，隨時都有橫被侵吞之險。可憐到了一九一八年的時候，她的領袖並未能從她的往史內，得着什麼教訓。他們還是拼命地想要擴張波蘭的領土。他們相信：只有這樣辦，波蘭才能得到天然的國疆；只有在這個目的業已完成之後，波蘭才能具有外抗強鄰的實力。

關於波蘭，和德國的邊疆問題，我們在上一章裏已經詳細敘述過了。在這個問題的解決上，巴黎和會很為左祖波蘭，在某一方面，牠引用「民族自決」的原則；而在另一方面，牠

又不引用「民族自決」的原則——例如但澤自由城的樹立——而結果，則占便宜的總是波蘭；而吃虧的總是德國。至於其他的波蘭的邊疆問題，則又較之上述的問題，尤為難於解決。在這方面，巴黎和會所最為注意的便是加里西亞 Galicia。在歐戰以前，加里西亞本來是奧國的一個行省。這個行省共分爲東西二部，即西加里西亞，和東加里西亞。前者的居民多爲波蘭人；而後者的居民（計共四，五〇〇，〇〇〇人）則多爲魯清人——魯清人占當地人口總數的百分之六十三；而波蘭人則只占百分之二十三。按照一九一九年的聖澤門條約 The Treaty of Saint Germain 的規定，奧國將加里西里的全省割給各協約國；而按照一九二〇年的色佛爾條約 The Treaty of Sevres——又稱爲“Certain Frontiers” Treaty——的規定，則各協約國又將西加里西亞讓給波蘭；但是波蘭却猶以爲未足，而必待各協約國將加里西亞全省給她，然後才肯簽字。以後巴黎和會開幕，當時便有些代表打算不顧東加里西亞的魯清人的獨立請求，而建議由國際聯盟委任波蘭爲當地的統治委員；至於統治的年限則定爲二十五年。但是過了不久的時候，他們便將這種主張放棄，以致波蘭未能得有實惠。正在各協約國對於這個問題，猶疑不決的時候，波蘭忽又派兵占據西加里西亞。和在當地建立了一個新政府。

按照當地的魯清人的申訴，波蘭的這次舉動非常暴戾；但是無論如何，各協約國却沒有對於這個問題，再作積極干涉的意向了，因此，到了一九二三年三月的時候，各協約國的大使會議便正式承認波蘭在當地的主權。查在捷克斯洛伐基的領土當中，也存有不少的魯清人。徇了這些魯清人的請求，各協約國曾經強迫捷克斯洛伐基予以相當的自主權；而在東加里西亞問題的解決上，則她們却又無條件地將當地的魯清人送給波蘭，同是魯清人，而待遇相去懸絕，這也不能不算是各協約國的一種很難索解的行爲。

關於波蘭，和俄國的邊疆的釐定，巴黎和會的波蘭委員會 The Polish Commission of the Paris Peace Conference 曾經一度，替波蘭擬定了一條界線——即那有名的加爾生界線 Curzon Line。這條界線連那居民多爲立陶宛人的蘇瓦爾吉 Suwalki 也不包含在內——換句話說，按照這條界線的劃定，波蘭所能得到的只是在當地波蘭居民真的占大多數的地方。那時波蘭的氣概很爲驕傲；在維爾那，和東加里西亞這兩個地方，她的武力政策都已收有成效；因此，她便以爲俄國也是同樣地可以用武力征服的了。根據着這種信念，她便拒絕了波蘭委員會的界線建議，而和俄國妄興兵戎。這場戰爭便由一九一九年，而延至一九二〇年。

當時波蘭政府一心想恢復她在一七七二年前的領域，因而用兵之心很爲堅決，以致蘇聯外長齊趣林雖然迭次爲和平的呼籲，而她也完全不理，一意孤行。在這時候，皮呂拉將軍 General Felura 正在烏克蘭 Ukraina 成立共和政府，率領牠的殘軍，力圖和蘇聯政府對抗。波蘭便趁了這個機會，出兵遠赴基輔（烏克蘭的京城），和他結成一起。這樣一來，她的軍隊便和她的勢力根據地相離很遠，因而餉械運輸，都感不便。過了沒有多久時候，她的軍隊便迫得往回撤退了。到了這步田地，各協約國便勸令波蘭，將她的軍隊暫且退至上述的加爾生界線，然後再和蘇俄議和；但是那追蹤趕至的赤軍的來勢却非常兇猛，波蘭軍隊節節敗退，幾乎退到波蘭的首都華沙。以後藉着各協約國的忠告，以及法國的實際助力——法政府特派那威震一時的魏根德將軍 General Weygand 赴波蘭助戰——皮爾蘇斯基好不容易才在某一個海灣上，將蘇俄的赤軍擊敗。經過這麼的一個勝利之後，波蘭軍隊便把赤軍一直追過了格羅德諾 Grodno，布列斯特·列塔斯克 Brest-Litovsk，以及巴克 Luck各處。這樣一來，波蘭的人口便突然增加了二七，〇〇〇，〇〇〇人；而面積則更超過了那以加爾生界線爲界的面積兩倍。到了一九二〇年十月，她便和蘇聯簽訂了一個內容略如下述的里加和約：一，

對於經此戰役後雙方所保持着的邊界，兩國政府均予以承認；二，兩國政府須互相尊重彼此的主權；和禁止干涉彼此的內政；三，對於各地的共產黨的組織，蘇聯政府不應予以援助；四，對於舊俄政府的國債，波蘭免負均攤之責【註一】。

【註一】 Preliminary Treaty of Peace, Oct. 12 League of Nations Treaty Series, 1921.

Vol. IX, P. 32.

在波蘭，和俄國的邊疆方面，她雖然覺得蘇聯政府很好對付；但是在她和捷克斯洛伐基的邊疆方面，則她便覺得在解決上很形棘手了。她和捷克斯洛伐基的爭點一共計有三個——這便是特申 Teschen問題，奧羅瓦 Orava問題，和斯皮斯 Spisz問題。以後她們把這些問題提到巴黎和會裏去，請求赴會的各國代表替她們解決。現在先說特申問題。特申乃是個富於煤礦的區域。當地的西部居民多為捷克人；而東部則多為波蘭人。在最初的時候，各協約國建議由她們自己劃分；以後雙方的交涉全無成效，各協約國復又建議由當地的居民投票自擇。正在這個當兒，她們雙方的居民忽又在這兒鬧的很兇，以致投票的辦法不能在當地實行，因此，到了一九二〇年七月，各協約國的大使會議又復起用從前的舊建議，而勸令雙方自己將

特申劃分。結果，她們便締結了一個平分特申的協約。這個協約一直到了一九二一年一月才能得到捷克斯洛伐基的批准。

此外，奧羅瓦，和斯皮斯問題也同時在這個協約裏得有最後的解決。這個協約規定：這兩個地方的北部應歸波蘭；其餘的應歸捷克斯洛伐基。

對於這種規定，波蘭政府始終拒絕承認，所以到了一九二三年八月，她們雙方便將這個爭議提出國際聯盟理事會，請求公斷。以後該理事會又將原案移交國際法庭，國際法庭因而作有內容略如下述的「裁決」(Award)。這種爭議業由那在一九二〇年召集的各協約國大使會議判決。經過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基的迭次交涉之後，她們隨即締訂了一個協約，對於上述的「裁決」，表示服從。

這樣地，她們的邊疆問題便算是完全解決。經此之後，波蘭在邊疆方面的問題便只賸有下列二者：一、維爾那的交涉仍無着落；二、德，波間的邊界規定尚有未能滿意之處。我以為：從地理的觀點上說，波蘭的地位本來是很不安穩的。為預防這種危險起見，她殊有和立陶宛，捷克斯洛伐基成立友好關係之必要；但是波蘭政府計不出此，她反在一九二四年以

前，用武力奪取了捷克斯洛伐基的些少土地；而同時又用暴力占據了立陶宛的維爾那。此外，當她和蘇俄政府爲疆界問題而引起爭議的時候，她本來早就應該接收蘇俄政府的和平要求的，因爲這麼一來，她便可以開始她的內部建設了；但是波蘭又復計不出此。而和蘇俄開戰，以致損失了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的波蘭馬克，而元氣因以大傷。一直到了現在，她的這種傷痕仍舊是在醫治中。

皮爾蘇斯基的政績

除了和各國立刻媾和以外，波蘭還有兩個很爲重要的工作：一，創造內國的行政工具；二，將那久由德，俄，奧三國分治的各區域打成一片。在政治方面，她的最主要的問題乃是皮爾蘇斯基——波蘭的唯一大人物——在政府裏應該占得什麼地位的問題。皮爾蘇斯基乃是個農戶出身；而同時他還信仰過社會主義。在歐戰以前，那進行復國運動的波蘭人都是由他組織起來的；而波蘭的新政府也是由他創造出來的。關於這點，我在上文業已略爲述及了。因此，在新波蘭成立後的頭幾次選舉當中，他總是占勝利。以後到了一九一九年的時候，

而他所領導的這一派政黨，便和皮的劉斯基 Paderevski——他乃是個著名的鋼琴家，以後才從事於政治活動——所領導的那派政黨，在波蘭的國會裏發生衝突。皮的劉斯基主張對蘇俄宣戰；而皮爾蘇斯基則主張和蘇俄媾和，藉得從事於內部的整理。這便乃是他們的主要爭點。經過迭次的爭辯之後，結果勝利還是屬之前一派，因此，皮爾蘇斯基便馬上向國會提出辭職。以後經過國會的挽留之後，他仍舊回任大總統；而以國務總理的地位俾給皮的劉斯基。過了沒有多久的時候，東加里西亞問題發生，各協約國拒絕將這個地方劃給波蘭，皮的劉斯基便憤而辭總理職。

皮爾蘇斯基的本身雖然很孚衆望；但是同時他也頗爲一般人所猜忌。以後波蘭的憲法會議 Constitutional Assembly 竟因此而引起種種紛爭，則他被人猜忌之果屬實情，更屬毫無疑義。當時各派的爭點是：在平時無事的時候，大總統應兼任海陸空軍大元帥，這是國人所共認的了；但是一旦戰爭爆發，他是不是仍舊可以兼任這個要職呢？經過雙方的辯論之後，結果，他們規定：在戰爭的期間當中，大總統應將這個要職，另委一人專任，藉以減削大總統在軍事上的權柄。到了一九二二年，皮爾蘇斯基又以當時的現任國務總理「對俄外交不力」

爲名，不經國會的同意，而逕行將他免職。國會聞訊之下，對於他的這種舉動，很爲不滿，因而通過了一道內容略如下述的議決案：自此以後，大總統在任免閣員的時候，必須在事前徵得國會的常務委員會的同意，方爲有效。對於國會的這種譴責，皮爾蘇斯基也只可俯首接收。以後到了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國會改選大總統；而他竟然落選。這乃是他好用高壓手段的結果。過了沒有多久的時候，這個新大總統便被刺身亡，一時民衆譁然，秩序大亂。只是在國會又復起用皮爾蘇斯基爲參謀總長以後，內亂纔告平息。

內亂平息之後，波蘭的新總統隨卽產生；而參謀總長一席則仍由皮爾蘇斯基充任，因此，在軍政方面，他仍舊保持着相當的實力。在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他忽向波蘭大總統提出下述的請求——其實是一個最後通牒；波蘭大總統應卽將現任的陸軍總長免職；結果：波蘭大總統竟爲他的威勢所屈服，而接收了他的請求。經此之後，他的氣餒便更爲逼人了，所以過了沒有多久的時候，他又向波蘭大總統提出第二次的強硬要求。他這次的要求是：波蘭大總統應卽任命他爲全國軍隊的總監。對於這個要求，波蘭大總統，和他的內閣閣員一致表示拒絕，因此，招惱了皮爾蘇斯基所領導的左派各黨。自此以後，他們雙方的傾軋便日甚一

日，因而波蘭的內閣便只得不願國會的擁護與否，而一意自行其是。到了這步田地，波蘭的民衆便開始對於議會式的政府，表示厭惡；而對於狄克推多式的政府表示歡迎。藉着這個機會，波蘭的左派各黨便在國會裏，提出了「任命皮爾蘇斯基爲全國軍隊總監」，以及其他擴張他的實權的提案，對於這些提案，波蘭大總統雖然盡力反對；但是結果：國會還是予以通過，而當時的現任閣員也就迫得一致辭職。在他們辭職之後，波蘭大總統不獨是不任命皮爾蘇斯基的與黨當總理；而同時他反將這個位置給了皮爾蘇斯基的一個政敵——威托斯 M. Wiłko。這乃是他對於皮爾蘇斯基的挑戰。在這種情形之下，皮爾蘇斯基便只有兩條路可走：其一是從軍政兩界的活動裏，完全退出；其二便是舉兵應戰。在這兩條路當中，他還是擇定了第二條路，因此，在上述的命令發布未久，他便將他的黨羽組織起來，而進據華沙。經過了三整天的鬥爭之後，波蘭大總統，和他的新任內閣便只得向國會提出辭職。到了這個時候，皮爾蘇斯基的黨羽便主張建立一個狄克推多式的政府；但是皮爾蘇斯基却始終贊成議會式的政府。以後波蘭的國民會議雖然選他當大總統；但是他却頗能自制，而力辭不就。他的辭職的理由是：大總統一職應脫離政黨政治的關係，而由議員們公平選舉。因此，國民會議便只

得改選易克尼斯·摩色克教授 Ignace Mościcki 爲大總統。摩色克就職之後，隨即在一九二六年十月，任命皮爾蘇斯基爲國務總理。自此以後，波蘭的軍政兩權便完全落在他一人之手了。關於他的行爲，我們所應注意的是：在事實上，他業已取得波蘭的狄克推多的地位；但是在形式上，他却保持着議會式的政府。這乃是他和莫索里尼，里伏拉 *Primode Rivera*【註一】這兩個人的異點。在他還是個社會主義者的時候，他很信仰自由主義；但是在他以後的行動上，則他又變成了一個盡忠波蘭的極端的愛國者。爲了後一個原故，他竟不惜以武力奪取政權；爲了前一個原故，他却不肯取消議會式的政治。經過一九二八年的各次選舉之後，他的政權便更加鞏固了。在這些選舉正在進行的時候，他便發表了他的修改國憲的意見。他以爲：大總統一職應由國民直接選舉。這麼一來，那不服指揮的國會的權限又可以因而減少了。

【註一】里伏拉乃是西班牙的國務總理。在政策上，他頗採用法西主義，故作者將他和莫索里尼相提並

論（譯者按）。

在最近的兩年當中，波蘭在內政方面進步得最快的便要算是財政。上述的俄，波戰役一共費去了波蘭的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因此，波蘭的經濟組織便頓形搖

動；而她的國幣——「羅特」Zloty——也就跟着跌價。對於這種重大的創傷，她的財政當局
的唯一救治方法便是「加徵資本稅」——這是社會主義者的萬靈藥；但是她的這種方法并未能
收有什麼效果：在一方面，她的國家預算仍舊未能得着均衡；而在另一方面，則她的國幣仍
舊繼續跌價。一直到了一九二三年，加拉斯基出任財政總長，他纔確定出下列的四種政策：
一、停止濫發紙幣；二、募集外債；三、擡節政府的費用；四、恢復金本位制；但是因為國
會不肯通過種種的積極改革的財政法案，所以成績也沒有什麼。這乃是波蘭財政史，和法國
財政史的同點。以後經過種種的奮鬥之後，加拉斯基竟能勸令國會予以改革財政的全權。得
了這種權柄之後，他的第一步工作便是將政府的紙幣發行權讓給波蘭銀行 Bank Polski。自
此以後，波蘭政府便不能再濫印紙幣的方法，來填補她在預算上的虧空了。此外，他又將
酒精收歸政府專賣，和從美國募集了一筆數為五〇，〇〇〇，〇〇〇金元的借款——在一九
二五年借得。

在一九二六年七月的時候，波蘭政府敦請了一個由美國的財政專家組成的美國財政調查
團——團長為普林斯整大學教授美爾 Professor E. W. Kemmerer of Princeton，專赴波

蘭·調查財政的狀況。關於下列各方面，這個調查團均作有詳細的批評：一，波蘭的賦稅；二，波蘭的稅收制度；三，獎勵出口商業的方法太為矯強；四，「強迫的社會保險制」所加於人民的負擔太重。此外，牠還作有其他的改革財政的建議【註一】。

【註一】 Reports Submitted by the Commission of the American Financial Experts, Min-

istry of Finance, Warsaw, 1926, pp. 90 ff.

在這些建議當中，最關重要的便是：一，恢復「羅特」——波蘭的國幣——在國內外的信用；二，制止貨幣行市的波動。根據着這些建議，波蘭政府隨即實行了下列的各種改革：一，為穩定她的國幣行市起見，特向美國借取高度利率——八厘——的外債；二，聘請美國的財政副部長為財政顧問，和波蘭銀行的指導員——這個美國的財政專家當即辭了美國的職守，而進赴波蘭。

在最近的兩年當中，波蘭的經濟情形，和財政情形都已大形進步。在一九二六年六月，波蘭銀行的回扣率為十二分；到了一九二七年五月，便降為八分【註二】。這乃是她的財政情形日趨康復的很明顯的一個表徵。至於在經濟方面，則她曾作有下列的進展：一，在一九二

五、和一九二七年之間，她的礅鐵，和鋼的出產額幾乎增加了一倍；二，在一九二五年，她的煤的生產平均率每月計爲二，四二〇，〇〇〇噸；到了一九二七年，噸增至三，二〇四，〇〇〇噸；三，在一九二四年，她的生橡皮的出口總值計爲六三〇，〇〇〇「羅特」；到了一九二六年，噸增至七，〇〇〇，〇〇〇「羅特」；四，她增修了一條鐵路；五，華沙業已化爲一個現代的都會。她在物質方面雖然得了這樣的一個大進步；但是她還不能算是一個富國。她的每個國民的財產平均數還趕不上捷克斯洛伐基的二分之一；和法國的三分之一。她的每個國民的外國貿易的平均值只有七八·八馬克；而捷克斯洛伐基的則竟達六五九·九馬克。

【註】 The Economic Progress of Poland, 1928, published by the Ministry of Industry,

p. 18.

波蘭治內的「少數民族」

關於「少數民族」的應付，波蘭政府所會感到的困難恐怕是較之任何的歐洲國家的都要

利害——雖然在這方面，她也已得有相當的進步。在全歐的波蘭人計只有二〇，〇〇〇，〇〇〇人之數；而那劫餘復活的波蘭的人口總數則竟達二七，〇〇〇，〇〇〇人之數——換句話說，波蘭國內計存有七，〇〇〇，〇〇〇的「少數民族」；再換句話說，她的人口總數的百份之三十爲「非波蘭人」。除了羅馬尼亞之外（其實也不見得），波蘭乃是個擁有最多的異族成份的國家。在她的各「少數民族」當中，爲數最多的是魯清人（他們構成了東加里西亞的多數民族；約占波蘭人口總數的百份之十四）；其次的便是猶太人（約占波蘭人口總數的百份之七·八；他們多散居各處）；再其次的便是德國人（約占波蘭人口總數的百份之三·八）；此外，尚有白俄羅斯人，和立陶宛人，爲數也很不少。

在已往的時候，各國的「少數民族」都是很受虐待的。巴黎和會爲預防這個慘劇的重演起見，便在波蘭，和其他的各新國的身上，加上了好些義務。按照一九一九年的少數民族條約的規定，波蘭便負有下列的各種義務：一，舉凡寄居波蘭的異族人，如係在波蘭治內出生，而同時又欲歸化波蘭，則波蘭政府應即給以波蘭國民的資格。二，波蘭政府不得沒收她治內的異族人的財產，和限制他們的信仰自由。三，一切寄居波蘭的「少數民族」均得享有

與波蘭人絕對平等的私權，和公權——如選舉權，供職權等等。四，在營業上，宗教活動上，公眾集會上，和法庭上，他們均得使用各該人們的祖國文字；他們得在波蘭治內自設學校；而猶太人則更享有對於他們的固有的「安息日」力加維持的特權——波蘭政府答應他們：一切的選舉均不得在星期六日舉行。五，假如某個「少數民族」在某個區域內，構成當地居民的相當的成份，則波蘭政府便應為他們特別開辦一種初等小學校。這種學校的課程應用這個民族的祖國文字教授；而其費用則由公立學校項下支付，對上述的種種規定之切實施行，國際聯盟負有予以保障之責。假如波蘭政府作有違反上述規定的行為；則被侵害的「少數民族」便得提出控訴於國際聯盟理事會。

在名義上，波蘭政府雖然接收了上述的種種義務；乃是在事實上，則她卻沒有對於這些義務，切實履行的誠意。在由一九二〇至一九二四這四年當中，有些在波蘭治內的「少數民族」——尤以在東加里西亞的魯濟人為甚——簡直是度着一種恐怖的生活。在這個期間當中，猶太人在條約上應該享有的特權差不多都被波蘭政府給抹殺了；而寄居華沙的猶太人又偏偏很多——較之巴勒斯坦 Palestine的猶太人多四倍——這也是一種很不幸的事件。在波蘭的猶

太人的習尚也有點和其他各處的猶太人不同。他們拚命地保持着他們的祖宗所遺傳下來的傳統習慣：他們仍舊是留着很長的鬍子，帶着黑腦壳的便帽，和穿着鈕子釘得很高的猶太式的外衣——總而言之：他們度着他們自己的固有生活，和異族人很少往來，因之，波蘭的同化政策也就很不容易在他們身上發生影響。

對於少數民族條約的本身，和牠所包含的原則，波蘭的保守派的各政黨都很為反對。因此當波蘭政府虐待各「少數民族」的時候，國中的社會主義者雖然起而指摘政府，說她的行為和德國在從前的時候對付波蘭人的行為，完全沒有兩樣；但是這些保守黨却激於意氣，而變本加厲地揚言道：他們不只是不打算更變他們的態度，而同時他們還想將少數民族條約根本推翻，以示堅決。

關於德，俄兩國的留寓波蘭的僑民，德，俄兩國的政府都很為關心，因此，對於整個的「少數民族」問題，她們也都很為關心。以後波蘭政府覺得少數民族條約是終難推翻的了，所以在一九二二年九月，她便通過了一道議決案，給東加里西亞以自治權。按照這個議決案的規定，東加里西亞得自設地方議會。該議會應採兩院制，由波蘭議會，和當地居民的議會

聯合組成。以後波蘭政府又發布了好些命令，對於該議會的權限，大加縮小，因此，當地的魯清人便認爲：對於少數民族條約上的各種義務，波蘭政府至今尙未切實履行。

到了一九二四年七月加拉斯基組閣的時候，波蘭政府便發布了好幾道比較進步的法令。這種法令計共三個。第一個法令規定：在政府機關，法庭，和學校裏，應用波蘭文；但是在某幾個區域內，立陶宛文，白俄羅斯文，和烏克蘭文却仍得在社會上通用。第二個法令規定：上述的外國文字得在法庭上和波蘭文一樣地通用。第三個法令規定：在下列的兩個條件之下，各區域得爲當地的「少數民族」特設學校：（甲）學生四十人以上的家長聯合請求；（乙）該「少數民族」在當地的人口總額上占有百分之二十五的成份。在這種學校裏面，除了波蘭的本國歷史，和地理須用波蘭文教授之外，其他的一切課程均得擇用立陶宛文，白俄羅斯文，和烏克蘭文教授。爲將這些規定見諸有統系的實行起見，加拉斯基便派了一個農民黨 Peasants Party 的首領士格特 M. Thugutt 爲少數民族部部长；但是過了沒有多久的時候，士格特 便辭職下臺。他的辭職的理由是：波蘭政府太過反動，因之，他便沒法和牠合作。

爲了某幾個特別的原因，上述的法令所規定的特權却不能由寄居波蘭的德國人和猶太人

一體享受。以後那寄居華沙的猶太人聯合起來，發表了一個宣言，正式承認：對於波蘭共和國，他們負有某幾種的義務。因此，波蘭政府隨即答以下列的優待辦法，以資鼓勵：一，對於猶太人在商業上，和教育上的利益，波蘭政府今後當更進一步地妥為顧及；二，波蘭政府以立法的手續，將上述的種種特權，給予猶太人；三，對於猶太人的各種「安息日」，波蘭政府予以承認。

德國的僑民構成了波蘭人民當中的受過高等教育的上層階級，因此，他們便在波蘭各處占有特殊的地位。因為他們現在所享有的土地多半都是德政府從波蘭人手裏奪給他們的，所以波蘭人對於他們，便特別地厭惡。他們現在所擁有的地產差不多都是從德政府租用過來的，因此，他們的所有權也就很不純正。利用着這種情形為藉口，波蘭政府便無日不想沒收他們的土地。以後到了一九二〇年七月，她便通過了一個內容略如下述的法律案：舉凡一切由私人和德政府所締訂的契約應即廢止——換句話說，舉凡德國人所享有的不純正的土地所有權應即廢止。經此之後，德政府隨即向波蘭政府提出抗議。以後因為雙方爭持不下，便由雙方轉呈國際法庭公斷；結果，國際法庭作有如下之判決：對於德僑的私人產業，波蘭政府

應予尊重。波蘭政府既然敗訴，所以她隨即答應：對於一切因此而蒙受損失的德僑，她擔負賠償之責。截至一九二三年九月止，土地曾被收沒的德僑計達二，〇〇〇人之數。

波蘭議會的議員總額共為四百四十四人；而各「少數民族」的代表則竟占有八十九席，從此可見：在政治方面，他們也很占勢力了。在這八十九個議員當中，已有八十五個議員聯合起來，組成一個「少數民族集團」Minorities Bloc。在波蘭的「少數民族」問題尙未得有急轉直下的解決之前，在他們的希望尙未能在波蘭完全實現之前，這麼的一個集團是很能替他們謀利益的。有些眼光遠大的波蘭人主張：波蘭應即改爲民族的聯邦共和國。這便是在日常的生活方面，各個民族都應該享有各個民族的自治權；但是在政治方面，則他們却要聯合起來，組成一個聯邦共和國。我以為：關於上述的各個「少數民族」的拉攏方面，波蘭必會和俄國成立一種競爭——也許是一種和平的競爭。自從里加條約成立之後，白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便以四對一的比例，由俄國，和波蘭兩國分領。過了沒有多少的時候，這兩個民族必會奮發起來，對於全數歸附波蘭，或全數歸附俄國這個問題，自行解決。這不過是遲早的問題罷了。在這場競爭當中，她們誰勝誰敗，這一層當然要以她們對於上述的兩個「少數

民族」的吸引力的大小以爲決。在這方面，蘇聯政府業已開始準備；在蘇聯政府的各聯合共和國當中，烏克蘭共和國業爲其中之一。單就烏克蘭這一個「少數民族」而言，波蘭政府的勝利希望差不多可以說是完全沒有。對於這種事實，恐怕連她本身都不能加以否認。因爲在波蘭國內，烏克蘭獨立問題早就不成爲問題了〔註一〕。

【註一】烏克蘭人雖然不見得歡喜聯俄；但是在另一方面，他們却把波蘭看作他們的世仇。

和「少數民族」問題關係至爲密切的波蘭問題便要算是土地問題。爲達到下列的目的起見，波蘭政府認爲：小地主的建立乃是必要的：一，減輕德國的大地主的勢力；二，防止佃農的沾染赤化思潮。在一九二〇年，波蘭政府的某幾個主要人物曾經一度作有這樣的企圖；但是政府裏的保守派——一般帶有貴族色彩的地主階級——的份子却表示着積極的反對，所以他們的原提案便沒有法子通過。到了一九二五年，加拉斯基又復作有第二次的企圖。他所擬就的辦法是：各個私人的地產均不得超過四百五十公畝；假如超過這個數目，則應由政府備資收買。這個提案業在下議院通過；但是上議院却對牠加上了下列的兩項修正：一，四百五十公畝應改爲二百公畝；二，該項規定的施行期應自一九二七年開始。經過這麼多的變更之後，

這個提案到底還有沒有解決土地問題的力量呢？我對於這層，很爲懷疑。

新波蘭的誕辰雖然充滿了一種很欠吉祥的氣象；但是到了現在，她業已成爲她自己的國家了。在最初的時候，她往往被人家看作法國的傀儡，看作法國的附庸，看作介乎兩大之間的一個人爲的緩衝國，總而言之，專靠自己，她是不能夠支持多久的；但是現在不了，她已經被人家看爲一個永久的國家，前途頗有希望的國家了。她的居民計達二七，〇〇〇，〇〇〇人之數；她的面積較之意大利還大；她的人口在歐洲大陸各國當中占了第四把交椅。當德國人看見了一些工作很爲粗率的東西，他們雖然仍舊會譏誚牠道：「波蘭的手藝」*Polni che Wirtschaft*；但是在外交方面，德國業已不復小覷她了；業已將她當作平等的國家了。

波蘭人是具有很多令人欽佩的特質的。在藝術，或文化這兩方面，他們確有他們的特長；而同時在政治方面，他們也已獲有相當的進步了。他們的愛國的精神也許是較之任何的歐洲國家的國民都要利害的。在已往的九年當中，她和立陶宛日在宣戰聲中；而在最近的五年當中，她又不斷地和捷克斯洛伐基交惡。這實在是一齣很不幸的悲劇。她的「經濟的存在」乃是靠着她和德，俄兩國的交通商，才能維持得住的；但是爲了許多的政治的原故，她們被

此間的經濟關係却未能有什麼長足的進展。從近來的事實看來，我們可以知道：波蘭業已懂得「和平待人」之可貴了；在她的「少數民族」的待遇方面，她業已改用一種協調的態度了。對於法國的贊助，和忠告，她現在業已不大願意接收。這也許是因為她對於她自己的力量業已得有相當的認識的原故。在德國的東部邊界方面，他和德國之間仍舊是存有不少的爭點。在將來的時候，這些邊疆的領土也許會被德國用武力收回；但是無論如何，她在歐洲地圖上的地位則可以說是已經穩定的了！

本章的參考用書

Fisher, H. H. and Brooks, S. *America and the New Poland*. New York, Macmillan, 1928.

Graham, W. W. *New Government of Eastern Europe*. New York, Holt, 1927.

Kernerer, F. W. *Reports Submitted by the Commission of the American Experts to the Republic of Poland*. Warsaw, Ministry of Finance, 1926.

Phillips, C. J. M. *New Poland*, New York, Macmillan, 1923.

第十二章 新波羅的海

在那位於歐洲各邊界的四個大海當中，波羅的海占有一種在經濟上，和在軍事上最爲重要的地位。在一九一四年的時候，她的東岸完全爲德，俄二國所壟斷。她們這兩國在這兒的特殊地位引起了斯干的那維亞各小國——這些小國的國民布滿了波羅的海的沿岸一帶；而丹麥則更握有全海的門戶——的寒心。因爲她們自身非常孱弱，所以挪威，瑞典，和丹麥各國便只得對於歐洲列強，採取一種嚴守中立的外交政策。對於當地的德，俄兩國的勢力的發展，英，法兩國都懷着一種監視的態度。

爲維持波羅的海的公開局勢起見，英，法兩國便在一八五五年訂立了一個協約。這個協約規定：假如俄國進侵挪威，和瑞典，則對於後二國，英，法二國應負保護之責。在一九〇五年，挪威脫離瑞典而獨立。爲預防這個新興的小國爲俄國所吞併起見，英，法，俄，德四

國又在一九〇七年簽訂了一個協約。這個協約規定：對於挪威的領域上的完整，訂約的四國應共負保障之責。在後此的一年當中，德，俄，丹麥，瑞典四國又簽訂了一個協約。這個協約規定：一，對於波羅的海的現狀，訂約的四國應共負維持之責；二，萬一對於這種現狀遇有萬難維持的時候，訂約的四國也必定要在事前互相諮詢，然後可以採取單獨的行動。

經過歐戰之後，德，俄二國在波羅的海的地位便發生了一種很劇烈的變化。除了列寧堡 Leningrad 南邊的些少地域以外，俄國在波羅的海沿岸一帶的勢力便差不多完全消滅。她在這兒的遺產便由芬蘭，愛沙尼亞 Estonia，拉維亞 Latvia，立陶宛，和波蘭這五國分別繼承。這幾個小國都有她們自身的民族精神。在歐戰以前，德國本來是享有一種把持着波羅的海的門戶的軍事優勢的；到了現在的時候，她不只是喪失了她的舊領但澤；而同時還失掉了這種優勢。基爾 Kiel 是這兒的一個名港。得了這一個名港，德國纔能夠開掘一道運河，穿過丹麥的土腰，而將波羅的海，和北海 North Sea 連成一氣。這恐怕便是卑斯麥之所以引起列斯威·好斯 Schleswig-Holstein War (一八六四年) 的唯一原因。經過這個戰役之後，德國的這種計畫便可着手實行；而在一八九五年，這個運河竟正式開用。自此之後，

德國的海軍不只可以免除了被人封困——假如她的敵國將波羅的海的進口（通稱爲 *Little Belt*）塞住，則她的海軍便不能越過波羅的海一步——之虞；而同時還可以不動聲色地派遣海軍潛出北海，而進達大洋。在一八九〇年，她更作有第二步的企圖。她勸令英國將黑爾高蘭島讓給她。黑爾高蘭島橫握易北河河口；因而成爲德國的基爾運河政策的鎖鑰。到了一八九〇年七月，英政府竟上了她的圈套，而將黑爾高蘭島讓給她；同時她也就承認贊稷巴爲英國的保護國，以爲報酬。她隨即將這個小島武裝起來。等到歐戰爆發的時候，她使用牠爲根據地，而和英國的海軍作戰。這真是英政府在一八九〇的時候所萬想不到的！最後，到了一八六四年，她又從丹麥取得了那位於波羅的海海口的亞勞（Aarø），和亞爾森（Alsø）兩島；而同時她更忙着將後者——亞爾森島——化成她的海軍根據地。這樣地，她便獨占了基爾運河的治權；奠定了基爾，和黑爾高蘭的軍事基礎；和把持了波羅的海海口的要害各島。有此三者，所以到了一九一四年的時候，她便完全握有波羅的海的門戶了。此外，她更擁有一種很有訓練的海軍，因此，連英國的海上霸權也都似乎爲她所危及了。

經過歐戰之後，德國的這種全盤計畫便完全化爲烏有。凡爾賽條約雖然沒有將基爾運河

從德國奪去——很有一些人主張這麼辦——但是她却規定：一切的無論屬於任何國家的商船和戰船均得在這個運河自由航行，德國政府不得作有任何種的干涉。當波蘭在一九二一年和蘇俄發生戰事的時候，法政府派了一隻輪船——船名威姆布敦 Wimledon——向波蘭運輸軍火。這隻輪船行經基爾運河的時候，爲德國所扣留，因爲德國認爲她破壞德國的中立性。以後德，法二國將這種爭端，移交國際法庭，依法公斷；結果，國際法庭作有如左的判決：對於一切和德國尚未發生戰爭的國家的戰船，德國有放令航經基爾運河的義務。因此，德政府對於法國的輪船公司，便應負賠償損失之責。

此外，凡爾賽條約又復規定：一，亞爾森，和愛勞二島不得用爲海軍的根據地；二，黑爾高蘭島的堡壘應即拆毀；三，在北海，和波羅的海的海航線上，不得建置軍火；四，德國的海軍應受某種的限制。這些規定隨即產生，下列的三個結果：一，德國在波羅的海的勢力完全消滅；二，英國在波羅的海一帶得有相當的軍事上的優勢；三，藉着新波蘭的產生，法國間接地在那和但澤相距不遠的丁尼亞海港上，占有一部份的勢力。此外，東普魯士又爲了波蘭的科里多的中梗，而和德國的內地分離。從德國外交的觀點上說，這種分離對於她在波

羅的海一帶的勢力的伸張，也很有防礙。

在波羅的海這一帶的區域當中，本來又存有其他的一個國際紛爭。對於這個紛爭，凡爾賽條約也定有一種解決的辦法。這便是：什列斯威-好斯黎的居民應用投票的方法，自擇他們的所屬國；結果：當地的第一地帶——即什列斯威的北部——的居民願歸丹麥；而第二地帶——包含法林斯堡 Flensburg 在內——的居民則仍舊願歸德國。根據種種的報告，丹麥政府對於因此而領有的德僑，非常寬待【註一】。這些報告是很可靠的。

【註一】但是無論如何，當地的德僑却已作有一種和丹麥分離的運動，見 Le Temps, August 8, 1928.

斯干的那維亞諸小國

從歐洲的戰爭，斯干的那維亞諸舊國——挪威，瑞典，和丹麥——却沒有蒙受怎樣利害的損失。瑞典乃是個偏地山林的國家；而於礦產，則尤為豐富。挪威乃還是一個漁業的中心；在電力，和水力的運用上，也頗形發達和進步。丹麥本來是個農業國；她的製乳業聲播全球，很為興盛。這幾國的政治組織頗稱完善，所以在某幾方面，她們竟能對於歐洲，提供

出不少的社會的，和政治的試驗。在這三國當中，合作社都很占有社會上的重要地位；她們的教育程度，和公益設備也都特別地高。斯干的那維亞乃是那布爾和平獎金 Nobel Peace Prize 的發祥地。亞勒弗烈·那布爾乃是「帶南美炸藥」dynamite，和「無煙炸藥」的發明者。他將他的財產捐出，作為一種對於一般最能爲人類効勞者的獎金——這兒所謂「効勞」係包含一切學術上的探究，文學上的創作，和世界和平的促進種種工作而言。此外，還有好多有名的探險家，和文學家都是生自斯干的那維亞的。飛來哲夫·南孫曾經一度爲探尋北極，而遠駛北冰洋；以後則更盡其全力，在國際聯盟服務，因而成爲該聯盟的一個有數人物。亨利克·易卜生 Henrik Ibsen，和喬治·白蘭德斯 George Brandes 的作品也都負有世界上的美譽。最後，對於國際聯盟的實力的充實，這些國家也很努力。

丹麥幅負狹小，實無實力以抗列強。丹麥政府認清了這點，便在一九二四年四月，向國會提出了一個大規模的軍縮——幾達完全解除武裝之境——提案；結果：在一九二六年三月，衆議院予以通過；而在一九二七年正月，則參議院却予以否決。

在最近這幾年當中，斯干的那維亞各小國當中的惟一爭議乃是格林蘭 Greenland 問題。

從大體上說，格林蘭乃是個半屬北極的島；牠和北美的距離，較之牠和歐洲的距離還要近一些。丹麥說：當地的西岸居民多爲丹麥人，因此，這個全島都應該劃歸丹麥；挪威說：在該島沿岸一帶的業漁者多爲挪威人，因此，這個全島便應該劃歸挪威。到了一九一六年，她們雙方仍是爭持不下；但是美政府在她所發表的關於維爾京島 Virgin Island 的宣言當中，却承認了丹麥在當地的主權。以後到了一九二四年正月，丹麥便和挪威簽訂了一個協約。這個協約對於當地的主權問題，全未提及；她只是規定：挪威人應在當地享有某幾種的特權。牠的時効定爲二十年。

發羅島 Faroo Island，和挨斯蘭 Loeland 在最初的時候，本屬挪威；以後纔由丹麥領有；而當地的居民則又多習用挪威語，因此，在歐戰告終的時候，挪威又復作有收回原地的要求。以後丹麥政府爲避免引起雙方的惡感起見，便在一九一八年，通過了一個聯合法律。按照這個法律的規定，挨斯蘭實已變成一個事實上完全獨立的國家。她的外交事項雖然仍由丹麥主持；但是一切關於她們彼此間的共同事項的提案——即所謂與全「聯合」Union有關的提案——却由她們共同組織一個顧問機關，專負審查之責。

斯匹次北爾根 Spitzbergen 乃是一個位於歐洲北部的富於煤礦的小島。在一九二〇年，挪威和列強簽訂了一個協約。這個協約規定：對於她在當地的主權，列強予以承認；但是她却要將當地的門戶開放——當地的礦產，尤應由各國自由開發。直至一九二五年，這個協約纔發生效力。

自從這個協約簽訂之後，斯干的那維亞各小國當中的爭執便已完全消滅，因此，在近幾年來，她們便簽訂了好多關於協調和仲裁的辦法詳加規定的條約。

波羅的海的新國家

波羅的海的新國家當然較之上述的各國困難得多了。在歐戰以前，芬蘭，愛沙尼亞，拉維亞，立陶宛都只是俄國的屬地；但是到了現在，她們却已完全自由。除了立陶宛人多信奉羅馬加特力教以外，這幾國都是信奉路德派的基督教的。她們的國民多從事於農業；但是她們的內地都雜居有德意志人，波蘭人，和俄羅斯人。在從前的時候，這些外僑形成了當地的政治的，和經濟的上層階級；而同時他們還自行其是，而和當地的土人們格格不相入，因

此，便引起了很多的糾紛。

在一九一七年的秋季，芬蘭，愛沙尼亞，和立陶宛乘着俄國國內發生革命的機會，便自行宣告獨立。在翌年的正月，拉維亞也起而効尤了。爲了她們的獨立自由，她們曾經受有不少的挫折，和犧牲。在一九一九年三月，蘇聯政府熱望和平，因而和德國簽訂了那很爲屈辱的布列斯特·列塔斯克條約，將波羅的海的各省，幾乎完全讓給德國。在同月的月內，德將高爾茨 (General Von der Goltz) 率兵侵入芬蘭，削平當地的共產政府。芬蘭的老芬黨 (Finl. Party) 對於德國的這種行爲，深表感謝，因此，她便勸令芬蘭的國會將本國的王冠，獻給德國的一個王子；以後此着未成，而帝制運動便已完全崩潰，因而作罷。在這個時候，那個飽受戰爭流毒的拉維亞，和愛沙尼亞也已陷入德軍之手。當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休戰告成的時候，德軍便在當地四出勒索，幾至釀成一種恐怖的情形。這個休戰協約規定：德軍應仍繼續在波羅的海各省內駐防，直至協約各國提出異議時爲止。這種規定本來是想令德軍暫在當地防止赤化勢力的擴張的；但是在另一方面，牠却引起了高爾茨以及其他的德國人，和協約國間的種種糾紛。這種糾紛縣延不絕，直至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德軍全數退出波羅的海的時

候，才算是得了一總結束。

波羅的海的新國家雖然費盡了九牛二虎之力，以期博得各協約國對於她們的承認；但是結果：他們却未能從巴黎和會裏，得着什麼東西。在這個時候，美政府並不贊成她們和俄國分離。這乃是釀成她們的這種失意局面的部份的原因。除了芬蘭是早在一九二〇年加入國際聯盟的以外，她們都是遲至一九二一年十一月，然後加入國際聯盟的。

對於這些小國，蘇聯政府所表達的同情比之任何協約國所表達的都要熱烈。爲防止她們被人家利用爲反赤的中心起見，蘇聯政府很早便正式承認她們，而與之締訂和約。在一九二〇年一月，她首先和愛沙尼亞媾和，因而訂立了那韃士條約 (Treaty of Tartu)。在同年七月，她和立陶宛訂立了莫斯科條約 (Treaty of Moscow)，八月，和拉維亞訂立了里加條約 (Treaty of Riga)。十月，和芬蘭訂立了多爾巴得條約 (Treaty of Dorpat)。

在蘇聯，和愛沙尼亞，拉維亞，立陶宛三國所訂立的各條約當中，條約正文均載有下面的文句：「各民族均應享有自由處決自己的命運的權利——即在和她的原來的國家完全脫離關係這一層，她們也得享有這種權利」。其他的條文對於彼此間的邊界，均有極詳細的規

定。蘇聯政府很想藉此而博得她在軍事上的安全地位。

爲了立將當地的產業移歸各新立國起見，這些條款對於國籍問題，和國民資格問題，也都作有相當的規定。最後，這些條款更對於彼此間的通商原則——在這方面，最可注意的便是：蘇聯政府的出口貨得自由通過波羅的海各處，而進達大西洋——作有一般的規定。按照普通的習慣「繼承國」Successor states 是要對於她所繼承的國家的國債，按照比例均攤的；但是在上述的各條約當中，蘇聯政府卻將她們的這種義務，完全免除【註一】。

【註一】 League of Nations Treaty Series, Nos. 67, 91, 94, 280.

這些鑿着俄國的內亂，而產生出來的新國家的人口，和面積計如下表所載：

國 別	人 口	面 積
芬 蘭	三，五〇〇，〇〇〇	一五〇，二二二方哩
愛沙尼亞	一，一〇九，四七九	一八，三五五方哩
拉維亞	一，八八五，八七〇	二五，〇〇〇方哩
立陶宛	二，一六五，一二一	三三，〇〇〇方哩
波蘭【註二】	二，一九二，六七四	一四九，九三三方哩

【註一】波蘭另在他處討論。

芬蘭

在波羅的海的新國家當中，芬蘭也許便要算是最大的，和最強的一國。她的領土內散佈着湖沼，和林木，因而表現着一種「北方美」。當地的居民多屬芬蘭·烏格利Finn-Ugrian種。有些人說：在很遠的年代當中，他們和馬扎兒人，以及土耳其人都有血統上的關係。芬蘭本來是個獨立的國家，直至一八〇九年，她纔以「保留地方自治的權利」為條件，歸附俄皇；但是日後俄皇對於這個條件，却無確予尊重的誠意，因此，在一九一七年三月俄國革命爆發的時候，她便趕緊獨立。她的理由是：俄皇一被打倒，則她對俄效忠的義務當然中止。自此以後，她一方面掃平了國內的共產黨；一方面打倒了國內的帝制派，和親德派，而成了一個共和國。按照芬蘭憲法的規定，芬蘭乃是一個採行總統制，和一院制的共和國。他們的國語定為芬蘭文，和瑞典文二種。在政治方面，她的能力業已得有相當的表現。

芬蘭人在藝術上，頗具天才；而在建築方面，則他們的天才尤為優越。哥圖甫·沙里寧

Geetil'eb Saarinen 的作品業已博得國外的聲名。在音樂方面，他們也已作有一些很有價值的貢獻——贊·賽伯里亞斯 Jean Sibelius 便是芬蘭的有數的製譜家。早在一八三〇年的時候，對於女權問題，他們便已開始討論；而到了一九〇六年，則他們的婦女便已得有投票權。在芬蘭的各處，遊戲都很盛行，因此，他們便能在那亞姆斯特丹 Amsterdam 賽會當中，得有第二名的榮銜——美國第一。當地的合作社也非常地發達。他們的銷費合作社社員計達三七〇，〇〇〇人（約占他們的人口總額的百份之十）之數。就中有些合作社不只銷費，而且也又自行生產。牠們擁有麵包房，製革場，製皮廠，風腸製造廠，農場，以及粉磨等等。有些合作社還定有種種的保險制度，和津貼制度。各地的教育都非常發達，因之，文盲便幾乎完全絕跡。

芬蘭政府相信：酒精的飲用對於她的發展前途，很有障礙，所以她便在一九一八年通過了一個禁酒律。但是她的沿岸一帶，島嶼蕃多，因之，緝私的工作便很難收有滿意的效果，所以她在實行禁酒律方面，較之美國，還覺困難。

芬蘭位於俄國，和瑞典之間。在對付她的鄰國這方面，芬蘭政府很感困難；而她的主要

爭點則集中在愛倫羣島 Aaland Island 問題，和東卡累利亞 Eastern Carrelia 問題上面。愛倫羣島乃是波羅的海海口一帶的一羣小島。牠們和芬蘭，瑞典的距離差不多相等；而當地的居民則只有一六，〇〇〇人。在一八〇九年以前，牠們本來是瑞典的屬地，但是就在這年，她們便隨同芬蘭而歸附俄國了。以後俄國發生革命，芬蘭便乘機將這些小島占有。過了沒有多久的時候，瑞典便要求芬蘭將這些小島還給她。經過兩次的總投票，當地的居民都表現着樂歸瑞典——牠們的母國——的意向。根據這些事實，瑞典政府曾向巴黎和會提出「准予收回」的請求；但是未能收效。以後國際聯盟理事會又派了一個委員會，從事於這個爭議的解決；結果：這個委員會將這些小島斷歸芬蘭。牠的理由有二：一，對於當地居民的統治，芬蘭政府并無過失；二，隸屬他國的「少數民族」并無從該國自由退出之權（布爾塞維克派的民族自決的理論當然不能在此處適用）。經過這個委員會的種種忠告之後，芬蘭政府便給予了愛倫羣島以更進一步的自治權。牠答應：一，對於當地的習慣，予以尊重；二，不在當地作軍事上的行動。到了一九二一年十月，當地的中立性更復得有一種國際條約上的保障。

至於東卡累利亞問題，則并未能得有這樣圓滿的解決辦法。東卡累利亞的居民雖然多為

芬蘭人；但是蘇聯政府爲了想要控制由彼得格勒至亞爾干日爾的鐵路的全線起見，便不肯將當地割給芬蘭。以後到了一九二〇年十月，芬蘭和蘇聯締訂多爾巴得條約。這個條約明規定：「對於東卡累利亞，蘇聯政府應予以民族自決之權」。在其他的一篇宣言當中，蘇聯政府又說：一，東卡累利亞應享有地方自治之權；二，在地方行政上，東卡累利亞仍得沿用當地通行的文字。經過雙方的嚴重交涉之後，芬蘭政府便於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將這種爭議，移交國際聯盟理事會，請求公斷。關於這個爭議在法律的地位和多爾巴得條約在法律上的效力，該理事會曾咨請國際法庭發表意見。蘇聯政府雖然不是國際聯盟的會員國；而同時也未曾參加過國際法庭的組織；但是在事實的調查方面，國際法庭却曾經一度請她加入合作。對於這個請求，她嚴詞拒絕。她說：這個爭議完全是一種內國問題；而同時她也不相信國際法庭會主持公道。經此之後，國際法庭隨即作有左述的裁定：關於本案，國際法庭無管轄權。因此，東卡累利亞至今仍爲芬蘭，和蘇聯間的懸案；但是在近些日子，她們彼此間空氣已經沒有從前那樣緊張了。

芬蘭政府認定了她自身在地理上的特殊地位，所以絕不肯被人家利用爲反赤的工具。同

樣地，爲避免俄國的懷疑起見，她也不肯加入波羅的海聯盟Baltic Federation。在一九一四年，她參加了一個由瑞典，挪威，和丹麥三國所發起的一個會議——這個會議的目的乃在協調公約的草定。自此以後，她便和斯干的那維亞各國打成一片；而甘與之同命了。

愛沙尼亞

在波羅的海一帶，愛沙尼亞乃是最小的一國。她的南部各省差不多完全是廢地；而北部則森林密佈，富於松脂石的礦資。勒佛爾Reval乃是她的良港之一；而同時俄國的商業也復以之爲出路。她所擁有的海港一共計有二十四個。

愛沙尼亞的最可注意的一個問題乃是智識階級過剩的問題。這是很可詫異的。這些智識階級份子多半是多爾巴得大學的畢業生。這個大學乃是考斯道夫·阿多發Gustavus Adolphus在十七世紀的時候興辦的；現在共有學生五千名。在歐戰以前，這些學生多在俄國謀生；但是在某個期間當中，他們的這種出路曾經一度完全窒塞。愛沙尼亞所擁有的學生成份較之任何的歐洲國家都大。在芬蘭，和瑞典當中，每十萬人有學生一百一十人；而在愛沙尼亞當

中，則每十萬人却有學生四百一十九人。

在愛沙尼亞的憲法當中，我們可以看出很多很有趣味的條款。牠的特點，約如下列：
一，廢除死刑；二，非得國會的同意，不得將軍隊調出國境；三，除了宣戰，媾和，財政法案，以及其他的某幾種特定的事項以外，一切事項均可由全體國民投票公決。在好幾方面上，愛沙尼亞的憲法頗與瑞士的憲法相似。

爲了促進她的財政情形起見，愛沙尼亞曾於一九二四年，請求國際聯盟理事會派遣一個專家委員會，從事於她的內國財政的考察。翌年，這個委員會便到達愛沙尼亞。牠勸令愛沙尼亞將愛沙尼亞銀行和政府脫離關係，藉以避免政府濫發紙幣之弊。爲實行牠的種種建議起見，愛沙尼亞隨即成立了一個典當機關。此外，國際聯盟更勸令愛沙尼亞募集一筆外債。到了一九二六年十二月，這筆外債——總額爲六，七五〇，〇〇〇金元——便由國際聯盟正式批准。愛沙尼亞指定某幾種稅收——如內地稅，煙稅，酒稅等等——專作爲清償債務，和按期支付利息之用。這些稅收由國際聯盟特派專員監理。

拉維亞

在波羅的海諸國當中，拉維亞——愛沙尼亞的鄰國——從歐戰所蒙受的損失較之任何國家都重。當德國占據拉維亞的時候，她的人民的百份之四十大都亡命俄國。在最近的八年當中，她的這種創傷業已完全康復；而她反變爲波羅的海諸國當中最蕃盛的一國了。她的這種孟進的部份的原因乃是因爲她擁有利堡Libau，溫多Windau，和里加——她的都城——這三個名埠。這三個名埠都有鐵路直達俄國。在歐戰以前，里加的木料出口量甲於全球；就中國的產品雖然占有相當的數量；而當地的產品也很不少。到了現在，當地的製乳業，和牛奶的出口業很爲發達。在一九二二年，當地只有二三個製乳廠；到了一九二五年，則頓增到五〇〇個以上；在一九二一年，當地的牛油出口量只爲一七噸；到了一九二五年，則頓增至一〇，〇〇〇噸以上。拉維亞的農業雖然這樣地興盛；但是她的工業則尙未能回復至戰前的狀況。她和愛沙尼亞業已結爲同盟；而同時還互爲自由貿易權的特許。她們的這種同盟對於她們的前途是很有關係的。在最近的時候，她們更作有一種互組高級理事會的建議。以後到了一九二七年，拉維亞和蘇聯簽訂了一個條約；而她們彼此間的友好關係使稍受打擊。

拉維亞是很想博得外援，藉以抵抗俄國的。爲了這個原故，她便在一九二二年五月三十日，和羅馬教廷成立了一種契約，將大批的特權，送給羅馬教廷。拉維亞的國民雖然多爲路德派的基督徒；但是拉維亞政府却答應羅馬教廷，將當地的一個具有歷史價值的新教徒教堂改爲羅馬加特力教堂。此外，這個契約還規定下列二項：一，爲羅馬加特力教的主教，和由該教主辦的學院，設備住宿之所；二，對於該教的僧侶，擔負發給薪金——薪金的數額應和各新教徒的僧侶的一樣——的義務。關於這種規定，拉維亞政府頗受她的人民的批評，因此，到了一九二四年，這種規定便交由全國人民投票表決。

對於教育事業的促進，拉維亞政府頗爲努力，此外，她還在最近通過了一個內容略如下述的法律案：星期日全日，和星期六下午禁止賣酒。

立陶宛

波羅的海的第四個新國便是立陶宛。除了那由國際共管的麥默爾海港以外，她連一個海港也沒有。她的國民的百份之八十是以農爲業的；而工業則很爲稀少。她所領有的尼曼河乃

是波蘭木料——波蘭東部的主要產品——的天然水路。但是因爲她和波蘭的國交非常惡劣的原故，這種商業便在當地受有很嚴重的打擊；直至最近，纔有些少轉機。在一九一三年，她從麥默爾運出的木料計爲四三四，五〇〇米突，在一九二五年，則只有六三，八〇〇立方米突。立陶宛在這方面雖然受有損失；但是在其他的方面。則她的經濟狀況却很有進步。自從經過土地的重新分配以後，各處的企業便大見發達。在她的農民當中，合作社運動業已成爲一種普遍的運動。他們希望：他們的牛油，牛乳餅，和雞蛋的出口量能夠賽過丹麥。立陶宛的都城暫時設在科甫諾 Kovno。經過立陶宛政府的改建之後，現在業已呈有一種歐洲的現代都會的氣象。她的國家預算的虧空和外債的數額都很少，實在沒有什麼可注意的。在一九二二年，她的食鹽的消費總量只爲·九六「啟羅格蘭姆」Kilogramm，但是在一九二四年，却頓增至二·四「啟羅格蘭姆」。這乃是在經濟方面的進步表現。按照可靠的統計，她的寄居美國的僑民每年匯回本國的款項計達二〇，〇〇〇，〇〇〇金元之數。爲了某幾個特別的原因，立陶宛的生活費用却比較她的四週的近鄰低一點。

跟着這種經濟情形一齊發展的乃是立陶宛的民族主義。俄文的地位差不多完全讓立陶宛

文給古代了。因為維爾那——在下文再論——問題的爭執，立陶宛和波蘭的感情很爲惡劣。她國內的加特力教的僧侶很占勢力；而立陶宛的民族主義也很受有他們的推進。就中有一個主教（古魯培維含斯 Krupavicius）創立了一個基督教民主黨 Christian Democratic Party。以後則更進任農業部總長；有一個主教經營商業，頗爲富有，因而國人便稱他爲立陶宛的斯丁尼斯“Liuhania's Sinnes”，還有一個主教（柏力科斯 Purickus）曾任外交總長，從此可見他們勢力之大了。至於在青年方面，則他們也有他們的民族主義的團體。就中有一個叫作蕭萊團 Chan'ra 的很有點和莫索里尼的黑衫團 Black Shirts of Mussolini 相似。牠所要打倒的對象有二：一是妄作威福的官僚；一是日圖發難的共產黨。在一九二三年進攻麥默爾的軍隊便是由這個團體組成的。牠在最近又喊出了「解放維爾那」的口號；而立陶宛政府也深受牠的影響。有些觀察家說：萬一這個團體得勢，則牠必會步莫索里尼的後塵，而樹立一個狄克推多制的新政府。

在外患方面，立陶宛和她的鄰國不同：她所引爲仇敵的不是俄國，而是波蘭。她和波蘭的爭點乃是維爾那——立陶宛的古都——究應誰屬的問題。經過歷年的對俄屈服之後，到了

一九一七年，立陶宛共和國便宣告成立。爲了奪回她的古都起見，她和俄國作有好幾次的戰爭，直至一九二〇年里加條約成立，蘇聯才肯把這塊地方還給她；但是正在這個時候，波蘭忽又以「當地居民多爲波蘭人」爲理由，而和她爭衡起來。經過迭次的交涉，而結果毫無以後，立陶宛便將這個爭議移交國際聯盟，請求公斷；結果：國際聯盟把維爾那歸立陶宛，而爲她們劃定了一條新的疆界。根據着國際聯盟的這種建議，她們便訂定了一個蘇瓦爾吉協約。正在這個協約開始發生効力的時候，波蘭的強盜大將志力高斯基 *Neligowski* 忽又帶領重兵，將維爾那據爲己有。自此之後，維爾那便在事實上成爲波蘭的領土。爲了這個事變，立陶宛立向國際聯盟提出嚴重的抗議，國際聯盟隨即建議由當地的居民投票自擇；但未見諸實行。協約各國對於這個爭議，本來不甚關心，所以到了一九二三年的時候，牠們便公然承認波蘭在維爾那的主權了。至於維爾那的居民是否願意歸附波蘭這一層，則截至現在，還未能得有什麼有根據的定論。大家所都承認的只是：當地的居民的多數既非波蘭人，同時也非立陶宛人；而是猶太人。即使我們退一步承認：當地的居民多爲波蘭人（至今實在還未證實），我還以爲：波蘭的取得維爾那的行爲還是脫不了強盜的色彩。維爾那本來是俄國的領土；在

一九二〇年，她已經將她讓給立陶宛了，那末，各協約國又拿什麼資格來承認波蘭在當地的主權呢？

在由一九二〇至一九二七年之間，立陶宛和波蘭的感情非常惡劣，隨時都有發生戰爭之虞，因之，雙方的商業便大受影響。立陶宛政府一次復一次地將維爾那的爭議呈交國際聯盟公斷；但是總是結果毫無。立陶宛本來也是個信奉羅馬加特力教的國家；但是羅馬教廷竟置她的利益於不顧，而為波蘭成立了一個「主教治區」；而同時這個「主教治區」又復以維爾那為中心。立陶宛以為：這乃是羅馬教廷在事實上承認波蘭在維爾那的主權的表現，因此，她便向羅馬教廷提出了一個很嚴重的抗議，而最後且與之斷絕外交上的關係，立將駐羅馬教廷的代表撤回。以後到了一九二六年，她們又復重開談判，藉為這個爭議的解決；但是立陶宛的國會議員却堅持着：非待羅馬教廷將她對於波蘭在維爾那的主權的承認正式撤回以後，立陶宛永遠拒絕和她恢復外交上的關係。

到了一九二七年十二月，立陶宛和波蘭的惡感又復增進一步，而形成了一種很可危懼的空氣了。波蘭說：對於寄居立陶宛的波蘭教員，立陶宛政府曾予虐待，因此，她便將維爾那

的立陶宛學校多間封禁，藉資報復。從表面上看，她們的這種爭議乃是一種「少數民族」的待遇問題；而骨子裏，則含有維爾那的爭主問題。以後經過雙方的幾度交涉以後，立陶宛又復把這個爭議移交國際聯盟處斷。國際聯盟以事關重要，隨即將立陶宛，和波蘭的國務總理請到日尼瓦去，俾得面商一切。那時立陶宛的國務總理為華爾的馬拉斯教授 *Professor Wa-*
Idmaras；而波蘭的國務總理則為皮爾蘇斯基將軍。他們應徵之下，隨即起程；而皮爾蘇斯基則更戎裝到場，身旁還帶有利刃。經過他們兩個的一種熱烈辯難之後，華爾的馬拉斯還是很和平地說：「還是和平解決」；而皮爾蘇斯基則更進一步地說：「我當命波蘭的教堂一體高唱『讚頌歌』*To Deum*」。這樣地，他們便約定另在日後，合開會議，解決這個爭執。此外，國際聯盟又復派了一個委員會，從事於波蘭人在立陶宛的待遇實況的調查。到了這年七月，立陶宛，便和波蘭在哥尼斯堡 *Koenigsberg*，開了一個會議；但是仍舊是未能得有什麼結果。正在這個時候，立陶宛的新憲法製成，牠竟將維爾那定為立陶宛的京城，以示堅決。爲了立陶宛和波蘭的長此失和，華爾的馬拉斯曾經受過張伯倫的一場很嚴刻的教訓。

波蘭對於維爾那所採取的行動雖然含有一種高壓的色彩，未免令人難堪；但是有一般人

也很批評立陶宛。他們以爲：她的態度太過固執，太過多疑了，因此，雙方的妥協形勢的完成便完全絕望；而在經濟方面，她也很受有一些不良的影響。單就武力而言，立陶宛單靠自己是不能夠從波蘭的手裏，奪回維爾那的；波蘭所怕的只是：立陶宛能夠得有蘇聯的助力。立陶宛的本身雖然是個很保守的國家，但是在她的國際關係上，蘇聯却是她的唯一的友邦。她認爲：她的一切的鄰國都是波蘭的走狗，因此，她便極力避免和她們發生關係。在一九二六年，她便和蘇聯訂立了一個「中立協約」；而同時她對於蘇聯所建立的「民族聯邦」，也很爲向往。假如俄羅斯帝國重新改組，而立陶宛又復加入在內，則維爾那問題恐怕又要成爲一個主要的歐洲政治問題了。

各國的共同利害

在波羅的海各國的問題當中，這兒存有不少的同點：她們都要組織新的政府，和新的經濟制度；她們都需要資本；在貨幣的穩定，和外國貿易的均衡這兩方面，她們都感有困難。在最近的四年當中，她們的國家預算（波蘭除外）都已得着均衡；她們的出口貨都已日在增

加了；而在她們這裏頂占勢力的則爲英，德二國。

此外，在她們這些波羅的海各國當中，這兒又存有一個共同的土地問題，和「少數民族」問題。遠在歐戰之前，波羅的海沿岸一帶的土地差不多被德，俄的貴族，壟斷殆盡。他們的總數只占當地居民的總數的四百份之一；但是他們所擁有的土地却占當地的土地總面積的三分之一。這種外僑在經濟方面的優越地位坐令當地的民主政制，很難實施。波羅的海各國一致承認：假如她們真的想確立一個民主國，和防止赤化思潮的侵入，則她們必定要辦到「耕者有其田」這一步。根據這種信念，她們便公布了不少的土地改良法。在一九二二年，芬蘭公布了她的土地法——名爲 *Lex Kallio*。這個法律的目的在：將大的地產分給小地主。此外，她更很空洞地規定：因此而蒙受損失的大地主得由政府酌予補償。在一九一九年十月，愛沙尼亞便已公佈了她的土地法。這個法律規定：一，大地產的劃分應以增進小地主的利益爲準；二，對於因此而蒙受損失的大地主的補償問題，政府暫予保留。這個法律的根本原則是：一切的地產應歸實際的耕作者；每個家庭所能擁有的地產面積，應以一個家庭和兩匹馬所能耕種的面積爲最高限度。在一九二〇年九月，拉維亞公佈了她的土地法。她的土地法規

定：一切的大地產應即充公，然後再由政府分給各小地主。對於大地主的損失，政府不負補償之責。這是拉維亞比較其他各國更爲激烈的一點。在一九二二年二月，立陶宛也公布了一個和拉維亞大同小異的土地法；但是她的土地法却有一個特點——和上述各國全不相同的特點。這便是：對於大地主的損失，牠定有一種補償的基本辦法。牠規定：假如被沒收的地產面積是在三百七十五畝以下，則政府應按照戰前的價格，給該地主以該地產實價的百份之三十的公債券。至於其他的物業，則多由政府無條件地予以充公。立陶宛的人口總數爲二，二〇〇，〇〇〇人；而因此領有土地的則爲三〇〇，〇〇〇人。經此之後，波羅的海各國的大多數的國民便由那絕無人味的奴隸身份，一躍而博得頗可自豪的小地主身份了。

「少數民族」問題雖然是波蘭的最爲尖銳的問題；而同時還不失爲波羅的海各國的次要的問題。她們各國所含有的外裔數目略如下述：瑞典人占有芬蘭的人口總數的十份之一，此外，這兒還存有不少的俄國人，德國人，拉盆人 Lapponians。愛沙尼亞居民的百份之十爲異族人——就中屢有德國人，和俄國人。拉維亞居民的百份之二十爲異族人。立陶宛居民的百份之十六弱爲異族人；而尤以猶太人爲多。

在立陶宛，拉維亞，和愛沙尼亞加入國際聯盟的時候，她們便分別爲下述的聲明：關於「少數民族」的保護，她們業已準備和國際聯盟理事會開始交涉。在一九二二年五月，立陶宛發表了一個宣言。在這個宣言當中，對於波蘭所簽認的少數民族條約所含的原則，她表示願意接收；而愛沙尼亞，和拉維亞則態度和她稍爲不同。愛沙尼亞，和拉維亞說：對於一切的外力的干涉，她們都要拒絕；同時她們還說：對於「少數民族」的保護，她們本國的憲法業已詳爲規定；對於這些條款的實施，國際聯盟無權「保障」。以後經過雙方的迭次交涉以後，拉維亞竟和國際聯盟成立了一種妥協，而她們彼此間的條約也就在一九二三年七月正式簽訂。這種妥協的辦法是：拉斯亞應和波蘭擔負同樣的義務；但是在條約的正文上却不得使用「保障」等等字樣。到了同年的九月，愛沙尼亞也和國際聯盟簽訂了這樣的一個條約。按照這兩個條約的規定，對於各該國的「少數民族」的申訴，國際聯盟均有受理之權。關於愛倫島的爭議，國際聯盟判道：關於「少數民族」的保護，芬蘭的憲法業已作有充份的規定。在「少數民族」方面，這兒的唯一爭議便是立陶宛和波蘭的爭議。在一九二四年三月，波蘭電達國際聯盟道：當地的波蘭人業已陷入一種恐怖的狀況；他們的學校橫被封禁；他們的財

產橫被沒收。此外，她還說：一，對於因此而特向國際聯盟呼籲的波蘭議員，立陶宛將他們的議員資格取消；而同時還以謀叛的罪名，科以極嚴峻的刑罰；二，立陶宛的士坦法的實施，對於當地的波蘭人，很為不利；三，立陶宛的會計法 *Accountancy Law* 規定：一切的會計均須使用立陶宛文，這種規定對於當地的波蘭人，也很為不利。經過迭次的審查以後，國際聯盟理事會便向立陶宛提出了一些改良的建議。接到了這些建議之後，立陶宛即將波蘭所指摘的辦法，稍為修正一下，便算了事。到了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她們雙方又復發生了一個新爭議（這是我在上文所會提過的，此次不再複敘）。從此可見：她們彼此間的關於「少數民族」的爭議也不過是維爾那問題的反映罷了。

最終，波羅的海各國對於俄國都懷着一種疑懼的態度——這至少是她們的「潛意識」的作用。因此，為避免俄國——她們現在的強鄰，和舊日的主人翁——的侵犯起見，和促進她們的共同利益起見，她們便想聯合起來，組成一個波羅的海聯邦。自從她們在一九二〇年舉行了第一次會議以後，她們一共開過十七個會議。在每個會議當中，她們所討論的都是她們彼此間的合作問題，和合組聯邦問題。這種波羅的海各國的大聯合運動的首領乃是拉維亞的

外交總長美羅密克斯 M. Melrovios。自從他在一九二五年九月遠離人世之後，這種運動便受有相當的打擊。以後他的繼任者（即現任外交總長）飛斯士·西倫斯 M. Felix Cielenus 又復大倡波羅的海的羅加諾的論調。他的具體意見是：波羅的海各國應即和德、俄兩國聯合起來，共爲「現狀」Status quo 的保障。

這種運動畢竟未能產生實質上的結果。自愛倫島的爭議解決以後，芬蘭便爲了避免卷入波羅的海各國的漩渦，因而和俄國發生齟齬起見，便和斯干的那維亞各國打成一片。此外，在立陶宛，和俄國的中間，這兒存有波蘭的領土。因此，她便得以卓然自異地堅持：舉凡一切有波蘭代表加入的波羅的海各國的結合，她都絕對地拒絕參加。其他各國也都以爲：在這種結合當中，波蘭一定大占便宜，因爲她的人口較之其他各國都多。但是無論如何，這種運動却是對於拉維亞，和愛沙尼亞特別有利的，因此，在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她們便締結了一個防守同盟。在一九二七年，拉維亞又和蘇聯定立了一個通商協約。有些人說：拉維亞的這種行爲乃是波羅的海大聯合運動的障礙。

對於波羅的海聯邦的創設，蘇聯政府是一向都很反對的，她以爲：這麼一來，她的安全

便要大受影響。在一九二五年一月，愛沙尼亞，芬蘭，拉維亞，和波蘭訂立了一個調協，和仲裁的公約。此外，在其他的條約當中，她們也有所謂「波羅的海條款」(Baltic Clause)的存在。「波羅的海條款」的涵義是：在通商上，舉凡波羅的海各國均得享有經濟上的特權。這乃是波羅的海大聯合運動的熱情的唯一表現。有些人認為：上述的公約的簽訂乃是波蘭在波羅的海的外交上戰勝蘇聯的表徵。

對於波羅的海各國的前途，沒有一個敢下一種肯定的預測。波蘭的前途似乎是很安穩了；但是其他的波羅的海本部的各國則尙未能進至這個境地。她們也許會變爲丹麥一般的小國；她們——至少是拉維亞，和愛沙尼亞——也許會聯合起來，合組一個聯盟，藉以維持她們的獨立。在俄國業已充份地發展了她的內國經濟以後，她也許會再作帝國主義的迷夢，而將她們吞入她的新帝國之內。在人口的數目和領土的面積方面，她們都很爲渺小；而同時她們的經濟生命又是靠着她們和俄國的密切關係，纔能維繫得住的。凡此種種都足以引起俄國的捲土重來。她們大都是靠着俄國的來往的商業，來充裕她們的內國經濟的。拉維亞，和愛沙尼亞的聯合一定會助長她們彼此的商業，這是無可置疑的；但是假如她們能夠和俄國聯合

起來，則她們在經濟方面的收益當然更加增進，這也是無可置疑的。此外，假如這層辦到，則多爾巴德大學的畢業生也可以不愁失業了。因此，連有些波羅的海的人們都認為：他們的前途如何，全視乎他們能否和俄國聯合以爲決。他們希望：在這種聯合當中，各個國家還能夠保持着各自的獨立。

本章的參考書

Fox Frank, *Finant To-day*, New York, Macmillan, 1926.

Graham, M. W. *New Governments of Eastern Europe*, New York, Holt
1927.

Harrison, E. J. *Lithuania Past and Present*, New York, McBride, 1922.

McBride, R. M. *Finland and Its People*, New York, McBride, 1925.

Rutger, Owen, *New Baltic States and Their Future*, Boston, Houghton,
1926.

第十三章 蘇俄

到了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七日，蘇聯政府的十週年紀念便算是屆至了。在這十年的戰爭，革命，和旱災相繼出現的期間當中，俄國的共產黨黨員為數不過一，〇〇〇，〇〇〇人；而他們竟能獨力支撐蘇聯，俾免中途殞越。他們不只是當得起列強的經濟封鎖；而同時還能夠蕩平了一切的內亂。經濟的需要雖然讓他們一時放棄了他們在初年所實施的馬克斯派的共產主義；但是他們畢竟還能夠維繫着黨員的忠心，和保持着他們的固有的很嚴正的紀律。他們雖然承認了：蘇聯的工業復興需要外資的資助；但是他們畢竟還能夠死守着「世界革命」的理論，而不略為放鬆。

遠在一九一七年的二十五年前，俄國的共產黨便已組織成功，從事於革命的工作。假如我們想要對於今日的俄國，形成一個比較清楚的概念，則這個元始式的共產黨的舊有目標，

和活動是不能擱置一旁，而全不提及的。一直到了帝制的末年，各處的祕密的革命團體的理事會業在列寧 Lenin 和他的同志的指導之下組織就緒的時候，共產黨的政治的，和經濟的理論，以及牠的黨部的機制纔開始變成實際革命的真正工具。等到俄國的秩序大亂，加倫斯基 Korensky 起而領導第一次革命的事變一發生，而共產黨的領袖便已得有出頭的機會。在這時候，他們的政府制度早已計畫好了；而將這種制度見諸實行的政治工具也早就準備好了。

下述的便是一部很簡略的共產黨早年發展史。

俄國的馬克斯派的革命會社雖然遠在十九世紀的中葉便已肇端；但是俄國的共產運動則直至一八九五年列寧進為聖彼得堡的某一個祕密會社的首領的時候，然後得有較為穩固的根基。在這時候，這種革命會社都是孤立的，互不相屬的。以後到了一八九八年，俄國的社會民主勞動黨 *Social Democratic Workers Party* 舉行第一次大會，那些在俄國的工業中心一帶的革命會社纔能夠因而聯成一氣。現在的俄國共產黨——即布爾塞維克黨——便是這些會社的化身。

在社會民主勞動黨的第一次大會尚未召集以前，這些散漫的會社並沒有一個政治的工

具，來調節牠們的各自爲謀的活動。以後當牠們想要創造這麼一個工具的時候，牠們的領袖當中隨即發生了意見上的齟齬了。到了一九〇三年，社會民主勞動黨再開大會；而他們的這種齟齬便大形露骨了。在這個大會當中，那個以皮烈漢諾夫 Plekhanov 和列寧爲首的急進派却占了出席黨員的大多數。他們覺得那些緩進派的政策太不勝了；因此，他們便自行組織了一個新黨——即布爾塞維克〔註一〕黨。他們的政見是：用暴力推翻俄皇的政府；建立無產階級的獨裁政府——置其他國民的公意於全不過問之中。至於那些緩進派（以後稱爲孟塞維克派），則不主張使用暴力，和取消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的政權。他們的政見，和英工黨，以及德，法，意的社會主義者大同小異。他們所希望的是：先在政府裏取得發言權，然後再進一步而奪取政權。他們以爲：這樣地，他們便可以用和平的手段，達到他們的最終目的了。他們也承認：勞動階級業在俄國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他們却不主張由這個階級單獨組織獨裁政府。

〔註一〕即「多數派」之意。

布爾塞維克派自從和孟塞維克派分離之後，他們隨即致其全力於政治工具的創造。在那

些散設各處的革命會社當中，他們吸收了他們的代表；和就擊這些代表，來組成了他們的各屆代表會議。在這些會議當中，一切的革命事項都盡量地提出討論。在這些會議當中，一般怠於工作，或意志軟弱的黨員便被黜落；而一般特別傑出的黨員便被舉為中央委員會 *Central Committee* 的委員。一切的指導權都集中在這個委員會的手裏，因此，嚴格地說，這個委員會才是俄國的共產運動的主動力。這個委員會的主要職務略如下列：一，在各處的工人當中，組織宣傳隊；二，私下印行宣傳革命理論的小冊子和報章；三，規定對於其他革命政黨

的應付方策；四，召集黨部大會——對於這個委員會的計畫，這些大會多予批准。在最初的時候，這個委員會是多由非無產階級出身的智識階級份子組成的；但是他們却解釋道：這種辦法不過是一種臨時不得已的辦法；等到真正的無產階級業已具有確實的階級意識之後，工人們是一定能夠將政權取回的。在他們那時的委員名冊裏面，我們可以找到好多現任蘇聯政府要職的人們的名字。

在革命的準備期間當中，他們確定了左列的基本策略：

一 他們的黨應當永遠保持着他們的激烈性。他們認為：孟塞維克黨的政策太過軟

弱而沒有力量，所以他們便應該拒絕孟塞維克派的一切建議。

二 他們的黨一定要保持着一種最嚴正的紀律。對於一切的在政治的理論上，違背黨義的假黨員，他們的黨應予以嚴重的處罰；對於一切不純正的黨員（因為他們的存留會影響到黨內的純一性），他們的黨應予開除。

這兩個大原則一直到了現在仍舊成爲布爾塞維克黨的不祧的原則。他們的政策雖然這樣地肯定，他們的內部根基雖然這樣地鞏固；但是在一九〇五年的革命當中，他們却未能占有什麼勝利。日俄之戰在俄國裏引起了無限的內部糾紛；而這種糾紛又復引起了無數的真正能夠代表革命的下層階級的「蘇維埃」——地方理事會——的發生，所以我們可以說：日，俄作戰的期間便是「蘇維埃」的發生期間。在這些「蘇維埃」當中，布爾塞維克黨，和孟塞維克黨大恣競爭；結果：勝利還是屬之後者，至此他們也就不得不承認己身準備之尚未充份了。正在這個時候，俄國的革命雖然尚未成功；但是俄皇却因風轉舵，而召集了一個議會 Duma，以示讓步。在這個議會裏面，孟塞維克黨頗占了幾個議席。

在從一九〇五年的第一次革命，直至歐戰爆發的期間當中，布爾塞維克黨鑑於已往的失

敗，便加緊了他們在工人當中的暴動宣傳；但是在另一方面，孟塞維克黨又衝着了中產階級的擁護，因而他們的勢力還是敵不過後者。假如在一九一四年，俄政府又復舉行一次總選舉，則他們在議會裏當然又占少數。這是沒有什麼可疑惑的。

自從一九一四年歐戰開始以後，那些緩進派的社會主義者便停止了他們的暴動宣傳，而一心一意地擁護俄皇政府；但是那些布爾塞維克黨徒却絕不妥協地一致反對戰爭。他們在議會當中的同情者差不多都被幽禁；他們的散設各處的機關都被查封。只有極少數的領袖們能夠亡命瑞士，而在這兒繼續進行他們的工作。他們的非戰主張雖然在一九一四年的時候，失去了一部份的民衆擁護；但是等到俄國的參戰損失日甚一日的時候，他們的勢力便頓然膨漲起來了。

在一九一七年歲首的時候，民衆的憤懣業已達到極端；而革命隨即變成一種不可避免的事實。到了這步田地，那些緩進派的社會主義者便乘機把俄皇政府推翻，而建立了一個加倫斯基的政府。自從這個新政府宣布大赦政治犯以後，那些遠流僻地的布爾塞維克黨的領袖們便都風起雲湧地跑回俄國來了，因此，他們的政治生命又得藉此，而稍爲康復。他們的軍事

的大本營設在聖彼得堡城外的喀琅斯塔得 Kronstadt；而他們的黨徒，則更四出宣傳下列各主張：一，退出歐戰——前線上的軍隊應即自動開回內地；二，農民們應該自動地將田產劃分，不必坐待那自由主義派的政府的命令。在這時候，加倫斯基政府還是拼命地和中歐各國繼續作戰；而對於土地的改良政策，則暫時擱置一邊。在這方面，她的情形非常狼狽；而布爾塞維克黨則盡力地將牠的這種情形，明白宣示於大眾。以後他們又設法將監獄裏的犯人放出；而各地的叛變也就如同雨後春筍一般，相繼發生了。

在一九一七年夏季的時候，各處的農工蘇維埃議會業已跟着革命的發生，而先後成立；但是在這些議會當中，布爾塞維克黨都未能得着什麼勢力。以後因為他們的「主張和平」和「平分財產」的政綱得着了大多數民衆的贊許；而他們在某幾個主要的蘇維埃議會當中，便竟取得了一般比較急進的孟塞維克黨黨員的贊助。到了這年的秋季，他們在聖彼得堡的勢力便已很爲洪厚，而在十一月的時候，他們更能煽動了一部軍隊的叛變。因此，他們所企圖的「苦迭捷」也就得以完成。他們隨即發出了他們的第一次宣言。這個宣言說：「臨時政府已經被我們打倒了；全國的一切政權都已劃歸聖彼得堡的『工，兵代表蘇維埃』了；一切的聖彼得

堡的無產階級，和兵士們都已聽命於軍事革命委員會了」。到了這個時候，他們所宣傳的學說便畢竟見諸實行了。

布爾塞維克的黨治

他們在革命初年所實施的種種改革恐怕要算是人類有史以來最熱烈的大改革。他們所發布的命令，和所採用的實際行動將社會的舊秩序無微不至地整個推翻，因此，想拏一種很簡短的文句，來將這一切描寫一下是不可能的。自從他們奪得政權之後，一切的共產機關——上自聖彼得堡的蘇維埃，下至各地方蘇維埃——滿都爭先恐後地發布了成千成萬的命令。很迅速地，那聖彼得堡的蘇維埃議會便製定了許多內容略如下述的法律案：一，收沒一切的工廠，和銀行；二，廢除一切的階級區別，和稱謂；三，解散舊議會；而將她的一切職權移歸人民委員蘇維埃——這個蘇維埃乃是布爾塞維克黨的內部指導機關，牠的首長爲列寧，而牠的職權則更漫無限制。此外，他們更公布了下列的各命令：一，工人的「意外損傷保險制」Accident insurance 應即設立；二，離婚的法律手續應即修正；三，芬蘭的獨立，應即

承認；四，德，俄的交涉，應即開始；五，對於這些推翻一切的舊命令，和法律案的工作，全體的布爾塞維克黨黨員都應該努力參加。

在革命爆發的頭幾個月當中，布爾塞維克黨頗受有孟塞維克黨的左派份子的擁護，以後前者更想進一步地將他們的革命政策推行到鄉間去；而雙方的裂痕復又遽形露骨了。在這時候，各都會裏的食糧非常短缺，各處的紅軍幾乎都有絕食之虞。爲救濟他們這些人起見，列寧便定出了下列的兩種辦法：一，以武力徵集食糧；二，將各地的貧農武裝起來，煽動他們和一般富農，以及大地主們鬥爭。對於這些辦法，孟塞維克黨的左派份子，大加反對，因而拒絕再和布爾塞維克黨繼續合作。到了這個時候，布爾塞維克黨的敵人便不僅是資產階級；而同時還是孟塞維克黨，因此，她便不得不採取了一種「對於黨外黨內的一切反對派，概以恐怖手段對付」的政策了。在這時候，牠的領袖們所製造出來的口號是：「使用武力，絕無憐心地打倒一切的反革命派」。在一九一八年六月十四日，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公佈了下述的一道命令：「開除一切社會革命黨，和孟塞維克黨的代表」；和訓令各地的「蘇維埃」不得再容納這種人入黨。

從上述的種種，我們可以知道：在革命剛剛告成的時候，那占有俄國人口總數的極少數的布爾塞維克黨竟能在那全無組織的多數非黨員的民衆當中，保持着他們自身的政權。他們的這種特殊成績很可以作為他們日後在蘇聯政府裏，和他們所建樹起來的政制上的活動的很有力量的注腳。

力量的來源

那個黨員份子非常純一，黨部的組織非常強固的共產黨——即布爾塞維克黨——乃是蘇聯政府當中頂有威勢的政黨；而同時在工業，商業，和財政各方面，牠都是各地「蘇維埃」的間接管理者。此外，她還是那日在各國宣傳共產，以圖引起世界革命的第三國際的主要勢力。

除了極少極少的例外以外，共產黨的現時的領袖，和在一九一七年的領袖差不多還是一樣。他們在民衆面前，很有資望；在革命政府的維護方面，很有經驗；而他們的意志則更百折不回，很爲堅實。這便是他們之所以能夠久持政柄的原因。

共產黨的組織乃是一個革命前業已粗備，而日後則只是略加修正的組織。全黨的最高機關便是中央委員會的全體大會。這個大會共有兩個支部——一個是政治部；一個是行政部。黨內的最高席位——總書記——現由史達林 Joseph Stalin 充任；列寧所擁有的權柄差不多由他一人繼承。中央委員會的全體大會由常任委員和非常任委員二十餘人組成。這些委員由中央委員會選任；而中央委員會則又和革命期間當中的中央委員會一樣地由全黨大會直接選任。這個大會每年開會一次，對於一般的政策，詳加討論；而在理論上，則她乃是全黨的最高機關。

共產黨的最下層的組織便是各處的一「小組」cells。這些「小組」全由各處的工廠，農村，和軍隊裏的忠實黨員組成。牠們的工作略如下述：一，向民衆宣傳黨義；二，接收新黨員；三，監視非黨員的政治活動。

在一九一七年，共產黨的黨員總數計爲一〇〇,〇〇〇人；到了最近，竟增至一,〇〇〇,〇〇〇人。他們的成份如下：

工 人 百份之五〇

農 人 百份之二五

官員和僱員 百份之二五

此外，共產黨還設有兩個附屬機關——一是共產主義青年團 *Komsomol*，團員約有二，〇〇〇，〇〇〇人；一是少年先鋒團 *The Pioneers*，團員的數目也和共產主義青年團不相上下。舉凡未滿二十歲的黨員都先要經歷過這兩個組織，然後能夠正式入黨【註一】。

【註一】譯者按：從七歲至十三歲的可加入少年先鋒團；從十四歲至二十歲的可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

見 *Lucy, L. W. Wilson, the New Schools in New Russia, P. 110, New York,*

Vanguard Press, 1928.

至於共產黨的力量來源，則全然靠着左列的各種事實：

1. 共產黨和蘇聯政府的密切關係乃是共產黨的力量來源之一。在一九一九年，共產黨大

會通過了如左的議決案：

「共產黨決以取得各處的勞働組織的最高勢力，和完全的領導地位爲目的……在各

處的「蘇維埃」當中，共產黨都有組織牠那嚴守黨紀的黨部的絕對的必要。在某個組織

當中，各「小組」都應該將一切的黨員掃數包含在內。共產黨應該設法令牠的最可靠的黨員進任各「蘇維埃」的高級位置，藉以取得一種特殊的優勢，和統御各「蘇維埃」領袖的實權」。

這個議決案業已充份見諸實行：蘇聯政府的重要席位差不多全被共產黨黨員占據。

現任共產黨中央委員的很著名的共產黨同時兼任下列各職：兼任蘇聯政府中央執行委員者十四人；兼任政治部——由委員九人組成；掌有決定一切黨的政策之權力——委員者八人；兼任第三國際中央委員會的俄羅斯代表者四人；兼任蘇聯政府人民委員——等於歐美各國的各部總長——者七人。就中，布哈林 Bukharin，奈可夫 Rykov，和史達林 Stalin則更具有總攬第三國際，和蘇聯政府的一切措置的全權。從此可見共產黨，第三國際，蘇聯政府的相互關係之深了。

2. 自從蘇聯政府中央執行委員會在一九一八年七月發布命令，將社會革命黨，和孟塞維克黨逐出該委員會之外以後，共產黨便成爲俄國的唯一有組織的政黨了。在內亂方殷的期間當中，一切的反共產的政黨都被根本剷除，因爲他們認爲：一切的孟塞維克派，社會革命

派，以及帝制派的政黨都是反革命的，和危及無產階級的獨裁政制的存在的。到了現在，一切出席蘇維埃議會的代表只有兩種人：一是共產黨；一是無黨籍的份子。

3. 此外，對於一切口頭上的，和書面上的語言文字，蘇聯政府都設有一種很精嚴的檢查制度。一切的新聞，均由政府直接分發，因之，一般攻擊政府的本身，和共產黨的新聞便被刊落。外國訪員的來稿也是先由政府審閱然後發來的；爲了某種政治上的特殊作用，牠竟對於這些事實大加刪改。一切的私人談話，和來往書札，則另有偵緝隊負責偵察；而由此拿獲的犯人則往往須受嚴刑。在內戰的全期當中，這種偵緝隊非常活動；但是到了現在，則已略形減色了。

4. 「以恐怖的手段，對付一切的勞働級階的敵人」乃是共產黨們在從一九一八至一九二一年當中的共認的原則。在這個期間當中，有好多政治犯都被他們處死，和放逐在外。自從在一九二一年，他們改採了新經濟政策之後，而那專以壓迫反革命派爲職責的特別委員會便逐漸失勢；但是無論如何，他們現在所羈押的政治犯人還是很多；處罰政治犯的事件也還是常常發生，絡繹不絕。

5. 對於牠的黨員，共產黨保持着一种很嚴刻的紀律。假如某個黨員對於他的上級人員的命令，拒絕服從，則他便會受有下列的兩種懲罰：一，警誡；二，開除。後一種的懲罰是特別地有效而又嚴重的，因為假如某個黨員受有這種懲罰，則他的社會地位便要降低；而政治發展也就完全無望了。

6. 共產黨自己承認：牠乃是一般業已覺悟了的無產階級的保衛者。對於無產階級的福利，他們很能顧及，因之，從工人當中，他們也收得不少的信徒；但是單靠着這般信徒的擁護是不夠的，因為俄國的工人們也有時會對於他們的黨治，表示不滿。

政府組織

「蘇維埃」——即「理事會」之意——乃是布爾塞維克黨所創造出來的一種權威的機關。在整個的蘇聯政府的政治制度當中，隨處都有牠的出現。村有「村蘇維埃」；鎮有「鎮蘇維埃」，分別處置各處的地方事宜。此外，更有所謂「區蘇維埃」，「縣蘇維埃」，「省蘇維埃」的則由各地地方「蘇維埃」的代表組成；而具有各該所轄區域的立法權，和執行權。在這

些一切的「蘇維埃」之上的乃是各自治共和國的蘇維埃議會；而在這些自治共和國的蘇維埃議會之上的則為大聯合蘇維埃議會。

蘇維埃大聯合，乃是由各自治蘇維埃共和國聯合組成的一個聯邦。這些共和國的名稱如下：俄羅斯，烏克蘭Ukraine，白俄羅斯，土科曼Turkmen，和烏斯百克Uzbekistan〔註1〕。這些共和國都是在一九一七年的十一月革命〔註2〕成功後，相繼成立的。在一九二三年的蘇聯憲法〔註3〕尚未公布之前，各該共和國的行政機關便和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分別締訂了好幾個經由雙方真正同意的條約，將她們彼此間的關係確定出來。從實際方面說，政府的最高權威差不多完全集中在莫斯科政府之手。按照上述的蘇聯憲法的規定，她們應該在各自治共和國的蘇維埃議會之上，共組大聯合蘇維埃議會——中央機關。這個大聯合蘇維埃議會共有代表一，五一七人；至於各共和國所占的代表人數，則如下列：

國	別	代	表	人	數
俄羅斯社會主義蘇維埃聯邦共和國				一,〇三三	
烏克蘭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					三一一

白俄羅斯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	五五
南高加索社會主義蘇維埃聯邦共和國	六三
烏斯柏克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	四六
土科曼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	九

【註一】譯者按：此處應有南高加索，想是作者一時疏忽漏寫。

【註二】譯者按：或又稱爲十月革命。俄國舊曆和公曆相差一月，故有這樣稱謂上的紛歧。

【註三】譯者按：指蘇聯新憲法。該憲法係在一九二三年七月四日由蘇聯政府中央執行委員會通過。

大聯合蘇維埃議會之權限如左：

- 一 國際事項；
- 二 與全聯合有關的財政事項：製定預算，發行內外國公債，和規定貨幣制度；
- 三 工業，運輸，郵電的管理各事項；
- 四 內外國貿易的指導事項；

五 海，陸軍的指揮事項；

六 刑法，民法，刑民事訴訟法的製定事項；

七 教育，公共衛生，勞働保護各方面的一般的督察事項；

八 各共和國的一切爭議的解決事項。

蘇維埃的主要特色乃是：立法權，執行權，和行政權的全不分立。這三種治權純由大聯合蘇維埃議會總攬。這個議會每兩年開會一次。在牠閉會的期間當中，這些治權便由中央執行委員會代為行使。這個委員會共含委員四百五十八人，都由大聯合蘇維埃議會選任，每年開會三次。在大聯合蘇維埃議會，和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都閉會的期間當中，一切立法，執行，行政的最高權威機關便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幹部。中央執行委員會幹部共含委員二十七人。牠得直接管轄各人民委員理事會——蘇維埃的各部——和對於最高法院的推事，任命七人，湊足十一人之數。中央執行委員會，和該委員會的幹部的委員多即共產黨，第三國際，和各職工組合的領袖。蘇聯政府的權限較之任何國家的中央政府的權限都大，因為牠對於下列各事項，都有直接管轄權：工業，銀行，運輸，交通，農業，教育，和對外貿易。

各高級的蘇維埃的權威的機關都是一些間接的代表機關。各選民們只能直接地選舉各地方蘇維埃——村蘇維埃，和鎮蘇維埃——的代表；至於其他的高級蘇維埃的代表，則由這些地方蘇維埃選舉；經過好幾重的煩雜手續之後，然後選到大聯合蘇維埃議會的代表（請參閱蘇聯的政府組織圖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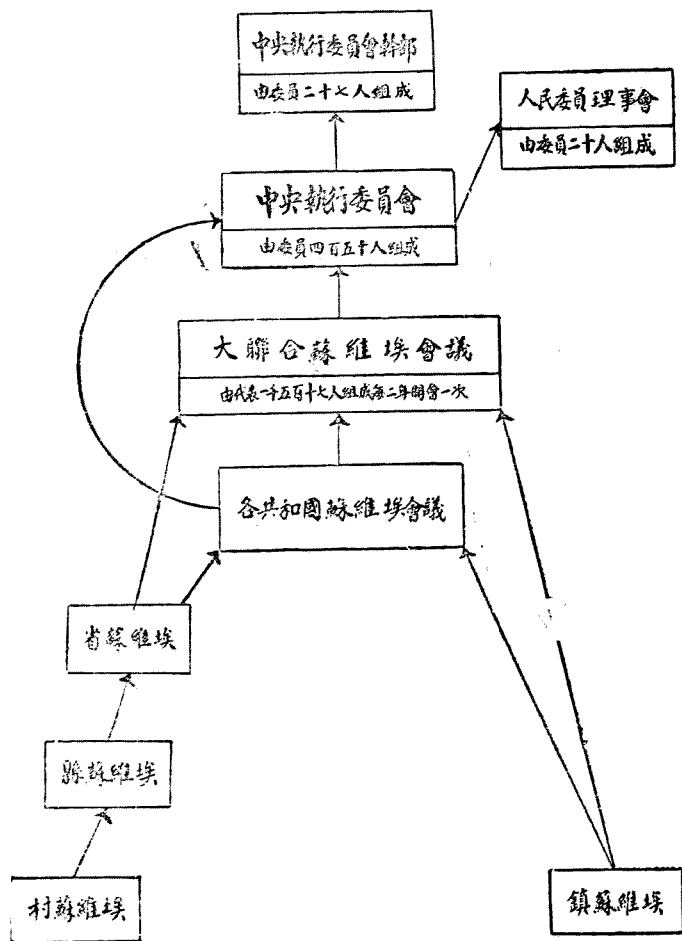
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委員由大聯合蘇維埃議會選舉；而中央執行委員會幹部的委員則復由中央執行委員會選舉。這樣一來，都會間的選民必定要經過三步手續然後選得到中央執行委員會幹部的委員；而鄉村間的選民則更要經過五步手續然後選得到這些委員了。

爲了助長工人在各高級蘇維埃的優勢起見，他們規定：對於大聯合蘇維埃議會的代表，在「鎮蘇維埃」當中，每二五，〇〇〇人得選一人；而在「村蘇維埃」當中，則每一二五，〇〇〇人得選一人。

此外，各「村蘇維埃」的代表還是間接選舉的。關於「村蘇維埃」和「鎮蘇維埃」的選舉手續，蘇維埃的政府組織圖解均有解說。這個圖解告訴我們：「鎮蘇維埃得直接選舉代表出席大聯合蘇維埃議會；而「村蘇維埃」則只能選舉出席「縣蘇維埃」的代表，然後再由「縣

蘇聯的政府組織圖解

由美國外交政策研究會 The Foreign Policy Association 代製



蘇維埃」選舉出席「省蘇維埃」的代表；由「省蘇維埃」選舉出席大聯合蘇維埃會議的代表。

最近十年的歐洲

至於各地方選舉的選舉權，則也受到蘇俄憲法的很緊嚴的限制。按照這個憲法的規定，只有兵士，和一般從事於生產的事業藉以謀生的人們纔能夠享有這種權利。左列的各種人們的選舉權，和在政府機關服務權全被剝奪：

- 一 雇傭他人以謀利者；
- 二 不以勞力，而純恃盈利——如資本的利息，工業企業，和地產等等——以維持生活者；

三 經營私人企業者，中間人，和販賣商；

四 各教的教士；

五 刑事犯，犯精神病者，和前朝的政府人員。

各地方選舉的手續業由政府法令規定如下：選舉委員會 Electoral Committee 由各地方蘇維埃委派委員三人，各工會委派委員三人，會同由上級選舉委員會委派的主席一人聯合組成。這個委員會負責管理一切選舉事宜。在選舉舉行前一星期，這個委員會應將當地的被剝奪選舉權者的名冊造出，和張貼之於牆壁之上。各工廠，農村，和工會支部應在這個委員會

的指導之下，分別召集選舉大會。在這種大會當中，這個委員會應將候選員的姓名向衆宣讀，然後再用舉手的方式逐一加以表決。對於這些候選員，各處都沒有有組織的反對派的存在。在這些選舉當中，共產黨的散設各處的「小組」都很占勢力。

第三國際

和共產黨，以及蘇聯政府關係很爲密切的尙有一個第三國際。第三國際乃是一個專爲在世界上各處宣傳共產的公立機關。在一九一九年的時候，布爾塞維克黨的領袖們認爲：他們一定要馬上引起世界革命，否則連那業已得勢的俄國的共產主義也會中途夭折，因此，他們便把第三國際創造出來。在牠成立未久的時候，第三國際便由金諾維夫簽字，而發有如左的宣言，對於牠自身的工作，明爲規定：

「共產（第三）國際的工作不只是一要爲勞動階級的勝利作準備，不只是在勞動階級奪取政權的期間當中，爲他們的導師；而同時在他們既已奪得政權之後，也要對於他們的一切活動，擔負指導之責」。

第三國際的第一次會議便是由共產黨的中央委員會召集的。在這個會議當中，列寧，杜洛斯基，金諾維夫，史達林，布哈林，齊趣林均以代表的資格出席。以後金諾維夫使被舉為第三國際的領袖。直至一九二六年，他的這個席位纔由布哈林——也是個著名的俄國共產黨——繼承。

但是在第三國際的負責人員——例如金諾維夫，和布哈林——和蘇聯政府的負責人員——如蘇聯政府的外交人民委員齊趣林——當中，却不斷地發生過意見上的衝突。蘇聯政府的外交人民委員們——如齊趣林，和加拉遜 Leonard Krasin——往往把俄國的利益看成最高無上的利益；而齊趣林則更探有資產階級式的外交手段，而日日為俄國的利益——尤以在遠東方面的為甚——打算盤。在他和外國進行交涉的時候，他時常覺得：他的地位往往被第三國際的散佈各處的宣傳工作所危害；而同時對於第三國際的這種工作，他復無權過問。正在齊趣林拚命地吸引外資，和在一九二一年，列寧改用新經濟政策的時候，金諾維夫却以第三國際為工具，而擴大各處的反資本主義的宣傳。自從列寧死了之後，他們雙方的這種衝突便日見增加了。所以直至現在，在某幾方面上，俄國的領袖們還是派別分立的。蘇聯政府曾經迭

次答應各國，停止在各該國內的共產宣傳；和迭次諭令各出駐外國的外交人員不得再有這種行動；但是第三國際却不顧一切地，硬在各處進行牠的工作。前一派認爲：他們應該把俄國的利益視爲最高無上的利益，而後一派則認爲：爲促成世界革命起見，他們即使是要犧牲俄國的利益，也是應該在所不惜的。這便是他們的實際爭點。

蘇聯的史達林政府現在業已認清：一，外國的資本主義業已日趨穩定，世界革命的希望因而日見降低；二，在發展工業這方面，蘇聯政府實有吸用外資的絕對必要；但是牠却仍舊是未敢將那造成全世界的無產階級的獨裁政制的最後希望，完全擱置一邊。

早年的經濟困難

布爾塞維克派的經濟學說的引用，以及那由歐戰和革命所引起的經濟上的紛擾促成了俄國的經濟生活的完全崩潰。蘇維埃政府的第一道命令便是「將一切的工業機關，收歸工人自管」。最高經濟理事會對於各工廠所擔負的責任不只是一是要對於牠們，供給原料和燃料；而同時還要供給食品和金錢——藉爲發給工資之用。對於這種重責，牠不久便自覺不能勝任：有

些工廠所得太多；而有些則所得不足；而同時對於工業機關的自管，各處的工人們也自覺不能勝任。有此二因，而俄國工業的生產能力便大形退步。在某個時間當中，俄國的工業的生產完全靠着已往的資本的儲蓄，以資維持。在這個期間當中，蘇維埃政府雖然想盡種種方法，勸令工人們積極從事於生產的工作和想盡種種方法，從事於原料的尋求；而結果却無補於牠的工業的完全崩潰。她的煤的產額只爲戰前產額的百份之二七；鐵的產額爲百份之一。五；棉織品爲百份之五；而工業品的總產額則爲百份之一〇。

自從歐戰爆發以來，紙幣充斥的惡現象便已開始發生；經過第一次革命之後，而形勢便益形險惡。到了共產政府成立的時候，牠也是因循故習地，拼命地發行紙幣，以後一直弄到紙幣印刷費較之紙幣的購買能力還高，然後中止。因此，一切的由紙幣發給的「實際工資」(real wages)便日見低減，而一切的由紙幣付給的交易也就成爲不可能的事件。在這種情形之下，有些共產黨反相信：紙幣的跌價乃是促成共產主義的社會，和物物交換制的條件。

俄國的經濟制度的另一個最大的損失乃是鐵路運輸方面的退步。自從歐戰中止，和加命斯基革命發生以後，這種退步便開始出現。自此以後，俄國的鐵路多半陷入白俄，波羅的海

各國，和波蘭的軍隊之手；而同時在一九一八至一九二二這四年當中，則一切的鐵軌都未曾添補過；其他的各方面也都未曾改良過。在一九一八年的時候，各鐵路所擁有的車輛總數約爲戰前總數的百分之八〇；自從由蘇維埃政府接管之後，鐵路的運輸能力便很迅速地大見衰減，因而未能滿足俄國本身的需要。此外，鐵路行政也很腐敗，鐵路工人的精神也很墜落。這樣一來，而俄國的工業，商業，和農業便大受影響了。

自從加侖斯基革命發生，紙幣繼續跌價之後，俄國的人民便迫得採行了一種物物交換的商業形式；而農人們也就將他們的農業品直接換取工業製造品了；但是到了蘇維埃政府成立的第一年，這種商業行爲便都全然消滅，因爲蘇維埃政府早就明令宣示：一切的商业行爲都是反革命的活動。蘇維埃政府的此後的具體辦法是：將一切的勞働產品收歸國有；然後再將這些產品分配給一般爲這個新政府切實工作的勞働者；至於牠的取得這些產品的唯一政策便是「沒收」和「徵集」。在這個期間當中，牠的紅軍雖然得着了食品，燃料，和衣服；但是其餘的國民却窮到連飯也幾乎吃不起了。在從前的時候，農人們本來便很感覺到紙幣跌價，因而不易買取工業品之苦；到了這個時候，他們的物物交換的行爲也橫被政府禁止了。這樣

地，對於這種「沒收」和「徵集」的新制度，他們便很爲疾首。

在從一九一七至一九一八這一年當中，「土地革命」實現了農人們在前好些年便已發生的熱望——這便是：沒收大地主的地產，分給一般的農人們；但是結果，他們所得的實利却很有限，因爲由此而得到的可資分配的土地總面積只有一六，〇〇〇，〇〇〇俄畝（*essiatine*）（合三八，〇〇〇，〇〇〇英畝）；而每個農人所能領得的則最多也不過半俄畝（約爲一英畝）。在革命的早年當中，農人們不要納稅，不要交租，不要還債，因此，他們的生活便很爲不錯；但是自從紙幣一勁地跌價，商業行爲完全被禁止以後，他們的苦況便開始發生了。按理論上說，俄國的共產政府雖然在一方面將農業品無代價地收去；而在另一方面，牠又無代價地將工業製造品分給農人們；但是在事實上，則牠只是用武力強行收沒農產品；而沒有把工業製造品分給農人們。牠不久便將工人們全副武裝起來，因此，農人們便不得不把他們所藏儲的農產品，掃數繳出。在某個期間當中，政府的備有來福槍，機關槍的糧食徵收隊雖然能够取得大量的農產品；但是以後過了不久的時候，農民們便開始將他們的生產，降低到最低限度，因爲他們恐怕政府把他們的賸餘的產品完全收去。此外，在從一九二〇至一九二

一這一年當中，俄國又發生了一次旱災。這次旱災所影響到的人民計達三七，〇〇〇，〇〇〇人；而所影響的地域則更含有俄國的東南部各省。經過這次旱災，和上述的農人罷工之後，而俄國的食品便大形短缺。

新經濟政策

上述的極端的共產主義政策的完全失敗，以及其他的原因引起了喀琅斯塔得——共產黨在一九一七年的時候的大本營——的軍隊，在一九二一年三月的叛變。這個叛變不久便被剿平；但是共產黨的領袖們却認清了這次叛變的重要意義，而在一九二一年的春季開始的時候，由那嚴格的共產主義的政治，逐漸退却。

他們這次退却的第一步工作便是新經濟政策的施行。他們對於那廢除工資，廢除貨幣，廢除私人營業，廢除借貸，以及其他一切的經濟生活的理想，業予放棄；同樣地，對於那農產品的徵集制度，也予以放棄，而代以一種新的稅制——在當初的時候，徵收實物稅；幣制穩定之後，便改徵貨幣——對於那由政府發放食品的辦法，也予以放棄，而重新制定了一種

工資制度。此外，他們又發行了一種新的紙幣。這種紙幣的背後是存有準備金的，因此，牠便能逐漸地將那價格很低的舊貨幣給逐漸消滅。私人營業以後也蒙政府的容許，而逐漸復興起來了；但是無論如何，共產黨却不肯對於資本主義作完全的讓步。對於國家資本主義的意義，列寧解說如下：「我們現在不再從事於那含有『商業』，『小規模的經濟打算』，『私人的創設』，和『資本主義』這幾種特質的舊的社會的和經濟的秩序的打倒，而反從事於牠那『商業』，『私人營業』，和『資本主義』的復活了；但是在牠們業已復活的時候，我們却要逐漸地和仔細地將牠們置諸國家的規範之下」。根據這種理論，當俄國的經濟情形業已得有相當的改進之後，蘇聯政府便將牠自身的管理權一步一步地伸張到各商，工業裏面去，藉以完成一種統一的管理。

蘇聯政府以後將一切的國營工業連屬起來，而組成種種的國家「托拉斯」，和「新提嘉」。這些「托拉斯」，和「新提嘉」通通隸屬於勞工及國防理事會 The Council of Labor and Defense，俾全國的富源得以打成一片，而和一切的國內外的敵人，成立一種最有効力的鬥爭。這個理事會乃是在一九二〇年四月組成的。牠從下列的兩個機關，得有不少的

助力：一，國民經濟最高理事會；二，國家計畫委員會。國家計畫委員會乃是由那代表各種工業的經濟專家組成的。牠的主要職務，計有下列三者：一，製定生產的計畫；二，預定內國貿易的積量；三，預定農產品的收買量。經過一種短期間的活動之後，一切的私人營業又復受有政府的嚴格的限制，以後到了一九二四年，蘇聯政府便採取了一種新商業政策。這種政策的目的是在將私人的資本，從批發，和零售的市場上驅逐出去。蘇聯政府預定以國營的「商業新提嘉」，和「合作社」代替私人的營業——在最初的時候，對於「合作社」，蘇聯政府曾經嚴予禁止；到了現在，牠又復致力於牠們的復活了。俄國的私人營業雖然這樣地受有蘇聯政府的種種限制；但是在零售方面，牠却仍舊占有一種很重要的地位。

在蘇聯政府的管理之下，俄國的經濟狀況業已逐漸康復；而各種工業都已表出一種生產復興的趨勢來。

在一九二一年十一月，蘇聯政府的國家銀行成立；但是一直到了一九二四年，牠纔發行了一種新的紙幣——名爲 *Cheronez*。當牠尚未發行這種紙幣之前，這個銀行便預籌準備金，因此，在國際匯兌方面，這種紙幣還能夠維持着牠的額面價格。但是在國際匯兌方面，

蘇聯政府還是保持着好些限制的，所以牠在這方面的真正地位便很不容易估定。

藉着下述的兩個原因，俄國的鐵路運輸也已得有長足的進步：一，自從貨幣穩定之後，政府重新徵收票價；二，政府畫出專款，用爲改進鐵路之用。按照蘇聯政府的統計，牠的運輸業業已恢復至戰前的原狀——專就牠現有的領土而言。

按照蘇聯政府的人民委員會理事會主席奈可夫的聲稱，俄國的農業業已恢復到戰前的百份之九七。

對於一般虧本的工業，蘇聯政府從下列的兩項下，撥與津貼：一、稅收；二，大聯合的國家預算的專項。在國家的絕對獨占之下，俄國的外國貿易也已恢復到戰前的百份之五〇。這樣地，蘇聯政府便創立了她的國家經濟機關的統一管理。她之所以這麼辦的原因是：在可能的範圍之內，使蘇聯政府得和那資本主義的世界脫離關係，而超然獨立。但是無論如何，她的「流動的資本」〔註一〕却非常地短缺。因此，我們可以說：假如她不能夠得有外資的帮助，則牠的工，商業在最近的將來，是不會得有很迅速的發展的。

【註一】譯者按：即指現金，和有價流通券。牠的反面是實物資本。

在蘇聯政府的經濟難題當中，內國的物價問題占有一種很重要的地位。這個問題的涵義是：他們怎樣纔能夠令農人們得以他們的贖餘的農產品換取充份的工業製造品——農人乃是他們的整個經濟制度的支柱。

到了現在，在俄國當中，私人的財產所有權還是占有一種很奇特的地位。至於一般旅俄外僑的財產所有權則大都受有下述的事實上的保障：自從一九二一年以後，蘇聯便開始吸收外資，爲了保持她的這種信用起見，她便不敢將外僑的財產，濫予沒收；但是對於一般受有她的特殊限制的外僑們〔註一〕，則他們却不得享有這種的保障，因此，他們的命運也祇純以蘇聯的經濟政策的變化爲轉移了。

〔註一〕譯者按：指一般在蘇聯的「權利讓予政策」之下討生活的外僑。

蘇聯的經濟前途頗存有好些難點；這些難點純由下述的兩個事實而生：一，她的特殊的國際關係；二，她的黨內的紛爭。在前一方面，蘇聯的局勢頗受有下列三事的影響：一，英，俄國交的破裂；二，法，俄的互相傾軋；三，俄，美之仍舊未能恢復國交。這樣地，在一方面，她既處於孤立的地位；而在另一方面，則她更憂及外國的向她進攻（蘇聯的領袖往

往作有這樣的預測），因此，她的正當的經濟進展便很受了一些不良的影響。在後一方面，她的黨內業已分爲兩派：一派是在史達林的領導之下的政府派，這派比較緩進；一派是在托洛斯基領導之下的反政府派，這派比較革命。這自然也是一個急待解決的問題。

今日的黨爭

自從列寧在一九二四年與世長辭之後，俄國便發生了一個問題。這個問題是：那個人應該繼續列寧而爲他們的領袖呢？這個問題的發生便引起了他們黨裏的分化。在最初的時候，史達林，加美尼夫 *Kamenoff*，和金諾維夫三個聯合起來，形成了一種三頭政治的局面，以後到了一九二六年，加美尼夫，和金諾維夫都已失勢；而史達林便成了共產黨的唯一首領。

他們黨內的爭鬥中心實由下列的兩大派構成：史達林派；杜洛斯基，金諾維夫，和加美尼夫的聯合派——通稱反對派。以後那由古魯斯加牙 *Mme. Krupskaya*——列寧夫人——和土姆斯基 *Tomsky* 領導的反對派也和杜洛斯基他們携手了。他們的破裂雖然經過了三個整年；但是却始終未成爲一種足以危及共產黨在俄國政府裏的優勢的公開破裂。

自從列寧死後，沒有一個人能夠備具他那樣深的資格，和擁有他那樣大的權力。這乃是大家共認的事實，而同時也就是坐令共產黨的內部分裂之必難倖免的根本原因。列寧的理論業已成爲他們的共同的理論。史達林，和杜洛斯基都不敢公開承認：他們的理論是不盡和列寧的理論相符的。看了奈可夫的下面的一段話，我們便可以明白一般共產黨怎樣地重視列寧的理論了：

「自從列寧死了之後，我們黨的大會便有了一種新的職務。這便是：在將列寧的遺訓應用到勞働階級的新環境，和我們國家的新需要的時候，對於列寧主義，加以詮釋。

在這方面，黨的大會是最後的判斷者」。

反對派對於史達林的政策的主要批評是：他容許蘇聯逐漸地移歸資本主義的方向。他們反對那由一九二一年開始實行的新經濟政策的再復擴張。他們不肯放棄了「引起世界革命」的希望；而同時對於蘇聯政府之寬容富農，也抱着相當的懷疑。史達林的主要理論有三：一，在最近的將來，外國的資本主義的社會不易推翻；二，富農階級在俄國的經濟制度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因此，政府便不能不紆與周旋；三，只是在吸收外資的唯一條件之下，國內

的小資產階級——如商店僱員，及中間人等等——纔能完全消滅。但是從反對派的眼光看來，這都是些背叛革命的理論。

到了一九二六年十月共產黨大會開會之前，他們這兩大派的爭鬥便更形劇烈。但是在同月二十八日，杜洛斯基，和金諾維夫所領導的反對派却忽又作有「對蘇聯政府派降順」的聲明。他們聲明：此後他們不再批評政府了；但他們却仍舊保持着他們的個人的私見。專就黨大會的表面上看，他們的鬥爭是一時文飾過去了；但是到了一九二七年的夏季，反對派忽又死灰復燃地大舉攻擊政府派。對於他們的這種行爲，史達林便採用了一種很嚴酷的對策，因此，到了一九二七年的冬季，而杜洛斯基，和金諾維夫這一般人便不只是失去了黨裏的職位；而同時還失去了黨員的資格了。在革命的危險時期當中，他們雖然建立過殊勳，和占有先進的地位；但是到了這個時候，他們却都被放逐到蘇聯領域內的各僻地去了。從史達林的這種舉動，我們可以證明下述的共產黨的理論：對於當權的同志，一切的黨員均須絕對服從。

對於反對派——就中含有共產黨的基本人物，和百份之百的共產主義者——的這次失敗，好些局外人解釋道：這乃是在內政和外交這兩方面，緩進派大占勝利的表現。還有一般人很

樂觀地推測道：自此以後，蘇聯政府必日傾於保守主義。但是截至現在，這種推測還未能得有些少的靈驗。自從杜洛斯基被逐之後，史達林反採用了不少的他的政策。這種左傾的表現也許是暫時的；但是無論如何，牠却含有一種很爲重要的意義。

專就蘇俄的現況而論，共產主義——或者可以說是共產黨的統治地位——可以說是業已根深蒂固；在最近的幾十年當中，牠絕對不會被推翻——牠的根基必不會被巴黎，紐約，和倫敦的移民所危及；同時也必不會被牠內國的帝制派所危及。只要牠的農人能夠保持着他們的土地，和從他們的農產品得有相當的代價，則他們絕對不會發生什麼叛變的動機，因爲他們深怕大地主們的捲土重來。至於牠的工人們呢，則在經濟的生活上雖然遜於農人；但是他們却占有其他方面的優勢，因此，他們便成爲蘇俄的現存政制的骨幹。

有好些學者都在相信：假如共產主義真的會被人家打倒，則打倒牠的一定不是外力，而是牠的自身——牠的自身的官僚制，和寡頭政制的弱點，功成而怠心的弱點，施行差等工資制的弱點，和逐漸減輕宗教信仰的弱點。但是對於這些弱點，牠現在尙未沾染，因此，牠尙不失爲牠本國的主人翁。

本章的參考書

- Brailsford, H. N. *How The Soviets Work*. New York, Vanguard Press, 1927. (抽譯為蘇俄政治之現況，一九二九年四月在上海太平洋書店出版)
- Chafe, S. and Others, eds. *Soviet Russia in The Second Decade*. New York, Day, 1928.
- Dobb, M. and Stevens, H. C. *Russ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Since The Revolution*. London, Routledge, 1928.
- Guest, L. H. *The New Russia*. London, Thornton Butterworth 1926.
- Karlge, A. *Po'shev st Russia*. New York, Munnihan, 1927.
- Makeev, Nicholas and O'Hara, Valentine. *Russia*, New York, Scribner, 1925.
- Paris, Bernard. *History of Russia*. New York, Knopf, 1926.

Ros, E. A. *The Russian Soviet Republic*. New York, Century, 1923.

Rothstein, A. ed. *The Soviet Constitution*. London, Labour Publishing Co 1923. (拙譯蘇聯新憲法的全文，載在蘇俄政治之現況的附錄當中)

第十四章 蘇俄的外交政策

在我們尙未曾對於蘇俄的國際關係，加以研究以前，我們必要對於她的外交政策的特色略加敘述。自從一九一七年以至現在，她的外交行動往往表現着一種很明顯的自相矛盾的現象。這種現象的構成因素乃是：在一方面，她要顧全她本國的利益；而在另一方面，她又要引起世界革命。這兩種互相衝突的動力同時並存，致使我們不容易從地理方面，分析她的外交政策。但是在時間方面，我們却可以將牠的外交史分爲兩大時期；在第一期當中，世界革命的理論占了絕對於優勢；而在第二期當中，則她的國家主義却時常得有相當的表現。在最近這幾年當中，她的國家主義的政策雖然不斷地影響到她的外交政策；但是蘇聯政府却始終未肯把世界革命的希望完全放棄，因而日在外國進行種種的宣傳。她的這種行動對於她的國際關係，很爲不利。

上述的第一時期約爲由一九一八至一九二〇這幾年之間。在這時期當中，世界革命幾乎成爲她的唯一的目的。正在這個時候，蘇聯政府便將第三國際組成，藉將牠那無產階級的獨裁政制逐漸地推行到世界各國裏去，因此，她的國庫雖然很窮，她的經濟需要雖然很爲迫切；但是她却不顧一切地給予第三國際以種種的津貼。那個在一九一九年三月發生的匈牙利革命便是由第三國際發縱指示的——至少也是由她援助起來的——而在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年之間，牠也曾用盡種種的方法，利用德國的混亂狀態，而把德國革命化爲一種布爾塞維克式的革命。至於在英，美，法各國方面，牠也是和當地的共產組織互相勾結；不過這兒的成功希望却很薄弱罷了。以後牠更把牠的宣傳工作逐漸地移到東方去。在中國，和東印度一帶，牠都會收有相當的成效。

蘇聯政府是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國家主義的；但是在事實上，則她還未能把牠的一切的地理地位，和經濟需要完全置之不理。在一九二〇年，波蘭軍隊進侵她的南部各省，在這個時候，她利用了「顧全國家利益」的口號，來集中國內的各黨派，一致對外。此外，在下列的事實方面，她的外交政策幾乎和帝俄的外交政策有點相似：一，對於羅馬尼亞的吞併比

薩拉比亞 Bessarabia，她拒絕承認；二，爲保持着高加索的三個共和國——亞塞爾拜然 Aze-
rbaijan，亞美尼亞 Armenia，喬治亞 Georgia——仍爲她的構成份子起見，她竟不惜訴諸武
力；三，在外蒙古一帶，她極力地伸張她的保護勢力。

在最近的幾年當中，蘇聯對於遠東的政治發展的態度也表現着一種自相矛盾——又是上
述的兩大原則的作祟——的特質。對於土耳其，波斯，和中國的民族運動，她所採的外交政
策也頗有點和舊俄的傳統政策相似；但是無論如何，牠們這二者當中却存有一種很明顯的異
點。這便是：舊俄的外交政策的目的在使她的鄰國化爲弱國，因而飽受他的經濟剝削；而新
俄的外交政策的目的却在助長她的鄰國的民族運動，因而推翻當地的經濟的帝國主義。在她
幫助土耳其，和波斯革命的時候，她的目的不只是想要把她們的革命變成共產主義的革命；
而同時還想藉以促成外國的資本主義的早夭。在土耳其，和波斯正在進行革命的時候，她們
都很歡迎共產黨的助力；但是等到革命一成功，而她們便開始壓迫共產主義了。在最近的時
候，她在中國的政策也受到同樣的打擊。在一九二七年四月，蔣介石將軍所領導的國民黨的
緩進派便和那由共產黨的機關發縱指示的國民黨的急進派發生破裂。在後此的三個月當中，

一般的中國人便開始揚言：蘇俄在中國的現存勢力，對於中國的民族運動，很為不利。

在中國方面，蘇聯政府雖然不斷地施行她那革命的外交政策；但是爲了博得她自身的安全起見，和促進她的經濟發展起見，她却不能不和土耳其，德國，意大利，瑞典，挪威，希臘，阿富汗，立陶宛，拉維亞各國分別訂立中立協約，和通商協約。蘇聯的這種舉動乃是和她的「引起世界革命」的原則完全相反的。自從英國和她斷絕國交之後，她似乎便要從這個原則，和「顧全國家利益」的原則當中，作一個最後的決擇了。

現在爲方便讀者起見，特將蘇俄的整部外交史分爲左列的三大時期：

一 第一期約爲由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〇年。在這個期間當中，蘇聯政府和世界各國完全斷絕關係；而同時世界各國更不斷地干涉蘇俄的內政，藉以促成蘇聯政府的滅亡。

二 第二期約爲由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三年。這個期間以俄國內的反共產勢力的完全消滅爲始。在由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二年之間，蘇俄的鄰國——波羅的海諸國，波蘭，土耳其，波斯，和阿富汗——都先後和她正式恢復國交；而歐洲的列強——德國，

英國，和意大利——也都對她作有事實上的承認，和恢復商業上的關係。

三 第三期以一九二四年爲始。在這期間當中，除了美國一國以外，世界各國差不多都已正式承認蘇聯。以後到了一九二七年五月，英國和她斷絕國交；而她那表面上很爲平靜的國際關係又復發生一種裂痕。

蘇聯政府漸次和歐洲各國恢復交往

自從一九一七年十一月的布爾塞維克革命成功之後，蘇聯政府便和世界各國完全脫離關係，而孑然孤立。緊接着她在一九一八年三月和德國簽訂布列斯特·列塔斯克和約，收沒私產，和否認國債之後，列強的外交代表便紛紛由俄撤退。在這個期間當中，有些國家相信：蘇俄的革命政府是絕對不會長存的，因此，她們便拚命地促進她的天亡；而在另一方面，則共產黨却又拚命地想要引起世界革命。

自從蘇俄和德國簽訂和約之後，各協約國隨即組織聯合戰線，實行對俄干涉。她們這麼辦的最初的目的不過是要防止德國從亞爾干日爾，和海參威各處領得軍火；但是自從俄國日

後發生內亂以後，她們便把這個目的給完全忘掉了。至於因此而釀成的種種慘劇，則差不多舉世共知，我在這裏恕不再加敘說。在西伯利亞，高加索，俄羅斯的南部，波羅的海一帶，以及亞爾干日爾，各協約國政府都先後和蘇俄的反革命派陰爲固結；而世界各國則更受有她們的最高理事會的命令，而在事實上對俄實行封鎖。這種亂象一直到了一九二〇年白俄軍隊完全失敗的時候，然後纔算是告一結束。

在世界各國當中，最先和蘇俄恢復國交的便算是她的邊界各鄰國。在一九二〇年一年之內，愛沙尼亞，立陶宛，拉維亞，和芬蘭都先後對她作有法律上的承認；而同時還和她訂立協約，對於彼此的疆界，明加規定。在一九二一年內，波斯，阿富汗，土耳其，和外蒙古也相繼和她發生條約上的關係了。在前此的一年當中，蘇俄便不住地和波蘭交惡。在最初的時候，皮爾蘇斯基將軍先向蘇俄提出恢復波蘭在一七七二年時的舊領土的要求。蘇聯政府不理，因此，在這年的四月，他便舉兵侵犯蘇俄的南部，直達基輔。到了這步田地，蘇聯政府忽又振刷起來，派遣紅軍，一直將波蘭的軍隊逐回華沙。以後還是法國的軍隊出而幫助波蘭，波蘭的古都纔得幸免於難。到了一九二一年的時候，她們雙方都已感覺到力盡筋疲了，

因此，她們便簽訂了里加協約，藉以維持她們彼此間的和平。

在各協約國當中，英國最先和蘇俄恢復國交。自從歐戰的休戰交涉業已告成之後，英工黨的勢力便日見膨漲；而同時各協約國的對俄干涉政策也已日形失敗。因此，英工黨便趁着這個機會而對於這種政策，大加攻擊。在這時候，協約國的軍隊雖然尚有一部份留駐俄國；但是自從西歐休戰之後，她們業已無心再事戰爭了。在一九二〇年一月十日，英總理魯意·喬治鑒於對俄干涉政策之難於實行，便作有這樣的公開演講：各協約國的對俄干涉政策業已完全失敗；她們應即改變態度，而和蘇聯政府恢復商業上的關係。他深信：商業上的需要一定能令俄國將她的太過偏激的理論，略為改正；而同時因此而發生的新關係也必定對於英國的工、商業的復興，很為有利。

在這個時候，蘇聯政府也非常地渴望和平。在過去的兩年當中，她的精力差不多完全用在下列的兩件工作上：一，建設新政府；二，防禦內外國的敵人。經此之後，她的生產和商業業已幾乎崩潰。到了一九二〇年，她的境內又復發生旱災，而她的人民也跟着陷入「日有絕食之虞」的境地了。蘇聯政府自擊這種慘況，隨即認清了全和外國斷絕關係之失策，因

此，在由一九二〇至一九二一這一年當中，她便設法和世界各國恢復國交，以及成立種種的通商關係。

在一九二一年三月，蘇聯政府便和英國訂立了一個通商協約。這個協約規定：一，蘇聯的船隻得在英國的領海上航行；二，蘇聯政府得在大英帝國內經營商業；但是這個協約却載有下述的條件：兩國均不得在彼此的領域內，作有仇視對方的行動和宣傳。有了這麼一個條件，而她們兩國便不住地發生爭議。以後到了一九二七年五月，英國便斷然和蘇聯斷絕國交。

自從英國和蘇聯訂立通商協約之後，德國和意大利也都相繼在一九二一年，和她訂立一種大同小異的協約。在由一九二〇至一九二一年這一年當中，蘇聯政府曾經一度運動美國政府對她承認；但是未能收有實效。對於蘇聯的這種建議，美國的國務卿科爾俾 Coldy 拒絕予以考慮；在一九二〇年八月，他作有下列的聲明：「對於一切的信用，和善意的原則，以及國際公法所因依以存在的慣例——一言以蔽之，對於一切私人的和國際的互相輯睦和互相信賴的關係所特以維繫的基本原則——蘇俄現存的政制，概予推翻」。

幾諾亞會議

在一九一八年，蘇聯政府聲明將舊俄國債一律作廢。這便是她日後力圖和各國恢復國交和通商關係的最大的障礙之一。截至這時止，她的外債業已到達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之數，以後一直到了一九二一年列甯改採新經濟政策的時候，她才開始和各國進行解決舊債，和對於各國的旅俄外僑的損失，酌予賠償的交涉。在這年十月，蘇聯的外交人民委員齊趣林便向各債權國提出下述的建議：假如各該國能够立刻借款給蘇聯，俾蘇聯得以清償部份的舊債，和進行其他的內國經濟建設：則蘇聯政府便肯對於她們的舊債，概予承認。

在一九二二年舉行的幾諾亞會議便是以解決蘇聯，和她的債權國的糾紛爲目的。這個會議之所以能開成的原因完全是由於英國總理魯意·喬治的斡旋其間。除了美國一國以外，蘇聯的債務國都有代表出席。這些債權國的代表向蘇聯提出下列的三項要求：一，對於舊俄的公私各債，概予承認；二，對於外僑在蘇聯領域內所受的損失，概予賠償；三，應即成立一種對於彼此間的商業契約，以及其他種類的契約，予以充分的和公平的保障的司法制度。

對於這些要求，蘇聯代表表示：在下列的兩個條件之下，可以予以完全接收：一，各債權國立即借債給她；二，對於舊債，准她展期償還。關於這些爭點，以後各國代表又復在海牙作有一度的交涉；但是仍舊未能得有結果。

在幾諾亞會議當中，德國，和蘇聯的代表都感覺到：一，從這類的會議當中，她們絕對不會得到什麼好處；二，對於各協約國的密議，她們完全不能參與，因此，她們兩國便借着這個會議的召集，而成立了一種諒解。這種諒解的具體產品便是那在一九二二年四月由雙方正式簽訂的雷巴盧條約 *Treaty of Rapallo*。在幾諾亞會議正在進行的期間當中，而她們竟背地裏訂立了這麼一個密約，這不能不算她們對於各協約國的一種打擊，因此，各協約國便認為：這種條約對於歐洲各國的安全，很有影響。

德，俄兩國為什麼會結成一氣呢？假如我們想要解答這個問題，則我們對於她們在一九一八年以後的關係，不能不略加述及。自從歐戰爆發以後，她們彼此間的經濟的和政治的關係都已完全割絕了。在一九一八年三月，她們兩國首先進行了她們的單獨的和議；而結果遂有布列斯特·列塔斯克條約的締訂。在這個條約當中，德國本來打算在蘇俄之內，重新製造

她的經濟勢力的；但是以後自從她和協約各國成立了休戰協約，和協約各國拒絕承認這個條約在法律上的効力以後，而她的這種企圖便大受打擊，而至於幾乎絕望了。

自從巴黎和會安定對德的懲罰辦法以後，德國的經濟紛擾，和羣情騷動的狀況便已達到極端。第三國際因此便想利用這個機會，來引起世界革命。自從德國的西部戰線業被協約各國衝破之後，她的國內的共產運動便一時大熾；到了這個時候，第三國際又復予以相當的助力，而牠的勢力便益形澎漲。假如她的共產黨領袖盧森堡，和李甫卜內西不是在一九一九年一月被害的話，則俄國在德國的宣傳工作又會博得最後的勝利了。

第三國際雖然這樣地和德國的共產黨陰爲勾結；但是德國和蘇聯却早在一九二一年便已恢復她們彼此間的關係。到了一九二二年，雷巴盧條約成立，她們便更進一步地表示：她們彼此都感覺到她們兩國實有成立一種更爲密切的經濟的和政治的關係之必要——因爲對於協約各國，她們都沒好感。雷巴盧條約規定：一，德政府應對蘇聯政府爲法律上的承認；二，對於彼此間的舊債，兩國均應完全拋棄；但是蘇聯政府倘若對於其他國家的舊債，予以承認，則德國應受同等的待遇。

緊接着雷巴盧條約的簽訂之後，蘇聯政府又復在德國採取了上文所曾詳述的自相矛盾的政策了。在一九二三年，法，比出兵，進占魯爾；結果：德國的內國秩序又復發生問題。在這種亂象剛剛發芽的時候，第三國際便認爲引起世界革命的時機又到，因此，她便派了那在歐戰告終的時期曾在德國參加革命運動的拉狄克出駐德國，藉以幫助德國的共產黨乘亂奪取政權。在一九二三年的秋季，德國的形情，非常險惡，在一方面，巴威爲法西斯蒂主義者所據；而在另一方面，則薩遜尼，和條麟吉亞則又爲共產黨所據，眼看着這三省便要脫離柏林政府而獨立。以後拉狄克的手段來得太慢；而德總統哀伯特又復在一九二三年九月二十七日，頒布戒嚴令，這樣地，德國的共產運動才被彈壓下去，而未能得到成功。

在幾諾亞會議的後兩年當中，沒有一個國家曾經和蘇聯成立過一種較爲密切的關係；而美國政府的對俄態度則仍舊是抱殘守闕地全無變動。在一九二三年七月，美國務卿許士向衆宣言道：「除非美國政府業已得有蘇聯政府的對於國際關係的根本條件予以信守，對於美國以及其他各國政府所正維護著的含有民主主義性質的組織，不復再加禁止的確實證據，則美國政府絕對不肯承認蘇聯政府。」同樣地，法國政府也拒絕承認蘇聯政府。

俄國，英國，和德國

在這兩年當中，英，俄關係完全是建築在那在一九二二年簽訂的英，俄通商協約上面的；但是在這個全期當中，英，俄兩國却都不住地發生種種對於這個協約很有影響的爭執。到了一九二三年五月，英國的外交總長加爾遜便遞送了一個最後通牒給蘇聯政府，因此，雙方的關係便幾乎又要破裂。以後蘇聯政府稍為讓步，這場爭執便算是安然渡過。在六月四日，蘇聯政府便定出下列的妥協辦法：一，對於反英國的宣傳，蘇聯政府重複承認不再進行；二，對於那些財產曾被沒收，自由會被剝奪的旅俄英僑的損失，蘇聯政府負責賠償；三，對於加爾遜爵士所認為「有意侮辱」Studied affronts的致英通牒一封，由蘇聯政府正式撤回。

以後歐洲的狀況逐漸穩定，國際貿易重新恢復從前的重要地位，以及英，法的社會主義的政黨先後博得政權，而蘇聯的國際關係便因而打開一種新的局面。這種新局面約在一九二四年開始。

在英工黨上臺還未滿三個星期的時候，英國務總理麥唐努便在一九二四年二月一日對蘇聯政府，作法律上的承認。這種承認乃是無條件的；至於其他的國債問題，和損失賠償問題則一律留待日後的交涉。在前此的好幾個月前，意國便開始爲對俄承認的交涉；到了這個時候，她便步英國的後塵，而無條件地在二月七日正式承認蘇聯政府了。跟着意國而採取同樣行動的計有左列各國：

國別

承認日期

挪威

一九二四年二月十五日

奧地利

一九二四年二月二十五日

瑞典

一九二四年三月十五日

赫查茲 *Edjaz*

一九二四年三月三十日

中國

一九二四年五月三十一日

丹麥

一九二四年六月十八日

墨西哥

一九二四年八月四日

在這個時候，英國和蘇聯都很想對於她們彼此間的商業關係，有所改進。因此，在一九二四年四月，她們便在倫敦開了一個會議。這個會議的目的有二：一，改訂一個較為圓滿的通商協約；二，解決一切由蘇聯的否認舊債，和收沒私產而產生出來的爭執。對於後述的一個目的，這個會議發生了不少的困難，因而未能達到；但是到了一九二四年八月的時候，英國的工黨政府却和蘇聯簽訂了一個通商草約。這個草約對於雙方的債務問題，全未提及。她只是很簡單地規定：英，俄間的舊債問題，和彼此間的民事賠償問題，應在最短的期間之內，由雙方共同商定解決辦法。以後因為下列的兩個事件發生，而這個草約便未能得有英議會的批准：一，在這年的十一月，工黨政府因競選失利而下臺；二，英國國內發現金諾維夫的赤化函件，因而推定：英工黨和第三國際之間，存有一種很為密切的關係。

自從鮑爾特溫繼任為英國務總理之後，他便拒絕將這個草約，提交議會通過。他所願予保存，藉為英、俄關係的根據的條約只是那在一九二一年簽訂的英、俄通商協約。

在雷巴盧條約成立之後，德、俄間的商業關係便大見進展；但是到了一九二四年，她們

彼此間忽又發生了一種很爲嚴重的裂痕。這種裂痕的導火線便是那和英國的商館事件大同小異的蘇聯的駐柏林商使館事件。當時有些商使館館員在德國進行宣傳工作，德國的警察便因而在三月三日闖進該商使館大加搜索。對於這個事件，駐柏林的蘇聯大使加拉斯廷斯基 *Г. И. Галустинский* 隨即向德政府提出抗議。他說：德國的這種行爲不獨是侵犯蘇聯在德國所應享有的治外法權，而同時也違反了外交上的慣例。正在雙方文件往還，進行談判的時候，蘇聯政府却採取了下列的兩種行爲，以示決絕。一，駐柏林的蘇聯大使館，和駐來比錫，漢堡的各蘇聯領使館都一律停止辦公；二，對於雙方業有成議的來比錫皮貨拍賣會 *Leipzig Fur Auction*，和科侖百貨競賣會 *Cologne Fair*，拒絕參加。這樣一來，雙方的商業都蒙有很利害的損失；因而相持未及兩月之久，而雙方遂復改變態度，以期得有一種互讓的解決。在這年的七月二十九日，她們便簽定了一個協約。這個協約的主要內容如下：一，德政府認爲：德國警察搜查蘇聯商使館的行爲乃是一種粗暴的行爲；對於這次事變所引起的物質上的損失，德政府應負賠償之責。二，對於德國的內政，蘇聯政府重新聲明不加以干涉。到了一九二五年十月，德、俄二國又復進一步地進行通商協約的交涉。雙方的關係因而更趨良善。

在一九二五年，羅加諾協約成立，德國忽又和西歐各國結成一氣。對於這種事件的發生，蘇俄認爲很足以造成蘇聯的更進一步的孤立局勢，因而很抱隱憂。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齊趣林說：「這個協約俾給英國以一種加緊壓迫德國的機會；德國受了這種壓迫之後必定會不由自主地對於蘇聯改變態度」。准許德國參加國際聯盟乃是這個協約的條件之一。以後在那在三月召集的國際聯盟理事會和大會當中，協約各國發生了種種的困難；而這個條件也就不留待那在一九二六年九月十一日召集的大會解決。

正在這個事件懸而未決的時候，德國忽又在一九二六年四月二十六日和蘇聯訂立了一個中立條約〔註一〕。這個條約不只是規定：「德國，和蘇聯兩政府仍舊繼續他們的友誼的密切關係，藉以成立一種關乎雙方的一切的政治問題，和經濟問題的諒解」；而同時還規定：一，兩國中遇有一國蒙受第三國的無端侵犯的時候，其他一國應保持中立態度；二，「……；」
遇有多數的第三國爲了對於兩國中的一國施行經濟的和財政的抵制政策起見而結合了同盟的時候，其他一國不得加入這種同盟」。以後爲了補充這個條約之不足起見，德外長斯脫來斯曼又復對俄作有如下的聲明：「假有國際聯盟當中發生有單獨對俄的提案，則德國當即力加

反對」。

【註一】譯者按：即所謂柏林條約 The Treaty of Berlin。

國際聯盟約章第十六條和十七條規定：假如國際聯盟對於某個國家決定予以一種經濟上的抵制，則牠的會員國便有接收這種決定，而和其他的會員國合力促其實現的義務。上述的德，俄中立條約是不是和這種規定發生衝突呢？對於這個問題，國際聯盟大會并未加以討論。因此，這個條約便仍舊繼續有效，換句話說，假如其他的國家對俄採取干涉或經濟封鎖的政策，則德國仍須對她保持着一種友誼的態度。

自從蘇聯的駐柏林商使館事件發生以後，德，俄兩國的邦交反而更形進步；但是在英國方面，可就不是這樣了。俄國的在英國的宣傳工作不住地引起了英，俄兩政府的反感。在由一九二五至一九二六年之間，她們當中曾經發生過兩個很為嚴重的事件，因而兩國的潛伏的惡感便日有爆發的可能。在一九二五年十月，英國的共產黨機關的破獲引起了好些秘密文件的公布。這些文件證明了下述兩點：一、在英國的共產黨和第三國際當中，存有一種很密切的關係；二、英國的共產黨從莫斯科領有津貼。共產黨在英國的勢力雖然很為薄弱；但是那

正在掌政的英國的保守黨政府却把這個事件看得非常嚴重，因而對於蘇聯政府，大爲不滿。以後他們發現出來：在一九二六年五月和六月之間，那在罷工中的英國礦工聯合會又曾受有莫斯科的津貼，他們對俄的仇視便因而更形加劇。

英國的總罷工所引起的紛擾非常利害；而在這種罷工業已結束之後，俄國的職工聯合會又復繼續予以資助，因此，這個事件便成爲英國議會中的主要辯題。在六月十日的這種辯論當中，英外長張伯倫聲稱：反英國的宣傳工作乃是英、俄邦交上的主要障礙；在這種宣傳工作尚未停止以前，英政府當拒絕和蘇聯政府進行任何種的交涉。關於這層，他已經盡量地通知駐英國的蘇聯代辦。此外，他又說：俄國工會匯給英國工會的津貼數目業已到達三八〇，〇〇〇鎊之數。對於俄國工會的這種行動，蘇聯政府竟予批准，這也是違反雙方協定的行爲。關於這點，他也已特對蘇聯，提出抗議。這些一切恐怕便是英、俄兩國在一九二七年五月斷絕國交的最有力量的導火線。

正在這個時候，蘇聯政府又復認爲：西歐列強——尤以英國爲甚——的外交政策都是傾向於對俄「環鎖」(encirclement)這方面的。自從羅加諾會議成功之後，差不多一切的在歐

洲發生的政治事件都很顯明地表示着這種趨向。蘇聯政府的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機關報真理報 *Izvestia* 說：「在羅加諾會議的準備期中，和成立期中，英國的外交政策的目的都是側重在對於蘇聯，進行一種策略上的封鎖上面的；至於這種目的的實現方法則不外下述二者：一，讓德國和蘇聯斷絕外交；二，將德國拖入英國的外交政策的軌道之內。」

蘇聯認為：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二日的皮爾蘇斯基的「苦迭撻」，同年九月三十日的英外長張伯倫和意首相莫索里尼在勒格渾 *Laghorn* 所成立的諒解，同年十二月十七日的立陶宛的「準法西斯蒂黨」的意外行動，以及其他種種事件的相繼發生都是表現着一種對俄仇視的傾向的。受了這種畏懼的驅使，她的外交人民委員使和土耳其的外長在敦得薩開了一個會議，對於她們彼此間的業已成立的諒解，又復作有一種更進一步的確定。同時，駐柏林的土耳其大使也公開揚言道：「無論如何，土耳其政府總是不會步英國的後塵，而對俄實行封鎖政策的。我們充份地認清：無論任何種的蘇聯政府所蒙受的打擊都會對於我們的國家發生一種很為慘痛的影響。」在這期間當中，較之土，俄的固結尤為重要的事件便是：在中國裏，蘇聯的宣傳工作進行得非常小心，而同時又復非常順利。蘇聯的東方政策乃是以引起亞洲各國的民族思

想，和將他們的這種思想傾向和各帝國主義者直接爭鬥這方面去爲目的的。在這個目的的實施方面，她在波斯所收有的實効較之她在土耳其，和阿富汗所收有的實効還大。她的這種勝利很惹起了英國的疑懼。同時，在蘇聯的密使加拉罕 M. Karakhan，和鮑羅廷 M. Borodin 的指導之下，中國的共產運動也已得有一種很可觀的收穫。她的這種勝利尤爲惹起了英國的疑懼。

英，俄交惡的滋長

在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三日，英外長張伯倫對於蘇聯政府送達了一個含有警告性質的通牒。他說：蘇聯的宣傳工作仍舊在英國進行。這乃是對於英，俄兩國在一九二一年所簽訂的通商協約的規定，明明違反的。這種行爲的長此繼續遲早總會引起了該協約的取消，和彼此間的普通的外交關係的斷絕。此外，對於蘇聯的政府領袖的反英言論，以及他們對於外國記者所發表的反英言論，這個牒文都作有很詳細的記錄。經此之後，英，俄兩國的惡感便更形露骨。

在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六日，對於上述的通牒，蘇聯政府便作了一個答覆。在這個覆文當中，她要求張伯倫提供實證。她說：「張伯倫爵士……對於他所指摘為蘇聯的違反協約的行爲，——即他所謂『在大英帝國內，撒布不穩的種子，和製成騷擾的景象的行爲』——他并未能提出實據」。在結論上，她說：假如不幸而英，俄國交遽告斷絕，則英政府應負全責。

當時一般保守黨的論調以為：張伯倫的通牒在措詞上仍嫌太過和緩；但工黨，和自由黨却出乎意料之外地異常鎮靜。對於這個牒文的主要意見——即「英國的內政，不能任蘇聯妄加干涉」的意見——麥唐努，和魯意·喬治都表示擁護。經過上述的一度換文之後，英，俄的惡感雖然更形加劇；但是在某個議會辯論當中，張伯倫却仍然這樣地說：對於立刻和蘇聯斷絕國交這一種辦法，他表示反對，因為這麼一來，全歐各國都會受有一種不良的影響。

在一九二七年四月，蘇聯政府忽又派遣代表，參與那在日內瓦舉行的國際經濟會議。在這個會議當中，她的代表奧辛斯基 M. Csernak提出了下列的要求：一，各國對於蘇聯的經濟的和政治的抵制政策應即停止施行；二，各國應認清了共產主義的經濟制度，和資本主義

的經濟制度同時并存的萬難避免的事實。因而和蘇聯成立一種新的關係；三，各國應即借債給蘇聯，藉以博得種種的權利的讓予。當這個會議正在進行的時候，駐倫敦的蘇聯商使館忽又於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二日爲英國警察所搜查。在後此的一星期內，英、俄兩國的外交和通商關係便完全斷絕。

這次英國警察所會搜查的俄國機關計有兩個：一個是蘇聯商使館 *Soviet Trade Delegation*；一個是蘇聯的「有限商館」*Arcus, Ltd.*；至於他們這麼辦的理由則爲：英國的陸軍部失去了一個重要的文件，因而疑及蘇聯的駐英機關。在這兩個機關當中，這個文件雖然未能尋得；但英總理鮑爾特溫却向議會報告道：對於蘇聯在軍事上的偵探行動，和在全英帝國各處的煽動行動，他業已得有種種很爲充份的證據。

根據這種證據，鮑爾特溫隨即向議會提出對俄絕交的要求。經衆議院通過之後，張伯倫便於五月二十四日正式通知蘇聯：斷絕一切的通商關係。

在這種斷絕國交的通牒尙未送達蘇聯政府以前，她早就爲商館事件，而向英政府提出抗議。在這個抗議書上，她所持的理由是：她的駐英商使館乃是在通商協約上明明規定爲享有

不受侵犯的特權的，因此，英國這次的行爲便成爲一種有意違反該協約的行爲。

在五月二十四日，鮑爾特溫在衆議院報告這個事件的始末。對於蘇聯商館在法律上享有不受侵犯的特權這一層，全未提及；他只是說：

「在辦公地點上，和在職務上，蘇聯的商使館，和商館館員並沒有什麼分別。這兩個機關都曾經參加過反英國的偵探行動，和宣傳工作」。

「對於蘇聯商使館的這種行爲，以及牠對於已得權利的浪用行爲，蘇聯政府不能逃其責任」。

英政府認爲：蘇聯政府日在利用駐英國的蘇聯商使館爲她的宣傳活動的中心；這乃是直接違反一九二一年的英、俄通商協定的基本條件的。因此，她這次和蘇聯政府斷絕國交的行爲乃是一種很有理由的行爲。

這個事件發生以後，其他的各國並未會起而效尤。在五月二十四日，白里安向齊趣林提出了下述的聲明：在外交方面，法政府並沒有和英政府採取同一行動的必要；但是對於蘇聯政府的對外的宣傳工作，法政府却要採用一種嚴厲的對策。至於德國的態度，則完全中

立，而未曾作有任何的表示。

在過了不久的時候，蘇聯政府便公開揚言：自從英，俄斷絕國交以後，英政府恐怕又要干涉她的內政；同時她還說：張伯倫是有意和各國勾結起來，藉以形成一種反俄的聯合戰線的；但是日後的事實告訴我們：她們彼此間的爭鬭并未曾引起了彼此的公開的仇視。

當國際聯盟理事會在這年六月開會的時候，牠的報告書裏載稱：對於蘇聯的宣傳共產的行爲，張伯倫曾經一度商請德，法二國和英國聯合起來，共同提出一個抗議；但是對於這種商請，德，法二國却都拒絕接收。以後蘇聯的駐波蘭大使忽又在華沙被刺，她和波蘭因而又復發生爭議，殊有引起戰爭的可能。正在這個時候，張伯倫便向斯脫來斯曼問道：假如其他國家派遣軍隊幫助波蘭，則德政府能否特許這些軍隊從德國穿過。對於這個問題，斯脫來斯曼當時並未致答，因為：假如准許這些軍隊通過，則違反德，俄的中立條約；假不許這些軍隊通過，則又非國際聯盟約章之所許，所以他便覺得很難對付。好在蘇聯和波蘭的這種爭議不久便告平息，而德國便免得左右爲難了。在英，俄交涉進行得正熱鬧的全期間當中，德國始終保持着一種絕對的緘默態度，對俄對英，她都不欲有所偏依。

英，俄國交的唯一障礙是俄國的宣傳活動；而法，俄關係的主要障礙則為俄國的否認舊債的行為。當黑里歐出任法國的國務總理的時候，他不只是單純地步麥唐努的後塵，而正式承認蘇聯政府；同時他還和她開始了一種解決債務問題的交涉。在一九二六年二月，她們兩國的代表在巴黎會面，藉作一種進一步的交涉。在這個交涉當中，法國的代表建議：一，在每一年內，蘇聯政府應向法國償還一二五，〇〇〇，〇〇〇法郎的舊債（該項債務的三份之一的利息也包含在內）；二，法國政府特許蘇聯政府，對於俄皇的舊債，不必為公開的承認表示。但是蘇聯的代表却又提出了左列的建議：一，法國政府應即借債給蘇聯；二，假如這層辦得到，則蘇聯政府便肯將俄皇的舊債，分為六十二年償還法國——每年償還四〇，〇〇〇，〇〇〇法郎。似這樣雙方的意見距離很遠，因而這次交涉又復毫無結果。

正在這個時候，蘇聯的駐法大使拉可夫斯基 Rakovsky 忽又在第三國際的約請各國的勞働民衆大舉傾覆各資產階級的政府的宣言書上，簽了一個字。對於他的這種行為，法國政府隨即提出抗議；但是蘇聯政府却否認有這種事實的存在。正在文件往還，雙方爭持未決的時候，拉可夫斯基又發表了一些關於法，俄兩國的債務交涉的失實的消息。到了這步田地，法

政府便堅請蘇聯政府將他召回。法政府說：「該大使在第三個國際的宣言書上簽字的行爲乃是一種干涉法國內政的行爲。當法國承認蘇聯政府的時候，蘇聯政府業已表示：對於法國內政，絕對不加干涉，因之，他的這種行爲同時也就是違反條約上的義務的行爲。」結果：蘇聯政府讓步，另派新大使出駐法國；而她們兩國的國交也就得以維持下去，直至現在，還沒有什麼變動。

正在這個時候，在她的邊界南部，蘇聯忽又和羅馬尼亞發生了一個爭議。這個爭議的焦點是她們兩國共爭比薩拉比亞。比薩拉比亞乃是黑海沿岸的一塊沃壤。在從一八一二到一九一八這一百多年當中，牠乃是俄羅斯帝國的一個行省；但是當地的居民却多爲羅馬尼亞人，所以羅馬尼亞也就久想把牠吞併。歐戰爆發，羅馬尼亞加入聯盟國方面。她當時的唯一條件便是：假如聯盟國方面打了勝仗，則比薩拉比亞便應歸她。在歐戰告終的時候，各協約國對於這個問題大都漠不關心地全未顧及；而同時俄國又復發生內亂，她便趁着這個機會將比薩拉比亞強行占取。在一九一八年一月，她便和當地的曇花一現的共和政府訂立了一個協約，規定在兩月內，將她的軍隊完全由當地撤出。以後當地的議會又通過了一道大意略如下述的

議案：假如羅馬尼亞允許當地自治，則牠便情願和羅馬尼亞聯合。經此之後，羅馬尼亞便打算永遠占領當地了。到了一九二〇年十月，各協約國便和羅馬尼亞簽訂了一個草約，承認她在當地的主權；但是當地的原主俄國却未參與。這種蠻不講理的條約完全是由於各協約國痛恨布爾塞維克主義之所致。這個草約以後一共經過了好幾年，然後得蒙各該國政府的正式批准，這也許是她們受了良心的譴責，因而略事遲延罷！

對於羅馬尼亞的這種行爲，蘇聯政府曾經迭次提出嚴重的抗議，和表示種種的威迫的態度。爲保存她這種賊品起見，羅馬尼亞便在一九二一年和波蘭締結了一個攻守同盟，因爲在這時候，波蘭也很怕俄國。她們規定：假如兩國中的任一國受有第三國的無端侵犯，則其他一國應即舉兵相助。在一九二六年，她們又將這種規定的時効特加延長。到了一九二四年，英，法二國同時答應正式批准她們彼此間關於比薩拉比亞的規定的草約，她的銳氣因之又復爲之一振；但是在這個時候，爲了她的土地新法的施行，英，法的僑民頗受有一些損失，在她對於這些損失尙未給有相當的補償以前，英，法二國仍舊不肯實行他們的這種答應。遲至一九二七年三月，意大利也將這個草約批准了。以後到了一九二六年六月，羅馬尼亞又和法

國結爲同盟，因此，她的地位便更形穩固。當這種同盟協約正式公布的時候，蘇聯政府便向法國提出了內容略如左述的抗議：法政府對於羅馬尼亞在比薩拉比亞的非法的和橫暴的侵占行爲，竟予承認，蘇聯政府認爲是一種對俄仇視的行爲。在一九二七年三月，意大利也和羅馬尼亞訂立了一個仲裁協約。在這個協約當中，她正式承認羅馬尼亞在比薩拉比亞的主權。對於這個協約，蘇聯政府也是同樣地向她提出抗議。

其實平情而論，即使我們退一步而承認比薩拉比亞的居民多爲羅馬尼亞人；但是我們也總不能否認：羅馬尼亞這次的不經牠的原主——俄國——的同意而硬予吞併的行爲乃是一種高壓的行爲。

蘇俄和國際聯盟

蘇聯政府既然想要取得國際的經濟助力，所以她對於國際聯盟的態度便日趨良善。當國際聯盟開始組織的時候，她并未被邀加入；而同時在某一個期間當中，她也拒絕參與一切由國際聯盟所召集的會議，因爲她認爲：國際聯盟乃是各資產階級國家的機關。在一九二三年

五月十日，她那列席洛桑會議 Lausanne Conference 的首席代表華爾立斯基 M. Vorovsky 忽在日內瓦被刺，兇手乃是個由俄國移來的瑞士人。瑞士政府答應懲兇；但是瑞士的法庭却抱着仇視蘇維埃政制的偏見，而妄將兇手判為無罪，逕予開釋。蘇聯聞訊之下，立即舉行了一種抵制瑞士貨的運動，以示報復；而瑞士則手段更辣，而將一切的旅瑞士的俄僑盡行逐出。國際聯盟的辦事處乃是設在日內瓦的，因此，蘇聯對於日內瓦的厭惡心情使更形加劇。

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國際聯盟的會長向蘇聯政府發了一個請帖，請他派員出席他所擬在一九二六年二月召集的軍縮預備會議。對於這個邀請，蘇聯政府答覆道：對於這個會議，她很樂意參加；但是當她發現了會場設在日內瓦的時候，她便覺得沒法派員出席，因為在華爾立斯基的慘案尚未解決以前，她的代表不使身臨瑞士的國境。以後雖會由法國從中斡旋，經過多次的交涉；但是仍舊未能得有結果，因此，在這次會議當中，蘇俄使沒有派員參與。

自此以後，蘇聯政府便拒絕參與一切在日內瓦舉行的國際會議。爲了博得她的參與起見，國際聯盟曾經改在別的地方召集會議；但是爲了政治上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原因，國際聯盟却未能將一切的重要會議都改在別的地方召集。到了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五日，瑞

政府爲華爾立斯基事件正式向蘇聯道歉；結果：蘇聯認爲滿意，因此，雙方的互相仇視的臨時措置便完全取消。在一九二七年五月，國際聯盟又復召集了一個國際經濟會議，這次蘇聯却曾派員參加。

在這個會議裏面，蘇聯代表想在各國的個人資本主義制，和蘇聯政府的政府獨占制當中，商定出一種國際貿易的「臨時辦法」modus vivendi。在這個會議快要閉幕的時候，他提出了一個很可注意的內容如左的提案：「本會議認清了蘇聯政府重新參加世界貿易的重要，因而商請各國在她們那兩種絕不相同的經濟制度的和平的同時並存的基礎之上，重新發展她們的關係」。這個提案引起了蘇聯，和法國代表的劇烈辯論。以後美國的代表提出了一個折衷的提案。這個提案如左：「本會議認定了重新與復世界貿易的重要，和絕對地避免了一切政治問題的涉及，認爲：這次各國政府共同擱置她們的經濟制度的差異於不顧而毅然參與本會，這乃是各國的和平的商業合作的一個很可慶幸的新運會」【註一】。對於這個提案，各代表都肯予以接收。

【註一】 League of Nations, Report and Proceedings of the World Economic Conference.

在一九二八年四月，國際聯盟所召集的軍縮會議開幕。在這個會議當中，蘇聯的代表更形活動。他提議將一切的海陸軍和徵兵制都一律廢止。蘇聯代表李維諾夫 M. Litvinoff 在爲這個提案辯護的演說詞上說：截至現時止，軍縮預備會議所已完成的工作都是一些單純的裝點門面的工作罷了。對於他的這種見地，德國代表很表同情。在英國代表寇與登 Lord Curzon 尚未對俄提出嚴重的攻擊以前，各協約國的代表大都嚴守緘默。寇與登說：在過去的七年當中，蘇聯政府是一向拒絕參加國際聯盟所召集的會議的。她這次的來意也不過是想來罵罵國際聯盟而已。她的提案乃是完全不能見諸實行的；至於她的提案的原意則不外是：想要幫助各地的共產黨推翻他們的各該政府。

這便是蘇聯今日在歐洲的地位。她現在業已棄去了她那高傲不羣的孤立態度，而參加各種的會議了。在這方面，她的目的有二：一是取得國際的經濟助力；一是藉着議場上的辯論，將資本主義的制度的虛偽性，充份揭破。

對於蘇聯的偉大的經濟富源，和工業品的銷場，世界各國——尤其是歐洲各國——都很爲需要；同樣地，蘇聯也很需要世界各國的助力，這是毫無疑義的。因此，在未來的十年當

中，我們的主要問題便是：蘇聯和各國的真誠的妥協實在具有一種不可估計的世界上的價值；但是這種妥協却往往受有一種政治上的障礙，因而未能實現。到底她們彼此間在經濟上的需要能夠將這種障礙消滅至什麼程度呢？

本章的參考書

- Arnot, P. R. *Soviet Russia and Her Neighbours*, New York, Vanguard Press, 1927, (拙譯爲蘇俄十年來之外交，一九二九年一月在上海新生命書店出版)。
- Clark, C. U. *Persarbiai Russia and Roumania on the Black Sea*. New York, Dodd, 1927.
- Dennis, A. L. P. *The Foreign Policies of Soviet Russia*. New York, Dutton, 1924.
- Hüppel-Niiler, Rene. *The Mind and Face of Bolshevism*. New York,

Kropf. 1928.

Pasvolsky, L. *Russia in The Far East*. New York, Macmillan, 1922.

Pasvolsky, L. and Moulton, H. G. *Russian Deltas and Russian Reconstructions*, New York, McGraw-Hill, 1924.

第十五章 哈布斯堡的繼承者

「奧地利永遠地在地球上存在着」*Austria Erit in Orbe Ultima*。這乃是暗示着這個多腦河帝國的前途的一個古代讖語。誰也料想不到就在一九一八年的十月，奧匈帝國忽然動搖；而她那偉大的組織便陡然崩潰。她乃是歐洲的六個強國當中的一國；而她的淪亡却非常地快，淪亡後所引起的影響却非常地大。這真不愧為自從西羅馬在公曆四百七十六年滅亡後的第一件純政治的突變了罷！

奧匈帝國的主要的撮合力量乃是哈布斯堡王家 *House of Hapsburg*。當這個王家得勢的時候，民族問題尙未曾成爲一種值得注意的政治力量——也可以說是社會力量——因此，她那時的政策便不要顧及各民族的特性。哈布斯堡王家的崩潰，差不多純由民族思想勃興之所致，換句話說：奧匈帝國的崩倒差不多純由於她的治內的波蘭人，捷克人，匈牙利人，和塞

爾人的各懷去志之所致。

在一九一八年十月，威爾遜總統承認了捷克斯洛伐基，和巨哥斯拉夫的獨立。這便是奧匈帝國的致命傷。在前此的兩個星期當中，奧地利的德意志人便把保持奧地利的完整的希望給完全放棄；而打算在威爾遜的和平十四條件的「民族自決」的原則的庇蔭之下，重新和德國聯成一國。在這年的十一月十一日，奧匈帝國的皇帝退位；到了第二天，差不多各處的民族都已宣告自主獨立；而奧匈帝國便可以算是不復存在了。

奧匈帝國隨即分裂為三：奧地利，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基。以後各協約國在巴黎舉行和會；而中歐各國的命運也就一任她們擺布了。她們的當前的難題，計有下列兩個：一，當時奧地利的景況很壞：在一方面，食糧既告短缺；而在另一方面，則輿情又復浮動異常。大有布爾塞威克式的革命隨時均可爆發之概。二，關於國疆的釐定，各方的爭議很多——例如波蘭人與捷克人之爭，巨哥斯拉夫與意大利之爭，巨哥斯拉夫與羅馬尼亞之爭——因為奧匈帝國的舊領域多為意軍，法，塞聯軍，波蘭軍，以及羅馬尼亞軍所分占。

按照聖澤門條約的規定，奧地利的領土從一一五，八三二方哩減為三二，〇〇〇方哩；

她的人口從二八，八一九，〇〇〇人減爲六，五〇〇，〇〇〇人。她的首都維也納 Vienna 共有居民二，〇〇〇，〇〇〇人。經此之後，她便成爲一個頭大身小的國家；但是在另一方面，她的治內却完全沒有異族人了。

這個條約將這個新近製成共和國的名稱從德奧共和國，改爲奧地利共和國。在奧地利的領域業被分割之後，共有三，七〇〇，〇〇〇的德國人劃歸捷克斯洛伐基，和意大利。劃歸意大利的德國人多在南提羅爾 South Tyrol一帶——他們占有當地居民的大多數；而南提羅爾則在布里納巴斯 Brenner Pass之南。此外，這個條約還規定：克拉根佛爾德 Kragerfurt一帶究應誰屬應由當地的居民投票自擇。這種投票以後便在一九二〇年十月十日舉行；結果：奧地利得二二，〇二五票；巨哥斯夫拉得一五，二七九票，因此，當地便由奧地利領回。經過這次的糾紛之後，匈牙利纔允將西匈牙利 West Hungary——又名貝根蘭 Burgenland——割還給她。以後在一九二一年九月十七日她們又在蘇布倫一帶舉行了一次居民總投票；結果：匈牙利得一五，三三四票；她得八，二二二票，因此，國際聯盟便把蘇布倫斷歸匈牙利，其餘各省則仍歸她所有。她雖然以爲這次的票數計算法太過不規則，因而向國際聯

盟提出抗議；但是未能收效。

經此之後，她所擁有的便只有下列的九省：貝根蘭，克倫地亞 *Carinthia*，下奧地利 *Lower Austria*，上奧地利 *Upper Austria*，薩爾斯堡 *Salzburg*，士的里亞 *Styria*，提羅爾 *Tyrol*，複拉耳堡 *Vorarlberg*，和維也納。

自從奧匈帝國覆亡之後，奧地利便要對於她本國的地位問題，立加解決。在這方面，她有兩條路可走：第一條是組織一個多腦河聯邦，藉以保存從前的奧匈帝國的經濟統一；第二條便是和德國聯成一國。奧匈帝國的崩潰完全由於民族思想的作祟，上文既經說過了，到了這個時候，此地的各民族剛剛得到獨立，民族思想便因而益熾，致令這種聯邦的出現變成一種全無可能的空想。而在另一方面，則奧地利的社會民主黨正當權。他們極力反對復辟，而主張和德國聯合。此外，她和各協約國的休戰協約又是純以威爾遜的「民族自決」的原則為原則的，所以奧地利的臨時政府便認為：德、奧重新聯合乃是一條很自然的而又很容易走的路。在這條路上，她絕對看不出來會有什麼障礙。

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二日，奧地利宣布共和政府成立；而同時還自認為德國的一部

份：她的國憲草案并用專章述明這種事實。到了一九一九年一月，德國的臨時憲法草成；牠也載有同樣的規定。但是無論如何，凡爾賽條約和聖澤門條約却又從中作梗，牠們規定：非經國際聯盟理事會的同意，德、奧二國不得聯為一國；而該理事會的這種同意又是非經全體會員的一致贊助不能生效的，所以她們的聯合運動便可以說是濱於絕望。

德、奧聯合運動之忽逢阻滯，對於奧國政府很為不利，因為自從她正式成立以來，她的外交政策便是傾向於這方面的；而同時對於那以奧匈帝國為基礎的經濟改建工作，她又完全放棄。在這個時候，她的四週都充滿了種種種族上的和政治上的仇敵，以及重征厚斂的稅關，因而她便深深地感到維持獨立的絕無可能。經過她和協約國間的迭次的交涉之後，她的代表便應召進赴巴黎，而聖澤門條約也跟着在十一月一日簽字。到了一九一九年十月十七日，她的議會才將這個條約批准。

在經濟和食品方面，奧地利時常要仰給於外國，所以對於各協約國的要求，她也就不得不俯首承受。她的境內沒有煤礦；農產品也不夠吃的；而同時她還和匈牙利，以及德蘭斯斐尼亞一帶的生產穀物的區域完全隔絕，因之，在從外國購買貨物方面，她也深感困難；自從

歐戰以後，她的工業區域差不多掃數割給捷克斯洛伐基，因之，在對外貿易方面，她更沒有法子保持着出超的優勢；她乃是個四週都是陸地的國家，而國境內又復帶有阿爾卑斯 Alps 山脈的色彩，國境外又復存有互相仇讎的敵國，因之，在政治方面，她的地位也很爲不利。

自從德，與聯合運動遇有障礙之後，奧國的統一運動和努力於中央集權的運動便大受打擊。在奧地利共和國剛告成立的第一年當中，一般的奧國人們都覺得：在政治和經濟這兩方面上，他們的獨立政府的完成對於他們的興盛的前途，都沒有什麼保障。至於一般農人們，則更以爲：假如他們還想改進他們的生活，則奧國非和德國合爲一國不可。此外，下述的兩個原因，也很能促進他們的這種思想：一，對於現存的社會主義的奧國政府，他門不大信任；二，維也納乃是舊日的專制政府的都城，而同時也是現存政府的都城。因爲他們痛恨舊日的專制政府，所以連帶地厭惡維也納；因爲厭惡維也納，所以連帶地厭惡現存的新政府。維也納的居民很多。他們差不多都是靠着當地的銀行，和工商業爲生的。這些銀行，和工商業乃是適應着從前的需要而創設的；現在國變小了，所以也就不大適用。自從新的國疆勘定之後，和在這些國疆一帶的稅關設妥之後，當地的居民便立即陷入苦境：在一方面，他

們和他們的「食品取給所」隔絕；而在另一方面，他們的舊有工業又和這些工業的「原料取給所」，和銷場隔絕。這樣一來，維也納便只是變成一個國際地位很低的小國的都城；而同時還和牠在前時曾經一度控制的區域完全斷絕關係了。

在從一九二〇至一九二一年這個時期當中，奧地利的經濟狀況便更加墮落。在這時候，奧地利共和國的各省差不多都要和她分離而獨立。到了一九二一年五月，薩爾斯堡和提羅爾這兩省曾分別舉行了一次當地居民總投票；結果：大多數贊成取消他們的獨立政府，而和德國合為一國。以後土的里亞省也打算起而效尤，而定在這年的六月舉行同樣的居民總投票了。協約各國聞訊之後，隨即向奧地利政府提出抗議。經過奧政府的嚴禁之後，這種總投票的舉行才算是作為罷論。

正在這個時候，對於奧地利的危機，各協約國也已認清了，因此，在一九二〇年十二月舉行的國際聯盟的第一屆大會當中，她們便特許奧地利加入為會員國。經此之後，對於和約的各項規定，她的服從義務又復增進一層。在一九一九，一九二〇，和一九二一這三年當中，她的經濟的生命完全藉着下述的兩種進款，以資維持：一，從法國，英國，意國，和美

國借入二五，〇〇〇，〇〇〇鎊（合一二〇，〇〇〇，〇〇〇金元）的外債；二，從各國收入五〇，〇〇〇，〇〇〇金元的賑濟金。但是無論如何，這兩種進款都是靠不得的，所以奧國的經濟情形便只有每況愈下。到了一九二一年三月，上述的四個強國便認清了這點，而向國際聯盟建議，請國際聯盟替她想出一種善後的計畫。在這個計畫正在草製的長期間當中，她的經濟狀況還是一步一步地往惡化的方向走。

正在這個時候，奧政府忽又覺得：她的經濟命運是和奧匈帝國的各繼承國互相關連的，因為她們都很窮；而同時在彼此的邊界當中又復存有種種的重征厚斂的稅關，因此，在彼此的合作上，便深感困難。以後還是由捷克斯洛伐基的外交總長邊尼斯博士 Dr. Eduard Benes發起了一個純粹不帶政治意味的奧匈帝國的各繼承國會議，藉以增進彼此間的合作。這個會議的會期為從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五日至十一月二十五日；牠的結果如下：一，對於和約所規定的各國國疆，各國應互為合力維持的允諾；二，對於未來的彼此間的經濟協約的訂定，這個會議業已作有相當的準備。到了十二月的時候，她們便簽訂了一個蘭那條約 Treaty of Tana；而同時捷克斯洛伐基又復借了一筆債給奧國，藉為雙方恢復商業關係的先聲。

這種新的借款也不過是只敷一時之用而已，所以過了沒有多少的時候，奧國的經濟又復走向原來的苦境。到了一九二二年三月，西皮爾 *Ngr Igulitz Seipel*——耶穌會 *Jesuits* 的一個僧人；同時還是一個基督教社會主義黨人——出任國務總理。他隨即定出下述的兩個理財綱領：一，撙節政府的費用；二，爲整理內國財政起見，力求外援。在一九二二年十月四日，奧政府和英，法，意，捷克斯洛伐基四國簽定了三個協約，藉將國際聯盟所擬定的奧國財政善後計畫，見諸實行。就中第一個協約規定：對於奧國的領域的完整，應予保障。這種規定便含有禁止奧國和德國併爲一國的意義。經過奧國議會將這些協約正式批准之後，國際聯盟所委派的總監理哲姆馬曼博士 *Dr. A. R. Zimmerman* 便於一九二二年十二月赴奧就職，而國際聯盟所擬定的財政善後計畫也就立即見諸實行。

自此之後，奧國的貨幣便逐漸穩定；而她的工商業也跟着逐漸復原。到了一九二五年，國際聯盟理事會復又派員專赴奧國，調查財政實況。這些專員的報告書說：奧國的財政前途很可樂觀。經過戰爭之後，歐洲各國的經濟情形都呈露出一種反常的狀態。奧國的眼前的困難也不過是這種反常狀態——較之其他國家，反常的程度恐怕要利害一點——的表現罷了。

至於她所應採行的救濟辦法，則不外下述數端：一，擴大內外國的銷場；二，加緊吸收外資；三，減低各工業的生產費用。奧國雖然是個四週皆為陸地的國家；但是這也沒有多大的妨害，因為瑞士便是這樣的一個國家。她滿可以步瑞士的後塵，而企與為伍。經過這次的調查之後，國際聯盟理事會便在一九二六年三月通過了一個內容略如下述的議決案：奧地利的總監理應在一九二六年七月一日取銷，而該總監理也就遵於是時完全結束。

在大體上，我們可以說：自經歐戰之後，奧國的主要問題便是經濟問題，因此，在這個問題尚未解決之前，他們的一切政見上的紛爭便幾乎完全絕跡。她本國的社會主義者只會為了達到增薪的要求起見，而煽動過幾次的私人僕役的罷工。此外，在他們的領導之下，維也納也會進行過一種大規模的添蓋住房的工作。在一九二七年七月，她國內的左派各政黨認為各省的司法很欠公平，因而在維也納引起了一場大騷擾。除此以外，便什麼活動也沒有。

老實不客地說：在近年以來，奧國人的精神差不多都用在爭取麵包的問題上面去了；至於其他的一切問題，則他們都似乎無暇顧及。

情形雖然是這樣；但是對於奧德合組的這個問題——各協約國規定：非經國際聯盟

事會的同意，奧，德二國不得合爲一國——則他們却未會遽予放鬆。在最近的這幾年當中，奧政府故意在立法方面，和德政府採取同一的步驟；而同時在其他各方面，也作有相當的兩國合組的準備。在一九二八年的夏季，維也納的德國人，和奧國人便借了慶賀「叔伯特音樂節」Schubert Musical Festival的機會，而舉行了一個要求德，奧合組的示威運動。他們的這種舉動頗引起了一般法國報紙的熱烈的批評。

匈牙利

匈牙利的民族——馬扎兒民族——本來是俄羅斯大草原一帶的居民。到了一九一四年，他們的建國歷史已經度過一千多年了。至於她對於哈布斯堡王家的臣服，則是在一五二六年實行的。在那個專門以壓迫民族運動爲務的種族大熔爐——奧匈帝國——當中，他們受着民族運動的驅策，而時常抱有一種完全獨立的野心。到了一八六七年，她便以「妥協」Ausgleich的名義，而和奧國聯爲一國；至於她們的共主則爲哈布斯堡王家。

在歐戰之前，匈牙利的入口總數爲二〇，九〇〇，〇〇〇人；就中馬扎兒人（即所謂匈

匈牙利)還占不到九,〇〇〇,〇〇〇人(即人口總數的百份之四三)。其餘的一一,九〇〇,〇〇〇人計含有六個「少數民族」;他們都要受着馬扎兒人的幸治。除了一部份寄居於匈牙利大平原的邊界上的日耳曼人,和猶太人以外,各「少數民族」的人口分配如下:

種	別	所	占	人	數
羅馬尼亞人			三,	〇〇〇,	〇〇〇
巨哥斯拉夫人			三,	〇〇〇,	〇〇〇
斯洛伐基人 Slovaks			一,	〇〇〇,	〇〇〇
日耳曼人			二,	〇〇〇,	〇〇〇
猶太人			一,	〇〇〇,	〇〇〇
魯濟人			四	六〇,	〇〇〇
其他			四	〇〇,	〇〇〇

那個在一九二〇年六月四日簽訂的特喇農條約 Treaty of Trianon 不只是將匈牙利的「少

數民族」給奪去了一大部份；而同時她還把一部份的匈牙利人劃給別的國家。這種事實隨即引起了下述的兩個結果：一，那些領有匈牙利人的各小國都不住地提心吊膽，日防匈牙利的大舉來侵；二，收回這些本國治外的匈牙利人便成爲戰後的匈牙利的主要問題——在她近年的歷史當中，這種運動不絕如縷。

經過歐戰之後，匈牙利的領域業從一二五，六〇〇方哩，降至三五，八七五方哩；她的人口從二〇，九〇〇，〇〇〇人，降爲八，〇〇〇，〇〇〇人。在這八，〇〇〇，〇〇〇人當中，馬扎兒人只占六，二五〇，〇〇〇人；而在其餘的人口當中，日耳曼人和猶太人占有最大的數目。這樣一來，匈牙利便喪失了她在戰前的領域的三份之二，人口的五份之三了。除了奧地利一國之外，她的鄰國差不多都領有匈牙利人——劃歸羅馬尼亞的約爲一，五五〇，〇〇〇；劃歸捷克斯洛伐基的約爲九五五，〇〇〇人；劃歸巨哥斯拉夫的約爲五六〇，〇〇〇人。匈牙利人認爲這種辦法太不公平，因此，他們便始終拒絕把特喇農條約看爲「已成的事實」(fait accompli)。當這個條約在布達佩斯 (Budapest) 公佈的時候，各報紙都將這個條約的原文用黑圈(哀悼的標誌)圍着。直到現在，在匈牙利的各處，我們還可以看見下

述的標語：“*Nem nem solva*”——即「不！不！絕不！」之意。

在匈牙利當中，從新釐定國疆的運動現在還是很占勢力；而同時復辟運動則更蔑視國際條約的縛束，而日在進行。在一九二五和一九二六這兩年當中，有有些人告訐匈牙利人道：他們曾經背地製有大量的假法郎，專為資助一般極端反動派，和反猶太派之用。對於這種非法的行爲，有好些高級的匈牙利的官員也竟公然參與。結果：有好幾個官員因此被捕；而匈牙利的國境也就頓然呈露出一種恐怖的狀態。爲了這個事件，各小協約國 *Triple Entente* 還聯合發表過一個宣言，對於匈牙利的政府，痛加指摘。上述的犯人們經過幾度審訊之後，大都受有很輕的處罰；有的竟能得到開釋。經此之後，匈牙利的右派政黨的信用便大受損失。這些政黨的中堅份子多爲「正統派的保皇黨」*Legitimist*；他們仍舊擁護哈布斯堡王家。

匈牙利的政府仍舊是作有修改特喇農條約的宣傳。對於政府的這種主張，全國的政黨都混除黨見，而一律贊助。在一九二七年，英國的每日郵報 *Daily Mail* 曾經作有一種積極贊成匈牙利的這種要求的言論。這完全是該報社長羅特米爾爵士 *Lord Rothemann* 的個人意見；而同時對於這種意見，魯意·喬治也有幾分同意。實際說來，這真的不過是羅特米爾的個人

的努力而已，但是在某個期間之內，有些却以為：這乃是英政府的一種修約努力，這未免是神經過敏了。

在一九二八年三月，莫索里尼曾經和羅特米爾一度會晤，以後每日郵報便載有莫索里尼也贊成修改特喇農條約的新聞。在同年六月，莫索里尼在意參議院演說，他又復作有這樣的表示。在前此的一年當中，匈牙利會和意大利簽訂了一個友好和仲裁條約；到了這個時候，意國的首相又復作有這樣的主張，一般的匈牙利人聞訊之餘，便覺得很為歡欣；但是她的鄰國的態度却正和她相反。這便是說：自此之後，她們對於匈牙利的疑忌，反而大形加劇。此外，在莫索里尼的演說詞尚未發表的前幾個月當中，這兒本來就發生過一件疑案。這個疑案是：在一九二八年一月一日，有一包軍火在聖哥德站——奧、匈接界處的一個站——被軍警發現；這包軍火的封面寫着「機器的零件」字樣。特喇農條約第十八條規定：「一切的軍火，槍械，以其他的軍用品的轉運均應嚴禁」。上述的「機器的零件」乃是寫明由意大利的味羅那 Verona運往捷克的某一個地方的。這個事件發生之後，各小協約國隨即向國際聯盟提出控訴；而同時匈牙利也分向各該國提出抗議，一時中歐的空氣又復大形緊張。經過國際聯

盟的一度調查之後，牠只是對於匈牙利政府，略加譴責，便算是敷衍了事。這也許是爲了顧全意大利的面子起見不得不如此罷。其實這種事件也算不得什麼大不了的事件；但是在她的發生期的前前後後，都有過羅特米爾和莫索里尼的修約主張，而牠的意義便頓形嚴重了。經此之後，各小協約國的漸形鬆懈的相互的關係又復日趨固結；而同時在這些小國的心目中，匈牙利又復成爲一個「可怕的小兒」，而她們便不得不對她大加防範了。

經過歐戰之後，匈牙利的政治史曾先後呈露過兩種恐怖：一是紅色的恐怖；一是白色的恐怖。在一九一九年的六個月當中，這兩種恐怖便相繼在馬爾札兒人的國家出現。

在奧匈帝國業已覆亡之後，匈牙利共和國的臨時政府便於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六日在加羅里伯爵 Count Michael Karolyi 的領導之下，而正式成立。加羅里伯爵雖然是個貴族出身；但是他的本身却是個自由主義者，和非戰派。到了一九一九年，各協約國的按照民族自決的原則重新分割匈牙利的企圖業已日形露骨，而同時羅馬尼亞的軍隊又復進占德蘭斯斐尼亞，因此，加羅里的臨時政府便以無力支持的原故，而中途夭折。以後羅馬尼亞占有匈牙利的東部一帶，因而正式宣布德蘭斯斐尼亞爲羅馬尼亞所有；同時斯洛伐基人和巨哥斯拉夫人也分

別在布拉格 Prague和哥羅西亞·斯拉窩尼亞 Croatia-Slavonia這兩個地方先後成立各自的政府；再過不久的時候，而她們的獨立政府便都得有各協約國的正式承認。到了這步田地，羅里的親協約國的外交政策便完全失却匈牙利人的信仰了。

經過各協約國的長期間的封鎖以後，匈牙利的經濟情形便深受影響；而食品則更爲匱乏。以後她的軍隊從俄國開回，便把共產主義的學說整個帶回她這兒來。恰巧那時她的人民正在苦受飢餓的壓迫，因而這些共產主義的種籽便在她這兒很迅速地蕃殖起來。過了不久的時候，那俄國式的蘇維埃便在各處成立；而共產主義的政治綱領也就分層施行了。此外，他們又將他們的軍隊改組爲一種負有級階意識的紅軍。他們在這時候一方面想要把捷克斯洛伐基和羅馬尼亞的領域縮到最低限度，一方面又想要把匈牙利的內部打成一片，因此，他們的首領布列·根 Fela Kun便領着他們，而開始和捷克斯洛伐基，羅馬尼亞兩國開戰了。在最初的時候，他們雖然對於捷克人打了幾個勝仗；但是一到以後，而他們便節節退敗，到了一九一九年八月，則連京城也讓羅馬尼亞的軍隊給占去了。

除了上述的外患以外，匈牙利的反革命派也時常蠢動，雖然政府力加壓迫，也未能收有

效果。以後關於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基間的疆界的釐定，布列·根更接收了巴黎和會的決定，而他的信用也就掃地，因為一個蘇維埃共和國是不能在同一的時間之內，對於巴黎和會與莫斯科的命令併予服從的。

以後他們的三方面的敵人便形成了下述的形勢：一，各協約國對於布列·根的政府，很為懷疑，因此，她們便唆令各繼承國拚命地掠取匈牙利的領域；二，由前匈牙利海軍總司令荷爾地 Admiral Horty所領導的貴族們業和各反革命聯成一氣；三，匈牙利的農人們對於蘇維埃政府很為懷疑，因而拒絕和牠合作。有了這三方面的敵人同時進攻，布列·根的政府便在一九一九年八月壽終正寢。繼牠而起的乃是一個緩進派的社會主義的政府。在這時候，哈布斯堡王族的約瑟大侯爵 Archduke Joseph of Hapsburg 忽又自稱為王室的攝政王。各協約國雖然極力禁止哈布斯堡王朝的復辟；但是這種運動的熱烈却不因而稍減。

自從荷爾地在一九二〇年就攝政王的職位以後，匈牙利的國境使頓然呈露出一種白色的恐怖狀況來，正和從前赤色的恐怖狀況互相輝映。荷爾地因為什麼還自稱為攝政王呢？因為匈牙利和奧地利，捷克斯洛伐基不同，她現在仍然不是個共和國，而是個專制國，不過她的

國王尚未擇定罷了。在一九二〇年，匈牙利改用普選的方法，將國會選出；選舉結果：保皇黨大占勝利。至於憲法，則也是沿用舊的，一點也沒有修正。經過這次的選舉之後，白色的恐怖便正式開始。對於一切和那昔曾曇花一現的蘇維埃政府稍有關係的人們，這個新政都嚴加處罰——而對於猶太人，則處罰尤為慘酷。除了由政府故意縱容的大規模的屠殺以外，政府還製定了好多含有壓迫性的法律。

到了一九二一年，哈布斯堡王族卡爾 Karl of Habsburg 鑑於上年保皇黨在選舉上的勝利，竟自稱為匈牙利國王。以後因為荷爾地拒絕加以擁戴，他的這種企圖才算未能成功；而結果則只是促成德里基 Teleki 內閣的辭職。在這年四月，白斯蘭伯爵 Count Stephen Bethlen 出任國務總理，直至現在，還未下臺。

在一九二一年十月，卡爾又復作有第二次的復辟企圖；但是結果也是歸於失敗。在他的這兩次的企圖當中，他的最大的阻力還可以說是哈布斯堡的各繼承國——這時已聯絡起來，成爲小協約國。

到了一九二二年九月，國際聯盟准許匈牙利加入爲會員國。在她尚未正式加入國際聯盟

之前，她發表了一個宣言——當然非出自本意——內容略謂：對於一切她所曾簽訂的條約所產生出來的國際義務，她都要嚴為履行。

在歐戰以前，匈牙利乃是個隨處都充滿着大地產的國家，因此，佃農們的命運便完全操縱在一般大地主的手裏。這種情形，直至現在，還沒有多大的改變，所以在匈牙利當中，只有最上層的太地主階級，和最下層的佃農階級，而沒有中產的階級，以為這兩個極上極下的階級的折衷，至於都會裏的商業，則多由異族人——日耳曼人，奧地利人，和猶太人——所壟斷。經過戰爭，革命，恐怖，以及其他的騷擾以後，她的國勢便漸已日形衰弱；但是無論如何，她的領域儘管橫被剝削，而她還可以算是個自給自足的國家。在這點上，她又勝過奧地利一籌。

在這期間當中，她的國幣逐漸跌價。在最初的時候，她雖然是很自負地想要純用自己的力量，達到國幣穩定，和預算均衡的兩個目的；但是以後到了一九二三年的時候，她終歸是不得不力求外助了。在這年當中，她和她的各鄰國的關係業已略有進步，所以國際聯盟也就能夠替她擬出一種財政改造的計畫來。在一九二四年三月，她和英，法，意，捷克斯洛伐

基，羅馬尼亞，巨哥斯拉夫這幾國在日尼亞簽訂了好幾個協約。經此之後，國際聯盟所委派的總監理史密斯 Mr. Jeremiah Smith 便在五月一日到匈牙利就職。

在上述的協約當中，匈牙利正式承認下列兩項：一，對於特喇農條約，嚴予遵守；二，而對於該條約所規定的限制匈牙利軍備的條款，尤應嚴予遵守。

自此以後，匈牙利的財政改造公債也借得了；國幣也穩定了；國家預算也均衡了。她的經濟狀況既然進步得這樣地快，所以到了一九二六年六月三十日，國際聯盟的總監理便即取消。她在這方面的成功完全是由於史密斯的特別努力；而史密斯的這種成功，則又不只是由於他的幹才的優越；而同時更由於他的百折不回的精神和對於匈牙利人的善意。這實在不能說是我們對於他的一種過獎。

經過戰爭之後，匈牙利的主要問題自然是國疆問題；但是除此之外，復辟問題也仍舊是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匈牙利的現政府——在形式上，牠雖然還是個議會制的政府；但是在實際上，牠却帶有狄克推多制的色彩——雖然沒有主張復辟的意向；但是無論如何，一般的匈牙利人對於復辟的熱感還是很高。幸而在這些復辟黨當中，他們也是各人有各人的意見，而

不能選出一個共同的君主來，所以勢力一分，一時便能相安無事。從以上的一切看來，我們可以說：對於上述的兩個問題，在最近期間當中，匈牙利是沒有法子予以解決的；而同時我們對於她在這兩方面的前途，也就不好妄加臆測。

本章的參考書

- Toynbee, A. J. *Surve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20—23; 1924.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5—26. 2 Vols.
- Graham, M. W. *New Government of Central Europe*. New York, Holt,
1924.
- Temperley H. W. Y. ed. *A History of the Peace Conference at Pari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1. 6 Vols.

第十六章 小協約國

在那老大的哈布斯堡帝國的各繼承國當中，捷克斯洛伐基乃是最進步的，最富有民主主義和自由主義的精神的，同時還是最穩固的，和最興盛的一國。她的這種好現象完全是馬沙里克總統 President Thomas G. Masarik，和他的好友邊尼斯的努力的結果。馬沙里克乃是個哲學家，學問家，和愛國者；而邊尼斯則爲他的信徒。自從一九一八年，直至現在，邊尼斯都是捷克斯洛伐基的外交總長。在中歐一帶，我們所最可注意的便是：在最近的十年當中，波蘭的國政完全是委諸一個武人——皮爾蘇斯基——之手，致使波蘭成爲一個「可怕的小兒」；但是捷克斯洛伐基却正正和她相反，而將一切的政權都委諸一個哲學家——馬沙里克——之手，致使捷克斯洛伐基在國際方面，成爲一個促進穩定局面和自由思想的份子；而在內國方面，則也博得興盛的狀況，和安全的境地。

遠在一六二〇年的白山戰役 Battle of White Mountain 之後，和在布希米亞 Bohemia 爲哈布斯堡帝國所屈服的全時期當中，捷克的民族思想便藉着種種的方法，活動非常。以後歐戰爆發，而他們的獨立運動便更形可觀了。在這個期間當中，馬沙里克，和邊尼斯則致力於各協約國的拉攏，俾捷克的民族自決的特權得以首蒙她們的承認；而他們所領導的秘密組織則在布希米亞一帶致力於政權的奪取，俾他們的獨立政府得以及早組成。到了一九一七年正月，捷克斯洛伐基的解放便已成爲各協約國的作戰目的之一了；這乃是他們的獨立運動的第一次的具體結果。在一九一七年五月（俄國的三月革命以後），有一隊的捷克斯洛伐基的軍隊便和俄國的軍隊，聯合起來，而進與中歐各國作戰。到了這年的十二月，他們的軍隊便居然在她自己本國的旗幟之下，而在西方的戰線上，和各聯合國對敵了。在這時候，他們的指導者是法國的高級委員；在一九一八年的夏季，他們的國家理事會便已得有各協約國的承認。這乃是他們的未來的政府之必蒙各國承認的第一個表徵。

在一九一八年十月，哈布斯堡帝國崩倒。捷克斯洛伐基的政府隨即宣告成立。這個新政府的重要支柱爲她的大總統馬沙里克，外交總長邊尼斯，和陸軍總長斯提贊尼克 [Colonel St-

ojana。在同月十八日，這個三頭政府便發表了捷克斯洛伐基的獨立宣言。經過十日之後——即在一九一八年十月二十八日——而他們的「七月四日」便突然出現了。就在這天，捷克國家委員會便在布拉格 Prague 將布希米亞的政權收到手裏。這樣地，不煩流血一滴，而他們的獨立革命便已告成；而他們的共和國的新生命便已開始了。在這年的十一月十四日，他們的第一屆的國民議會開幕，就中出席的代表只有從布希米亞選出的捷克人，和從斯洛伐基選出的斯洛伐基人；而那寄居布希米亞的德國人則完全沒有代表出席。這乃是當地的從前的得勢種族，和現在的得勢種族的一種裂痕。在這時候，當地的德國人希望：在「民族自決」的原則的庇蔭之下，他們能夠畫歸德奧共和國，或德意志共和國。

自從捷克斯洛伐基的國疆業經巴黎和會的議定之後，她的領域共爲五四，二〇七方哩，人口共爲一四，三五六，〇〇〇人（按照一九二六年的總登記核算）。在這些人口當中，捷克人，和斯洛伐基人共占八，七六一，〇〇〇人。她的領土爲長條形；而邊界鄰國則爲數有五。她并未能有海口，因此，凡爾賽條約便特別爲她作有下列的規定：一，易北河應即國際化；二，在漢堡，和斯德丁二處，分設自由地帶。這樣地，她的國運便特殊地靠着她的國

際關係，以資維護了。

捷克斯洛伐基由左列的五省組成：一，布希米亞，二，摩拉維亞 Moravia，三，西利西亞——以上三省原屬奧地利，四，斯洛伐基，五，魯清尼亞——以上二省原屬匈牙利。在捷克斯洛伐基和奧地利之間，她們的疆界便可一仍布希米亞王國的舊貫，因此，便沒有什麼可爭執的；但是在斯洛伐基這方面，則捷克斯洛伐基，和匈牙利的邊界却很難勘定了；結果：按照巴黎和會的決定，斯洛伐基省內所含有的七四五，〇〇〇的馬札兒人，通通劃歸捷克斯洛伐基。這些馬札兒人大都集居於多腦河裏的一個小島上（離巴拉提斯拉瓦 Bratislava 很近）。這便是捷克斯洛伐基，和匈牙利在最近的十年當中的主要爭點。魯清尼亞乃是位於捷克斯洛伐基的東南部的一個邊省；牠和荷蘭，羅馬尼亞，和匈牙利三國為鄰。經過歐戰以後，匈牙利把她劃為捷克斯洛伐基的自治省。當地的居民多為魯清尼亞人。在前此的時候，他們曾備受匈牙利的虐待；他們乃是個文化落後的民族，就中文盲的成份很高。他們的總數計有四六二，〇〇〇人，占當地居民的大多數。至於魯清尼亞之所以盡歸捷克斯洛伐基的原故則完全是由於國防上的關係。領得了魯清尼亞之後，捷克斯洛伐基便可以享有下述的兩個優點：

一，得以喀爾巴干山脈 Carpathian Mountains 爲她的天然國界；二，得直接到達羅馬尼亞。這樣一來，捷克斯洛伐基的居民便含有左列的各種族：一，捷克人，二，斯洛伐基人——以上兩種人同隸斯拉夫族，同點頗多，三，德意志人，四，馬札兒人，五，魯清尼亞人，六，猶太人，七，波蘭人。

在捷克斯洛伐基共和國當中，爲數最多的異族人便要算是德國人。他們的總數計達三，一二四，〇〇〇人；而他們所居留的區域則爲保希米亞，摩拉維亞，和西利西亞三省。在某幾個地點當中，他們竟構成了當地居民的大多數。在從前的時候，他們本來是占有當地的主人翁的地位的，所以到了現在，他們便覺得很難爲情，而對於這個新的環境，也就覺得沒法適應。

捷克斯洛伐基共和國的「少數民族」全都受有國際條約的特殊保護。這個條約便是那在一九一九年九月十日由各協約國——主要的協約國，和她們的襄戰國都在內——和捷克斯洛伐基簽訂的聖澤門條約。這個條約的內容和波蘭的保障少數民族條約大同小異；牠對於各「少數民族」的生命，自由，和宗教信仰以及其他的種種權利，均有充份的保護。

在最初的幾年當中，德政府時常向捷克斯洛伐基提出抗議，說她摧殘當地德僑的權利。以後有兩個德僑進爲斯偉拉 *Sveila* 內閣的閣員，而她們雙方的關係才能得有長足的進步。在一九二七年，捷克斯洛伐基的教育總長向她的國家預算委員會報告道：現在平均每三三，六二八的捷克人享有學校一所；每三二，二〇〇的德意志人享有學校一所。

此外，在政治方面，捷克斯洛伐基的各民族也已漸漸能够泯除種族上的偏見而互相團結了。觀乎下述二事，而這種趨勢便很明顯：一，在一九二〇年，馬沙里克總統并未能有德僑的擁護；但是到了一九二七年，他却能得有德僑代表的四分之三人的投票。二，在一九二八年三月，捷克的，和德意志的社會民主黨會合開大會，討論此後所應共同採取的步驟。

在一九二七年，斯洛伐克的居民會大舉爲自治之請求，有時且出以暴動。他們的這種請求的法律上的根據便是皮斯保協約。這個協約乃是由馬沙里克總統於一九一八年和那些留寓斯洛伐基的美僑在皮斯堡（德蘭斯斐尼亞）簽訂的。牠的內容略說：在捷克斯洛伐基共和國正式成立之後，這個新共和國的政府便應該特許斯洛伐基爲自治邦。他們此時所要請求的便是實行這種辦法。以後捷克斯洛伐基政府答應了他們的下述的兩個條件，而他們的這種運動

便算是暫告結束：一，任命兩個斯洛伐基人為關員；二，解決其他宗教上的糾紛。

至於魯清尼亞的自治問題，也是直至現在，而仍未曾解決的。按照條約上的規定，魯清尼亞雖然算是劃歸了捷克斯洛伐基；但是捷克斯洛伐基却應該容許牠自建自由邦。以後捷克斯洛伐基以為當地的文盲太多，不堪自治，因之便將這種條件，展期履行。對於她的這種主張，當地的魯清尼亞人當然是深為不滿的了。

捷克斯洛伐基的天然富源很為豐裕。單就食品一項而論，她幾乎可以完全自給。此外，她更占有：一，前奧匈帝國的糖蘿蔔產區的百份之百；二，釀酒廠的百份之六〇；三，酒精蒸發廠的百份之五〇；四，鐵產區的三份之二；五，紡織工業的五份之四。這些工業，再加上布希米亞的玻璃業，和磁器業便是捷克斯洛伐基的主要工業。有了這些一切，牠便成為中歐一帶的最關重要的工業中心。大體說來，前奧匈帝國的工業的百份之八〇都讓她給占去了。這些工業本來是足供五二，〇〇〇，〇〇〇人之用的；但是她現在的人口却只有一四，〇〇〇，〇〇〇人，因此，她便要將那些剩餘的貨物運向外國推銷。在這方面，她現在業已得有很好的結果。她的主要的僱主計為德國，英國，和匈牙利（次序以購入多少為準）

四國；而她的進口貨則多來自德國、奧國，和波蘭。

捷克斯洛伐基的政黨的分野以種族的異同爲準；而在同一的種族當中，則又以政治見解，和宗教信仰之異同爲準，因此，小黨林立，數目非常繁多。就中較爲重要的計有下列各政黨：一，農民共和黨 *Agrarian Republican Party*——代表一般小地主和佃農的經濟利益；二，國民加特力黨 *People's Catholic Party*——以保存教會的勢力爲目的；從她的定名，自可推知牠的態度的守舊；三，社會民主黨；四，社會主義國民黨——較之社會民主黨，略爲緩進；五，民主國民黨 *National Democratic Party*——牠乃是最帶有國家主義色彩的政黨。此外，當地的德僑尚有下列的政黨：一，農民黨 *Agrarian Party*——兼代表匈牙利的農民的利益；二，基督教社會主義黨 *Christian Socialist Party*——或稱僧侶黨 *Clerical Party*；三，社會民主黨；四，社會主義勞動黨 *Socialist Labour Party*——代表德國的工人階級的利益；五，國民黨 *Nationalist Party*——代表德國的國家主義派的上層階級的利益。當地的斯洛伐基人尚有一個斯洛伐基國民加特力黨——代表斯洛伐基人民的利益；日以促進斯洛伐基省的自治爲務。當地的匈牙利人尚有一個基督教社會主義黨——爲加特力教派，代表匈牙利

人的利益。除了這些一切之外，捷克斯洛伐基的下議院當中還存有其他的意見紛歧，時持異議的小政黨，此處恕不一一介紹了；當地的共產黨占有各種議會的大多數——只有捷克斯洛伐基農民黨的勢力比牠大——牠的黨員含有各民族的份子；但是在議會當中，他們却未能通力合作。最後，我們所要提及的是：一，現任的捷克斯洛伐基國務總理斯瓦拉隸於捷克斯洛伐基農民黨；二，現任的外交總長邊尼斯隸於捷克斯洛伐基社會主義國民黨。

捷克斯洛伐基業已作有一種大規模的土地改良法——這乃是這個新共和國的新政績之一。這個土地改良法乃是一九一九年四月十六日頒布的。經此之後，她又頒布了好些關於土地的單行法。這些土地法的內容略如下述：一，大地產收歸國有；二，無論何人均不得擁有五萬萬方米突的地產；三，地產被沒收者由政府酌予補償；四，以賤值將所收得的地產賣給一般佃農們。這些土地改良法不只是在社會方面和經濟方面含有重大的意義；而在政治方面也含有重大的意義。在前此的時候，布希米亞的土地總面積的四分之一為當地地主的百分之二人所把持；而摩拉維亞的土地總面積的三分之一則為當地地主的百分之一人所把持。此外，這些大地主們又多為日耳曼人。在通過上述的土地各法的議會當中，只有捷克人，和斯洛伐基

人的代表；至於日耳曼人、和馬札兒人則極力地反對這些土地法的施行。

「政府和教會的相互關係應該怎樣」這個問題也是捷克斯洛伐基的重要問題之一。在表面上，捷克人，和斯洛伐基人的大多數都是信奉加特力教的；但是在事實上，則這個新共和國的宗教導師們——上自約翰·虎士 John Hus，下至馬沙里亞總統——却是對於羅馬教廷的學說和行爲，很爲不滿的。在哈布斯堡皇朝尚未覆沒以前，奧匈帝國政府往往利用加特力教會爲她的精神上的警察，因此，自從捷克斯洛伐基在一九一八年得到獨立以後，加特力教會便深爲一般民衆所厭棄。

經過一九一八年加特力教會開除了大批的信徒以後，捷克斯洛伐基的全體民衆的四份之三仍舊遵奉羅馬教廷的教規。其餘的四份之一人則改隸新教徒的各小支派。按實數說來，羅馬教派的信徒計達一〇,〇〇〇,〇〇〇人；而在這一〇,〇〇〇,〇〇〇人當中，則一般純由註冊的手續而得有教徒身份的教徒——這般人是否真心信奉羅馬教，尙未可知，西人通稱之爲 *Matriular Catholics*——約占四份之一。在捷克斯洛伐基的各選區當中，各加特力派的政黨們所取得的票數總額只爲各該地票數總額的四份之一。這種現象是很可注意的。在最

初的幾年當中，捷克斯洛伐基的政權完全是操縱在一般社會主義者和國家主義者之手的。他們就趁了這個機會將各教育機關從各教會的勢力救取出來，而讓她們完全獨立。自此之後，各都會的學校差不多都脫離了當地教會的羈絆了。這種措置引起了不少的各教派的紛爭。在奧匈帝國時代，一切的學校都是在教會的監督之下，而極力推行「匈牙利化」的政策。自從這個帝國覆亡之後，捷克斯洛伐基政府便爲了達到下列的兩個目的起見，而在斯洛伐基設立了很多的新學校：一，救濟當地的文盲，二，停止「匈牙利化」政策的進行。對於她的這種辦法，當地的牧師們深爲不滿。

除了學校問題之外，捷克斯洛伐基政府和羅馬教廷當中尚存有下列的主要爭議：一，加特力教區的劃定問題——歐戰後中歐各國的疆界有變動，所以才有這個問題的發生；二，高級傳教師的委任問題；三，教產問題——捷發斯洛伐基的土地法實施之後，才有這個問題的發生。

七月六日乃是虎士爲新教徒殉難的那一天。到了一九二四年，捷克斯洛伐基政府把這天定爲她的假期，羅馬教廷因而提出反對。經過交涉無效之後，羅馬教廷竟將牠那駐布拉格的

教使召回，而雙方的關係也就因而中斷。在這種爭執當中，捷克斯洛伐基的民衆們共分爲兩大派，旗鼓各張，兩不相讓，結果：在一九二五年的總選舉當中，教會派便大占勢力；而社會主義派則大受挫折。當時捷克斯洛伐基的經濟情形業已大有進步。這也許是造成這種現象的一因。

經此勝利之後，加特力教派竟能在那重新改組的內閣當中，取得民衆訓導部部長一職。他們以爲：自此之後，他們便可以利用這種優勢，而將他們從前在各學校裏面的勢力重新恢復起來了；不料斯瓦拉總理乃是個知機善變的政治家，他竟因此而託故去國，將他所遺留下來的政權委交一般農民黨黨員，藉以抵禦他們的進攻，因此，他們的預期也就未能達到。在斯瓦拉去國的期間當中，捷克斯洛伐基的內閣暫由中立派的專家們支撐下去。

在一九二六年的五月和六月之間，捷克斯洛伐基議會裏的農民黨想要增加穀物和麵粉的入口稅稅率，而加特力教派的議員們則想要增加傳教師們的薪金，因此，他們便勾結起來，而和議會中的社會主義派作對。結果：他們這兩派的議員們都一致擁護這些政策；而左派各政黨的議員們便都一致反對這些政策。在這回的鬥爭當中，他們棄去了種族上的關係，而占

在橫斷的階級利益上面互相結合。這實在不能不算是捷克斯洛伐基共和國的歷史當中的一種奇績。到了這個時候，他們的各民族的同盟早已完全絕跡了。

在一九二六年十月，斯瓦拉重組新內閣。在他的內閣當中，日耳曼人竟占了兩個閣員的職位。到了一九二七年的春季，他的內閣更容攬了兩個斯洛伐基人進任閣員。經此之後，斯洛伐基的自治運動便暫告中止。關於這些一切，捷克斯洛伐基政府和斯洛伐基早已成立了一種諒解。以後經過多度的交涉之後，她和羅馬教廷的爭議也跟着逐漸平息了。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羅馬教廷重新派遣教使進駐布拉格；而同時雙方還定有一種「臨時辦法」[*Modus vivendi*]。到了一九二八年正月，雙方的換文便把這種「臨時辦法」的草約地諸實行。這種「臨時辦法」雖然不能算是她們雙方的正式契約；但是牠却很能本乎雙方互讓的精神，將彼此間的主要爭議給完全解決。除了教區問題，和傳教師的委任問題以外，牠還對於其他的一些小問題，作有最後的解決。

戰後的羅馬尼亞

經過歐戰和巴黎和會之後，羅馬尼亞的領土竟增長了兩倍有餘——她的領土現在增至一四，〇〇〇方哩；人口增至一七，五〇〇，〇〇〇人——而一躍變為一個中大的國家了。在國際的班次上，她緊接着西班牙，和波蘭。她的新領土不只是取自她的敵國——從奧匈帝國，和保加利亞，取得布柯維納 Bukovina，德蘭斯斐尼亞，巴納特 Banat（特默斯發 Temes-ver）的一部份。和多不魯甲 Dobruja的其餘的部份——而同時還取自她的前時的友邦——從俄國，取得比薩拉比亞。經此之後，她竟從一個種族一致宗教信仰一致的國家，而變為一個存有大批的雜牌民族的國家了。

在一九一四年以後，羅馬尼亞當中雖然發生過一種幾致釀成革命的大變動；但是那在戰前的五十餘年當中不斷地握有政權的自由黨却仍舊占得國中各黨的最優勢，而成為她的政府的護持者。經過歐戰以後，她的領土大張，土地關係大變，而選舉的特權也跟着由全體民衆直接行使，她的政黨的組織因而日趨健全，主張日趨明確；但是無論如何，這些新政黨總未能將政權奪到手裏。這種怪現象便是羅馬尼亞在戰後老是發生政治上的擾攘的上好的注釋。

在一九一八年以前，羅馬尼亞只有兩個大政黨：一個是保守黨；一個是自由黨。前者代

表地主階級的利益；而後者則代表經營工商業的資本家，和銀行家的利益。在歐戰爆發的時候，保守黨很顯明地抱着一種親德的態度；而羅馬尼亞的一般的民衆們却和西歐各國深表同情——尤以對於法國爲甚。在這時候，羅馬尼亞的國際主義者臺克·伊翁尼斯鳩 M. Take Ionescu 主張羅馬尼亞和各協約國訂爲一種共存共亡的同盟；但是自由黨的領袖巴拉田牛 Br. Atianu 却不肯採取這樣直截了當的手段；而改取了一種「唯圖實利」的政策。這便是說：對於協約國，和同盟國，他都沒有厚薄；只有那一方面能够給他以實利，則她便倒向那一方面去。以後因爲各協約國所能給予她的戰利品較之德國爲多，所以到了一九一六年八月十七日，羅馬尼亞便和各協約國訂立了一個條約，因而成爲她們的友邦。在一個較比地長的期間當中，自由黨便這樣一步一步地將羅馬尼亞拖向協約國的那方面去了；而協約國這方面又恰好打了勝仗，所以羅馬尼亞的統一運動便因而得有長足的進展了。

羅馬尼亞的自由黨的政見差不多完全是採自十九世紀的自由主義的，所以在羅馬尼亞的獨立運動業已完成，普選制度業已成立，和大地主階級的優勢業被打倒以後，而牠的計畫便幾乎完全用盡了。以後保守黨的黨員便差不多讓自由黨吸去，而她的生命也就嗚呼哀哉，離

去了羅馬尼亞的政治舞臺而長逝。經此之後，自由黨隨即成爲一個極力保持「現狀」的政黨；而牠所代表的也就不外乎有錢階級——工商業的資本家，和銀行家——的利益。因此，牠便作有下述的主張：一，直接稅優於間接稅；二，徵收高度的關稅，藉以保護國內的工業；至於牠所採取的政策則又爲經濟的國家主義的政策。對於牠的這種政策，牠的反對黨很爲不滿。他們說：在這種政策的實施之下，唯一的享受實利者只有牠所代表的有錢階級；而同時爲了她的仇視外資的原故，羅馬尼亞還失去了許多的外助——在經濟的建設期間當中，這種外助是絕對地需要的。對於土地的改良，自由黨雖然也曾作有相當的努力；但是牠的反對黨却以爲：牠的成績還不甚好；經此之後，羅馬尼亞的佃農并未能收有什麼實惠；而農業也未能得有什麼長足的進展。在大體上說，羅馬尼亞乃是個農業國，所以自由黨的農業政策也就不能算是澈底。

在歐戰告終的期間當中，羅馬尼亞的政黨局勢便漸漸地發生變化。她的保守黨是主張親德的。自從德國戰敗之後，牠的威風便因而大殺；過了沒有多少的時候，而牠的生命便算是完全終了。促牠死亡的主因計有下述的兩個：一，土地改良法的實施；二，普選制的確立。

但是在另一方面，德蘭斯斐尼亞的吞併却引起了德蘭斯斐尼亞國民黨 [National Transylvanian Party]——首領爲維達·華伐德 M. Vida Voivod 和朱利·梅牛 M. Juliu Maniu——的來歸；土地改良法的實施，和普選制的確立却引起了農民黨 [Farmacist]——牠所主張的爲農民的德模克拉西主義；而領袖則爲米哈拉克 M. Mihalake 和魯甫 M. Lupu——的出現。後一個政黨的中堅份子爲那新近取得的比薩拉比亞的農民。

除了土地改良法的實施，和普選制的確立以外，促成農民黨的產生的原因還有一個。這便是德蘭斯斐尼亞一帶的羅馬尼亞人在政治上的和行政上的自由主義化。這個農民黨備有牠自身的很易認識的改良政策。就中最關重要的計有下列各端：一，對於農民合作社的興辦，國家銀行應盡全力扶植，俾易發展；二，對於外資的吸取，態度較之自由黨爲更進步；三，反對行政上的過爲集中——主張地方自治政府的增設；四，農村警察應即改良；五，對於國內「少數民族」的待遇，主張較爲公允。

在戰後的頭幾年當中，羅馬尼亞的政府曾經迭次改變，因而成績毫無，無可紀述。一直到了一九二七年七月，羅馬尼亞舉行總選舉；結果：自由黨大占勝利，重掌政權；而其他的

各政黨便頓形減色。在一九二六年三月，羅馬尼亞政府曾頒佈過她的新選舉法。這個新選舉法頗頗帶有幾分法西斯蒂的色彩；牠具有下列的作用：一，占得票數總額的百分之四十的政黨方可取得議會中的大多數席；二，占得票數總額的百分之二以上的政黨方可取得議會中的議席。經過這個新法的實行之後，羅馬尼亞的具有左右政治能力的政黨便只賸有自由黨，和農民黨了。自由黨的領袖爲溫第拉，巴拉田牛 *M. Vintila Bratianu*——他的兄長伊翁，巴拉田牛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去世，這個地位便由他繼承——而農民黨（在一九二五年，農民黨將整個的德蘭斯斐尼亞國民黨吞併）的領袖則爲德蘭斯斐尼亞人朱利·梅牛。農民黨的黨員人數本來很多；但是牠却爲何不能夠奪得政權呢？推其原因，約爲下列二者：一，在政治上，羅馬尼亞的國王占有相當的勢力；二，在總選舉上，現在的政府黨具有一種很有把握的操縱能力。對於羅馬尼亞憲法第八十八條的法文（註一），前任國王斐迪南 Ferdinand曾作有一種擴張解釋，因而任免國務員的實權，又復操在他的手上。在他的治期當中，他曾經置議會意見於不顧，而勸令一個國務總理辭職。藉着這種國王先決權的自由使用，羅馬尼亞的政府曾經屢被解散。這種行爲因此也就具有習慣法的効力；藉着這種習慣法爲護符，而在

總選舉方面，政府黨也就總是能够取得永久的勝利了。這實在是羅馬尼亞在政治上的不祕的原則；但是牠也有過下述的兩個例外，對於戰前的羅馬尼亞各政黨，和自由黨，牠不適用。

【註一】譯者按：該條法文載有「國王任免國務大臣，批准及發布法律……」之規定。

爲了她的美麗的王后馬利 Queen Marie 的活動，和王太子開羅 Carol 的戀愛事件的發生，羅馬尼亞在歐戰後曾經備受各方的注意。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開羅王太子爲了拒絕和他的愛人——紅髮女郎盧匹斯鳩 Lujpescu——離異的原故而放棄了他的王位繼承權，改在巴黎居住。到了一九二六年一月六日，羅馬尼亞的議會爲解決王位的糾紛起見，便通過了一道內容略如下述的議決案：一，改立開羅王太子之子米加爾王子 Prince Michael（時方五歲）爲王太子；二，遇有王太子尙未長成便須登極的事情發生的時候，應由某幾個指定的大臣合組攝政理事會，代爲行使政權。

羅馬尼亞國王斐遜南一向是和自由黨互爲固結的，因此，王太子的更易案便引起了不少的政治上的糾紛。對於農民黨的當權，斐遜南往往覺得非常厭惡。爲了這個原故，農民黨便只得改用開羅王太子爲護符，以資救護。

自從開羅王太子放棄王位繼承權之後，農民黨的地位便大形墜落；而在某個期間當中，牠的態度也就頓形灰色化。在這時候，新王太子的年事尚幼；而那些攝政大臣又都是經由自由黨的議會一手選舉出來的。這種措置深為農民黨所不喜，這是一定的了；但是在另一方面，則爲了開羅王太子的行操太過浪漫的原故，牠又不便太過偏袒他，因此，牠便更覺左右維難了。自從開羅王太子放棄了王位繼承權之後，他在軍隊當中，和民衆當中的前時的資望業已逐漸消失；而在他提出了「以和他的前妻——前希臘海倫公主 Princess Helen——離異，爲恢復王太子位的條件」以後，則他的聲名更覺一落千丈了。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十日，羅馬尼亞的國王斐遜南致函國務總理亞勞拉斯鳩 Avraamides：對於議會所議決的王太子的更易辦法，他決意予以維持；而到了一九二七年四月四日，農民黨也自知絕望，而作有「對於王太子的更易事件，不再提出異議」的議決案。

在一九二七年七月，斐遜南駕崩，攝政理事會「註」隨即代表新國王，爲一切政權的行使。過了幾個月以後，那個創立這個理事會的政治家——伊翁·巴拉田牛——也溘然長逝；對於王太子位的處置辦法，這個政治家自始至終都是抱着他的原定主張，而不肯略爲讓步的。

自他死了之後，他的繼承者——他的弟弟溫弗拉·巴拉田牛——也抱有同樣的態度。對於國王先決權，斐遜是往往濫予行使的。對於這種辦法，羅馬尼亞的議會是不是還肯聽從新國王繼續沿用呢？對於各反對黨的權利，伊翁·巴拉田牛是拚命地予以無視的，對於他的這種態度，他的繼承者會不會略予改變呢？羅馬尼亞的政治前程便要視乎這二者的答案爲準了。自從自由黨喪失了他的偉大的領袖以後，牠似乎頗有改採一種調協政策的必要。在最近的期間當中，羅馬尼亞的外交總長業由非自由黨黨員尼古拉·地條拉斯鳩 M. Nicholas Titulescu——他的外交綱領有二：一是助長羅馬尼亞的威風；一是增進羅馬尼亞的國際地位——充任，這便是自由黨傾向調協政策的一個明證。

【註一】這個攝政理事會的法律根據爲那在一九二六年一月四日通過的「王太子更寫案」。牠所包含的

大臣如左：尼古拉王子 Prince Nicholas、米侖·加里斯特博士 Dr. Miron Cristea、不加勒斯

多的大主教 Metropolitan of Bucharest、羅馬尼亞的大主教 Primate of Roumania、喬治·

卜茲杜樓（翻案高級法院院長 Presidents of the High Court of Cassation）。

羅馬尼亞乃是個富源充裕和比較落後的農業國。只是在最近的期間當中，她才稍爲致力

於煤油的開發。在經濟，和政治這兩方，她的統治階級都是一些帶有政治色彩的商人——他們的傳統的職業是銀行業。在歐戰剛剛告終的頭幾年當中，羅馬尼亞曾經一度發生過紙幣充斥的惡現象；到了一九二六年五月，而她的國幣的跌價便達到極端了——她的國幣（「盧」Leu）在額面上和法郎同值；但是到了這個時候，牠和「金元」在價格上的比例竟降為二七〇與一之比了。以後，她的外國貿易便略有起色，而她的國幣的行市也就跟着略為增漲。經過經濟的擴張，和稅收制度的種種改良之後，到了一九二六年的時候，她在外國貿易方面業已取得出超的優勢；而到了一九二三年以後，則她的國家預算也已得着均衡了。

在一九二八這一年當中，羅馬尼亞政府曾經作有下列的兩個企圖：一，穩定國幣的行市；二，舉借外債。在表面上看來，她的這種計畫似已收有相當的成效，假如這些計畫真的能夠收有成效，則自由黨的威勢當更因而大長。

「少數民族」問題

在羅馬尼亞當中，馬札兒人約占一，七〇〇，〇〇〇人之數。他們多在德蘭斯斐尼亞一

帶居住。他們的總數約占羅馬尼亞的人口總數的百分之九·七；和德蘭斯斐尼亞的人口總數的百分之二五。此外，羅馬尼亞還擁有左列的「少數民族」：

種 別 人	數	所占人口總數的百分率
日耳曼人	一,一〇〇,〇〇〇	六一
烏克蘭人	八〇〇,〇〇〇	五
保加利亞人	二五〇,〇〇〇	一·五
猶太人	一〇〇〇,〇〇〇(弱)	

歸攏起來，在那一七,五〇〇,〇〇〇的羅馬尼亞的人口總數當中，這些「少數民族」竟占有一一,〇〇〇,〇〇〇人之數——換句話說：他們占有她的人口總數的八份之五。這樣地，她所擁有的「少數民族」的成份便較之波蘭還多。

在羅馬尼亞當中，「少數民族」問題具有一種很嚴重的性質。這些「少數民族」的散處歐美各處的教友們對於他們所實受的待遇，非常注意，所以在這方面，羅馬尼亞使時常遭受

外界的非議。按照那在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九日所簽定的條約，他們本來是受有國際的保護的。在最初的時候，羅馬尼亞的政府領袖們本來很不願意簽認這個條約；但是以後爲了博得各協約國之同意於她的新領土的吞併起見，他們又不得不俯首順從，而終於將這個條約正式承認。這個條約的條文除了和波蘭所簽訂的「少數民族」條約大致相同以外，還有如下的規定：「對於一切的并無其他國籍的猶太人，羅馬尼亞政府應一律認爲事實上的羅馬尼亞的公民；而不再拘泥於其他的形式上的入籍手續」。這種規定完全是用以禁止她對於一般猶太人的非人道的待遇的。但是無論如何，排斥猶太人的心情却仍舊是在羅馬尼亞的民衆當中存在着；而猶太人的處境的改進仍舊是蹉跎着；而同時這些猶太人們還不住地因受虐待，而提出抗議。因此，羅馬尼亞并未能因上述的條約的簽訂，而增進她的國際地位——實際地說，反因此而降低了她的國際地位了。

經過俄羅斯的大革命，和歐戰以後，羅馬尼亞曾經公布了好些土地改良法，因而引起了她的經濟狀況，和社會狀況的大變動。在一九二〇和一九二一年之間，她又繼續地頒布了一些關於土地的單行法。經此之後，羅馬尼亞便很急遽地變爲一個全由小地主構成的國家了。

——現在殘留下來的大地產只占有她的領土總面積的百份之一五至二〇之數。同時，她又確立了一種普選的制度。這麼一來，那些新興的小地主階級便頓然取得政權；而那大地主階級——在歐戰前，構成保守黨的中堅份子——便頓然失勢了。

在德蘭斯斐尼亞一帶，匈牙利人擁有當地的總面積的百份之七九的土地——總數約爲二〇〇公畝。因此，在土地改良法的實施之下，他們便蒙有重大的損失。這樣地，經過特喇農條約的簽訂，而這些地主們便劃入了羅馬尼亞的治區之內；經過土地改良法的頒用，而這些地主們的地產又復爲羅馬尼亞所沒收。爲了這種爭端的存在的原因，匈牙利，和羅馬尼亞的交惡便一直延長至五年之久。在從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八年六月這個期間當中，她們兩造的爭議還打算由國際聯盟理事會判決；但是一過了這個期間，而國際聯盟理事會便發歸她們直接解決了。這些爭議的焦點是：對於一般地產業被沒收的匈牙利人，羅馬尼亞應該予以多少的補償？按照一九二八年夏季的形勢看來，她們的這些爭議似乎也很不容易得有圓滿的解決。

小協約國

從那老大的奧匈帝國當中，捷克斯洛伐基，羅馬尼亞，和巨哥斯拉夫都已得有相當的領土；而在事實上，則捷克斯洛伐基實爲奧匈帝國的舊領各省所構成。因此，她們便都擁有下列的兩種願望：一，保持和約所規定下來的現狀；二，阻止那可恨的哈布斯堡王家的復辟。以後爲了達到互保所得，和互相依輔的目的起見，她們便訂立了一種同盟，因此，她們才被稱爲小協約國 *Little Entente*。她們這三國一共擁有四二，〇〇〇，〇〇〇的人民。經過她們的獨立之後，那奧匈帝國在前時所領有的五一，〇〇〇，〇〇〇人又復一度依照種族上的差異，而形成中歐一帶的國際關係了。

她們這三國的同盟的主持者乃是捷克斯洛伐基的外交總長邊尼斯。經過他的發起之後，她們便訂立了如左的條約：

訂 約 國 的 名 稱	訂 約 日 期
捷克斯洛伐基，巨哥斯拉夫	一九二〇年八月十四日

捷克斯洛伐基，羅馬尼亞	一九二一年四月二十三日
巨哥斯拉夫、羅馬尼亞	一九二一年六月七日

右列的第一個協約的宣言書說：這個條約的目的爲特喇農條約的維護；至於牠的正文則作有下列的規定：一，遇有兩國中的一國橫遭匈牙利的無端侵犯的時候，其他一國應卽出兵援助；至於出兵的詳細辦法則留待日後的規定（這種辦法事實上已在一九二一年八月一日簽定）；二，遇有兩國中的一國和其他第三國訂立同盟的時候，她應在事前通知其他一國。上列的第二個條約除了作有同樣的規定之外，又復加入了下列的規定：對於匈牙利，訂約的兩國應採取一致的外交政策；而上列的第三個條約則更進一步地規定：對於匈牙利，和保加利亞，訂約的兩國均應採用一致的外交政策。這些條約均曾在國際聯盟註冊。

在一九二一年三月，哈布斯堡的王族卡爾謀在匈牙利復辟，捷克斯洛伐基，和羅馬尼亞便向匈牙利政府提出嚴重的反對。經此之後，捷克斯洛伐基，羅馬尼亞條約，和巨哥斯拉夫、羅馬尼亞條約便分別在一九二一年的四月，和六月作速簽訂，這便是匈牙利的復辟事變

對於小協約國所產生出來的具體結果。在一九二一年的十月，小協約國便一面下令動員，作進攻匈牙利的準備；一面向匈牙利政府提出嚴重的抗議。在這個抗議當中，她們要求卡爾立即退位，和移居平安的地帶。到了這步田地，匈牙利政府使只得向各協約國乞援了；結果：各協約國的大使會議便決定了下列的兩項辦法：一，用很客氣的詞調，勸令小協約國停止動員；二，勸令匈牙利政府取消卡爾和哈布斯堡王家的特殊地位。這樣地，各小協約國便取得她們第一次的物質上的勝利了。

經過歐戰之後，奧地利共和國業已孱弱不堪，因此，各小協約國便都不會把她視為仇敵。在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十六日，捷克斯洛伐基和她簽定了一個政治的協約。這個協約的基本原則為一切和約的切實施行。

這個協約的正文作有下列的規定：一，遇有兩國中的一國蒙受第三國的侵犯的時候，其他一國應守中立；而同時在外交上，仍須互相幫助；二，在兩國中的任一國的領土內，均不得容有排斥他方的運動；三，遇有復辟的事變發生，訂約的兩國應即合力彈壓。到了一九二六年三月，她們這兩國又簽訂了一個內容略如下述的條約：彼此間的爭議均須交付仲裁。在

一九二八年的夏季，巨哥斯拉夫的外交總長馬陵科維芝 *Marinkovich* 竟勸令奧地利加入小協約國同盟；但是爲了這個同盟含有排斥匈牙利的性質的原故，奧地利却拒絕了予以首肯。

在一九二二年九月，國際聯盟容許匈牙利加入爲會員國。經此之後，中歐的緊張的空氣便略爲進步。到了一九二三年七月，各小協約國竟在她們的定期會議當中，將國際聯盟所擬定的匈牙利的改建計畫給正式批准了。這乃是她們改用協調的外交政策的第一步。

在最近的五年當中，各小協約國業已日和西歐列強趨於親近；而深受她們的影響。法國很早便和各小協約國分別締訂同盟，我在上文已經說過了；至於意國，則爲了保持她在巴爾幹的領導地位起見，不久也和她們簽訂了一種「誠摯協商」的協約。但是在另一方面，到了一九二七年，意國又和匈牙利締訂了一種仲裁和友好的協約。她的這種舉動引起了下面的兩種結果：一，經過多年的孤立之後，匈牙利竟能在列強當中，取得一個同盟國，因而頗爲欣幸；二，各小協約國目擊這種變動，很有戒心，因而更爲固結。以後奧匈兩國之間，又復發現有一批私運的軍火——這些軍火的封面書有「機器的零件」的字樣，詳情上文已略爲述及——各小協約國便借了這個機會，對於匈牙利向國際聯盟提出控告。在這個事件發生之前，

羅德米爾爵士曾作有修改特喇農條約的宣傳；而在這個事件發生之後，莫索里尼又復發表了同樣的言論，因此，各小協約國便又頓生疑心，而不暇盱食了。

自從捷克斯洛伐基和波蘭的邊界爭議業已妥爲解決之後，波蘭雖未曾正式加入小協約國的同盟；但是她却很能和她們合作。

那個前時的奧匈帝國的特色便是將中歐一帶打成一片；而將當地的一切稅關縛束完全解除。自從她覆亡之後，她的繼承國便分別在各該國的邊疆上建起了無數的重征厚斂的稅關，以防利權的外溢。以後她們爲了打消這種障礙起見，雖會前後召集過會議多次，以期得有圓滿的解決辦法；但是結果總是進展毫無，截至現在，不獨是在她們和其他的國家當中，自由貿易的互惠規定瀕於絕望；即在她們的自身當中，也未曾作有這樣的規定。經過四個整年的長期間的交涉之後，捷克斯洛伐基竟於一九二七年和匈牙利簽訂了一個通商協約。這個協約的簽訂乃是她們兩個漸次恢復正常的關係的表現；而不是傾向自由貿易的表現。

但是無論如何，我們總得承認：各小協約國乃是中歐當中最能促進穩定的國際局勢的重要份子。匈牙利的條約運動雖然是往往會引起了她們的互結聯盟，準備作戰；但是假如她們

能够本乎互相容忍的精神，而改採了一種穩健的政策，則不獨中歐的和平得以維持，而全歐的和平也都會因而易於維持了。

本章的參考書

- Buchan, John, ed. *Yugoslavia*. Boston, Houghton, 1923.
Clark, C. U. *Greater Roumania*. New York, Dodd, 1922.
Gapek, Thomas, Jr. *Origins of the Czech-Slovak State*. New York, Revell, 1925.
Graham M. W. *New Governments of Central Europe*. New York, Holt, 1924.
Jaszi Oscar.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in Hungary*. London, King, 1924.
Jorgae, Nicholas, *History of Rumania; land, people, civilization*; tr. by

Joseph McCabe. New York, Dodd, 1926.

Mair, I. P. The Protection of Minorities. London, Christopher, 1928.

Masaryk, T. G. Making of A State. London, Allen & Unwin, 1927.

Szasz, Zsombi de. The Minorities in Roumanian Transylvania. London,

Richards Press, 1927.

第十七章 法西斯蒂的宰治

意大利王國有一點和德意志帝國相同。這便是：她們的生命都比較地開始得遲。到了一八七一年——德意志統一完成的那年——她的統一工作才算是完全成功。自此之後，直至歐戰爆發，除了一九一一年她和土耳其的戰役之外，她都度着一種太平的生活。在這時候，她雖然是德，與二國的同盟國；但是以後因為一九一五年的倫敦密約成立，各協約國能以較為切實的利益，以及新的土地相許，她竟走向各協約國那方面去了。到了休戰告成的時候，她已陷入元氣大傷勢將瓦解之境；而政府的行政又復腐化不堪，呈露出一種無神無氣的景象；以後更爲了下列的事變的紛至沓來，而在經濟方面，也發生了人心的大浮動了：一，紙幣充斥；二，軍隊的遣散；三，向外移民工作和外僑來遊的中止；四，外國銷場的消失。經此之後，革命的高潮便泛濫到全國，而那些激烈派的社會主義者的勢力乃因而大張。在一九二一

年，他們曾經幾度使用武力，將工廠從廠主的手裏奪將過來；以後他們更勸令各地的廠主自動地將工廠管理權的一部份移歸工人們。到了這步田地，意大利的蘇維埃政府便似乎隨時均可成立了。

但是過了沒有多久的時候，他們的運動便發生阻隔，而幾至壽終正寢了。他們的敵人乃是邊尼濤·莫索里尼 Benito Mussolini。那時莫索里尼還未到四十五歲。他曾經一度是個矯強而激烈的社會主義者。在一九二一年，他從瑞士歸國的時候，他還當過意國的社會主義機關報 Avanti 的主筆。在最初的時候，他極力地宣傳：這次的歐戰乃是資本主義的勾當；但是到了以後，他竟變了態度，而擁護歐戰了。在歐戰開始的時候，只有意大利一國的社會主義黨加以反對，他的這種行爲，當然不能爲她所容，他的黨籍便因而橫被塗銷。以後他自己又辦了一份報紙——取名爲 Popolo d'Italia——極力爲歐戰宣傳。他具有一種特殊的號召能力，因此，他便自負不凡地認爲：他自己乃是負有世界上的歷史使命的。在歐戰將要告終的時候，他組織了一個由青年份子構成的愛國團體——世人通稱爲黑衫團 Black Shirts。到了一九二一年十一月，這個團體在羅馬開會，牠便改稱爲法西斯蒂黨 Fascist Party。牠在這個會

議當中，探有羅馬式的敬禮，和古羅馬官吏所負荷的斧子。在當初的時候，世人多不甚對她注意；但是以後他們便不得不對牠另眼相看了。

到了一九一九年，意大利的經濟情形益形墮落；布爾塞維克的勢力陡然大漲；而她的議會的黨派又復意見紛歧，不能合作。積此三因，她的局勢便陷入一種危險萬分之境。到了這步田地，莫索里尼便和各處的新提嘉主義者 *Sindicalist*（或譯爲工團主義者）所領導的工會聯合起來，一致對於社會主義者大肆攻擊；結果：各處的社會主義派的市長們便都被逼辭職。對於一般拒絕接收他們的要求的人們，黑衫團團員往往灌以大量的蕁麻油，和予以其他的橫暴懲罰——即流血慘劇，也時有耳聞。黑衫團對於政府的攻擊既然這般地激烈；而政府又復應付無方，所以她也就迫得全體辭職。經此之後，法西斯蒂黨便於一九二二年十月開入羅馬，而和那個「任職四年而仍未能組成鞏固的政府的軟弱無能的政治階級」作戰了。到了這步田地，意國的國王便順水推舟地任命莫索里尼爲國務總理。

在莫索里尼剛剛取得政權的初期當中，他尙肯和他的反對黨，委曲周旋；但是以後，他却毅然決然地提出了一個內容略如下述的法律案：那個在總選舉當中能够取得票數總額的百

份之四十的政黨應該占有參議院議席的三份之二。自從這個提案通過之後，他的反對派的議員們便拒絕和他合作，而全體退居阿文丁山 *Aventine Hill* 中。莫索里尼雖曾予以種種的恐嚇，他們也不會略為輕化。因此，在某個期間當中，他便純以法西斯蒂派的議員的擁護，而繼續進行他的政治工作。以後到了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他索性連這個一味奉承他的意旨的議會也不要了。經此之後，他便單純地對意國國王負責；而他所發布的命令也就和一般的法律同其効力。他隨即採行了下列的各辦法，以期造成清一色的法西斯蒂派的政府：一，一切的業經官方承認的報紙主筆均須向法西斯蒂黨註冊；一切的報紙均須服從政府的指導。二，根據那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頒布的國防法，一切的反法西斯蒂派的政黨，和一切的非法西斯蒂派的工會均被封禁。三，一切的秘密結社均被禁止——有一個共濟會 *Mason* 的領袖竟被科以五年的流刑。四，一切的非法西斯蒂的律師均被禁止執行事務。五，一切의著名反法西斯蒂的政治家——如涅地 *Signor Nititi* 等等——均先後被迫出走。六，一切的大學教授均逐漸由法西斯蒂黨黨員充任；七，政府人員也逐漸地由法西斯蒂黨黨員充任；八，前時的政治犯多被判處流刑。經此之後，請求入黨的人數便頓形增加。在這方面，法西斯蒂黨的態度却和共

產黨有點不同。他們對於新黨員很爲歡迎，因此，他們便不分皂白地概予收容。以後因爲黨員的份子太過複雜了，黨政的推動便深感困難。到了這步田地，莫索里尼便只得採用了下列的兩種辦法，藉以挽回頹勢：一，勵行清黨；二，對於一般破壞黨紀的黨員們，嚴加處分。

在這個期間當中，各處的法西斯蒂黨的支部非常地多。他們時常以橫暴的手段，對付他們的反對黨。到了一九二四年六月，米地奧地 Matteotti 的慘殺案發生，而這種趨勢便可以說是達到頂點。米地奧地的被殺原因是：他打算將莫索里尼的內務總長的密謀發表；據說該內務總長也是這個慘案的主犯之一。這個慘案發生之後，全國的輿情，遽形騷動。在平時無事的時候，莫索里尼時常向衆誇耀道：法西斯蒂黨的一切行動都是奉有他的命令的，因此，一般的人們便認爲：對於這個慘案，他在事前也曾與謀。以後他爲了緩和民氣起見，便將一切的和這個案件有關的政府人員掃數免職；但是到了一九二六年三月米地奧地案開審的時候，法西斯蒂黨的總書記却極力地替犯人辯護，因此，他們所實受的處分便非常地輕，簡直和「宣告無罪」沒有什麼分別。

上述的一切便是莫索里尼，和他的信徒們奪取政權的方法。在最初的時候，法西斯蒂黨

的黨員們多半爲下述的份子所構成：一，青年，二，由前線開回的兵士，三，態度崛強的新聞記者，四，農人和工會會員，五，著名的信奉自由主義和國家主義的政治家——這種人的數目比較地少；但是他們却占有黨裏的領導地位。

有些人說：莫索里尼的偉大的人格直可追蹤拿破侖 Bonaparte，而和他後先媲美；有些人說：他的偉大的號召能力，和威震一時的人格實在是含有一種神秘的色彩，因此，他才能够將那份子非常複雜的法西斯蒂黨給領導起來。這兩種論調到底是那個較爲近是呢？我們暫且不來理會她；但是我們至少也可以說：法西斯蒂黨的勝利實在含有一種很爲重大的意義。她實在不只是一個政敵推翻了另一個政敵的事實表現；而是一種普遍的運動。他們這種運動是建築在一種很具魔力的情感和信仰上面的。除了這種情感這種信仰之外，他們還擁有一個和這種情感這種信仰相稱的組織——一個和歐西各國的政治完全異樣的獨標一幟的組織。

法西斯蒂黨

就大體而言：法西斯蒂主義便是國家主義。牠認為：國家乃是國民的總體。牠企圖將意大利置諸一切的國家之上；而日圖其領土之擴張。在一九二二年二月，莫索里尼公開演講道：「地中海是一定會歸還我們的；我們的羅馬一定會恢復從前的地位，而成爲歐西文化的中樞的」。一切反對法西斯蒂主義的人都是反對意大利的人，因爲法西斯蒂主義便是意大利。法西斯蒂主義是反對社會主義的，因爲社會主義無視國家，和重視勞動階級的私人的利得。法西斯蒂主義乃是一種理想——爲國家而犧牲個人的理想【註一】。

【註一】史尼德教授 Professor Herbert W. Schneider 著有法西斯蒂的國家的縮繪 *Making of the*

Fascist State 一書，不久即將由牛津大學出版部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出版。這乃是研究

法西斯蒂主義的最好的一本書。

莫索里尼乃是馬基雅弗利 Machiavellie 的政治學說的信奉者。他相信：政府的第一要務便是圖強。只有在強固的政府之下，人民才有「自由」之可言。假如我們一定要犧牲「自由」才能夠得有強固的政府，則「自由」便應立被犧牲。

法西斯蒂黨乃是在一九二一年正式成立。在某個期間當中，她曾經一度擁有一個黨員

大會；但是自從牠在一九二六年十月採用了那個「反選舉」anti-electionism主義的新黨章以後，這個黨員大會的職權便完全由大法西斯蒂理事會 The Grand Fascist Council 代爲行使了。這個理事會的首長爲莫索里尼。牠由各省的總書記組成，具有最高無上的權力。牠的直接下級機關爲指導委員會。這個委員會由指導委員九人組成；各委員均由大法西斯蒂理事會任命。牠的主席也是莫索里尼；牠的常會定爲每月舉行一次。各省的理事會的組織系統也完全和這一樣。省理事會的下級機關爲地方支部；地方支部的書記由省理事會指派。就整個的黨而言，法西斯蒂黨在意大利政府的地位并不如共產黨在蘇聯政府的地位那樣地高，因爲法西斯蒂黨，和意大利政府都是受治於莫索里尼一身的。現在爲證明我這句話起見，我特向讀者指出下述的一件事實。在一九二七年一月，莫索里尼發表了一個致給各省政府的通電。這個通電說：各省政府爲謀各種法令之切實施行起見，得禁止一切法西斯蒂黨支部的活動。此外，他又規定：一切的黨部職員均不得兼任政府的職務——不領薪金者不在此限。

在一九二六年，法西斯蒂黨又復作有下述的規定：一切新黨員必須在前進隊——法西斯蒂黨的下級組織——畢業之後，方得正式入黨。這個前進隊隊員的年齡定爲由十四歲至十八

歲。在入隊的時候，他須敬謹爲如左之宣誓：「我今後誓當效忠於國王，絕無條件地服從總理——法西斯蒂黨的總理——的一切命令，并竭盡力之所能，和不惜流血地完成法西斯蒂的「革命」。這個前進隊有點像童子軍；他們也有他們的特殊制服，和軍事訓練，負責管理他們的便是法西斯蒂黨的義勇隊的軍官們。

前進隊乃是巴里拉 *Barilla*——法西斯蒂黨的體育和德育的訓練機關——的一個支部。巴里拉乃是個少年人的名字。在一七四五年，他在日內尼舉事，意圖傾覆奧政府，事敗殉難，法西斯蒂黨即以他的名字爲這個組織的名稱。巴里拉本部的會員年齡定爲由八歲至十四歲；過了十四歲的會員便可陞爲前進隊隊員了。這兩個組織的會員人數計達一〇，〇〇〇人；而他們的訓育事項則全由法西斯蒂義勇隊的軍官擔任。這些軍官向他們宣傳：他們的一切都是屬於意大利的。此外，在軍事，和體育的訓詞當中，這些軍官們也不斷地教他們效忠於意大利。有一個作家說：除了斯巴達 *Sparta* 之外，巴里拉便是自世界有史以來在青年教育當中最偉大的一種嘗試【註一】。

【註一】見 *Gentizon, P., 'L'Education Fasciste,' La Temps, July 25 1928.*

此外，還有一個組織是和法西斯蒂黨的本部存有很密切的關係的。這便是法西斯蒂義勇隊。牠乃是那在莫索里尼尚未占取羅馬以前所組織的黑衫團的化身。直至現在，牠還保持着前時的舊觀。牠不是受治於意大利國王；而是受治於莫索里尼的個人的。在最初的時候，牠的工作有二：一，破壞工人的罷工；二，執行鐵路警察的職務；但是到了現在，牠的工作却只限於示威遊行了。在最初的時候，牠時常會和意國國軍衝突，因為從一般人的眼光看來，牠乃是莫索里尼的擁護者；而意國國軍為意大利國王的擁護者；但是到了現在，牠們兩者業已不復衝突，因為法西斯蒂義勇隊業已改編為意國國軍的屬吏；而意國國軍則改由莫索里尼直接統轄了。

法西斯蒂黨的第三個附屬組織便可以算是「新提嘉」syndicate。在歐戰以前，新提嘉主義在意大利很占勢力。按照法國的新提嘉主義的領袖喬治·蘇拉爾 Georges Sorel 的理論，新提嘉主義便已成為一種很簡單的主義。牠主張打倒一切建築在政治的基礎上面的政府，而改建一個建築在經濟的基礎上面的政府。牠重視直接的行動——總同盟罷工——而忽略政治的行動。

在歐戰正酣的期間當中，有一部份的意大利新提嘉主義者很具一種愛國的思想。他們所代表工會非常地多；而他們的共同領袖則爲一個意大利青年愛蒙度 羅素尼 *Edmondo Rossi*。在一九一九年的時候，法西斯蒂黨很想取得工人們的助力；而在另一方面，則上述的新提嘉主義者也很想取得政治上的外援。因此，羅素尼便向法西斯蒂黨提出了一個雙方結爲同盟的建議。對於這個建議，莫索里尼隨即予以接收。經此之後，羅素尼便率領他所領導的新提嘉主義者紛紛加入法西斯蒂的新提嘉大聯合了。意大利的新提嘉主義者雖然放棄了「直接的行動」；但是他們却仍舊主張：將一切的經濟利益——僱主和僱員的利益一體同視——相同的人們組成各色的「新提嘉」。他們雖然尊重私人的財產所有權；但是他們却也不肯無視僱主階級，和僱員階級的共同利益。他們認爲：議會和選票都是不實在的。那些業已信奉法西斯蒂主義的他們以爲：國家是存在着的；牠是駕乎一切的「新提嘉」之上的；但是他們却仍舊主張：牠的政治組織是應該以經濟的利益爲單位；而不應該以地理爲單位的。

自從他和莫索里尼結爲同盟之後，羅素尼便開始將一切的「新提嘉」組成法西斯蒂的「新提嘉」大匯合了。在一九二二年六月，這些「新提嘉」含有四七〇，〇〇〇的會員；但

是到了一九二六年十月，這個數目却增爲二，一二一，二四〇人了。這種急遽的發展對於一般舊工會，和社會主義者很爲不利。

法西斯蒂主義和勞動

在最初的時候，對於新提嘉主義的理想，莫索里尼本來不大注意；但是自從經過一九二四年的罷工頻仍，工人的勢力，和羅素尼的信徒因而大增以後，他却終於被羅素尼所說服了。在一九二六年四月三日，意政府便通過了那很有名的集合的勞動關係之共守法規 *Industrial Discipline of Collective Labour Relations Law*。這個法規，定了下列四項：一，一切的「新提嘉」均應取得政府的承認，接收政府的指導；二，集合的勞動契約應被認爲有效；三，「罷工」和「閉廠」*Lock-outs*均應禁止；四，勞動法院應即成立，藉以解決僱主，和工人間的一切爭議。這兒所謂勞動法院實在就是普通的上訴法院，這種法院本來就是備有勞動分庭的。

現在業已取得法律上的承認的計有六個僱員聯合會，和七個僱主聯合會——就中有一個

是非體力的僱員聯合會。

在上述的兩種聯合會當中，牠們都設有很多的支部。各個聯合會均得訂定集合的勞働契約，將一切的工作條件，妥為規定——對於一般會員，和非會員，這種規定都具有拘束的能力。

最後，他們更將一切的同業的僱主聯合會，和僱員聯合會組成一個「大匯合」，*Corporation*。這種「大匯合」便算是政府的附屬機關。牠具有下列的職務：一，就同業的僱主，和僱員的爭執，一一予以調停；二，增進生產的能力；三，組織勞働僱傭局；四，製定學徒的章程。現在業已正式成立的「大匯合」計有下列七個：冶金業大匯合，工程業大匯合，紡織業大匯合，化學工業大匯合，農業大匯合，商業大匯合，和化學商業大匯合【註一】。

【註一】讀者如欲參讀那在一九二六年四月六日所通過的法律正文，請求之於 *Pennachio, A. The*

Corporative State。

一切業已取得法律上的承認的僱主聯合會，和僱員聯合會均得就各該所屬業的僱主，和僱員們——該僱主，和僱員等是否會員，概非所問——徵收會費；但所徵之費却不得超過納

費人的二日以上的薪金。舉凡具有下列兩種情形的聯合會均不得享有法律上的承認：一，所代表的人數在所屬業的人員的十分之一以下；二，會和國際組織發生過關係——這項規定對於一般會和國際組織發生過關係的工會，和社會主義者很為不利。此外，意政府還有下列的三項規定：一，政府的職官，吏員不得組織「新提嘉」；二，舉凡一切未經政府承認的聯合會仍得在現行法律所容許的範圍之內，繼續為事實上的存在；三，政府另設專部，藉以執行勞働法院的事務。

上述的「新提嘉」的種種稠密的計畫均須受有法西斯蒂黨的嚴格監督。這些「大匯合」和「新提嘉」都是由「大匯合部」Ministry of Corporations直轄的；而這個大匯合部長現在又正由莫索里尼兼任。各「聯合會」的指導委員均須具有下列的三種資格：一，能夠勝任現職，二，品行端正，三，對於國家，有積極的信仰，并證明這三種資格的委實存在，然後才能任職。至於其他的「聯合會」——不論是「國家聯合會」，抑或是「地方聯合會」，通通包括在內——的一切員司，也必須在事前得有「內務部」Ministry of Interior的批准，然後可以委任。這種批准乃是隨時均得撤銷的。

這些「新提嘉」——尤其是「大匯合」——本來是負有「改進工人生活」的使命的；但是以後的事實却告訴我們：牠們在這方面的工作推動得非常地慢，因此，羅素尼便覺得不大滿意，而勸令意政府頒布了一道勞働保障書 *Labour Charter*。這個勞働保障書乃是在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一日由政府正式頒布的，有一般人把牠看作那充滿了擬制性的人權宣言 *Declar. of Rights of Man* 的補充宣言。

這個保障書的內容略如下述：意大利國乃是一個精神上，政治上，和經濟上的總體——在法西斯蒂的政府之下，這個整個的總體一定能夠得有充份的實現。「勞働」是社會的義務，因此，牠應該受有國家的監護。站在國家的利益的觀點上說，私人的動意乃是一種最有力，和最有用處的工具，因此，只有在私人的動意缺乏，和不足的條件之下，只有在國家的政治利益屢難其間的條件之下，國家才會加以干涉。至於工資的釐定，則應採用下列的三種辦法：一，各「新提嘉」的動作；二，各「大匯合」機關的協商；三，勞働法庭的判決；而判決的制定，則又應以左列二者為準：（甲）正常的生活程度；（乙）生產，和純勞働的生產的可能性。工人應享有星期日的安息，以及「照付工資」的假期，並且在某種特定的條件之下，在

解僱的時候，領取津貼。此外，關於下列各事，這個保障書也都作有原則上的規定：一，意外的傷害，二，產婦的津貼，三，失業，和疾病的保險。對於這些規定，巧為規避的事情時時發生，因此，有一班人便覺得深為扼腕。

到了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日，衆議會的改組法成立，而「大匯合」的理想又復更進一步地取得更大的政治力量了。這個改組法的藍本為大法西斯蒂理事會的組織，至於牠所依據的原則，則有下列二者：一，對於一切和法西斯蒂黨為敵的政黨，予以壓迫；二，對於國內的經濟組織，予以承認。按照這個改組法的規定，全個意國便變成了一個單一的選舉單位；而議員人數則由五六〇人，減為四〇〇人。至於候選員的提名權，則由全國「新提嘉」大同盟——現在共有十三個大同盟——單獨行使。爲了行使這種提名權起見，這些大同盟應在羅馬召集會議。這些大同盟所提出的候選員人數應為議員人數的兩倍；而某個大同盟應該提出若干人，則另有表格開列。按照這個表格的規定，在每百名候選員當中，農業新提嘉大同盟得提出十二名。遇有意大利國王特下上諭授給某個團體以這種提名權的時候，該團體也得享有同樣的提名權；但是在國王未下上諭之先，他却要先向一個特設的顧問委員會——由參議院

議員，和衆議院議員各五人組成——提出咨詢。在這些候選員業由上述的各團體依法提出之後，應即呈送於大法西斯蒂理事會，由牠編成候選員名單。在牠編製這個名單的時候，牠得在這些候選員之外，加入新的候選員若干人。以後的選舉便以這個名單爲根據，因此，按實際說來，意國人民所享有的選舉權並不能算是選舉權，而只可以算是贊否權，因爲他們所可表示的只是「贊成」與「否」而已。假如選舉結果：這個名單不能得有過半數的投票贊成，則應在四十五日內，舉行新選舉。在這個新選舉當中，舉凡一切會員在五千人以上的團體均得提出候選員名單。那些業已得有過半數的投票贊成的候選員作爲當選；至於其餘的議席則採用「比例代表商數制」[Quotient system of 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分配【註一】]。

【註一】這種制度的算法如下：先用所餘的議席總數除那些未經當選的候選員所得的票數，得一商數；

然後再用這個商數分除各候選員名單所得的票數，再得一商數。即根據這個商數的大小，決定各個團體所應取得的席數。

在世界各國當中，最先採用經濟代表制的便要算是意大利。德國雖曾成立一個經濟理事會 Economic Council，但是這個理事會的職務也不過是專備議會的咨詢罷了。意國以爲：爲

貫徹她的這種主張起見，她的第二步工作便是組織一個代表一切的經濟階級的機關，而同時再給牠以一種獨立的立法權【註一】。

【註一】意國的參議院組織現在仍然照舊。

法西斯蒂主義的成績

上述的種種都是法西斯蒂黨的政治工具的組織；至於這些工具的運用又是怎樣呢？在法西斯蒂黨的一切成績當中，最可注意的便是財政上的改進。在由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二的年度當中，意國的預算一共虧空了一六，〇〇〇，〇〇〇「里拉」——意國的國幣名稱——但是在最近的三年當中，她不只是能夠將這筆虧空填出；而同時還能夠得有盈餘。至於幣制問題，則她在近年以來，也已着手解決。自從濫發紙幣和濫借外債這兩種理財政策的引用之後，「里拉」的價格便跌得非常地利害。到了一九二六年五月，牠竟跌至每三一·六值金洋一元了。自經意政府頒布了幾道整理幣制的法令——內容和法國的大同小異——之後，「里拉」的價格便於一九二七年四月漲至每一八·八值金洋一元——牠的價格較之法郎所曾達到的價

格還高。在一九二八年二月，意政府頒布了一道命令，將「里拉」的官價定為每十九值金洋一元。

此外，在許多的公用營業方面，意政府也已作有相當的改進。在法西斯蒂黨尚未取得政權以前，每一英哩的鐵路共用職員二十三人；至於免票的數目則每年計達一百萬張以上。簡而言之，鐵路的管理簡直是太不像話了。自從莫索里尼執政之後，他便對於這些弊端，痛加改革；結果：一切的火車均能按點開駛；而同時鐵路的開支項下還能夠得有盈餘。在下列各方面，他都曾收有相當的效果：一，鐵路，和道路的增建；二，港口的興築；三，電力轉運機的添置；四，水力，和電力的一般的引用。就有許多工作乃是法西斯蒂黨根據着牠的前任政府的原有計畫，而略事擴充的，所以我們也不應該將這些成績完全歸功於牠。

當莫索里尼剛剛取得政權的時候，他很贊成經濟的放任政策 *policy of laissez faire*。他和他的財政總長斯提芬尼 *Stefani* 都是和柯理治 *Calvin Coolidge* 採取了同樣的態度。他們以為：對於一切的私人的經營，政府都不應該加以干涉。根據着這種信念，他們便作出了下列各事：一，將電話改為私營；二，取消遺產稅，和勞働部 *Ministry of Labour*；三，取消社

會主義的土地法；四，對於一般的合作社，停止發給津貼。經此之後，一般工業家的勢力便日見增加；而「新提嘉」的勢力便大受打擊。到了一九二六年，意國的金融恐慌進達極點；而同時「新提嘉」的力量又復大大增加。莫索里尼目擊這種惡現象，他便立即改變態度；而將前時所引用的放任政策完全放棄。他此後的工作如下：一，減低工資；二，減低租稅——有些地主竟被逼而將地租減至百份之五十；三，減低食品的價格——有些廠主竟被逼而進行一種虧本的營業，否則政府所採取的應付手段當會對他更爲不利。在一九二七年，莫索里尼更擬着手於農業的改良。經過這些新政策的實施之後，「新提嘉」的勢力便陡然大漲。就現在的情形說來，法西斯蒂黨的鐵腕差不多業已伸張到各色的私人營業裏面去了。假如勞資雙方因了某種物價而發生爭訟。則勞働法庭便得作有最後的決定。

在最初的時候，一般工業家對於法西斯蒂主義，很爲擁護，因為牠能夠壓迫社會主義者，和製成政治上的穩定局面；但是自從莫索里尼放棄了自由政策以後，他們的態度便大不如前了。在最近的兩年當中，法西斯蒂主義雖然失去了他們的擁護；但是在另一方面，牠却很能博得勞働階級的同情，因為自從「大匯合」的制度確立以後，他們所接受的利益實在很

多。在這方面，我們所可致疑的只是：對於法西斯蒂黨的禁止罷工的法令，他們是否可予容忍呢？到了現在，法西斯蒂黨裏的資產階級的份子業已和新提嘉主義者成立一種對峙的形勢了。在最近的兩年當中，後一派的勢力日占勝利，因之，莫索里尼也就不得不接收他們的意見；但是爲了將他們化爲他自己的附屬品起見，他又採用了下述的兩種辦法：一，他自己兼任「大匯合」部部長；二，衆議員的候選員名單雖由各新提嘉的大同盟提出，但是名單的編製，則劃入大法西斯蒂理事會的職權之內。現在莫索里尼正打算以各「新提嘉」的指揮者自任；至於這些「新提嘉」是否肯長此接收他的指揮，却仍舊是一個尙未解決的問題。

人口問題

意大利目前的最重要的問題乃是經濟問題——亦即是使內國的貨物，和食料的生產，足供本國人民之用的問題。對於這個問題，莫索里尼不獨未能予以解決，而反變本加厲地使之更趨嚴重。意大利的人口現在計爲四〇，五〇〇，〇〇〇人。單就一九二六這一年而言，牠已經增加了四二九，〇〇〇人。意大利在工業上的發展本來是可以予失業問題以相當的解決

的；但是可惜她的這種發展却又爲了原料的缺乏——尤以煤，鐵爲甚——而遽形呆滯，因此，她尚須運入大宗的食品，以供民用。

在歐戰以前，意大利的人口過剩的救濟方法便是向外移民。在由一九一〇至一九一四這幾年當中，她的出國的人數計達三，二四九，〇〇〇人；而在由一九一一至一九一四這幾年當中，則她的對外貿易的入超又達一，〇六四，〇〇〇，〇〇〇「里拉」。她的國際匯兌的均衡純賴乎下列數者，以資維持：一，寄居外國的意大利人不斷地向本國的親串匯款——總數計達四五〇，〇〇〇，〇〇〇「里拉」；二，旅行者在意大利所耗去的費用計達四二五，〇〇〇，〇〇〇「里拉」；三，海商的利潤；四，舉借外債；五，其他無形的入款。

自從歐戰爆發以後，她的上述的第一，二，兩項的收入便完全化爲烏有。到一九二〇年，她的人民雖然可以繼續向外移殖；但是截至現在，他們的出國人數總未能企及戰前的盛況。對於她在這方面的墜落，美國的一九二四年的新移民律的製定須負相當的責任，因爲自從這個新移民律實施之後，他們在每一年度所可移殖於美國的人數已經減至沒有什麼可注意的了。現在移向法國的意大利人很多。在最初的時候，他們在法國的職業是散工，以後則竟

改爲永久佃農了。意大利的旅外僑民現在計有一〇,〇〇〇,〇〇〇人之數。

自從意大利的向外移民政策遭受打擊之後，她的出口過剩的危機當然益趨嚴重，這是很明顯的。在當初的時候，意政府本來打算用「向內移民」internal migration 的政策來解決這個危機。「向外移民」的涵義便是將內國的人民移赴她自己新近收回的殖民地裏去。但是按實際說來，這也不過是一種聊以自慰的辦法罷了，事實上，這種政策並未能收有什麼效果。只是在最近這幾年來，莫索里尼才想出了一個較爲切實的解救辦法。他的辦法便是增加內國的農工業的產額。經過莫索里尼的種種努力之後，意大利的農工業產品的價值雖然較之戰前增加了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金元；但是在另一方面，她的入口貨也增加了，因此，她的對外貿易還是繼續着入超。在一九二六年，她的入超總值竟達七,一四〇,〇〇〇,〇〇〇「里拉」之數。對於這種虧空，她現在不能再靠着散居外國的僑民的匯款來填補了；她所可依靠的只有旅行家所留下的花費。在一九二六年，這種花費計爲二,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里拉」，較之她在對外貿易的虧空，還未能企及二分之一。

對於一切的節育方法 莫索里尼都力加反對，因爲他認爲：這實無異於縮小意大利的體

積，和減少意大利的偉大。

以後莫索里尼爲了獎勵大家庭制起見，他又實行了一種「鰥夫稅」*tax on bachelors*，對於一般到達某種年齡而仍未娶妻室的男子，特加賦稅。在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六日，他在議院演說道：「假如意大利還想在世界上占有相當的地位，則在第二個世紀的開端的時候，她一定要擁有一個數在六千萬人以上的人口。諸位先生！假如我們不能辦到這層，則我們便不能變爲一個帝國，而只能淪爲一個殖民地了」。除了「鰥夫稅」以外，他還以爲：對於一般只是結婚而不生子的人們，政府也要科以賦稅。法西斯蒂主義的理論是：一，在一個人口稠密的社會裏，秩序較易維持；文化的程度也較易推進——對於一個人口稠密的國家在文化上的造詣，一個人口稀少的國家是萬難企及的；二，假如人口一減，則意國的軍事力量也必大受影響。

這種理論的根株當然是深種在一般法西斯蒂黨的領袖們的特殊哲學裏面的。他們對於意大利的命運，很有信仰。他們相信：意大利的人口增加，她的偉大才能增加。他們老實不客氣地公開承認：因爲意大利的人口增加，所以她便要擴張她的領域。最近有一個很孚衆望的

法西斯蒂派的作家法蘭西斯科·科波拉 Signor Francesco Coppola 這樣地寫道：「站在人口的，經濟的，和政治的理論上說，我們的向外發展的慾望的產生都是很合理的……」法西斯蒂黨不歡喜牠的國人移居美國，和法國。因為牠恐怕：他們會因此而失去了他們的意大利的公民資格。上述的作家又寫道：「向外移民」這個名詞的原來意義現在業已完全消失了。意大利人一定要在意大利的領土內工作，藉以增加意大利的財富，和權力，這種的熱情引起了意大利人對於新殖民地的要求，和對於敘里亞 Syria，以及巴拉斯登 Palestine 各「被委任統治區域」mandated territories 的貪慾。同樣地，這種熱情引起了法國對於意大利的戒心。法國所怕的是意大利會來占領她的突尼斯 Tunis，因為在當地的居民當中，意大利人多而法國人少；因為當地的居民多抱着一種親意的態度；因為一般的意大利人相信：這塊地方乃是法國在戰前以狡滑的外交手段從意國的手裏搶取過來的。此外，對於薩伏衣 Savoy，和尼斯 Nice——法國的里維耶拉 Riviera，原屬意大利，在一八六〇年，割給法國——有一般意大利人也很想染指。

爲了統治她的外國僑民起見，意政府曾在一九二六年一月公布了一道排斥外移條例 Anti

一 Emigré's Act。這個條例規定：假如一個意大利的外僑參加過一種有害於意大利的行為，則他的這種行為雖然在刑法上不以爲罪，而他的本身也要喪失他的意大利的公民資格。遇有這種事情發生的時候，意政府得並收沒他在本國的財產。在一九二七年四月，意政府又通過了一個很爲驚人的法律。這個法律規定：非經意政府的同意，一切的意大利人均不得在外國政府，和含有政治意味的國際機關內服務；這種同意得由意政府隨時撤銷。那時國際聯盟曾用有反法西斯蒂派的意大利人爲職員，這個法律乃是專爲對付這些人而設的。在一九二八年二月，莫索里尼又公布了一道法令，俾意大利的外僑有所遵循。在這道法令當中，他說：「對於一切的以好意對待意僑的國家的法律，意僑應該遵守；但是他們却一定要保持着意大利的已往的，和現在的精神。他們對於法律的嚴守程度一定要和我在國內對於一般意大利人所希企和在一般意大利人當中所強行的程度完全一樣」。羅馬設有文官總部，專司僑民事宜。

意大利和她的鄰國

法國的領土內，容有許多的意僑；對於這些意僑，她採取了一種同化政策；她的某幾處

的屬地頗爲意國所垂涎。有此三因，所以意政府的向外發展的態度便讓她首蒙損失。有些意大利人以爲：法國在北非洲一帶建有一個帝國；在歐洲一帶，建有一種聯盟制度。這個帝國，和聯盟制度對於他們的向外發展都很有妨礙，因此，他們便在他的本國裏舉行過好幾次的對法示威運動。對的意國的政治犯——有的是對於莫索里尼的生命，曾謀加害的——法國時常予以收容。關於這點，法西斯蒂黨尤爲不滿。在一九二七年秋季，加里波的 *Garibaldi* 事件發生；而意，法的關係便益形緊張。加里波的乃是個移居法國的意僑。當他移入法國的時候，法政府以爲他乃是個反法西斯蒂派的政治犯；而其實他乃是個意政府的密探。後述的事實乃是由法國的警察偵查出來的。以後經過白里安的一度抗議之後，這個事件也就算是敷衍過去。

爲了打破法國在歐洲外交上的領導地位起見，莫索里尼曾先後和歐洲各國訂立了大批的條約；而就中尤以他和那在里滑拉的獨裁政府之下的西班牙所締訂的友好和仲裁條約爲最堪注意。這個條約乃是在一九二六年八月七日簽訂的。牠的內容略載：假如意國爲法國所侵犯，則西班牙應嚴守中立。單就西班牙那一方面而言，這種規定乃是和她對於國際聯盟的義

務有所抵觸的。

經此之後，到了一九二七年四月五日，意政府又和匈牙利締訂了一個條約。這乃是匈牙利在歐戰後所訂定的第一個政治的條約。這個條約規定下列二項：一，兩國中遇有爭議，應付仲裁；二，匈牙利應享有直達阜姆的特權。在這種關係業已完成之後，莫索里尼便開始對於匈牙利的修約運動，表示同情。

以後他又分別和各小協約國締訂了種種的條約，藉以減少法國在巴爾幹一帶的勢力。

幸而到了一九二七年，而意，法的關係便已日趨良好。在這年十一月，她們商定了一個雙方移民的「臨時辦法」。翌年六月五日，莫索里尼便發表了一篇內容略如下述的演說詞：他業已向法政府提出了一個商訂友好條約的建議，此外，對於旅突尼斯的意僑在法律上的地位問題，的黎波里的疆界修正問題，以及其他的種種問題的解決，他都已向法國開始交涉。以後過了沒有多久的時候，坦支爾 Talcher 問題也跟着解決了。坦支爾乃是位於地中海海口的一個小城。這個小城現由國際共管。按照一九二三年十二月的國際條約的規定，法國得在當地享有種種的特權。自此之後，意政府也就很想在當地攫得一部份的行政權。這個問題實

已久成懸案。最後到了一九二八年的春季，她才得着了最終的勝利。

南提羅爾問題

意政府對於南提羅爾的居民的特遇辦法乃是法西斯蒂式的國家主義的另一種表現。在歐戰以前，南提羅爾本來是奧地利的領土，而當地的居民則多爲德意志人。爲了軍事上的便利起見，國際聯盟竟無視了上述的事實，而將牠劃歸意國。當意國正要接收這塊土地的時候，她曾作有「尊重當地居民的權利」的允諾；但是一舉到手以後，她就改變態度了。據當地居民的聲稱，她曾在當地禁止一切的公衆集會使用德國文字；和將當地的德僑的財產暫行看管。她的這種行爲引起了哈爾特博士 Dr. Held (巴威的國務總理)，斯脫來斯曼博士 (德國的外交總長)，和西皮爾 Seipel 總理 (奧地利的國務總理) 的嚴重抗議。對於這些抗議，莫索里尼都分別作有一種萬分強硬的答覆。在一九二八年三月三日，他演說道：這乃是他對於這種事件的最末一次的演說了。他繼續着說：「第二次假如再有同樣的事情發生，則我當將我前此所說的話見諸實行了……一個自重的國家絕對不肯對於外國的干涉，曲予寬容的。」

在這方面，美國的民主共和派的馬薩長塞州總督福勒 Fuler, Governor of Massachusetts業已給我們以一個很顯明的例證了【註一】。對於將這個爭議移交國際聯盟處斷一層，他也表示反對。他說：「你們以為駐日內瓦的國際聯盟可以解決這個爭議嗎？不！這完全是一種空想！假如日內瓦的理事會真的受理一般「少數民族」的很麻煩的爭議，則牠將會永為這些事件所纏，而無由擺脫了！」

在近年來，意，與兩國的國交雖然是日見進步；但是南提羅爾却仍舊不失為一個易起爭端的區域！

【註一】指薩耶·樊哲第 Sacco-Vanzetti 案件而言。

羅馬教廷問題

自從意國的軍隊在一八七〇年衝進羅馬，摧殘了羅馬教皇的勢力以後，羅馬教皇便始終拒絕承認意政府。以後意政府爲了緩和和他的反感起見，便在一八七一年，通過了一個教皇保障法。牠的內容如下：一，教皇得享有和外界自由交往的特權；二，教皇得向意政府支領六

〇〇，〇〇〇金元的年金。對於這筆年金，沒有一個教皇曾經肯予收受。他們只是簡單地提出了下述的兩個條件：一，意政府應將羅馬教皇的舊有領域，掃數歸還；二，羅馬教皇在法上的地位應由雙方用平等的方式商定——對於意政府的單方的規定，他們都認為不滿。在最初的時候，莫索里尼雖然是個反對宗教者；但是自從他執政之後，他却對於羅馬教皇採取了一種妥協的態度。他之所以這麼辦的唯一動機便是想要藉此以增加意政府的威信，因為在一般意大利人當中，羅馬加特力教很占勢力。他以為：假如他能夠博得羅馬教皇的好感，則他便可以享受下列的三種利益：一、加特力教堂的牧師們當不致再替政府作反宣傳，說她是教會的侵占者；二、散設遠東各處的加特力教主辦的學校當會多習意大利文；三、法國在遠東一帶以基督教的護衛者自居的優勢當會逐漸為意國所侵蝕——假如這層辦得到，則意國在遠東的商業當會更有起色。

爲了貫徹他的這種主張起見，莫索里尼隨即興辦了下列各事：一，將「宗教」一科定爲各學校的必修科——該科的教員仍由各學校的常任教員充任；對於這種教員的聘任，教會只有同意權而已，所以牠在這方面的勢力還是很有有限。二，各學校的講室內均須懸有耶穌在磔

架上的畫像。三，各軍隊裏均須設有宗教導師，由他直接委任。四，傳教師的新金應予增加。此外，他自己還時常參與宗教的典禮。

經此之後，關於意政府，和羅馬教廷的關係的種種謠傳便一時大盛。有些人說：她們彼此間久懸不決的教皇在法律上的地位問題業已將近解決。有些人說：意政府業已將羅馬教廷的西南隅的五方哩內的土里割給羅馬教皇；并特許他在當地建築無線電台，和航空場，藉得和外界直接自由通訊。還有些人說：羅馬教皇的直接收受各國的使節的特權業由一個經由他和意政府所訂定契約明白規定，和予以保障。

其實則羅馬教廷不獨是未和意政府作有怎樣的確實協定；而同時還不住地發生衝突。在一九二八年三月，莫索里尼將一切的以推進青年教育——無論其為體育，德育，宗教教育，以及其他——為目的的機關完全封禁；而將一切的青年教育事項移歸巴里拉（法帝斯蒂黨的一種組織，詳見上文）。經過羅馬教皇的嚴重抗議之後，莫索里尼隨即和他商定了下列各辦法：一，加特力教會的童子軍亦即加入巴里拉。二，巴里拉的宗教教育應由加特力教會主持；在每個星期當中，該教會的牧師得在巴里拉授課一小時。三，其他的加特力教的組織得

仍舊繼續牠們的獨立組織。過了兩個月後，羅馬教皇又和意政府發生了一個新的爭議。這個爭議的事實是：那時法西斯蒂黨的女黨員們擬在羅馬舉行一次體育賽會。對於她們的運動衣的式樣，羅馬教皇表示反對。他在抗議書上說：「假如女子的手腕一定非要舉起不可，則她們的這種舉動也只能以運用到宗教的儀式，和慈善的事業上」。但是無論如何，這次的賽會却終於按照預定的計畫如期舉行了。此外，對於法西斯蒂黨在教育上的獨占，羅馬教皇也不斷地提出抗議。

總而言之，羅馬加特力教是抱持着國際主義的；而法西斯蒂主義則是抱持着侵略的國家主義的。只要她們仍舊是這樣地，各有各的主義，則她們的妥協的可能性便會永久成爲一個不可究詰的疑問。假如羅馬教皇對於莫索里尼表示降順，則全世界的加特力教徒必會這樣地懷疑道：加特力教是不是失去了國際的性質，而淪爲侵略的意大利的工具呢？即以現時而論，已經有一般人認爲將整個的加特力教脫離意大利的羈絆的時間業已成熟了！

結論

對於莫索里尼的本人，和他所護持的黨義，想要作一個完全好，或是完全壞的批評是很困難的。無論如何，我們總要承認的只是：對於意大利的頹唐的精神，他業已給以相當的療治；而使之蘇復回來了。有一個新近的作家寫道：「對於『意大利的前途』的充份的信賴，和對於『鬥爭』的活潑的向往乃是法西斯蒂黨的『意志』，和『想像』的很明顯的特性〔註一〕」。

【註一】見Schneid, H. W. Making of the Fascist Mind.

這種新精神的產生對於意大利的內國生活的影響非常地重大。將這種精神用到經濟的活動上去，則財政得以改善，工業得以復興；而政治的，和社會的組織方面，這種精神也已引起了許多的忧心忡忡的大試驗。

爲了促成這些一切的變動起見，莫索里尼曾經用盡種種的暴戾的手段，將他的反對黨壓迫到無地容身。據說近年以來，他的這種手段的應用業已逐漸減少了。假如這是真的，則推其原因也不外乎他的反對黨的業已絕踪，和業已軟化罷了。即使我們退一步而認爲他所促成的物質的進步非常地大，但是我們也總不能否認：有些人還是仍舊地以爲「火車的如期開駛」終歸不如「言論自由權的享受」之較爲有益身心。

站在國際的觀點上說，法西斯主義是一種帶有危險性的主義，因為莫索里尼極力地主張向外發展，因為他極力地反對國際聯盟。當他剛剛取得政權的時候，他在司里斯特 [Rost] 演說道：「對於國際聯盟所擁有的勢力，和所依據的原則，法西斯主義是全無信仰的。」

但是過了不久的時候，歐洲各國的政府便都恍然大悟：對於莫索里尼這個人，我們是不能夠純以他自己所說的話，來解釋他的。假如不幸而戰爭發生，則意大利所要蒙受的損失恐怕較之任何國家都要大。認清了這點，所以莫索里尼也就不住地努力於和平空氣的製造了。

在一九二八年六月五日，他向衆演說道：「意大利是酷愛和平的；但是她却不能够因此而忽略她的國防」。只要歐洲各國的軍隊不會超過她的軍隊的實力，則她便願意限制她自己的軍備。有些人說莫索里尼對於國際聯盟抱着一種仇視的態度。對於這種攻擊，他答道：「意大利政府絕不承認：國際聯盟是具有天神般的能力的。但是拒絕承認這層不一定便是對牠仇視，和對牠缺乏興味。意政府時常派員參加牠的會議。她所信的便是：在已往的好幾個特殊機會當中，牠曾經作有很有用處的工作；在未來的許些事件當中，牠也一定是繼續着能夠作有很有用處的工作的。這才是真的事實」。

在法西斯蒂主義，和布爾塞維克主義當中，這兒存有很多的同點。在最初的時候，牠們都主張成立少數人把持政柄的政府；牠們都主張用暴力，來壓迫她們的反對黨；牠們都打算創造一個新的社會。但是在一方面，布爾塞維克主義却主張以無產階級為獨裁政治的主體，和將一切的資本收歸政府獨占；而在另一方面，則法西斯蒂主義却在經濟方面，容許私人的經營——牠所企圖的只是：將一切的勞資雙方的整個組織化為種種的「新提嘉」；而同時更賦以「規定勞働條件」和「組織衆議院」的這兩種權利。共產主義雖然不贊成愛國主義；但是牠却贊成「階級的帝國主義」。至於法西斯蒂主義，則更奉國家為神明。牠們二者都主張向外發展：後者所主張的是意大利的向外發展；而前者所主張的則為無產階級的向外發展。

法西斯蒂主義的前途怎樣呢？這是沒有一個人敢妄事推測的。自從新提嘉主義者得勢之後，有些工業家業已開始墜落了；而同時這些新提嘉主義者的勢力的猛漲則更足以危及莫索尼尼的個人的權威。無論她們的前途怎樣，但是我們也總可以說：在社會的治理方面，布爾塞維克主義，和法西斯蒂主義二者都是一種很有生氣的，和光芒奪目的大試驗！

本書參考書

- Bolitho, William. *Italy under Mussolini*. New York, Macmillan, 1926.
- Cippico, Antonio. *Italy, The Central Problem of Mediterranea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27.
- McGuire, C. E. *Italy's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osition*. New York, Macmillan. 1926.
- Nitti, Francesco. *Bolshevism, Fascism and Democracy*. New York. Macmillan, 1927.
- Pennachio, A. *The Corporative State*. New York, Italian Historical Society, 1927.
- Prezzolini, Giuseppe. *Fascismo*; Tr. by Kathleen Macmillan. New York, Dutton, 1927.

Salvemilli, Gaetano, *Fascist Dictatorship in Italy*. New York, Holt,
1927.

Sturzo, Luigi, *Italy and Fascism*; Tr. by B. B. Carter. New York,
Harcourt, 1928.

第十八章 巴爾幹和土耳其

巴爾幹半島位於亞得里亞海，愛琴海，和黑海之間，山巒林立，實爲歐洲近代的多事之場所。歐洲的極東南部蔚爲歐、亞二洲的橋樑；而在這個橋樑當中，則巴爾幹，和土耳其各分其半。自入近代以來，歐洲列強對於這個橋樑，或則心存霸占，或則僅想利用。莫不涎垂三尺，爭以壓倒他國在當地的勢力以爲快。不幸而當地的居民又復含有斯拉夫族，條頓族，拉丁族，塞姆族 *Semites*，猶太族 *Hellenes*，以及其他的不同的種族，以致易起爭端，而授列強以出兵干涉的口實。

現在舉一個實例來說，在帝俄全盛的時代，巴爾幹的斯拉夫人正受治於土耳其的皇朝。那時，俄皇本想取得君士坦丁堡爲他的不凍港，和地中海的要害，因此，他便借着一保護當地的斯拉夫人」爲名，而干涉巴爾幹的政治。他的具體的手段便是到處激起斯拉夫人的

民族思想，藉以和土耳其的皇朝爲難。到了以後，那兩個屬於斯拉夫族的國家——塞爾維亞，和保加利亞——都已在土耳其的舊領當中，分別取得獨立的地位，至此俄皇的企圖便可說是完全成功了；但是他又何嘗因此而放棄了他在前時對於君士坦丁堡的貪慾呢？此外，英國也是時常干涉巴爾幹的政治的；不過她的干涉程度較之俄皇略遜一籌罷了。她在這兒，一方面嫉忌俄國勢力的猛進；而在另一方面，則又對於當地的基督教徒，深表同情，因此，她便迫得採取了一種很奇特的策略。她的策略是：在亞洲方面，扶植土耳其的勢力；而在歐洲的東南部，則抑遏土耳其的勢力，所以在一方面卑命爵士 Lord Byron 極力幫助希臘，以抗土耳其；而在另一方面，則英國的兵隊又復受了佛羅陵薩的奈丁格爾 Florence Nightingale 的調護。而極力幫助土耳其，以抗俄羅斯。

奧地利乃是巴爾幹的政治舞台的第三個角色。她的比鄰爲她的很強盛的友邦德國，因此，她的領土的擴張工作也就不得不轉向南方；而在南方，則她的出路又不幸爲塞爾維亞所阻。她在這方面的衝突便是她日後藉着斐迪南大侯爵的被刺——他和他的夫人於一九一四年六月在塞拉熱窩被刺——而構成了塞爾維亞戰役的主因。根據着這種事實，所以我們也可以

說：這些外國對於巴爾幹的壓迫乃是引起那全世界有史以來最重大和最劇烈的戰爭的近因。但是巴爾幹的險惡的形勢并不祇是在歐戰以前是存在着的，就是在歐戰以後，也是照樣地存在着的。俄國，英國，奧國，和德國在當地的爭端現在是很不容易再發生了；但是無奈她們去了之後，新近又來了法，意兩個；而同時巴爾幹各小國本身也是照舊地互相仇讎，而日有訴諸兵戎之慨的。經過歐戰之後，當地的國疆的釐定未能盡滿各方之意；而種族的完整問題，和商業的優勢問題，也都紛至沓來，致使爭端時起。因此，在一方面，保加利亞，希臘，和巨哥斯拉夫時有爭執；而在另一方面，則亞爾巴尼亞又復成爲意大利，和巨哥斯拉夫的交惡的源泉。

商業出路的競爭

經過歐戰之後，巴爾幹各國間在商業上的難題不久便形露骨。在巴爾幹的第二次戰爭當中，和在歐戰當中，保加利亞都打了敗仗；而在她那第二次的失敗當中，則她的損失便更爲利害。在一九一九年十一月，涅宜條約 Treaty of Neuilly 成立。按照這個條約的規定，她

不只是在北部將多不魯甲割給羅馬尼亞；而同時還要在南部將西色雷斯 Western Thrace 和馬其頓 Macedonia 割給希臘。經此之後，她便不能夠直達愛琴海了。因此，在她剛剛割給希臘的某個地段當中，希臘政府便特許她的商品自由通過。藉着這種特許，她便想在愛琴海的沿岸各港當中，自己取得一個；但是對於她的這種要求，希臘政府却予以完全的拒絕。以後在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三年之間，洛桑會議開幕，她便在該會議當中，提出了下面的要求：在愛琴海的沿岸各港當中，應由保加利亞領有一個，而在由保加利亞直達該港的區域當中，也應該劃出一段區域，給予保加利亞。俾得敷建鐵路；假如這層辦不到，則至少也應該將上述的兩種區域定為自治區域；而在當地給予保加利亞以種種的特殊權利。這乃是她和希臘的老年的懸案。在這個會議當中，希臘所肯讓步的只是：將愛琴海沿岸諸海港中的某一個海港變為國際海港，聽保加利亞自由使用；或是：在沙龍尼基港 Port of Saloniki 當中，另設保加利亞界。對於這兩種辦法，聽保加利亞選擇一個；而保加利亞則以為全不滿意，而概予拒絕，因此，但為眼前的利益計，保加利亞便只可以暫用黑海諸港了。

在一九二五年十月，希臘自動地在沙龍尼基港開設了一個自由地帶。這個地帶的管理事

宜雖然仍舊屬之一個新設的希臘委員會；但是各國的商人却都得在當地自由運貨。保加利亞當然也就因此而享受相當的利益。但是無論如何，保加利亞却仍舊認爲：她的最低限度的要求，至今仍未能得到實現，因此，她便日在尋找壓迫希臘的口實，藉以博得她在愛琴海岸上的商業出路的直接管理權。

巨哥斯拉夫也是和保加利亞一樣地日以取得商業的優勢爲務的。在一九二五年三月，她已經在沙龍尼基港取得一個自由地帶的讓予。早在第二次的巴爾幹戰爭之前，塞爾維亞便和希臘定有一個友好的條約。她這次所獲得的自由地帶的讓予便是以這個條約爲根據的。但是對於這個自由地帶，她并不甚滿意。她的理由是：一，這個自由地帶的四週都受有希臘的自由地帶的包圍；二，這個自由地帶的幅員過小，對於她的未來的商業，不敷應用。此外，關於柏爾格刺德和沙龍尼基間的鐵路的敷設，她也未能得有切實的保障。這乃是她所認爲更爲不滿的。她時常地指摘希臘道：對於這條鐵路的延長，希臘政府曾經一再延緩；以致她的貨物堆積滿倉，無法向外轉運。以後希臘，和塞爾維亞的同盟協約滿期，巨哥斯拉夫便以「不再另定新的同盟協約」爲要挾，致令希臘向她屈服，而在一九二六年八月十七日，和她訂立

了一個關於沙龍尼基港的新協約。這個協約規定下列兩項：一，她在沙龍尼基的自由地帶應即擴大；二，沙龍尼基，和柏爾格刺德間的鐵路的工作應即加緊推進。對於這種規定，她已很爲滿意；但是可惜在這個協約尙未經過希臘政府的正式批准之後，而希臘的內亂便陡然爆發，致使這個協約又復成爲一張廢紙。

在地理方面，巨哥斯拉夫也是和保加利亞一樣地，可以同時在兩個海岸當中，尋找出路的，所以自從她在愛琴海的企圖發生障礙之後，她便扭轉馬頭，而集中她的全付精神到亞得亞里海岸方面去了。在一九二八年四月，據說英，美二國的銀行團業已答應以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金元的巨款借給她，藉爲改建加他羅 Catara一帶的海港，和敷建由該處直達柏爾格刺德的鐵路之用。當這個消息傳到她這裏的時候，她的一般的國人便都很爲歡欣。

這種借款的實現，能夠對於巨哥斯拉夫在亞得亞里海一帶的商業進展史開闢一個新的紀元。在最近的十年來，她在當地的商業地位時常受有意國的影響。意國在當地的商業勢力，比她雄厚得多，這乃是一種顯而易見的事實，在威尼斯 Venice，和布林地西 Brindisi之間，意國的商人早已占有亞得亞里海的優勢；但是在歐戰以前，則對於她的這種優勢的關心者不

是塞爾維亞，而是奧地利。奧地利占得達爾馬提亞的意義便是：當地的鐵路便會和奧地利聯絡起來，而不會和柏爾格刺德聯絡起來。因此，巨哥斯拉夫的第一步工作便是將達爾馬提亞諸港在交通上和她的政治的「海岸後地」——按事實說來，這個政治的「海岸後地」同時也就是她的經濟的「海岸後地」——打成一片。

經過歐戰以後，意大利又復在亞得亞里海一帶，得有許多新的收穫。她一共得有的里雅斯德 Trieste（位於亞得亞里海的起點）和札拉 ZARA（位於達爾馬提亞）。此外，她更用武力將那離的里雅斯德不遠的埠姆強為占據——按照那在一九二〇年十一月所訂定的雷巴盧條約 Treaty of Rapallo的規定，埠姆強應為自由城——因而成為牠的事實上的主人翁。最後，她還在亞得亞里海一帶，擁有四個軍港。這都是足以增長她在當地的優勢的。

這樣地，藉着種種的合法的，和非法的手段，意國在亞得亞里海的優勢便已一步一步地逐漸養成；而在一般的意大利人看來，則亞得亞里海早已在事實上成為意國的一個內河了。自從歐戰告終，直至現在，巨哥斯拉夫對於意國的這種優勢，一向都是很抱隱憂的。她以為：意國實在抱有一種吞併亞爾巴尼亞，和組成一個巴爾幹大同盟，藉制巨哥斯拉夫之死命

的野心。在某幾點上，她的這種見地也很能得有事實上的明證。在巴黎和會開幕的時候，假如不是威爾遜總統根據「民族自決」的原則，力持異議，則亞爾巴尼亞恐怕早已變爲意大利的「被委任統治國」；而同時那離亞爾巴尼亞的華龍那港 *Port of Valona* 很近的沙辛努島 *Island of Saseno*，又復仍舊留爲意大利的軍港。按照法律上說，亞爾巴尼亞雖然是國際聯盟的正式會員國；但是那在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召集的各協約國大使會議當中，各大使們却通過了一道內容略如下述的決議案：假如亞爾巴尼亞爲了保全她自己的領域的完整起見，而向國際聯盟乞援，則英，法，意，日的代表當向國際聯盟建議，請命意國專任這種救援工作。經此之後，而意國在亞爾巴尼亞的優越地位又復增進一層。

以後到了一九二六年十一月，意國和亞爾巴尼亞又復締訂了一個地安那條約 *Treaty of Tirana*。這個條約規定：意國對於亞爾巴尼亞不祇是要擔負維持司法上的，和領域上的現狀的責任；而同時還要擔負維持政治上的現狀的責任。對於這個條約，巨哥斯拉夫很爲不滿。此外，亞爾巴尼亞的總統亞密特·蘇据 *Abdylah Zogu Bey* 又復特別抱着一種親意的態度，因此，地安那條約便更爲惹人注意了。

對於亞爾巴尼亞的北部的領土，巨哥斯拉夫是向懷吞併之心的；但是因為懼於其他的外力的原故，她却絲毫不敢放肆；同樣地，對於地安那條約，她也是很反對的；但是爲了同一的原故，她却也只得稍爲含忍。以後一直過了七個月，她才得着了一個藉口，而和亞爾巴尼亞斷絕國交（在一九二七年六月實行）。正在這個時候，意國便對她，大加攻擊，說她有意引起軍事的行動；但是對於這種攻擊，她却極力地否認屬實。經過了種種的戰爭風傳之後，她便請求國際聯盟，特派委員視察她的邊疆，藉以證明她實在沒有下過動員令。到了這步田地，她和意國間的空氣便大形緊張；而同時莫索里尼又復揚言道：地安那條約不得作爲雙方談判的資料，因之，雙方的會議的召集也就完全絕望了。過了五個月之後（即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她便正式宣告：她業和法國——意國的競爭者——締訂了一個條約；而在兩個星期之內，則莫索里尼又復和亞爾巴尼亞訂立了一個時効期爲二十年的攻守同盟。專就她和意國在亞得亞里海一帶所已取得的利益而言，則在這場的外交戰役當中，她似乎還是個戰敗者。

她們的這種互相仇視的態度乃是她們的相互關係的一種特色，而同時對於她們在一九二

四年所訂定的友好和誠摯合作的協約，也有許多不良的影響。這個條約乃是巨哥斯拉夫的很老練的外交家巴色芝 M. Pasichon策畫出來的。他的最大的動機便是想要增進巨哥斯拉夫，和意國間的友好的精神。對於達爾馬提亞諸港，意國是一向都懷着一種侵略的野心的。因此，當地的居民便很仇視意國。在這時候，巴色芝雖然費盡九牛二虎之力，藉以改進巨哥斯拉夫，和意國的關係；但是他却未能挽回當地的居民的仇意的心情，因此，在他尙未曾和政治舞台，完全脫離關係之前，他並未能爲他所策畫的涅條努條約 Nerfuno Convention，取得他的政府的批准——涅條努條約乃是好幾個條約的總稱，巨哥斯拉夫，和意國的邊疆犬牙錯錯，所以實有締訂這些條約之必要。在一九二八年五月，巨哥斯拉夫的政府本來是打算在議會內，提出批准這個條約的提案的；但是自從這個消息一經透露出來之後，而她的都城，和沿岸各處隨即發生了種種的排意運動；而同時一般的輿論也很爲激昂，因此，她又只可將原案暫且保留了。

至於希臘，則在地中海的東西兩岸，均已擁有許多的海港，所以她並不要爲她的商業出路擔心。她所要擔心的只是：她怎樣地才能够將她所領有的在馬其頓，和色雷斯一帶的海港

利用到恰好好處呢（這些海港乃是保加利亞，和巨哥斯拉夫的商業的天然出路。）在海口這方面，她雖然能夠安枕無憂；但是在巴爾幹的其他的爭執當中，她却要時常捲入漩渦，而無由自拔。

失意的「少數民族」的熱望

在巴爾幹各國當中，最難解決的便是一般「少數民族」的處置問題；而在這些問題當中，則最可注意的却為馬其頓問題。遠在一九一二年以前，馬其頓便構成了土耳其帝國的一部份；只是經過了那在一九一三年八月十日結束的巴爾幹第二次戰爭之後，她才由希臘，巨哥斯拉夫，和保加利亞三國瓜分。在這次的瓜分當中，保加利亞所占有的部份最小；而偏偏她又對於馬其頓的統一和自治運動最表同情的那一國。在中世紀的時候，馬其頓曾經一度成為保加利亞帝國的一部份。記着這種的歷史事實，保加利亞人便很希望馬其頓變成一個近代的國家，至於她的領土的完整，則可由保加利亞單獨加以保障。他們希望：這樣地，馬其頓便可以受着「友好」，和「感戴」的心情的驅使，而永久和他們成立一種很密切的關係了。

他們的這種希望恐怕是要較之馬其頓的革命運動還要狂熱得多的。在馬其頓當中，有一派的革命黨——名爲Comradjs——認爲：假如馬其頓還要取得「自治」，則單靠合法的手段是不能成功的；因此，他們便時常相機暴動，而巴爾幹的騷擾也就時常由他們引起。

對於馬其頓的革命運動，保加利亞既然是特別地表示同情，所以在當地的革命黨人爲希臘和巨哥斯拉夫驅逐出境的時候，他們便往往逃到保加利亞的東南部——這兒離他們的故鄉最近——來，藉作暫時避難之所。因此，過了沒有多久時候，保加利亞的這一部份區域便變成了一個特別多事的區域；而馬其頓的革命黨人的搜索行爲也就隨時在當地發生了。到了一九二二年六月十四日，巨哥斯拉夫，希臘，羅馬尼亞三國使聯合起來，向保加利亞政府提出了一個抗議。對於這個抗議，保加利亞認爲是她們三國的聯合對她恐嚇的行爲，因此，她隨即向國際聯盟提出申訴。在這個申訴當中，她說：按照涅宜條約的規定，她的全國軍隊的總數限爲不得超過三三，〇〇〇人，所以在維持治安上，她的實力使大受影響，以致釀成上述的種種不幸事件。

她們這次的爭執不久便告平息；但她們彼此間的困難問題却并未能因此而得有些須的解

決。對於她自己所領有的馬其頓人，巨哥斯拉夫政府拒絕承認他們的祖先係屬保加利亞人，因此，拼命地對於他們，施行種種的「巨哥斯拉夫化」的政策。而在另一方面，則馬其頓的革命黨人則認為她的這種行為乃是違反少數民族條約的條款和精神的行為。同時，他們還說她曾經對於她們的寄居巨哥斯拉夫南部的親友，大肆虐待。至於在希臘的，則情形也是同樣地險惡。自從希臘在土麥那 *Thrace* 爲土耳其所敗，大批的希臘外僑因而紛紛歸國以後，希臘政府便借了這個事變爲口實，而將馬其頓，和色雷斯的保加利亞人逐出境外。對於希臘政府的這種行為，保加利亞的應付手段便是一方面向希臘的實施這種行為的地方政府，大加指摘，而在另一方面又向希臘的中央政府，屢次敦促她尊重各「少數民族」的權利。

保加利亞，和希臘的關係既然是這樣地惡劣，所以在一九二五年三月，她們的關係便竟構成了國際聯盟報告書一種特別資料了。在這個報告書當中，我們可以看見很多的不幸事件的記載。以後到了一九二五年十月十九日，她們的疆界當中又復發生了一個新的問題，而她們彼此間的戰爭也就因而近在眉睫。到了這步田地，保加利亞便急向國際聯盟請求幫助；而國際聯盟也就立刻出面調停以期得以和平了結。在接到了保加利亞的請求之後，白里安隨即

向她們拍發了一個內容略如下述的電報：雙方的軍隊應即從彼此的邊界上撤退；而雙方的仇視行為都應即時停止，俾國際聯盟得以從事於她們的爭執實情的調查。白里安的這種快刀斬亂麻的手段便算是將她們的這場戰爭給制止住了；至於國際聯盟的調停辦法，則如下述：一，對於彼此的「有意侵略」的行為，兩國均置不問，二，對於保加利亞所蒙受的物質上的，和精神上的損失，希臘政府應負賠償之責——賠款總數約爲一二五，〇〇〇金元。

到了一九二六年七月，保加利亞的邊疆上又復發生了一個問題。這便是：巨哥斯拉夫的某一個村落會爲馬其頓的革命黨人所侵犯；而這些革命黨人則又殊有來從保加利亞的嫌疑。爲了這個事變，巨哥斯拉夫又復仿用故智，而和希臘、羅馬尼亞聯合起來，共向保加利亞提出了一個抗議。在前此的一年當中，希臘曾經侵犯過保加利亞的邊疆；而在前此很短的期間內，羅馬尼亞又曾經慘殺過四十五個保加利亞的僑民，這都是一般保加利亞人所很難忘記的。所以以後對於國際聯盟爲他們的避難同胞所策畫的善後借款，她們這三國雖然都先後予以批准；而保加利亞人還是未能因此而和她們共棄前嫌，言歸於好。他們以爲：這也不過是她們的假裝贊助正義的花把戲罷了；其實則她們的最終的目的，並不在乎博得他們的友誼，

而在乎在國際聯盟，取得他們的代表位置。

到了一九二七年九月和十月之間，馬其頓的革命黨人又復在保加利亞的邊界上紛紛起事。爲了防止這種行動的蔓延起見，巨哥斯拉夫便將她自己的疆界嚴爲防守，禁止一切旅客的通行。在保加利亞，巨哥斯拉夫，希臘這三國當中雖曾發生過「合開會議，藉以解決一切的馬其頓問題」的擬議；但是始終未能見諸實行。日月如梭，眼看着一九二八年又要過去了，她們彼此間的芥蒂則仍舊是未能解決，而時時會起爭端。

政治的變幻

除了這些經濟的，和種族的爭鬥背景以外，我們對於保加利亞，巨哥斯拉夫，和希臘在最近的十年當中所最吃力的一般的內爭和外爭，似乎還有略加敘述的必要。

嚴格地說，巨哥斯拉夫乃是由三個小國——塞爾維亞，哥羅細亞，和斯羅梵——合組而成的，在歐戰前，他們的種族和文字雖然相同，仇視奧地利雖然一致。乃是他們在政治上卻是互不相謀的。單就政治一方面而言，他們現在的這種合組試驗似乎還未能算是業已成功。

哥羅細亞人的領袖斯提芬·拉狄芝的強硬態度實足以引起哥羅細亞人的分離運動；而使議會的「多數表決」發生困難；自從大塞爾維亞理想的護持者巴色芝去世之後，則這種困難便更形加劇。

在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日，巨哥斯拉夫的議會裏面又發生了一個慘劇。這個慘劇使助長了哥羅細亞人的分離運動，而使之進達頂點。在這日，巨哥斯拉夫政府又復將那由她和意大利兩國政府簽訂的涅條勞條約——上文已會說及——的草案重新提交議會，請求承認。拉狄芝對於她的這種舉動，深致不滿。他隨即起立發言道：假如巨哥斯拉夫政府尚有半點顧全哥羅細亞人的利益的意向，則她便絕對不會屢次三番地勸令議會通過這個草案。同時，他還說：在巨哥斯拉夫政府的心目中，似乎除了塞爾維亞人的利益，便無所謂國家的利益。他說完之後，又有一個哥羅細亞的議員起而繼續他的這種言論。那時有一個非哥羅細亞的議員對於他們的這種行爲。大爲憤激，因此，他便拔出手槍將這個議員擊斃，以後又將其他的兩個哥羅細亞人擊斃；將拉狄芝和其他的三個議員擊傷。拉狄芝受傷很重，隨即延請維也納的醫生診治；而他的銳氣也就因此而大挫了。

自從哥羅細亞人喪失了兩個議員，和眼看着他們的領袖移入病院之後，他們的輿論便激昂異常，而採取了一種極端強硬的態度。對於政府的撫慰函件，和被難家屬的撫恤金，他們都拒絕接收；而一味勸令政府引咎辭職。這場慘劇便可以算是這個「三國合組」的新共和國的缺少合作精神的一個很可悲痛的表徵。

對於意大利的一切行爲，巨哥斯拉夫人都很爲疑懼，因之，意大利的一言一動都足以引起了他們的戒心。這是我們局外人所不難察覺的。他們的口頭雖然日日喊着「巴爾幹的一切須由巴爾幹人獨享」的口號；但是空言終無補於實際，而他們的隣國却都已後先相繼地和意大利成立了種種的外交關係——匈牙利，土耳其，和羅馬尼亞已與意大利訂立了種種的特別約；希臘和保加利亞也很和莫索里尼友好；而亞爾巴尼亞則更已成爲意大利的事實上的被保護國。對於匈牙利的向外發展運動，巨哥斯拉夫雖曾受有小協約的特別保障，而不至受其危害；但是對於意大利的向外發展運動，則小協約並未曾對她作有任何的保障。因此，在一方面，她的政府領袖——如巴色芝，和梅林科維芝 *Mirinkovitch* 諸人——雖然態度很爲和緩；而在另一方面，則她的民衆却對於意大利深爲疑懼。因爲後一方面的原故，所以她的軍隊數

目便特別地多；而她的鄰國也就因而對她懷疑，而未能竭誠相處。

至於保加利亞，則正正和巨哥斯拉夫相反，而在最近這幾年當中，則因為她的自身的積弱，而備受她的鄰國的輕視。其實在歐戰的頭幾年當中，她本來已經沒有什麼力量再向國外發展，因為她的內政的整理也就夠她忙的了。在這時候，她的政府黨為農民黨；而該黨的首領則為斯丹布里斯基 M. Stambalisky。在他當權的全期當中，他都不住地和一般都會的資產階級爭鬥；以後到了一九二三年六月，後者所領導的和平的革命成功，而保加利亞的政府便由他們的領袖譚可夫 N. Tankov另行改組。至於譚可夫所與國人共勉的工作則為致力於內國的建設。自此之後，共產黨叛變的警報雖然時有所聞；但是他們的實力有限，並未能危及保加利亞的政府的本身。到了一九二八年三月，保加利亞所擬舉借的國際借款——總額計為二五，〇〇〇，〇〇〇金元——便蒙國際聯盟的正式批准。他們的借債目的計有下列三端：一、充實本國銀行的實力；二、清償國家預算內的債務；三、改進國內的交通事業。當

國際聯盟批准該項借款的消息透露出來的時候，保加利亞的舉國上下都非常歡欣。其實在這項借款尚未舉行以前，她便舉借了一個「難民善後借款」——總額爲四，五〇〇，〇〇〇金元，上文已經提及——所以嚴格地說，這次的借款也不過是補足上項借款的不足罷了。這並不能算是她的一種新的企圖。不幸在一九二八年的春季，巴爾幹發生過一回地震。在這回地震當中，保加利亞，和希臘都曾蒙有相當的損失，因此，保加利亞的建設工作又只得稍緩進行了。

在過去的十年當中，希臘的政治上的變化較之巨哥斯拉夫，和保加利亞還要來得利害。在一九二〇年的時候，希臘乃是個專制國；而亞細亞洲的士麥那則仍然爲她的行省之一。她的統治者本來就抱有一種恢復邦占庭舊帝國 *Byzantine Empire* 的野心；而同時寄居小亞細亞一帶的希臘僑民又復樂意爲他們的這種野心而奮鬥，因此，進取君士坦丁堡的論調便在一般希臘人當中，高唱到入雲三尺。以後他們更受了魯爾·喬治的從中聳動；而竟於一九二一年

和土耳其的國民黨正式作戰了。在翌年的九月，雙方的戰事便告結束；而希臘軍卻被土耳其軍殺得大敗。當希臘的殘軍退回士麥那的時候，希臘的僑民便紛紛從阿拉托力亞 *Anatolia* 脫逃歸國了。

這樣地，希臘的帝國期望又已化爲一場惡夢了。在這年的九月二十六日，雅典發生革命。在革命的第二日國王君士坦丁 *Constantine* 被迫退位；而所遺王位則由太子喬治二世 *Geo. ge II.* 繼承。經過上述的戰役之後，東色雷斯便要歸還土耳其，雖經過希臘的革命黨人的據理力爭；而亦全然無效。在這個革命期中，爲了對於這次戰役，須負責任，而被判處死刑的計有前國務總理三人，普通開員二人，高級軍官一人。

這個革命黨政府也不過是一共支持了十八個月而已。到了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十七日反革命的勢力便完全勝利；而到了一九二四年三月，則喬治二世和他的父親一般地被迫退位了。經此之後，希臘的議會便全體一致地通過了一道議案，將希臘改爲共和國。在後此的一個月當中，這個議決案便竟得有全體國民總投票的擁護而見諸實行。

自從士麥那事件發生以後，希臘的僑民便大舉回國。對於這種變動的善後方案，希臘政

府的自身頗感無法舉辦。在這個變動剛剛發生的頭一年當中，她的難民多受有外國的慈善家的周濟。到了一九二三年的九月，國際聯盟便在一方面替他們組織了一個難民居留委員會 *Refugee Settlement Commission*，一方面替他們舉借了一筆國際借款，藉為這些難民尋求「生產的職業」之用。當時希臘的歸國難民——在希臘和土耳其的「人口交換協約」尚未訂妥之前，已有大批的僑民歸國，這兒所謂「歸國難民」也者，乃是連他們也計算在內的——的總數計達她的人口總數的四分之一。這些難民多寄居於馬其頓，和色雷斯二處；而就中則商人，和農人則更占有相當的成份。經此之後，希臘的東北各省的地位便遽形提高；而希臘政府便因而將她的視線從小亞細亞，移向這兒，而同時更能認清了她的自身與巴爾幹本部的關係的重要。

希臘的北鄰是意大利；而同時她卻不斷地和意大利發生爭執。在歐戰告終的時候，希臘本想將愛琴海的多的坎尼斯島 *Doricanae* 劃歸已有；而意大利卻又捷足先發，死守該島不放。經此之後，她們兩國的關係便更爲惡劣。以後到了一九二三年，希臘的領土內又復發了一件「四個意大利人——他們的任務爲劃定希臘，和亞爾巴尼亞間的邊界——橫被慘殺」的

事件；而雙方的關係便更趨惡化了。當意政府探悉了這個事件之後，她便向希臘政府提出了一道限在二十四小時之內作覆的最後通牒。這個通牒載有下列的幾種要求：一，道歉，二，賠償，和其他。對於這些要求，希臘政府完全拒絕接收；而只是建議將這個爭議移交國際聯盟依法公斷。在意政府得了這個換文之後；她隨即派兵將希臘的科佛島 *Island of Corfu* 占領；和將當地的礮台——希臘，和亞美尼亞的難民多居留其間——炸燬。經此之後，意政府更向衆揚言道：假如國際聯盟真的受理她們的這次爭議，則她的軍隊便將長期地占據科佛島。她雖然採取了這麼一個恫嚇的手段；但是國際聯盟，和各協約國的大使會議卻未爲所動；而毅然受理這個爭議；以後結果還是由意大利自動將軍隊撤出科佛島。在潘哥魯斯將軍 *General Pangalos* 的非法的統治期——計從一九二六年二月至同年八月——當中，希臘和意大利的關係很爲奇特。他曾經和意大利先後訂定了許多的特約；而他的特約目標則不外乎取得意國的借款，藉以鞏固他自身的政治地位。以後經過了一九二六年八月的和平的革命之後，她們兩國便開始進爲一種較爲正式的訂約交涉了。據說她們行將締定一種「中立」和「互不侵犯」的協約；但是截至本書寫成的時候止，則這種協約尙未正式訂成。

概括地說，希臘在這十年來的最大的成績便是僑民的同化。在這時期當中，她的政府屢次更易新人；而她的歸國僑民又復爲數不少；處境這樣地壞，而她竟能够得到現在的成績。這實在是一種很可慶幸的事情。至於在政治方面，則她的政黨太多，因之無論任何政黨當權，總是不能持久。在這十年當中，稍能持久的只有那潘哥魯斯的政府；但是這個政府的壽命又是靠着非法的手段來延長的。嚴格地說，也不能說她的政治史上的一個例外。現在希臘政府的主要工作，便是改進交通的事業；而在這方面，則她似乎業已具有積極努力的決心。她的領域的形式非常參差，自馬他判角 Cape Maitapan至馬里乍河 Marisa River一帶，村落林立，各不相通，假如沒有新式的交通工具，以資連絡，則團結一致，既感不易；而她那新近歸國的僑民也自不易各就所長地，分別在經濟方面，和社會方面，力謀發展，這種損失自然是有待於立時救藥的了。

這部巴爾幹小史乃是一部政治鬥爭，和經濟鬥爭的小史；巴爾幹各民族對於和會的種種規定，仍舊是感覺到未能滿意。即使上述的兩層事實完全屬實；但是我們也總不應該無視：在近幾年來，其他的原因業已坐令這個半島的空氣日趨清新。日趨和緩——簡單一句話，他

們當中，業已有了一種「巴爾幹的羅加諾」的擬議了。至於這個「巴爾幹的羅加諾」將會採取了怎麼樣的一種方式；和包含着多少個單獨的協約呢？則我們現在雖然未敢妄事忖測；但是無論如何，我却敢說：他們彼此間的「地理上的諒解」的成立可能性業已較之前此的時期大見增進了。這是很值得我們注意的。

新土耳其共和國

土耳其雖然是個亞細亞洲的國家；但是她的領土却一直伸張到歐洲的邊部，因此，假如我們把她完全擱置不談，則我們的這部「東南部的歐洲的進展小史」還不能算是一部完完全全的小史。

當土耳其在一九一八年十月三十日簽認了穆多拉斯休戰協定 *Mudros Armistice* 的時候，她乃是一個戰敗的，和頂讓人家看不起的國家。在這時候，她的國民的希望是死的；而同時她的政府也是沒有力量的。以後經過十年，而她的政象便嶄然一新：在一方面，她的政府既已逐漸堅強；而在另一方面，則她那順應環境的「歐化政策」也已得有一個很良好的發軔。

簡單說來，這些一切差不多都是她那形同「狄克維多」的基瑪爾總統 *President Mustpha Kemal Pasha* 的特殊努力之所致。

在這十年當中，他的國內曾經發生過種種的重要事變。在歐戰剛剛告終的時候，她仍然是個沒有實力的國家，因此，對於她自己的領土，也就無力捍衛。那時的英，法，意三國的軍隊占據了他的君士坦丁堡，和君士坦丁海峽；希臘的軍隊占領了她的士麥那，和「海岸後地」；英，法兩國的軍隊後先相繼地占據了她的南部行省西里西亞 Cilicia，而意國的軍隊則更深入了亞達里亞 Adalia 這個區域。在這種壓迫之下，她便無可如何地簽訂了色佛爾條約 Treaty of Sevres（一九二〇年八月十日訂成），以及和英，法，意三國另行訂立了一個協約。假如這些條約都能充份地見諸實行，則她的領城當會只限於小亞細亞半島一帶了。

就是在這個險惡萬分的期間當中，土耳其的國家主義的運動便藉着基瑪爾的特殊努力，而興盛起來。他們的最大的目標便是恢復他們所認為「最為合適的疆界」，因此，基瑪爾和他的信徒便先後相繼地將法國的軍隊逐出西里西亞；將意國的軍隊逐出亞達里亞；將希臘的軍隊逐出士麥那；以後則更強令駐君士坦丁堡的協約國聯軍在一九二二年十月十一日簽訂了程

達尼亞休戰協約，和將好些的業已喪失了的領土掃數奪回。東色雷斯乃是他們所朝夕期望收回的歐洲的居留地；到了這個時候，這層也辦到了。

以後經過了兩個長期間的會議以後，一直到了一九二三年七月，各協約國才無可如何地在洛桑會議當中和土耳其正式媾和。這個和約規定有下列各項：一，協約國的監理委員會應即從君士坦丁堡撤出；二，旅土耳其的外僑所享有的領使裁判權應即取銷；三，從小亞細亞，東色雷斯，以至於亞得里亞那堡 Adrianope，和馬里乍河各區域掃數歸還土耳其。

這個和約的最大的結果便是讓土耳其得有餘力，藉以致力於她那內部的統一工作。自從她和希臘訂定了那強制的「人口交換協約」以後，她業已能夠將一切的外僑從她的領域內（君士坦丁堡，和東色雷斯除外）清除出去了——她的排斥外僑的運動遠在一九一五年他們對於亞美尼亞人的大加屠殺，便已開始。以後她又和各國單獨地訂定了一個協約。這個協約規定下列二項：一，在和平的期間當中，君士坦丁海峽應由各國的戰船自由通過；而在戰爭的期間當中，則只由中立的船隻自由通過；三海岸的某一個特定的小部份應化為非軍事區域。所以就大體說來，洛桑會議的種種規定還可以算是國家主義的勝利的結果。

在一九二三年十月二十九日，土耳其共和國便正式宣告成立。她的都城雖然從那位於歐洲的博斯福魯河河岸，而移至那位於阿亞托力亞的中心的昂角拉 Angora；但是她的新的政治領袖們却積極地採行了一種「歐化政策」。基瑪爾認為：土耳其的前程是和歐洲各國存有很密切的關係的。對於他的這種見地，現在似乎業已沒人懷疑了。

自新的土耳其政府確立之後，她隨即將回教教主的特權給剝奪，和將那遠在古代遺留下來的回教法系的法典給廢除，而代以一個以瑞士民法為母法的新民法。在一九二八年，她的國會更將她的憲法上所規定的「以清真教為國教」的條文給廢掉。經此之後，而土耳其便和穆罕默德的宗教世界完全脫離關係了。

此外，土耳其還具有一種「不為歐洲列強所征服」的決心。抱持着這麼的一個決心，所以她對於外資的需求雖然很為利害；但她却是始終不肯舉借外債。在某個期間當中，有好些人說她的這種排斥外資的政策乃是一種自殺的政策；但是結果：不獨是這種預測未能靈驗；而同時土耳其反因為她的這種「純靠自力」的奮鬥，而竟能得有相當的成功，和博得了外界的欽敬。在最近的這一年來，她已逐漸和各國訂立了種種的通商協約；但是在一九二八年以

前，則她的唯一的友邦却只有蘇聯——她曾和蘇聯訂立了一個「中立」的，和「互不侵犯」的協約。

在協約國的聯軍，仍舊占據君士坦丁海峽的期間當中，土耳其和蘇聯的關係便非常地密切，所以我們可以說：只要她們這兩國繼續地爲歐洲各國所歧視，則她們的相互的關係必定是日趨密切的。至於對於國際聯盟，則土耳其也是一向抱着一種不大信任的態度的。在她和希臘訂定了那強制的「人口交換協約」的時候，她們彼此間便發生了這麼的一個疑問：那僑居士麥那的希臘的教長 Greek Patriarch 是否也要和其他的僑民受有同等的待遇呢？在這方面，以後土耳其雖然答應尊重他們——這些教長們——的特殊地位；但是她却不肯對於國際聯盟所派赴當地的調查委員會，加以承認。此外，關於她和伊利克 Iraq 在莫索爾 Mosul 南部邊界的爭議，國際聯盟理事會又曾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爲有利於後者的決定，而她對於國際聯盟的厭惡心情便更形加劇了。以後到了一九二七年，有一隻土耳其輪船，和法國的路托號 Lotus 輪船發生了互相觸碰的情事；而結果國際法庭却斷歸土耳其勝訴。經此之後，她對於國際聯盟的態度便略趨良善；而對於國際法庭的進展，則更爲關心了。

自從土耳其和歐洲各國的關係逐漸改良以後，她對於意大利的疑懼也就跟着逐漸減少。遠在一九一一年，土，意戰役發生的時候，她們兩國便已變成世仇。一直到了一九二六年六月，土耳其還是不斷地預防意大利進侵她的小亞細亞。但是到了一九二八年五月，她却和意大利簽訂了一個協約。這個協約對於雙方的「中立」，「仲裁」，和「調協」，都已作有確定的規定。這實在是她和歐洲各國逐漸成立友好關係的一種發端。

正在這個期間之內，她那在一般民衆的日常生活當中，具有一種根深蒂固的地位的傳統的社會習慣也已得有長足的改更。他們的這種改更完全是取法於歐洲的。他們希望：這樣地，日復一日地，他們便可以和歐洲人完全同化，而并駕齊驅。在這方面，他們的工作雖然離完全成功的境地還是很遠；但是截至現時為止，他們的成績業已斐然可觀，而博得一般的注意了。

本章的參考書

Adam, Abdul. Book of Mustafa Kemal. Constantinople. 1926.

- Armstrong, H. F. *New Balkans*. New York, Harper, 1926.
- Buchan, John, Ed. *Jugoslavia*. Boston, Houghton, 193.
- Mears, E. G. *Modern Turkey*. New York, Macmillan, 1924.
- Miller, W. *The Ottoman Empire and Its Successors, 1801—1922*.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23.
- Toynebee, A. J. *Western Questions in Greece and Turkey; a study in the contact of civilizations*. Boston, Houghton, 1922.
- Toynebee, A. J. and Kirkwood, K. P. *Turkey*. New York, Scribner, 1927.

第十九章 和平的展望

在最近的十年之內，歐洲的列強業從泥滓當中，深自滿拔；而企圖在一個新的基礎之上，重新取得她們在物質方面的生存了。到了現在的時候，她們的舊有的力量業已恢復起來；但是對於這個力量的使用，她們又該採取怎樣的一種態度呢？她們已經因為受了前時的一場大教訓，而頓悟前非了嗎？她們從前的互相仇視的態度反而更進一層了嗎？那些戰敗的國家是不是又復死灰復燃地力圖報復前仇呢？對於這些疑問，我在上文已經給有相當的解答。從已往的事實看來，一種新的精神似乎已在歐洲出現了；「國家主義的信條」似乎已為「人道主義的向往」所侵蝕，所輔益，而發生變動了。但是無論如何，一種新的精神總不能夠空空地存在着的，換一句話說，牠一定要有她的具體的應用。在今日的歐洲當中，她的主要的經濟的，和政治的惡點是什麼呢？

據我看來，這些惡點差不多都是在一九一九年的和約當中，具有根深蒂固的地位的；而同時這個和約也就是這些惡點製造出來的。在某一個強國的集團想將其他的一個強國的集團淪入永久的奴隸地位的期間當中，「和平」是沒有希望的——而這又偏偏是凡爾賽條約的最大的目標。在近年來，各協約國業已否認她們的這種目標了；她們業已對於凡爾賽條約，實行了種種的修正了。這兩方面的進步并不是在某一個堂而皇之的國際會議當中，一次完成的；而是在一種無形的途境當中，一步一步地逐漸完成的。假如我們想要對於這種進步的重要意義，得有一種充份的認識，則我們實有將一切構成這種進步的事實，予以一種概括的補叙的必要。這些事實，略如下述：一，對於德皇，以及其他的主戰犯人的處罰，各協約國業已輕輕放過。二，和約規定：假如德國又復作有違反和約的行爲，則各協約國便可將一切留在外國的德僑物業，予以沒收。對於這種特權，在從一九二〇至一九二一這一年當中，英國，和比國的政府便已先後予以放棄；而到了一九二七年八月德，法商約成立的時候，法政府也照樣地予以放棄了。三，對於德國的關稅的單方的限制，到了一九二五年一月，便完全取消。四，自從道斯計畫，和倫敦協約相繼成立之後，德國的賠款問題業已大改舊觀。

此外，在軍備的限制方面，凡爾賽和約也已受有同樣程度的修正。在這方面，凡爾賽和約本來是作下列各規定的：一，各戰敗國的軍備均應受有某種特定的限制；二，各戰敗國的領土內應長川駐有各協約國的監理委員會；三，來因蘭應暫由各協約國的聯軍留駐。

到了現在，各協約國雖然還未曾對於上述的種種規定，作有一種永久不易的修正步驟；但是她們却已將她們那分駐德國，奧國，匈牙利，和保加利亞的監理委員會給取消了；同時也將來因蘭的駐軍給撤回了。

關於來因蘭撤兵的詳情，我們似乎還應該在這兒補敘一下。當法國的軍隊進占魯爾的時候，各協約國的監理委員會的職員們便紛紛逃出德國，因為他們恐怕：他們的性命會發生危險。以後一直到了一九二三年六月，他們認為：德國的民氣業已漸趨和緩，於是乎他們又復捲土重來，以圖繼續他們的從前的未竟任務；但是這回他們又碰了一個釘子。這便是：他們這次重來雖然沒有受到德國的公開的仇視；但是他們却很為一般德國人所厭棄，以後倫敦協約在一九二四年八月成功，德，法兩國的惡感便算是稍趨良善。自從賠款協約業已正式簽字之後，德政府便以為：協約國的聯軍總可以在一九二五年二月十日完全從來因蘭之科命退出

了；但是無論如何，她的這種期望總算是太奢了，因為凡爾賽和約是這麼規定的：「假如德國能够本乎真誠，將本約所規定的各條件，充份履行」，則各協約國的聯軍便應該在上述的日期上，退出上述的區域。到了這個時候，各協約國便指摘德國道：德國并未能按照和約的規定，縮編她的警察；她也未能將她的工廠完全「非軍事化」；此外尚其他的條件多項，她都未能切實履行，因此，她們的聯軍便很難如期撤退，以後經過雙方的多次辯論之後，各協約國便在一九二五年六月四日，送達了一個內容略如下述的照會給德國：在科侖的聯軍尚未撤退之前，她一定要將某幾個指定的條件，切實履行。正在這個時候，羅加諾條約的交涉忽又頓然開始；因此，雙方的態度也就跟着漸趨和緩。在一九二五年六月，法國的軍隊便從魯爾撤退；而在同年的十一月三十日，各協約國的軍隊也因為德政府在裁軍方面業已稍有進行，而也從科侖開始撤退了。

在羅加諾條約的交涉當中，德政府又復提出了來因蘭的撤兵問題。這個問題的提出雖然一時未能收有什麼實效；但是到了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各協約國却允許了德國以下述的兩個條件：一，在「暫占區域」當中，德政府得委派監理委員一人；二，該區域當中的軍隊當即

減至一種「正常的」數目。以後當各協約國業已將某種的改正，見諸實行；和將當地的駐軍減少四五千人之後，德國忽又和她們發生了一個新的爭議。

在一九二七年六月，斯脫來斯曼向各協約國提出異議道：上文所謂軍隊的「正常的數目」應以當地的德軍在一九一三年的時候所擁有的數目爲準。

至於德國的一般輿論，則想望尤奢。他們希望：各協約國的軍隊能够在一九三五年以前完全從來因蘭撤退。在那有名的，但是結果很壞的駝里談判〔註一〕當中，斯脫來斯曼曾向法國提出下述的建議：假如各協約國的軍隊能够在一九二七年以前完全退出德國，則德國當即發行一種總額定爲一，五〇〇，〇〇〇，馬克的鐵路公債，藉以支付賠款。德政府的見解是：假如德國能夠履行道斯計畫，和限制軍備的一切規定，又加入羅加諾協約，則各協約國的軍隊便沒有仍舊留駐德國的理由了；但是法國的保守派的軍人們却把來因蘭的占據看爲他們的未來的利益的保障，因此，雙方的意見便很難接近。幸而到了近來，法國的態度業已略有改變；而白里安則更進一步地公開揚言道：「來因蘭的占據乃是和一般法國人的氣味不大相投的」。我以爲：假如日後德國能夠讓各協約國特派專員，對於她在來因蘭的行爲，

加以監視；和將上述的鐵路公債，切實發行，則來因蘭的撤兵也許會即時便能實現。按照和約的規定，法國雖然可以將撤兵的期限展緩至一九三五年以後；但是據現在的情形看來，則這個期限也殊有提前至一九三五年以前的可能——就算是一九三五年也不過離現在相去七年而已。來因蘭的駐軍時常引起德國人的反感，這實在不能算是一種過甚其詞的言論。各協約國的軍隊多在德國留駐一天，則多招德國人的一天反感，那末，她們又何苦要一定割足一磅肉【註二】，而不稍示寬大呢？假如她們能够在德國的賠款付債，業已得有保障之後，而即作退兵之舉，則她們和德國的友誼便可從此增進；而法國，和德國的「言歸于好」的企圖也就跟着可以邁進了一大步了。

【註一】 請參閱第六章的最後一段。

【註二】 譯者按：語源出自沙士比亞 *Shakespeare* 的委尼斯商人 *Merchant of Venice*，喻「充份處罰」之意。

最後，在一九二三年和一九二七年之間，各協約國又分別和各戰敗國共同籌商各監理委員會——該會的任務在監察各戰敗國對於和約的軍備限制是否切實遵從——的撤消辦法。對

於各該戰敗國，各協約國都有下述的主張：一，對於和約的軍備限制，各戰敗國仍須積極遵從；二，各監理委員會的職權應由國際聯盟理事會按照凡爾賽條約第二一三條，以及其他條約之含有同樣性質的條款所規定，直接行使。根據這個原則，國際聯盟便在一九二四年，草制出下列的種種辦法，以期將分駐各戰敗國的監理委員會及早取消：一，國際聯盟應為各戰敗國，分別專設一個調查委員會 *Commission of investigation*。二，國際聯盟理事會的各會員國均得薦任專家三十四人，合組專家團；遇有關於軍備限制的爭議發生的時候，即由國際聯盟理事會從該專家團當中，選任調查委員若干人，前赴調查。三，各調查委員會雖設有常任主席一人；但委員却係臨時選任。四，無論任何種的調查工作非經三個以上的不同國籍的調查委員之參加，不能生效；被調查的國家不得參與調查工作【註一】。

【註一】 *League of Nations, Rules on the Exercise of the Right of Investigation. (C. 729, 1926, XI.)*

自從這些新的機關組織就緒之後，各協約國隨即將分駐各戰敗國的監理委員會分別解散——駐德國的在一九二七年一月解散；駐匈牙利的在同年五月解散；駐保加利亞的在同年六

月解散；駐奧地利的在一九二八年二月解散。

這種新的辦法雖然很好；但是國際聯盟却又較之從前多擔任了一件令人討厭的工作了，因為這種調查工作的規定完全是單方的規定。只要這種軍備限制是單獨對於某幾國適用的，而不是對於歐洲各國都適用的，則牠的實施也惟有引起被限制國的反感而已。

在一九二七年六月，比國的國防部長又公開地指摘德國的違反軍備限制的行為。經過迭次的交涉之後，比國政府便正式揚言道：德國的軍備開支業已超過了她在和約上所應留置的軍隊實數；但是對於她的這種指摘，德國政府却根據各協約國大使會議的議決案，而予以駁覆。兩造各執一詞，是非很難辨別；但是專就手續上而言，則比國政府却未免過於操切，因為無論她所指摘的是否屬實，她總應該先請國際聯盟從事於事實上的調查，而不應該逕行發表單獨的言論。總之，無論在任何的情形之下，單方的規定是沒有法子施行到恰到好處的。被限制國的力圖規避乃是必然的結果。在一九二八年二月，在各小協約國，和匈牙利之間，便發生了這麼的一種惡現象，這是我們在上文業已討論過的。這場爭議的主要事實是：意大利將一大批的機關槍運向匈牙利；但是在這些機關槍的封面上，她却寫着「機器的零件，運

向捷克斯洛伐基」等字樣。對於這個事件，各小協約國隨即向國際聯盟提出控訴；但是匈牙利却否認國際聯盟對於該事件有調查權。以後國際聯盟理事會也不過是很空洞地判道：依據法理，匈牙利的這種行為實屬違反和約的行為；此外，牠也沒有什麼切實的辦法。再後到了一九二八年五月，在漢堡左近又復發生了一個「芥子氣」溢出，致傷當地的居民的事件。對於這個事件的發生，各協約國很懷疑是德國私製軍火之所致；以後經過德國的一度解釋——她說：這些軍火乃是和約所許的——之後，而各協約國也就予以接收，而不復深究。這乃是她們雙方的態度業趨和緩的一種兆徵；但是無論如何，這個小小的事件却將現行的軍備限制制度的不可解決的難題給充份地表現出來。我以為：只要各協約國的自身不肯共同守着這種限制，則各戰敗國是絕對不肯永遠地守着這種限制的。這個問題的解決乃是歐洲的協調政策在實施上的主要工作。

此外，賠款問題也是一個有待於立時解決的問題。我以為：在德國的賠款總額尚未確定，和她的內國財政尙未完全脫離外國的干涉以前，歐洲各國的協調政策是永遠沒有充份實現的可能的；而在另一方面，則美國却占有各協約國的債權國的地位，因而對於這個問題的解

決，握有一種很優越的權威。

戰責問題和凡爾賽條約

除了上述的種種以外，現在歐洲各國當中還存有下列的三個重要問題：一，戰責問題；二，殖民地問題，和三，邊疆問題。對於凡爾賽和約的第二三一條的規定，德國早已大加反對。這條的正文如下：「對於各協約國，和她們的襄戰各國的人民由於德國，和她的各同盟國的侵略行為所引起的戰爭而蒙受的損失，和傷害，德國予以承認」。這個爭端的嚴重可以從德政府之迭次將她提出的事實為左證：當德國的代表在凡爾賽接各協約國所草制出來的和約的時候，他便極力否認德國是歐戰的唯一責任者。

以後當德政府正式批准道斯計畫的時候，她也是還以「取消上述的條文」為交換條件的。在一九二四年八月二十九日，德總理馬爾克斯在國會揚言道：各協約國以武力強制德國承認歐戰之開端，是由於德國的侵略行為，這是「違反歷史的事實的」。德國政府「對於這種宣言，絕對不能承認……在國際集團內的某一個會員國，橫被人家目為全人類的罪人的期間當

中，民族的協調，和真誠的諒解是絕無實現的可能的……」【註一】以後到了羅加諾條約的交涉開始的時候，德政府又復提出了這個問題；而同時她的外交部又特設有戰責處 *Division of War Guilt* 一處。

【註一】 *Surve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25, Vol. II, P. 12.*

在一九二七年九月，奧登堡總統在坦能堡 *Tannenberg* 發表了一篇內容略如下述的演說詞：別人說德國是歐戰的責任者，這是不對的。歐戰乃是德國爲了抵禦她的敵國的侵略，和維持她自身的生存而引起的。此外，對於戰責問題，以及凡爾賽條約的其他的規定，德政府也會花去了好幾百萬的金馬克，藉以推進一種反宣傳的工作。

有些作家說：自從戰時的秘密文件的逐漸發現之後，歷史的事實業已充份地證明德國之決非歐戰的唯一責任者了；而凡爾賽條約則是以這種謬論爲根據的，因此，牠便應該完全無効。截至現時止，在一般學者當中，戰責問題似乎還未能得有一致的意見。有些政治學者還仍舊地以爲德國應負歐戰的全責；有些則以爲她應負歐戰的大部份的責任。即使我們現在能夠將全世界的歷史家延攬起來，組織一個戰責調查會，恐怕也是不能夠將這個問題妥爲決定

的，因為歐戰的根株乃是潛伏在很遠的歷史事實當中的，對於這些事實的解釋，各人有各人的見地，所以對於這個問題的解決，也自然是各人有各人的見地的。

就算是這個問題得以妥為解決，凡爾賽條約的法律効力還是絲毫不受影響的。其實德國之所以反對凡爾賽條約的第三二一條的原因也不過是文字上的解釋問題罷了。這個條文只是說：各協約國所蒙受的傷害乃是那由於德國的侵略行為而引起的戰爭的結果；對於這些傷害的賠償責任，德國應該承認；但是牠並沒有說：德國是這場戰爭的唯一責任者。站在法理的觀點上說，德國仍是個侵略者；但是一個侵略者却不一定是由此而引起的戰爭的唯一責任者——一八七〇年的普法戰爭中的法國便是明證。我以為：假如各協約國能夠採納這種解釋，而和德國聯合起來，發表一個宣言，則一切情感上的爭議恐怕便會渙然冰釋。站在實際的觀點上說，凡爾賽條約的其他的條文現在業已受有種種事實上的改正。德政府雖然還是要向各協約國賠款；但是她的這種擔負也不過是和各協約國的戰債擔負一樣而已（相當稅率的原則現已成爲一種共認的原則）；她所要擔負賠償責任的也不過是限於她的軍隊切實招致的損失，和傷害而已。戰責問題既然是全無解決的可能，而同時又沒有實際的價值，則她們的兩

造又何苦把牠看作政治上的具體爭議呢？

同樣地，德國的收回她的舊有殖民地的要求也不過是一種情感上的要求罷了，她以爲：她的殖民地的橫被奪去隱含着「她在道德方面特別卑劣，所以不配經營殖民地」的意思。但是到了現在，這種隱含的意思已經不復存在了，因爲她現在業經成爲國際聯盟的會員國；而同時還在後者的統治委員會當中，取得委員的資格了。至於從經濟的觀點上看，則她更沒有將這些殖民地重新收回的必要。在現在的制度之下，對於這些殖民地的經濟上的利益，她業已能夠充份享受；而同時對於當地的行政事務，又用不着她特別操勞，這不是很好的一種辦法嗎？有些德國的思想較爲寬大的人們便以爲：現在的種族難題業已日形劇烈，所以殖民地的擁有實在是德國的一種負擔；而不是她的一種利得。

歐洲的國界問題和「少數民族」問題

歐洲各國在國界方面的爭議恐怕要算是她們的協調政策的最大的障礙。這類的爭議一
共含有下列各問題：一，薩爾問題，二，亞爾薩斯·洛林問題，三，歐本·馬耳美第問題，

四，德，奧的聯合問題，五，德國的東部邊界問題，六，維爾那問題，七，比薩拉比亞問題，八，南提羅爾問題，九，匈牙利邊界問題，十，馬其頓問題，十一，多不魯甲問題。

自從德國正式簽認了羅加諾條約之後，她便無異於承認亞爾薩斯，洛林二省之永遠應屬法國；而不再借用武力，和外交的手段，將這二省奪回了。對於法政府的行政，這二省的居民雖然不甚滿意；但是這也不過是關於「中央集權」，和「宗教地位」這兩方面的一種內部的爭議而已。

至於薩爾的地位，則和亞爾薩斯，洛林二省大不相同。按照和約的規定，當地的居民應在七年期滿——即一九三五年——的時候，用總投票的方法，擇定他們的所屬國。將來投票結果，德國必占勝利，這是毫無可疑的。所以我們可以說：法國之必定要退出薩爾也就和她之一定要退出來因蘭一般，這都不過是遲早問題罷了。假如她能夠將這點看清，而提前將當地歸還德國，則她實際上也絕對不會蒙受多大的損失；但是在另一方面，她却可以因此而買得德國的好感。這實在是一種「惠而不費」的舉動。假如屆時這層果然實現，則德國便應即備資將當地的礦產贖回；但是道斯計畫業已將德國的賠款總數算入，所以這筆贖礦費乃是要由

這個總數扣除出來的，因此，法國並不能從牠得有多大的實益。

按照凡爾賽條約的規定，對於德，與二國的聯合，國際聯盟理事會握有絕對的否決權；而同時對於這種特權，牠又曾予以充份的行使。這種規定乃是和「民族自決」的原則，大相逕觸的，所以這種特權的切實行使是否對於歐洲的和平局面的恢復，很有妨礙，這實在是一個很滋疑惑的問題。至於就事實說來，則德，與二國的加特力教徒，和社會主義者雖然不住地贊助德，與二國的聯合，她們兩國的法律雖然日趨同化；但是到了目前，奧國的經濟難題差不多業已解決，而在另一方面，則德國的一般的難題却萬緒千頭，而整理頗形棘手，在這種情形之下，是不是奧國還願意和她共同受罪呢？這也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問題。據我看來，在最短的期間當中，國際聯盟理事會也許會因為促進歐洲的和平局勢起見，而特許她們自由聯合。

至於德國的東部邊界問題，則情形更形複雜了。但澤問題將來一定是會重新提出的；而同時在這兒一帶的某幾個區域當中，人民總投票的方法也許是會被引用的。但就德國一國而言，她的東部邊界問題，賠款問題，和軍方的軍備限制問題便可以說是歐洲的協調局面

的主要的障礙。現在已經有些協約國承認：假如她們能够在某種程度之內，容許德國的要

求，則結果對於她們反會更爲有利，也未可知。

除此之外，其他的國界問題對於歐洲的和平局面，發生怎樣的一種影響呢？這是很難致答的。比薩拉比亞，和維爾那問題也許會引起歐洲的戰爭；但是這也一定是蘇俄肯以這個問題爲口實，而不惜首先發難，然後才能成功的。據現在的情形看來，她似乎還沒有這種意向——或者我們也可以說：在最近的將來當中，她不會有這種意向。至於關於南提羅爾問題，則似乎奧國也未敢和意大利開戰，因爲在最近的期間當中，德國是不能幫她的忙的。此外，自從經過歐戰以來，巴爾幹問題也已較之從前簡單得多了。現在的懸案便只賸有馬其頓問題，多不魯甲問題，以及亞爾巴尼亞，和意大利的關係問題。這些問題的存在也許會引起了各關係國家的爭議；但是這些爭議也不過是巴爾幹各小國的自身的爭議罷了。據國際聯盟的組織看來，據歐洲列強對於巴爾幹的和平的金望看來，這些爭議的性質業已和戰前的，大不相同，而很不容易引起戰端了。在過去的期間當中，對於當地的爭議的火燄，國際聯盟曾經迭次予以撲滅；但是當地的國界的劃定既未能處處盡和「民族自決」的原則相符，則將來的

爭議也總會源源不絕，而對於歐洲的和平，很有影響的。國際聯盟便是這些爭議的調解者。我相信：牠將來一定能夠引用科學的方法，而將這些爭議的調解原則規定到恰到好處；而同時「少數民族」的權利的尊重，國際貿易的嚴格限制的取消，以及高度的關稅的廢除也未始非增進各方好感的幾條大路。

這三個問題不只是德國，和各協約國間的問題；而同時還是全歐各國間的問題。就算是歐洲的國界得以重新劃定；但是「少數民族」的繼續存在總還是免不掉的。只要所屬國的政府對於牠所領有的「少數民族」繼續壓迫，則「少數民族」問題便會永遠成爲一個國際問題。根據現在的計算，全歐的人口總數只爲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人；而「少數民族」却占了其中的三〇，〇〇〇，〇〇〇人。因爲這個原故，各個領有「少數民族」的政府都會受有種種國際條約的約束。這些條約便是世人所通稱的「少數民族保障條約」；而牠們的發起者則爲巴黎和會。牠們的簽訂者在一方面爲各協約國，和各協約國的襄戰國；而在另一方面，則爲波蘭，捷克斯洛伐基，巨哥斯拉夫，羅馬尼亞，希臘，奧地利，保加利亞，匈牙利，和土耳其。至於其他的巴爾幹各小國，則當她們加入國際聯盟的時候，也已先後明白宣言：對於

各該領有的「少數民族」的權利，予以尊重了；其餘的散居各處的德國的和波蘭的外僑的權利，則另由上西利西亞條約妥爲保障。舉凡寄居各訂約國的「少數民族」均得向國際聯盟提出申訴。但就過去的事實說來，對於這種事實的調查，國際聯盟似乎未肯十分盡力。促致這種弊端的原因乃是由於德國政府之橫遭歧視；現在德國政府已經成爲國際聯盟理事會的永久會員國了，從此這種情形也許會頓然一變。但是無論如何，單靠這方面的改進是不夠的，因爲這不過是一種內部的改進而已，假如我們真的想要對於這個問題澈底解決，則非促進各當事人的內部的改進不可。所謂內部的改進不外是讓一般的「少數民族」停止歸還祖國的運動；而在另一方面，則讓他們在所屬國給他們以切實參加國民生活的機會，這樣地，他們的雙方都會感覺到「安全」的保障；而同時互相容忍的精神也自不難從此陶育出來了——經此之後，一種自動的同化步驟也許會逐漸探行。所以我以爲：在「少數民族」問題的解決上，國際聯盟的主要任務乃在乎爭議的兩造的互相容忍的精神的促進；而不在于專爲違反所屬國的意思之宣判。

假如歐洲真的想要恢復她的前時的盛況，則各國間的經濟問題便不能够久懸不決。在她

們各國當中，沒有一國是完全自給的，她們一定要在國際的市場當中推銷餘貨，而購取所需；但是在一方面，她們的國家主義者既日以「商戰失敗」為杞憂；而在另一方面，則各該政府又復以「維持各該本國的獨立工業」為要務，有此二因，而重征厚斂的稅關便四處林立了。假如歐洲的國際貿易能夠和美國的四十八州的州際貿易一般地自由，則經濟的戰爭因素便差不多可以完全消滅。現在已經有一般歐洲人大倡「歐洲關稅聯盟」之說；而其他的一般歐洲人則更進一步地高唱「大歐洲主義」。他們的主張是：全歐各國應該聯合起來，成立一個以經濟為基礎的「全歐合眾國」。這種理論離事實太遠，在最近的將來，恐怕是沒法實現的。我們現在所可注意的只是國際聯盟的經濟委員會的工作。牠現在已經着手於各國的關稅稅率的互減了。假如這種工作能夠得有成績，則歐洲的政治的，和經濟的盛況當不難遽爾出現。此外，國際的「加托爾」Cathol業已先後成立，這也很能夠間接地促進各國的合作。這些「加托爾」乃是由各國的生產者自由組合的；至於他們的工作，則不外乎以瓜分市場的手段，達到消除競爭的目的。我以為：這種組合的功罪乃是兩兩相等的——這便是說：在一方面，她固然可以減少各國的生產團體的衝突；但是在另一方面，假如牠不會受有其他的國際

機關的監督的話，則牠也很可以將物價提高，因而危及一般消費者的利益；而同時在關稅合作的促進方面，牠又是沒有什麼用處的。

最後，我們還有一個軍縮問題。關於德國的軍縮問題，我們已經在上文說過了；但是全歐的軍縮問題，則我們却要在這兒補敘一下。我以為：在國際的爭議的因素尚未剷除淨盡以前，真的軍縮協定，和非戰協定是談不到的。這便是我之所以將這個問題留待最後的討論的原故。只要國界的劃定向欠公平，「少數民族」的待遇尚欠平等，國際貿易的進展尚復受有高度的關稅的阻滯，則歐洲各國是永遠不會感覺到「安全」的；只要她們尚未能感覺到「安全」，則讓她們將防禦外侮的武具繳交出來是永遠不會辦得到的。在過去的幾年當中，國際聯盟，和美國曾經先後進行過種種軍縮協定的努力；但是除了華盛頓會議可以算是稍有成就以外，其他的企圖差不多業已完全失敗了。所以我始終以為：只有在爭議的主要因素業已完全消滅，國際的仲裁機關業已組織鞏固以後，真的軍縮問題然後可以說得到——更積極一點說，到了這個時候，這個問題將不解而自解了。當各國的權利業已有了一個國際的機關，代為維護的時候，她們便可以將她們的軍備減縮到只足以維護這個國際機關之用的最低限度

了。我想：假如一個英國人能够看見他的政府正式揚言道：除了奉有國際聯盟的命令之外，英國的兵隊是永遠不會侵犯別國的，則他總會很歡喜的罷？假如各國政府都已採取了同樣的態度，而加入了一個同一的國際組織，則軍縮問題便不會成爲問題；而在那個國際的警察總數當中，某國應占若干成份的問題恐怕也不會成爲問題的罷？

國際聯盟與和平

上述的種種便是歐洲目前的政治的，經濟的，和社會的難題。在這些難題當中，有些是必待於現狀——凡爾賽條約所規定下來的現狀——的變動，然後才能解決的；有些是必待於各關係國的整個的合作精神的養成，然後才能解決的。爲解決一切的爭端起見，只是簽訂了幾個非戰公約是沒有用處的。我們的主要工作還是在乎爭議的排解機關的創設，藉以替代了戰爭；不然，則各國的爭議既已長存；而彼此間的態度又復互相仇視，則遲早她們總會一旦翻臉，而將一切的非戰互諾，置諸不顧的。

當美國人——或者法國人——意圖解決他們的內部的政爭的時候，他們的唯一方法便是

爭請議會通過了他們的提案；而同時這些提案則又是只要議員的過半數的贊助，便可以有效地通過的。但是回觀歐洲各國，則她們并未能共同擁有一個國際的議會，藉以行使牠那超國家的權威。按理論上說，她們都是平等的國家，因此，一切的和某國有關的條約的修正，便一定要經由該國自身的同意。國際聯盟理事會的地位是和各國議會的地位相去懸絕的：她的議決案乃是一定要經由全體一致的同意的然後有效的——而對於一般與國界的劃定有關，和與凡爾賽條約有關的議決案，則尤其是一定要經由全體一致的同意然後有效的。

國際聯盟逐漸地變成了修正凡爾賽條約的具體工具。這乃是威爾遜所朝夕切盼的。現在牠的成立既經經過八年了，牠是不是永遠地成爲各戰勝國壓迫各戰敗國的機關呢；抑或是逐漸地化一個具有排解國際糾紛的實力的國際機關呢？單就這八年的事實看來，我們還不能夠得到一個最後的斷語。

國際聯盟現在共由五十四國——歐洲占二十七國——組成；在日內瓦的大會當中，她們都有代表出席。至於牠的理事會，則由法，德，英，意，日五個強國充任永久會員；其餘的九個普通會員，則從其他各國當中，定期由大會選任。該理事會至少在一年開會四次。對於

「一般在國際聯盟的活動範圍之內，而又與世界和平有關的事件」，國際聯盟大會，和理事會均有過問之權。至於牠的行政事宜，則由牠的駐日內亞的總秘書處全權辦理。這個總秘書處共有專家四百六十五人。這四百六十五人分隸三十四個國籍；他們的日常的一切事務便是研究國際問題。此外，關於專門問題那方面，則國際聯盟理事會又附設有許多委員會——例如委任統治委員會，經濟委員會，軍縮顧問常務委員會等等——以備諮詢。

國際聯盟有兩個目的：一個是以和平的手段，解決業已發生的爭議；一個是消滅爭議的發生原因。當兩個國際聯盟的會員國發生爭議的時候，她們便應該將爭議移交國際法庭，或逕交國際聯盟理事會。國際法庭共設常務推事十一人；候補推事四人。各推事的任期均為九年，由國際聯盟大會分別選任。截至一九二八年一月止，該國際法庭一共發下了十一個判決，和發表過十四次意見——遇有國際聯盟提出請求的時候，該法庭始得發表意見。牠的判決對於爭議的兩造均有拘束的効力；而牠的意見則祇是具有一種精神上的力量而已。

現在已經有許多人承認：國際法庭所應努力解決的祇應限於法律問題——和國際公法有關的爭訟問題。但是這些國際的爭議，乃是多半屬於政治問題的，而不是屬於法律問題的——

換句話說，這些爭議多半是國際法庭所不能解決的問題。假如國際聯盟的會員國不願意將她們的爭議移交國際法庭的時候，則她們便要將該爭議移交國際聯盟理事會。那樣一來，國際聯盟便沒有「就該爭議，為最後的判決」之權了。當該理事會對於該爭議，業為一度的調查之後，她便可以向該爭議的當事國，提出一種解決的意見。假如對於該爭議，國際聯盟理事會曾經作有全體一致贊同的決議（對於這種決議的表決，各當事國不得參加），則爭議之一方便不得對於那業已接收了這種決議的彼方，作有宣戰的行動。

除了某幾個無關宏旨的例外以外，國際聯盟約章是否認戰爭為合法的行動的。假如某個國家不願該約章的限制，而公然向他國宣戰，則她便要算是「侵略的國家」。按照該約章第十六條的規定，各會員國有對她實行經濟絕交的義務；而同時國際聯盟理事會也得勸令各會員國出兵若干人，共同抵禦這個「侵略的國家」。假如某個國家以非法的手段引起戰爭，則他便要遭受這種軍事的懲罰——按句話說，該約章業已作有「國際警察」的規定了。

現在一般人對於國際聯盟的注意似乎集中在「解決業已發生的爭議」上面的，而不是在「消滅爭議的發生原因」方面的；但是據我看來，則牠在後一方面的工作，却比較前一方

面的工作重要得多。國際法庭是沒有立法權的；牠所爲力的只是現存法律的引用罷了。現在舉一個實例來說：假如德國，和波蘭爲了但澤事件而發生了一個爭議；而同時她們又都願意將該爭議移交國際法庭，則國際法庭所爲力的只是按照凡爾賽條約的規定處斷；牠雖然覺得但澤問題的處置失當，但是牠却不能夠將這種處置宣告無效。當美國的法庭審詢酒犯的時候，牠只能按照美國的禁酒法的規定處斷；至於該法之是否公平，則牠却是無權過問的。在這兩個例子當中，牠們都是只能引用法文，而不能維持正義的。所以這樣的一種強制判斷對於被害的一方，並不能予以什麼安慰，這種辦法實在是沒有多大用處的。假如歐洲各國想要促進非戰運動，而同時却不肯另組一個機關，對於「現狀」，大加變動，則她們的結合也就不過是一個改頭換面的，近代化了的神聖同盟 Holy Alliance 罷了。

從此可見：現在的最重要的國際工作便是組織一個機關，從事於「現狀」的變動。爲了達到這個目的起見，一般好唱高調的人們必定又要說是：「應由各國聯合起來，共同組織一個超國家的國際機關了」；但是這種辦法乃是絕對辦不到的——就算是在很遠很遠的將來，也不見得是辦得到的，所以爲目前計，我們還是不能不乞靈於一般規模較小的辦法。

爲了推進這種工作起見，國際聯盟現在業已從事於國際公法的草製。牠的大會，理事會，及其他專門委員會業已草製出四十五個國際條約；假如這些條約均能一一得到正式的批准，則牠們立時便可以變爲各加入國的國際公法了。藉着這種方法，歐洲各國的經濟的爭議也許會解決；牠們的軍縮協定也許會完成；而其他的共同利益也都會因而促進了。

但是無論如何，修改條約却是較之締訂條約困難得多的，當二十六個協約國勒逼德國認凡爾賽條約的時候，這個條約便算是這樣地締訂成功了。自此以後，有好些協約國業已認爲：這個條約的某幾部份實有修改的必要；但是按照法理上說，則無論那一個協約國都可以爲了保持她自己的利益起見，而提出異議的，因之，這個條約也就沒法修改。當這種修約問題提出討論的時候，波蘭既可以爲了保持德國的東部邊界的現狀，而表示反對；而同時法國則又可以爲了保持薩爾的現狀——這種現狀當保持至一九三五年——而表示反對，那末，我們又有什麼方法來修改凡爾賽條約呢？從一般習於議會式的多數表決制的人們看來，似這樣「以一國而掌有一種絕對否決權」的辦法，實在是太不講理的了；但是無論如何，我們也總不能不承認：國際的結合和普通的議會是根本上便不相同的。在一個國家當中，平等的選民

不知有多少；但是在全世界當中，則強國也不過是幾國。這些強國是無論如何不肯服從那些小國的多數表決的。所以假如我們違反了某個強國的意旨，而硬將一個國際條約修改，則我們的工作便永遠不會達到我們的目的——即製成協調局面的目的——換句話說，假如凡爾賽條約是違反了法國的意旨，而修改的，則歐洲的國際局面便不能因此而得到什麼進步，因為這樣一來，德國的憤慨雖然是平息了；但是法國的憤慨却產生出來了。這麼辦的結果：我們並未能將國際上的難題消滅，我們只是將德國的難題，化爲法國的難題罷了。法國的普恩加賽是反對修改凡爾賽條約的——就算是以和平的手段出之，他也是反對的。在一九二六，和一九二七年之間，德，比兩國曾經進行過種種交涉，藉以解決下列的兩個問題：一，將歐本，和馬耳美第歸還德國；二，對於在歐戰期中，比國的領域內是否存有「乘夜襲擊的步兵」這一個問題，從事考察。但是過了不久的時候，他們的這種進行便截然中止了。考其原因，便不外是法國的對比壓迫，讓她不得不如此。

幸而普恩加賽的政策却不是永久不變的。他的和東歐各小國締訂同盟的政策致令法國擔起了替各該小國防守土地的責任。有好些法國人現在已經覺得這種政策的實施結果致令法國

得不償失了。到了一九二七年八月，德、法二國業已訂有通商條約；而她們兩國的經濟上的合作從此又邁進了一步。所以，我們很可以說：假如法國能夠得有各方面的對她讓步，則她也就願意對於凡爾賽條約，加以修改。

當時各協約國鑑於武力政策之未能完全成功，和順應公衆言論的必要，便在國際聯盟約章第十七條內，這樣寫道：「對於一般業已不適現用的條約，以及危及世界和平的國際情形，大會有向各會員國提出重新考慮之權」。有了這麼一個條文，德國便可以在國際聯盟大會，提出但澤問題；而同時她還可以在這個大會當中，製成一種對她有利的空氣。國際聯盟大會雖然沒有修改國際條約之權；但是這個問題却可因此而引起了各會員國的討論。在這場討論當中，波蘭的代表也許會被其他代表所說服，而不固執成見；德國也許會鑑乎空氣之惡劣，而將這個問題的重提，暫時棄置。假如國際聯盟大會業已作有一種修正「現狀」的決定，而波蘭却拒絕對於這種辦法，予以接收，則德國也可以在國際聯盟理事會當中，將該問題，重新提出。國際聯盟約章規定：對於一切對於國際和平，以及一般國際和平所賴以維繫的某幾國的良好諒解，有所危害的國際關係上的情形，各會員國均得享有逕向國際聯盟大會，或

理事會請求考慮的「友誼的權利」。這便是她得將該問題重新提出的法律上的根據。

從此看來，歐洲各國的命運似乎不必再在戰場上解決，而可以專在國際聯盟的議席上解決了；她們的解決爭議的工具不是刀槍，而是宣傳了。從此以後，她們也許會結成種種的集團，藉以博得日內瓦議席上的勢力，也正如內國的政客結成種種的政黨，藉以博得議會裏的勢力一般了；她們的決議也許會以「投機的技術」為根基，而不以「正義」為根基了——一言以蔽之，內國的政治也許會移植到國際關係的田園上面去了。對於一般疾視政客的人們看來，這種新局面也許會覺得很討厭；但是無論如何，牠却較之從前的那兩種老辦法——即「戰場」，和「刀槍」——強得多了。沒有一個政治制度是能夠保持着「絕對的正義」的。現在國際聯盟業已棄去戰爭，而予我們一種「新的進展」——這種進展仍舊是帶着一種妥協的性質，和推動得很慢，這是我們所不能否認的——的希望了。

當國際聯盟剛剛成立的時候，各國的外交部都不十分對她重視。她們所派赴國際聯盟的代表都是一些沒有什麼地位的人，所以對於一般較為重要的爭議（例如魯爾問題的爭議），他們都不敢過問。但是自從舊式的外交迭度失敗之後，她們便逐漸改變態度，而日內瓦也就

因之成爲歐洲的著名政治家的集合場所了。從國際聯盟的議場記錄看來，牠似乎還未能得有什麼成績；但是各該出席日內瓦的政治家的精神也許會受了麗曼湖 Lac Lemann湖水的平靖，和白山 Mont Blanc山色的純潔所薰浴，而進爲一種公共問題的磋商，以及公共觀點的製成的罷！

除了兩國以外，現在歐洲各國都已把國際聯盟看成她們的國際問題的「清算所」了。這兩國便是意大利，和俄羅斯。她們這兩國的這種態度是不是足以妨礙國際聯盟的發展呢？是不是足以破壞世界的和平呢？一切的推測都是靠不住的，很容易出錯的。但是無論如何，我却敢說：俄羅斯雖然是不斷地向外交傳共產；但是她却没有引起世界戰爭的意向。一般布爾塞維克黨都在相信：「宣傳」乃是較之「引起戰爭」更爲有効的一種推翻資本主義的工具；而同時他們的左右派也都相信：「戰爭」是會危及於他們的內國的進展的。

至於意大利，則情勢雖然稍和俄羅斯不同；但是我們還可以作有一個大同小異的推測。在某一個期間當中——例如在意軍占領科佛的期間當中——莫索里尼是對於國際聯盟極端仇視的；但是在某一個其他的期間當中——例如當他在一九二八年六月發表調協的言論的時候

——則他又變成一個和平主義者。將來他爲了鞏固他自身的地位起見，也許會故意引起外爭，藉以轉換人民的視線，這是很可能的；但是這樣一來，恐怕意大利的內部組織便要立時崩潰了。意大利的經濟情形現時還是很欠穩定，萬一戰爭爆發，則她所蒙受的損失便會非常地大。

日復一日地，俄，意兩國，及美國也許都會一心一德地加入國際聯盟，和極力合作。這乃是一般國際聯盟的朋友們的期望。我以爲：國際聯盟的目的既然是很確定的，則這種期望的完全實現也許會不必待之於幾萬年之後的罷？假如歐戰的戰勝國還是繼續地把國際聯盟看成她們的維持「現狀」的工具，則這種期望的實現也當然會大受打擊，這是一點也不假的。當立陶宛，和波蘭爲了維爾那的問題，而幾至發生戰事的時候，國際聯盟理事會一來調停，而她們便傾向和平了。當這個消息播傳出去的時候，一般國際聯盟的朋友們當然又要說是「和平」占得勝利了。但是對於這個爭議的本身，國際聯盟既然未敢過問，則此之所謂「勝利」也者；畢竟還有什麼價值呢？這也很足以構成一個疑問。我以爲：國際聯盟的日後發展乃是以她的「敢於正面解決爭議」爲要件的。我希望：她那模稜兩可的態度不久便可以完全

消滅。

在一九二八年八月二十七日，有十五國的政府合註了一個公約，否認戰爭爲國家政策的工具。這個公約乃是由美國的國務卿加洛克 Kellogg 首先發起的。自從他發起了這個公約之後，各國的交涉文件的往還又費了好幾個月。在這些交涉當中，該公約的草案曾蒙有種種的解釋；就中最重要 的便算是下述的兩種解釋：一，爲「自衛」而引起的戰爭不在被禁止之列；二，至於什麼條件構成「自衛」的戰爭，則由各國自由決定。此外，英國還作有一種很 有點像「英國的門羅主義」British Monroe Doctrine 的保留；而在另一方面，則其他的某幾國又以為這個公約不得障礙她們對於國際聯盟的義務。

經過這許多的解釋之後，這個公約還能夠禁止什麼戰爭呢？這個公約的宣言雖然還有一點在精神方面的價值；但是對於消滅戰爭的因素的機關，牠却没有規定創設。我以為：只有在「一個國際機關業已不只是具有一種禁止武裝的劫奪者破壞世界和平的力量；而同時還具有一種逐漸能夠促進正義的一定步驟，俾各國均無所藉口，以興兵戎」這個條件成立之後，真的非戰問題才有解決的希望。

本書目錄

- Baker, P. J. N. *League of Nations At Work*, London, Nisbet, 1926.
- Buell R. 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Holt, 1925.
- Fachir, A. P. *The Permanent Court of International Justice*.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5.
- Hayes, C. J. H. *Essays on Nationalism*. New York, Macmillan, 1926.
- Jones, R. and Sherman, S. S. *The League of Nations from Idea to Reality*, London, Pitman and Sons, 1927.
- Kenworthy, J. M. *Peace or War?* New York, Boni & Liveright, 1927.
- League of Nations, Information Section, *The League of Nations: A Survey* (January 1920—December, 1926.) Geneva.
- Moon, P. T. *Imperialism and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Macmillan.

1923.

Norton, H. K. *Back of War*. New York, Doubleday, 1928.

Toynbee, A. J. *Surve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20—1923—1924*.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5—26.

Wheeler—Benett, J. W. *Information on the Reduction of Armaments*. London, Allen & Unwin, 1925.

Wheeler—Benett, J. W. and Langermann, F. E. *Information on the Problem of Security (1917—1926)*.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27.

附錄一

歐洲最近十年（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大事記

一九一八年

十一月十一日 休戰公約簽字。

十一月十四日 奧地利共和國政府在維也納宣告成立。

十一月十五日 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政府在布拉格宣告成立。

十一月十六日 匈牙利共和國政府在布達佩斯宣告成立。

十一月廿三日 塞爾維亞，哥羅細亞，斯洛代基諸邦宣告成立。

十一月廿八日 德皇退位。

十二月十四日 英國會改選。聯合政府派占多數議席。

一九一九年

正月十四日 共產黨在柏林舉事。李甫卜內西，和羅莎·盧森堡在翌日被戕。

正月十八日 巴黎和會開幕。

正月廿三日 德意志國民議會舉行選舉。社會黨占多數議席。

二月十一日 哀伯特當選爲德大總統。

三月廿二日 布列·罕在匈牙利成立蘇維埃政府。

四月廿八日 巴黎和會採用國際聯盟約章。

五月八日 第三次阿富汗戰爭發始。

七月十二日 英，法二國與德國恢復商業上的關係。

八月八日 第三次阿富汗戰爭告終；雷華爾·平地和約 Peace of Rawal Pindi 締成。

八月九日 英，波協約 Anglo Persian Agreement 在德黑蘭 Teheran 簽訂。

十月二十九日至十一月二十九日 第一次國際勞工會議 First Labour Conference 在華盛頓

舉行。

十一月廿八日 國際勞工局管理部舉行第一屆會議。

一九二〇年

正月十六日 國際聯盟理事會舉行第一次會議。

正月十七日 笛斯陳那爾 M. Deschanel 被舉爲法大總統。

正月廿八日 基碼爾在君士坦丁堡簽認安角拉土耳其國民公約 The Turkish National pact of Angora。

二月 俄，波戰爭開始。

三月一日 荷地海軍上將被選爲匈牙利攝政。

三月九日至十六日 加甫叛變 Kapp Putsch 在柏林爆發。

三月十七日至二十二日 和約在美參議院被否決。

四月十九日至二十六日 山·李模會議 Conference of San Remo 開幕，委任統治地劃分

(至一九二二年七月，這種劃分計畫始受有國際聯盟理事會之批准。)

六月二十四日 希(希臘) 土(土耳其) 戰爭開始。

七月六日至十六日 各協約國在斯巴會議與德國共商賠款問題之解決辦法。

八月八日至九日 各協約國召集亥斯會議 Conference of Hythe 共商希，土戰爭之解決辦

法。

八月十日 奧地利各繼承國合開會議。

八月十四日 捷克斯洛伐基與巨哥斯拉夫間之條約成立。

十月九日 波蘭致力高斯基將軍強占維爾那(立陶宛的古都)。

十月十二日 蘇聯與波蘭媾和。

十一月十二日 意大利與巨哥斯拉夫簽訂雷帕羅條約；認定埠姆之獨立。

十一月十五日 國際聯盟大會第二次集會。

一九二二年

正月四日至三十日 各協約國在巴黎合開會議，討論近東問題。

二月三十一日至三月十四日 各協約國在倫敦合開會議，討論近東及賠款問題。

二月二十六日 蘇(蘇聯)，波(波斯)政治條約在莫斯科簽字。

二月二十八日 蘇(蘇聯)，阿(阿富汗)條約簽字。

三月一日 蘇(蘇聯)，土(土耳其)條約簽字。

三月三日 波蘭，羅馬尼亞二國訂爲同盟。

三月十六日 英(英吉利)，蘇(蘇聯)通商協約簽字。

三月二十三日 德意志自爲無力支付及期賠款之宣告。

三月三十一日 英礦工罷工。

四月二十五日 捷克斯洛伐基，羅馬尼亞同盟成立。

四月二十九日至五月五日 各協約國賠款會議在倫敦集會。

六月七日 羅馬尼亞與巨哥斯格夫訂爲防守同盟。

六月二十日 帝國會議在倫敦集會。

六月二十三日 英工黨會議決與共產黨脫離關係。

七月二十一日 英政府與新芬黨所訂之休戰協約開始發生效力。

七月二十三日 多腦河國際化條約簽字。

八月十日 各協約國對土（土耳其）希（希臘）戰爭，宣告中立。

八月十一日 美總統約請英國，法國，意大利，日本，中國五國會同美國合開會議，藉以解

決遠東問題，及軍縮問題。該項約請日後均為各國所接收。

八月十二日 國際聯盟最高理事會將上西利西亞案件，移交國際聯盟。

八月十五日 英政府中止為鐵路之管轄。

八月二十三日 得爾，埃爾蘭 Daol Eireann 拒絕英政府之和平提議。

八月二十三日 爾馬，費沙爾 Amir Faysal 在白革得 Bagdad 受伊刺克國 Iraq 王位。

九月二十二日 拉維亞，立陶宛，愛沙尼亞，三國被允加入國際聯盟。

十月六日 英，法二國善意簽訂賠款草約。

十月十五日 大使會議 Ambassador's Conference 關於上西利西亞 Upper Silesia 事件採

納國際聯盟會議決案。

- 十月二十日 土，法和約在安角拉 Angora 簽訂。
- 十月二十四日 里加 Riga 經濟會議（內有俄國，芬蘭，愛沙尼亞，拉維亞，立陶宛）
- 十一月六日 波蘭，捷克斯洛伐基政治條約簽訂。
- 十一月十二日 華盛頓會議海縮會議開幕。
- 十一月十二日 英，法，意，西班牙，正式承認亞伯尼安 Albanian 政府。
- 十一月二十二日 英國與阿富汗在克不爾 Kabul 簽訂友好條約。
- 十二月六日 英國與愛爾蘭簽訂愛爾蘭之自治條約。
- 十二月十三日 英，美，法，日簽訂太平洋島權條約。
- 十二月二十七日 意大利與蘇俄在羅馬成立通商條約。
- 十二月二十九日 英，美，法，意，日簽訂華盛頓海縮條約。（一九二三年八月十七日批准）

一九二二年

正月六日至十二日 各協約國在坎尼斯 *Cannes* 舉行會議。

二月四日 中，日在華盛頓簽訂山東事件條約。（六月二日批准）

二月十五日 第一屆國際永久法庭在海牙舉行會議。

二月二十一日 英政府宣布埃及爲獨立主權國，保護終立。

三月十七日 愛沙尼亞，芬蘭，立陶宛，波蘭在瓦爾薩 *Warsaw* 簽訂政治條約。芬蘭未予

批准。

四月十日 日內瓦會議開幕。

四月十六日 俄，德條約在雷巴羅 *Rapallo* 簽訂。

五月十日 德，波（波蘭）簽訂關於上西利西亞事件條約。

五月二十四日 俄，意通商條約的在日內瓦簽訂。

六月二十一日 海牙和會舉行對俄問題會議。

六月三十日 大使會議承認立陶宛獨立。

八月三十一日 捷克斯洛伐基與塞爾維亞·克羅細亞王邦 *Serb-Croat State* 於馬林勒得

Marienburg 締成同盟。

九月九日 斯米安 Smyrna 被土軍占領。全城悉被火焚。

九月十五日 匈牙利 被逼爲國際聯盟會會員。

十月一日至二日 黑林頓將軍 General Sir Charles Harrington 與基瑪爾洽商 休戰。

十月三日 伊斯密 Ismet Pasha 在木丹尼亞 Mudania 與黑林頓將軍 晤面。

十月四日 國際聯盟會採納與國經濟改造計畫。

十月十一日 希，土之木丹尼亞會議 閉幕，同意木丹尼亞 爲中立地域。希臘 於十五日內退出

色雷斯 Thrace。

十月十五日 英總理魯意·喬治 辭職。

十月二十三日 保守黨首領布那兒·羅 繼任英總理。

十月三十日 莫索里尼 在意大利 組成法西斯蒂 內閣。

十月十五日 英國大選舉。保守黨占多數議席。

十一月二十五日 土耳其王默罕穆德第六 Muhammad 退位。

十一月二十五日 近東和平會議在洛桑開幕。

十二月三日 瑞士新訂之財產稅徵收條例被人民複決否決。

十二月七日 愛爾蘭自由邦第一屆國會集會重選哥斯克勒烏 W. T. Cosgrave 爲總統。

十二月七日 北愛爾蘭拒絕加入愛爾蘭自由邦。

一九二三年

正月九日 賠款委員會宣布德方故意不履行一九二二年的煤物交付。

正月十一日至二十八日 法，比實行占領魯爾。

正月二十五日 英國將麥索爾 Mosul 邊境的衝突提交國際聯盟。

二月四日 在洛桑舉行之近東會議，因土耳其拒絕接收其和平草約而瓦解。

二月十六日 大使會議將麥默爾 Memel 判歸立陶宛。

二月十六日 規定波蘭之利益保障。

三月十四日 大使會議將維爾那 Vilna 和東加利西亞 East Galicia 判歸波蘭。

五月十日 蘇俄駐意代表華洛夫斯基在洛桑被刺。

五月二十二日 鮑爾特溫繼布那兒·羅爲英總理。

六月十九日 英美簽訂戰債條約。

六月二十三日 英美在華盛頓續訂一九〇八年四月四日的仲裁條約再訂五年。

六月二十六日 英工黨以二百五十萬票反對聯共。

七月二十三日 土，波在洛桑簽訂通商條約及友好條約。

八月十一日 英國照會法，比，謂魯爾區域之占領并未載明於凡爾賽和約之內。

八月十三日 安角拉大國民議會選舉基馬爾爲土耳其總統。

九月一日 希臘將意大利於八月三十日占據柯福的事件申訴於國際聯盟會。

九月七日 希，意接收大使會議之建議。意軍於二十七日撤退，希臘賠償意方五十萬鎊。

九月十三日 西班牙軍隊變亂。

九月十五日 里伏拉將軍 Primo de Rivera 被命爲指導委員會主席。

九月十九日 哥斯克勒烏再舉爲愛爾蘭自由邦總統。

九月二十八日 阿比西尼亞 Abyssinia 被允加入國際聯盟會。

九月二十八日 國際聯盟將互助條約草案，分送各國。

九月二十九日 國際聯盟財務委員會認可匈牙利之財政善後計畫。

十月二日 協約國軍隊由君士坦丁撤退。

十月三十日 土耳其宣布共和。基爾馬爲總統。

十一月十六日 德國實行新幣制。

十二月六日 英國大選舉。保守黨因贊成保護關稅政策而失敗。

十二月八日 德，美二國會訂友好條約，通商條約，及使節權利條約。

十二月十六日 希臘舉行總選舉。萬尼哲羅斯派 Venizelists 及共和黨大占勝利。

十二月十七日 希臘王喬治二世爲軍隊所包圍。

十二月十八日 英，法，西班牙三國在巴黎合訂關於坦支爾地帶之協約。

十二月二十六日 賠款委員會指定兩專家委員會之人選。

一九二四年

一月二十二日 以麥唐努為首領之第一次英國工黨內閣繼鮑爾特溫內閣之辭職，而正式成立。

一月二十三日 英，美飲料條約（在五月二十二日由雙方追認）簽訂。

一月二十五日 法蘭西，捷克斯洛伐基條約在巴黎簽訂。

一月二十七日 意大利與賽爾維亞·哥羅細亞·斯羅焚王邦合訂亞德里亞條約 Adriatic

Treaty

二月一日 英政府對蘇聯政府為法律上之承認，并提議與之在倫敦合開會議，藉以解決兩國之一切懸案——該會議日後在四月十四日舉行。

二月七日 意大利政府對蘇聯政府為法律上之承認。

三月三日 德意志與土耳其在安角拉合訂和平及友好條約。

三月十七日 賠款委員會批准道斯計畫。

五月十一日 法國舉行總選舉；結果為黑里歐內閣之成立。

五月二十八日 意大利與捷克斯洛伐基合訂同盟條約。

五月三十一日 中，俄協約簽訂——中國政府正式承認蘇聯政府。

六月十一日 彌勒爾辭法總統職；杜墨爾格 M. Doumergue 當選為新總統。

八月十六日 為德意志賠款問題而召集之各協約國會議在倫敦閉會。

八月十八日 法國之魯爾駐軍開始撤退——此為十六日協定之結果；該駐軍限於一年內退

清。

八月三十日 關於道斯計畫之實行，各協約國在倫敦會訂協約。

九月一日至十月二日 國際聯盟第五次大會開幕。摩爾塔 M. Molta 當選為瑞士大總統。日

尼瓦草約草成。

九月十七日 意大利廢除其在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十二日與塞爾維亞·哥羅細亞·斯羅焚土邦

所訂立之雷巴羅條約。

九月二十日 英國將麥索爾問題，移交國際聯盟解決。

十月八日 英工黨內閣失敗。

十月十日 國際銀行家在倫敦與德意志簽訂借款契約，允以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馬克，借與德意志。

十月二十四日 英政府之外交部公布金諾維夫之函件。

十月二十八日 法政府對蘇聯政府爲法律上之承認。

十月二十九日 英保守黨在選舉上占得勝利，至十一月六日，而鮑爾特溫內閣又復成立。

十一月十五日 塞爾維亞·哥羅細亞·斯羅焚王邦將其一九一三年五月十九日與希臘所簽訂

之同盟協約公布。

十一月二十一日 英政府對於其工黨內閣與蘇聯政府所議定之草約，拒絕予以批准。

十二月二日 英，德通商條約簽定。

一九二五年

一月十四日 各協約國在巴黎合開會議，藉爲德意志賠款之劃分。

一月十六日 杜洛斯基被驅出監理委員會。

二月十一日 國際鴉片公約在日尼瓦簽定。

四月二十六日 興登堡當選為德總統。

五月三十日 上海發生慘劇。中國學生及罷工工人為英警察所殺傷。

七月三十一日 英政府將煤礦業之津貼案批准；其有效期間定為一年。

十月五日至十六日 羅加諾國際會議開幕。英，德，法，意，比簽訂和平保障公約；德，法，比，波蘭，捷克斯洛伐某簽訂仲裁公約。

法，比，波蘭，捷克斯洛伐某簽訂仲裁公約。

十月七日 五卅慘案國際司法調查委員會舉行第一次會議。

十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九日 希臘與保加利亞間之邊界上發生意外事件。希臘軍隊越過該國之

邊界；後狗國際聯盟理事會之請而向後撤退。

十月二十六日 國際關稅會議在北京集會。

十二月一日 英國之科倫駐軍開始撤退。羅加諾條約由各與約國在倫敦正式追認。

十二月十六日 國際聯盟理事會解決麥索爾問題。英政府對於其在伊刺克之委任統治期之延

長（計延長二十五年），表示同意。

十二月十七日 蘇聯與土耳其在巴黎簽訂互不侵犯條約，及中立條約。

十二月二十三日 五卅慘案國際調查委員會宣布調查結果。

一九二六年

一月三十日 英國之駐科命軍隊撤退完竣。

三月十日 西班牙政府聲言：如該國不能在國際聯盟理事會占得位置，則將退出國際聯盟。

巴西政府聲言：如該國不能當選為國際聯盟理事會會員，則將拒絕德意志之加入國際聯盟。

三月十七日 國際聯盟召集特別會議，對於德意志之加入請求。未予批准，而遂匆匆閉會。

三月二十六日 波蘭與羅馬尼亞簽訂互保條約。

四月二十四日 德意志與蘇聯簽訂互不侵犯條約，及中立條約。

五月三日至十二日 英工人舉行總罷工。

八月八日 法蘭西，西班牙聯軍與亞達爾克林 Abjelk-krin 戰於摩洛哥。

八月八日 波蘭滑駝氏政府 Witko's Government 總辭職。

八月二十三日 希臘舉行總選舉，索格拉爾 Zaglul Pasha 大占勝利。

六月五日 英，土耳其，伊刺克合訂麥索爾條約。

六月十一日至十三日 古巴退出國際聯盟理事會；并聲言日內即退出國際聯盟。

六月十四日 巨哥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基，羅馬尼亞三國所訂立之防守同盟條約之有效期間，延長三年。

間，延長三年。

六月十五日 爲維持里夫 Beuf 之和平起見，法蘭西，與西班牙在巴黎合開會議；至由此而產生之協約，則遲至七月十三日，始行批准。

六月二十日 德國之社會黨，及其產黨提議將前朝王公大臣之財產，掃數收歸公有。德政府將此項提案，移交全國國民投票公決；結果：該提案被否決。

六月三十日 國際聯盟所委派之監理委員會從奧地利，匈牙利二國退出。

七月十三日 法蘭西，西班牙合訂摩洛哥條約。

七月十四日 希臘，與塞爾維亞·哥羅細亞·斯羅焚王邦在雅康簽訂友好條約——該條約後

在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八日被宣告廢止。

七月十七日 比政府批准比，荷（荷蘭）合訂之關於斯克爾特之航權問題，有所規定之條約。

七月二十三日 普恩加寶組織國民集團——未參與該集團者祇有共產黨，社會黨，及民主黨右派。白里安任外交總長。

七月二十四日 俄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將金諾維夫逐出警察局。

八月七日 意大利與西班牙在馬德里 Madrid 合訂友好條約，及仲裁條約。

九月三日 英，荷（荷蘭）續訂仲裁條約。

九月八日 德意志在國際聯盟第七次大會當選為會員。

九月十六日 意大利，羅馬尼亞合訂友好及仲裁條約。

十月二日 皮爾蘇斯基當選為波蘭國務總理。

十月十日 中國停止對於香港之抵制運動。

十月二十五日 杜洛斯基，金諾維夫，加米尼夫卸卻其在俄國共產黨內之一切位置。

十一月六日 薩爾通商協約在柏林簽訂。

十一月二十七日 意大利，與阿爾巴尼亞在德蘭那 Tirana 訂定友好及仲裁條約。

十二月十七日 立陶宛之加夫努 Kovno 發生武力政變。

十二月二十九日 德意志與意大利在羅馬簽訂協調及仲裁條約。

一九二七年

一月三日至四日 漢口民衆闖入英租界。

一月九日 中國政府收回漢口英租界。

二月十六日 中國國民革命軍占據漢口。

二月十九日 中英協約在漢口簽訂。

二月二十五日 公使團宣布上海爲中立地帶。

二月二十六日 意大利與智利合訂仲裁條約。

三月三日 比利時與丹麥在不魯舍爾合訂仲裁條約。

三月十日 挪威，瑞典批准其在一九二五年所合訂之仲裁條約。

三月二十二日 南軍占領上海。

三月二十四日 荷蘭上議院否決比，荷協約。

三月三十一日 大使會議停止匈牙利之軍事監視。

四月五日 意（意大利），匈（匈牙利）協約在羅馬簽字。

四月十三日 德意志與比利時合訂仲裁條約。

五月四日 國際經濟會議在日尼亞開會。

五月二十七日 英政府照會蘇聯政府，正式宣布斷絕國交。

六月一日 各協約國聯合監理委員會從保加利亞退出。

六月七日 蘇聯駐華沙公使華可夫 Volkoff 被刺。

六月二十日至八月四日 海軍限制會議在日尼瓦開會；英，美，日均與會。

七月十一日 比利時與葡萄牙合訂協調及仲裁條約。

七月十九日 比利時與西班牙合訂協調，仲裁，及司法息爭條約。

九月二十三日 德意志簽認國際法庭之選擇條款。

十月十八日 立陶宛將其與波蘭所發生之爭議，移交國際聯盟。

十月二十三日 杜洛斯基，金諾維夫被逐出俄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十一月十一日 法蘭西與塞爾維亞·哥羅細亞·斯羅焚王邦合訂友好條約。

十一月二十二日 意大利與阿爾巴尼亞在德蘭那合訂防守同盟。

十二月七日 國際聯盟受理波蘭與立陶宛間之爭議。

十二月十八日 反政府派之共產黨領袖於十八日在莫斯科被放逐。

一九二八年

一月十六日 杜洛斯基，奈可夫斯基，金諾維夫，加米尼夫等被放逐。

一月十六日至二月二十日 第六次全美洲會議在哈瓦那 Havana 開幕。

一月二十一日 捷克斯洛伐基將其與羅馬教廷所訂定之臨時辦法批准。

一月二十六日 德意志與立陶宛合訂仲裁及協調條約。

二月六日 美，法在華盛頓簽訂仲裁條約——至三月六日，美上議院始將該條約批准。

二月十五日 德議會議決解散聯合內閣。

二月二十日至三月七日 仲裁及和平保障委員會在日尼亞開會。

三月三日 法蘭西與瑞典合訂仲裁條約。

三月十一日 法蘭西與泥德蘭合訂仲裁及協調條約。

三月十五日 軍縮預備會議在日尼亞開會，李維諾夫發表蘇聯之全世界軍縮計畫。

三月二十二日 希臘與羅馬合訂仲裁及互不侵犯條約——該條約之內容與仲裁及和平保障委員會所草製者大致相同。

員會所草製者大致相同。

三月三十日至四月二日 波蘭，與立陶宛在康泥斯堡合開會議，藉爲維爾那爭議之解決。

四月四日 土耳其大國民會議一場一致贊助政教分立案。

四月十三日 由美國發起之非戰公約草案，分送法，英，德，意，日五國。

四月十九日 意大利，與美國在華盛頓簽訂仲裁條約。

四月二十日 日軍進侵濟南。

四月二十日 法國發起之非戰公約草案，分送各國。

四月二十七日 西班牙，與瑞典在馬得利簽訂仲裁條約。

五月八日 古巴正式退出國際聯盟。

五月十九日 英外長張伯倫發表英政府對於美國所發起之非戰公約草案所持之態度。

附錄二

歐洲當代名人傳略

——以出生之先後爲序——

奧登堡 Paul von Hindenburg——生於一八四七年；一九一四年，任德軍東部防線總指揮；一九一六年，前線德軍武官長；休戰後，負維持士氣之責；一九一九年，退職；一九二五年四月，當選爲德大總統。

威爾遜 Thomas Woodrow Wilson——生於一八五九年，死於一九二四年；世隸蘇格蘭長老會；曾肄業於皮林斯墩大學 Princeton University；一八八五年，草成其畢業論文，題爲議會政府；自一八九〇年起。至一九〇二年止，任該大學教授；自一九〇二年起，至一

九一〇年止，任該大學校長；自一九一〇年起，至一九一二年止，任新塞澤 *New Jersey* 洲總督；一九一二年十一月，以民主黨候選總統資格，當選為美大總統；隨即發表其內政政策，社會改良政策，與其外交政策；自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六年，干涉墨西哥之內政；一九一六年，復被選為大總統；對德國之潛水艇之動作，時提抗議；一九一七年四月六日，向德宣戰；一九一八年委任各級作戰官吏；一九一八年一月八日，發表和平十四條件；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各協約國承認以該十四條件為和議根據；一九一九年一月，巴黎和會對於其所草擬之國際聯盟組織大綱，予以接收；草成國際聯盟約章；至一九二〇年三月，因其左袒和約，而失卻其在本國之各方擁護；一九二〇年十二月，領受努伯爾和平獎品；一九二四年二月三日去世。

加爾生 George Nathaniel Curzon——生於一八五九年，死於一九二五年；曾在愛同 Eton 及巴里歐 Baliol 肄業；牛津聯合會會長；一八八五年，任全靈大學 All Souls College 會員；一八八五年，任沙利斯伯利爵士 Lord Salisbury 之私人書記；曾遊歷印度及

俄羅斯；一八八九年。任時報 *The Times* 駐波西通信員；一八九一年，任印度次官；一八九五年，任外交次長；一八九八年，任印度總督；一九〇五年，致仕；一九〇七年，任牛津大學校監；一九〇八年，任貴族院議員；一九一六年，任樞密院院長，貴族院首席議員，魯意·喬治之戰期內閣閣員；一九一九年，任外交總長；一九二三年，在洛桑與土耳其商訂和約；一九二四年，任樞密院院長，貴族院首席議員；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日去世。

普恩加賽 *Raymond Poincaré*，——生於一八六〇年，法學博士，一八八六年，任法國務總理；一八八七年，任下議院議員；自一八九五年，一八九八年，任下議院副議長；自一八九三年，至一九一二年，歷任各內閣閣員，而一八九三年之法俄同盟協約之起草，亦曾躬自參與；一九一二年，任國務總理，兼任外交總長；自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二〇年，任大總統；一九二〇年，任上議院議員；自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四年，任國務總理，占據魯爾，乃其主張；自一九二六年七月二十三日起，組織國民集團，任國務總

理兼任外交總長。

白里安 Aristide Briand——生於一八六二年；燈報編輯；社會主義黨總書記；一九〇二年任議會議員；自一九〇四年，至一九〇六年，對於政教分立案，主持至力；自一九〇六年以降，曾組織政府多次；自一九一五年十月，至一九一六年十二月，及自一九一六年十二月，至一九一七年三月，曾兩任國務總理；一九二一年正月，重組政府；一九二二年正月，辭職；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復組政府；在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二年之間，曾歷任國際聯盟大會高級代表，華盛頓軍縮會議高級代表；自一九二五年以降，除黑里歐內閣不計外，皆充外交總長——羅加諾條約亦由其代表法國簽字；隸共和社會主義黨。

萬尼哲羅斯 Eleutherios Venizelos——在一八六四年，生於克利特 Crete；曾肄業雅康大學；一八九七年，克利特事變發生，居領導地位；一八九八年，任克利特執行委員長；一九〇七年，應軍事同盟 Military League之召，赴希臘；一九一〇年，任希臘大國民

議會之國務總理；一九一二年，簽訂希臘·保加利亞條約；一九一五年，以親協約國之故，爲國王所罷免；一九一五年九月，力勸國王出兵保加利亞；一九一五年十月，被迫辭職；一九一六年十月，在沙龍泥基組織三頭政府；一九一七年六月，迫國王遜位於亞力山大王子 Prince Alexander。自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〇年，出席和會；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喪失政權；一九二三年七月，出席洛桑會議；一九二四年正月，任國務總理；同年二月，因病辭職，赴法休養；一九二八年五月，又復現身政治舞台。

列寧

Vladimir Ilyich Ulyanov Lenin——生於一八七〇年死於一九二四年；加新大學畢

業；在聖彼得堡執行律師事務；精研馬克斯主義，并其在俄羅斯之實施方法；自一八九五年，至一八九六年，下獄；自一八九七年，至一九〇〇年，被放逐至西伯利亞；自一九〇〇年，至一九〇五年，從事於革命工作；自瑞士密組革命黨，一九〇三年，布爾塞維克派與孟塞維克派分派，爲布爾塞維克派之領袖；一九〇五年十月，指導全俄總罷工；自一九〇七年，至一九一七年，在國外集中布爾塞維克派之勢力；一九一七年四

月，因俄國革命之爆發而歸國；自七月至十月，隱名匿居；十月二十五日，指導俄國革命；任人民委員理事會主席；一九一八年二月十八日，與德意志媾和；居蘇俄之狄克推多地位，壓迫一切反革命派；一九二一年，首倡新經濟政策；一九二二年，遇刺，傷甚；一九二四年正月二十四日去世。

齊趣林 George Valentinaitch Chicherin——生於一八七二年；世襲貴族；帝國外交部職員；一八九五年，在不魯舍爾與社會主義者發生關係；一九〇八年，被放逐至德意志；在歐戰期間，寄居英國；一九一七年，下獄；一九一七年，先被放逐，繼又歸國；自一八一八年三月以降，繼杜洛斯基而為人民外交委員。

斯脫來斯曼 Gustav Stresemann——生於一八七八年；工業聯合會書記；一九〇七年，委外交部代表；國民自由黨總理；在歐戰期間，力主國家主義之政策；一九二三年，任國務總理；自一九二三年八月以降，任外交總長；羅加諾條約，全由其所交涉。

史達林 Josif Vissarionovich Stalin——生於一八七九年；一八九六年，加入社會民主黨；一九〇二年，被捕；一九〇三年，被放逐至西伯利亞；一九〇四年，在逃；自一九二二年以降，任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委員；中曾被捕，被放逐，及出亡；一九一七年，因二月革命之成功，而被宣告爲無罪；共產黨總書記；自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八年，領導多數派，以與杜洛斯基等相抗衡；一九二七年十二月，放逐杜洛斯基，及金諾維夫等。

基瑪爾 Ghazi Mustapha Kemal——生於一八八〇年；君士坦丁堡軍官學校畢業；自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五年，任加利波里 Gallipoli 駐軍總司令；一九一九，加入國民運動，及對回教教主，及外國駐軍；一九二〇年，組織國民政府於安角拉，爲國民黨之首領；任大國民議會成立後之第一任大總統；自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二年，希臘與土耳其之戰事發生，任土軍大元帥；任國務總理；一九二三年當選爲土耳其共和國第一任大總統。

莫索里尼 Benito Mussolini——生於一八八三年；前進雜誌 Avanti! 編輯；一九一四

年，因主張加入三國協商 Triple Entente 而為社會黨所開除；一九一五年，創辦 Polo d'Italia，并自任編輯；首創法西斯蒂黨，并自為其領袖；一九二一年，任國會代表；一九二二年十月三十日，任國務總理；曾兼任國務總理，外交部總長，大滙合部長各兼職，但不兼薪。

邊尼斯 Eduard Benes——生於一八八四年；曾在布拉格大學，及巴黎大學肄業；一九〇九年，任布拉格商業大學經濟學教授；一九二二年，任布拉格大學社會學講師；自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一八年，任捷克斯洛伐基國民理事會外交部長；自一九一八年以降，但外交部長；襄助馬沙里克總統，從事於捷克斯洛伐基之獨立運動；任和會之首席代表；一九二〇年，出席國際聯盟；自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二年，任國務總理，成立小協約國同盟；一九二三年，當選為國際聯盟理事會會員；在一九二五年，及一九二六年，又複當選；一九二四年，與其他諸名人，合草日尼瓦和平保障公約草案；一九二五年，代表捷克斯洛伐基，簽認羅加諾條約；社會主義者。

